武俠世界

紅光暗殺團 女金剛天生異質，體內充滿地球人和星球人之血液，其獨特處，非常人可以想象。她善戰而勇猛超人，黑社會及罪惡集團，聞其名而胆喪，她是邪惡之尅星，社會之福將！



$2.00

890

◀編　後　話▶

「紅光暗殺團」是今期特別精選刊出的無敵女金剛故事，內容相當曲折緊張，充滿鬥狠鬥辣氣氛，正邪人物拚個你死我活，文本主角女金剛，天生麗質，武技驚人，她饒勇善戰，機智逾人，黑社會及罪惡集團，聞其名而喪胆！她是邪惡份子之尅星，也是造福社會之女傑……愛好刺激打鬥小說的讀者，切勿錯過本文。

***　***　***

馮嘉先生繼「英雄無價」後又推出新作：「毒路」！奇俠司馬洛故事素以鬥智鬥力，打鬥兇狠見稱，內容情節曲折迂迴，詭秘離奇之處，往往令人有莫測高深、撲朔迷離之感！「毒路」是描述一羣喪盡天良的毒梟們之不法行爲，作奸犯科遺患社會，使你難以置信……

***　***　***

「甘十九妹」今期起已開始連載，這是蕭逸君繼「鐵骨冰心」後之力作，故事內容全部以恩怨情仇，俠義傳奇作骨幹，把江湖道上之險惡陰森處，以大刀闊斧的筆觸不留餘地的揮述出來，又把兒女私情的哀艷悱惻，用細膩感人之秋毫向你娓娓引述，莊諧並重，精選之作，萬勿錯過。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89－19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58.00
一年港幣	$ 114.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71.00
一年港幣	$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台北市林森北路85巷56號七樓之一　電話：5110086

・定閱價目・
連郵：一年52期NT.$728元　半年26期NT.$364元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89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無敵女金剛之

岑凱倫・文
盧　令・圖

紅光暗殺團



神秘兇殺　美艷女煞

馬丁妮是個「地球人」和「星球人」的混血兒，由於天生異質，得天獨厚，再加上後天的體力苦練，她已成爲一個非常人所能衡量的女超人。

若干年後的世界，科學已非常進步，但是，社會上的罪惡事件，却未因爲世界進步而減少。

尤其最近一個星期，幾乎每日都有命案發生——

×　×　×

午夜，一雙男女在街頭漫步，喁喁細語，突然上面一聲慘叫，一具屍體凌空飛下，那雙男女慌作一團，很久才走過去，看見地上躺着一具男屍。

×　×　×

鐘點女傭亞花，用門匙開了大門，她一面走進屋子一面叫：「太太，太太，那賣蜜糖的人又來了，你這一次是買一瓶還是兩瓶，咦！屋裏沒有人，怎麼地上全是水，浴室……」

她走進浴室，看見莫太太浸在浴缸裏，皮膚已經開始發白。

×　×　×

競選市長進入第八日，票數最多的韓亨利，剛在市立大學演講完畢，他走出大門口，立刻被數名記者包圍。

「韓先生，你對這一次競選有甚麼感想？」記者問。

「很好，我第一次有機會接觸各式各樣的人。」

「你有把握成爲本市的市長？」

「有把握，這八日來，我的票數，一直領前。」

「雷立先生祇不過比你少幾十票。韓先生，你以爲，雷立先生會不會在最後關頭把你擊敗？」

「不會。」

「爲甚麼？」

「我信任我的星座，」韓亨利笑一下：「我的星座告訴我，我必會大獲全勝。」

韓亨利的秘書，經理人開始擋駕：「三天後，韓先生開一個記者招待會，到時請各位光臨。現在韓先生必須離去，你們都知道韓先生還要去婦女中心演講，請各位讓開，謝謝！」

正當記者兩邊散開，韓亨利面前無障碍物之際，突然砰的一聲槍响，韓亨利掩住胸膛，倒在地上。

他的秘書連忙蹲身下去，那一槍打得好準，韓亨利伸一下手，就去世了！

星座？哈！

×　×　×

張力是個風流情種，女朋友以十數計，他單是送給女朋友的門匙已經有十幾條。

茱莉開了門，把門鎖扔在茶几上，脫去外套，到處瞧瞧，她看不到半個人影。

她倒了一杯酒，走進厨房，看着那巨型雙門雪櫃，她歡呼一下說：「張力的蝦沙律和冷麵都是美味無窮，我先享用一頓滿意晚餐。」

她打開雪櫃的門，一個巨型的東西像皮球般滾出來。

茱莉用力咬着手指，狠命瞪着眼，那不是張力嗎？他全身僵硬蜷曲，他的頭髮，還黏着霜。

茱莉大叫一聲，暈了過去……

×　×　×

諸如此類的命案，幾乎每天一宗，韋占美雖然日夜偵查，結果還是束手無策，最棘手的是所有的可疑的人物，都有不在場的人證。

這一天，韋占美剛由外面查案回來，立刻被戴局長召到局長室。

戴局長氣呼呼的，樣子想吃人：「一連串的命案，你找到多少綫索？嘿！」

「經過我這幾天的調查，我認爲近日的命案，都是同一組人幹的。」

「爲甚麼要說一組，不說一個？」

「因爲一個人幹不來，有一天三個鐘頭內發生兩件命案，而兩件命案發生的地點距離極遠。」韋占美分析着。

「好，不用說，」戴局長把手一揮：「這件案交給馬丁妮去辦！」

「局長，上一次馬丁妮破了換嬰案，你不是說過永遠不再找她合作？」

「對呀！因爲馬丁妮開天殺價，她辦一件案，酬勞驚人，我是想替政府省一筆。」戴局長呱呱叫：「可是上頭剛下了命令，祇要能破案，政府願意付出任何酬勞，嘿，嘿，我有甚麼辦法。都是你們，你們這班飯桶。」

「局長，我也破過不少案呀！」

「你那麼能幹，爲甚麼不破了這件案？」

「這件案實在棘手！」

「嘿！又是那句老話。爲甚麼棘手的案馬丁妮能辦，你不能？」

「因爲馬丁妮是個超人。」

「超人，我才不相信世界上有甚麼超人，都是你們，四肢發達，頭腦簡單，你們眞沒出息，眞丟臉，」戴局長咆哮着：「滾，滾去通知馬丁妮，限她一個星期破了這宗集體命案，嘿！」

韋占美走出去，局長的女秘書白太太低聲問：「他在叫甚麼？」

「他一定被上頭責罵，所以找我出氣。」韋占美搖一下頭道：「已經聽慣了，我當他唱歌。」

×　×　×

「丁妮，我已經把所有的資料帶來。」韋占美把一大叠文件放進馬丁妮的手裏。

丁妮把文件翻看，皺一下眉，她把其中幾份拿出來，她對小香說：「我們的電腦有這幾個人的資料，小香，我要清楚知道有關他們的一切。」

小香走進工作房，開了電腦，那些紅燈一閃一閃的亮着，祇一會，就打滿了一張紙。

小香把電腦供給的資料交給馬丁妮，馬丁妮坐在書桌上，低聲唸道：「張力，三十五歲，黑髮，啡眼，身高五呎六吋，未婚，嗜酒，嗜女色，職業……商人，和一個姓黃的拍檔合資開了一間貸款公司，該公司生意頗佳，張力經濟安定……」

「張力的十七個女朋友我都查過了，她們都是撈女，認錢不認人。她們喜歡張力的錢，無情感上的衝突，況且張力斃命的時候，她們都在『工作』。」

「包括發現張力屍體的茱莉？」

「茱莉發現屍體的時間是半夜一點鐘，她是應召前去的，而張力的死亡時間是傍晚七時左右，七點鐘，茱莉正在俱樂部表演，她是藍花俱樂部的脫衣舞娘。」

「你剛才說茱莉應召到張家？」

「是的，下午一點鐘，茱莉在家裏接到張力的電話，張力叫她下班後到張家去。」

「張力的驗屍報告……」

「張力先給人勒死，然後放進冰箱。」

「張力的合夥人——黃天龍，你已調查過了？」

「當然，我不是眞正的飯桶。」韋占美笑

一下：「黃天龍是個很有禮貌的商人，他很合作，對於張力的死，他十分悲傷，由於張力沒有親人，張力的喪事還是由他一手包辦的，看樣子，他很够朋友。」

「唔！無可疑之處。」

「無可疑之處，黃天龍是個好人。」

「面善心惡的人多的是，我們不能憑表面去分析一個人的內心，我要找黃天龍談談。」

馬丁妮由桌上跳下來，她吩咐小香道：「抄下貸欵公司的地址，把一號車開出來。」

小香走出去，韋占美問：「丁妮，我一直沒有問你，你的汽車爲甚麼都有編號？」

「因爲我四部汽車都有不同的裝備和功能，爲了方便小香分辨，所以我編了一、二、三、四。」

「第一號車有甚麼特殊優點？」

「第一號是最普通的車子，祗有一個速度變換器。」

「速度變換器？」

「假如那條公路限制時速爲五十五哩，我就把速度變換器較到五十五哩，於是車子的速度就保持在五十五哩內，擔保不會被抄牌。」

「第二號車子呢。」

「下次再告訴你吧，我要去找黃天龍，拜拜！」

馬丁妮走進好彩貸欵公司，經人指點，她走進經理秘書室。」

一個女人低着頭在修指甲，馬丁妮說：「小姐，我要見你們的黃經理。」

「你和黃經理約好了？」

「沒有。」

「我們經理，從來不接見任何未經預約的人。」

「我是來查案的，你通知黃經理，或許他肯見我。」

「查案？」這時候，她才抬起頭問：「貴姓？」

「姓馬。」

女秘書按開了對講機，她說：「經理，一位姓馬的小姐要來查案。」

「請她進來。」

女秘書友善地伸一下手，馬丁妮推開門，看見一個很「紳士」的男人。

「啊！原來是一位漂亮的小姐，請坐，請坐！」他站了起來。

馬丁妮坐下說：「黃先生，我想知道有關張力先生的事，你可以帮忙我嗎？」

「當然可以，以前來過的是韋探長，馬小姐是……」

馬丁妮道：「我是私家偵探。政府聘請我接管此案。」

「啊！那應該稱呼你馬探長。」黃天龍垂下頭，長嘆一聲，道：「張力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也是我生意上的好拍檔，這一次他死得那麼慘……」

「你和張力認識多久？」

「在好彩貸欵公司開辦之前，差不多八年了！」

「你對張力的感覺……」

「他是個好人，喜歡說笑話，有幽默感，容易相處。」

「想多了解他的日常生活。」

「他喜歡交女朋友，喜歡喝酒。」

「生意上的朋友呢？」

「張力沒有甚麼生意上的朋友，因爲他對做生意根本沒有興趣。」

「唔！他是一個祗會吃，喝，玩的花花公子。」

「也不能這樣說。」黃天龍笑一下：「他祗能算是享樂主義者。」

「你們合資經營貸欵公司，你們的股本是否各佔一半？」

黃天龍道：「不，張力佔五分之三，我佔五分之二。」

「利潤分配的情形又怎樣？」

「各佔百份之五十。」黃天龍解釋說：「他多付資金，我多出點力，公司裏的事，幾乎全部由我管理。」

「那很公平，你們合作愉快？」

「非常愉快。」

「連一次爭吵都沒有發生過？」

「沒有，張力不是個喜歡斤斤計較的人，至於我的爲人，你見過我，應該知道，張力死亡的那天晚上……」

「你和一班生意上的朋友由六點鐘到深夜兩點，都在俱樂部，」馬丁妮說：「你有不在場的證據。」

「是嘛！那天晚上，我回家太晚，還給太太……嘻！所以我絕對沒有可能殺死張力。」

「我從來沒有說過你殺死張力。黃先生，你認爲張力被謀殺，是否他的仇人所幹？」

「仇人？」黃天龍聳一下肩：「張力不可能有仇人吧？」

「謝謝你！」馬丁妮站了起來，道：「告辭了！」

「假如有甚麼不明白的地方，歡迎你隨時來查問。」

「眞的歡迎。」

「百分之百歡迎，我是個合作的市民。」

「可是，要見你是要預約的。」

「我送一張特別的卡片給你，你每次來，祗要交這張咭片給我的女秘書，她會立刻請你進來。」

馬丁妮笑一下，把咭片放進她那黑色漆皮的外套裏：「你應該得到最佳市民獎。」

「我也祇不過是盡一分力，馬小姐，我送你！」

「用不着了，我不喜歡客套，再見！」

馬丁妮走出去，看見女秘書低着頭，這一次，她是翻東西。

「小姐。」

「嗯！」頭也不抬。

「我想請你吃午餐。」

「這主意不錯！」女秘書抬起頭：「可惜我對女孩子沒興趣。」

「假如我是個英俊的男孩？」

「情况會改變，再見吧！」

馬丁妮失望而去，上了車，剛要打火，一個冒失鬼竟然拉開車門跳上來。

「你是誰？」

「亞傑，」那不到二十歲的男孩顫聲說。

「我管你是誰？出去，莫名其妙。」

「小姐，請你救救我，有人要追殺我呢，求求你快點開車吧！」

「有人要追殺你？那你一定不是好人，快滾！」

「我眞的不是好人，但我知道錯了，因此，我要脫離他們，可是，他們不肯放過我。」

「他們是誰？」

「公司裏的打手。」

「公司，甚麼公司？」

「販毒的。」

「規模很大？」

「也不算很大，除了大哥和二哥，還有幾個手下，小姐，請你快點開車，看，他們三個人由前面跑來了。」

「你是否帶走了他們的毒品？」

「沒有，我祗拿了一千元，我跑出來，要吃飯的。」

「那錢還給他們，就沒事了。」

「沒有那麼容易，他們會殺死我。」

「怕你洩漏組織的秘密，殺人滅口？」

「正是這樣。」

就在此時，那三個目露兇光的人，已經站在馬丁妮車子的前面。

其實，要避開他們，易如反掌，馬丁妮祗要按一下車內的烟霧掣，立刻有一些綠色的烟霧噴出，馬丁妮把汽車倒後駛，由另一條街駛出，便可以避過三名打手。

但是，馬丁妮向來好打不平，她不想逃避，却想清楚了解這件事。

「跟我下車。」馬丁妮發出命令。

「不，我會沒命的。」

「有我在，不用怕。」

「你？連我都對付不了他們，你是位小姐呀。」

「快下車。」馬丁妮大喝一聲，她先下了車，然後把那小子揪出來。

「哎唷唷！」穿灰色外套的打手，一雙色眼向馬丁妮上下打量：「我從未見過這樣的小妞，好美呀！你是從天上下來的？」

「你們是不是要找這個人？」馬丁妮指了指那小子。

「你替我們把他抓住，眞謝謝你！」戴黑帽的說。

「你們找他，無非爲了那一千元，我叫他把錢還給你們，你們總可以放人了吧？」

「沒有那麼容易，」胖子說：「大哥要我們押他回去。」

「要是我不放人呢？」

「哈！亞傑行正桃花運，這小姐看上他！」灰色外套的人伸手向馬丁妮：「好白好嫩的臉兒啊！」

馬丁妮抓住他的手，一個迴旋轉，把他摔倒在地上。

「要打架？」戴黑帽子的人一揮手，喝道：「上！」

三個人一齊上，馬丁妮一個抛搥右手肘向撲過來的胖子胸腹間一撞，胖子捧着肚子打踉蹌。馬丁妮身一閃避過灰衣人一拳，她雙脚躍起，跳到灰衣人背部，她左脚踹蹩灰衣人的後腿彎，灰衣人整個人跪倒在地上。

黑帽子衝上前來，左手刀，右手刀交替向馬丁妮進攻，馬丁妮用手臂交替「格着」，突然，馬丁妮用雙手腕攔撥對方雙手，緊隨着她揪住黑帽子的衣服，把黑帽子整個托起，然後一個旋轉，把他摔出幾丈之外。

胖子和灰衣人，扶起了黑帽子，沒命的奔跑……

亞傑張大口呆住了，馬丁妮手指一伸說：「上車。」

「你好厲害啊！氣也不喘。」

「跟三個人打架就氣喘？」馬丁妮搖頭笑一下。

亞傑緊隨着上車：「但是亞强有一百五十幾磅，你一手就把他托起。」

「你要到那兒，我送你。」

「我那兒都不敢去，我跟着你。」

「你跟着我幹甚麼？我可不是開慈善機關的。」

「我會開車的，我替你開車。」

「我的車你不會開。」

「那我做你的打手，跟班。」

「我又不是女黑社會頭子，我用不着打手。」馬丁妮說：「談談你過去的一切。」

「我兩年前由鄉間來，投靠我的姑母，可是，姑丈不喜歡我，把我趕走，有一次，我做小扒手，扒走了人家的小皮包，給二哥看到了，他把我抓回去，說要報警，我慌死了，求他們，大哥就說如果我肯替他們做事，他可以收留我，當時我無家可歸，便答應了，最初，他們叫我帶一些小包裹送到某一處地方，我不知道那些是甚麼，所以送了一次又一次。大哥，和二哥說我聰明，伶俐！常常給我賞錢。這樣一直幹了一年多。三個月前，我偶然發覺，我常常送出去的都是毒品，我記得，我媽常敎我不要做壞事，如今，我竟然變了運毒者，如果我媽知道，她會很傷心的。所以我向二哥提出我不幹了，二哥揍了我一頓，對我說，進了去，就出不了門，初時，他們守得很緊，後來我想，要想逃出去，先要得到他們的信任，因此三個月來，我既聽話又勤力。終於，他們不再監視，今天我就偸了一千元逃出來。」

「你怎會被你姑丈趕走的？」

「他是個酒鬼，喝醉了他就打我和姑母，有一次，他打姑母打得很狠，我看不過眼，就拿起一支竹桿往他頭上敲，他的頭穿了，我被逐出家門。」

「你的父母呢？」

「都去世了！」

「孤零零的一個人？」

「是的！」

「剛才你說，願意做我的打手，你會武功嗎？」

「我會打架。其實小孩子也會打架，那算不了甚麼？」亞傑笑着搖一下頭：「可是，我從來沒有練過武功。不過，我可以學。對了，小姐，你武功那麼好，你可以做我的師父。」

「練武功很辛苦的，你熬得住嗎？」

「熬得住！你看看我拳頭有多大？」

馬丁妮向他打量，一張俊臉，身體高大，肌肉結實，條件實在不錯，可堪造就。

「小姐，你是不是願意收留我？」

「沒那麼容易，我要對你多觀察，加以攷慮，」馬丁妮說：「現在最重要的，是解決你的問題。」

「我的問題？」

「你這樣一走了之，你的大哥一定不會放過你，爲了你今後的安全，你非要帶我去見你的大哥不可。」

「你去見我的大哥，他有十幾個打手。」

「你害怕了？」

「剛才亞强追殺我的時候，我是有點害怕。但是我看見你一個人打倒三個人，我是個大男人，我爲甚麼不可以跟他們拚。」

「趕快說出地點，我們立刻就去。」

「樂樂桌球室，前面做正當生意，舖後做黑市買賣。」

「我們現在就去，」馬丁妮打了火，把時速限制錶較到五十五哩，汽車像火箭一樣飛出去。

不一會，已經到樂樂桌球室，走進去，一個矮小子過來盯住亞傑：「大哥正要找你。」

「我是來見大哥的，六叔，請你讓我進去吧。」

「誰不讓你進去？喂！這女人，可不能進去……。」

馬丁妮抓住他的衣服，輕輕提起，輕輕放下，然後向他笑一笑。

矮小子呆着說不出話。一會，他才省起按動牆上的通知訊號。

經過桌球室後的士多房，推開一扇門，裏面是一條黑暗的甬道，亞傑低聲說：「六叔一定通知了大哥，小心埋伏。」

「你倒很機伶，緊靠在我的身後。」

在甬道的末端，馬丁妮看見一綫光，她加快走幾步，正被那些光耀着眼睛的當兒，突然有兩個人左右向她夾攻。

馬丁妮倒退一步，讓眼睛有一秒鐘的適應。馬丁妮此一動作，被對方誤會以爲她膽怯畏

縮，於是他們更勇猛無比，拳脚齊飛，向馬丁妮進攻。

馬丁妮臂格，腿格，守了幾招，突然，馬丁妮以急速之快跑向前數步，然後身體跳躍向上，在最高點之一刹那，出腿飛踢其中一人之頭部，而另一人在馬丁妮由半空落下時，頭部向她腹腔撞擊，馬丁妮乘勢用雙手下壓他的頭部，同時提起膝蓋向對方面部頂撞，那人滿天星斗，暈了。

亞傑走向前，指了指一扇很大的鐵閘，他說：「大哥和二哥在鐵閘門後的辦公室內。」

「你會開動這鐵閘嗎？」

「會。」亞傑在鐵閘旁一個圓形的盒狀掣上，旋轉到九十度，可是，鐵閘絲毫未動。

亞傑把每一個度數都旋轉過了，鐵閘還是開不動，他急得滿頭大汗，叫着：「怎麼辦？開不動。」

「算了，讓我來。」馬丁妮由外衣內袋掏出了一把面積很小的刀子，她把刀柄上的按鈕推上，刀鋒立刻變成了火紅色，亞傑奇而問道：「這是甚麼？電鑽刀？」

馬丁妮用電鑽刀在鐵閘最低下燒開了兩條縫。她把小刀收起，身體仰臥在地上，然後伸手進鐵閘的兩個縫口裏，她吸了一口氣，把鐵閘托起，她叫着：「快，進去。」

亞傑也來不及驚詫，一扇這樣重的鐵閘一個人可以托起？他連忙爬進閘內。馬丁妮一個旋轉身，雙腿換了位置已在閘內，她把鐵閘用力向上一抛，然後她身一閃，她人已進內，鐵閘亦垂拍下地上。

裏面果然燈火通明，馬丁妮用皮靴踢開一扇門，裏面的人看見她和亞傑，都呆住了。

「你們是怎樣進來的？」坐在辦公桌後的人問。

「飛進來的。」馬丁妮問亞傑：「誰是大哥？」

「剛才說話的是大哥，站在他身邊的是二哥，其餘是打手。」

「喂！你為甚麼老是和我們作對？」二哥問。

「主持正義。」

「他是我們的叛徒，他還偷了我們一千元呢。」

「亞傑，把錢還給你的大哥。」

亞傑立刻把錢拿出來，放在桌上。

「現在，相信可以交待清楚了吧，亞傑，我們走。」

「我們這兒不是公寓，要來就來，要走就走。我們也不在乎那一千元，我們要的，是亞傑。」

馬丁妮道：「怕他洩露了組織的秘密，殺人滅口？」

「這是我們內部的事，我們和你素不相識，我也不想難為你，你滾吧！」大哥說。

「我要帶亞傑一起走。」

「休想。」

「如果我一定要呢？」

「那我就不客氣了，假如你有甚麼損傷，可別怪我。」

「就憑剛才那幾個人？」

「他們全是飯桶。」

「難道還有更好的脚色？」

「你是不是想見識一下？」

「盼望之至。」

大哥把桌上一個筆座旋動一下，牆上忽然兩邊分開，四個穿紅、黑、白、藍的壯漢，由牆的開口處走出來。

亞傑低聲在馬丁妮耳邊說：「他們是這兒的王牌。」

「就祇有這麼幾個？」

「够你受了！」

「你們喜歡一個個來？還是一起上？」

「對付一個女人，」穿紅衣的說：「一個就足够了。」

「是嗎？請！」

紅衣人擺開一個「相撲立」的架勢，分分鐘準備進擊，馬丁妮悠閒地站着。紅衣人高喊一聲衝過來，馬丁妮一個飛身左腿飛起踢向他的腹部，紅衣人倒下，白衣人上前，馬丁妮側身旋身，來個雙飛蝴蝶，右足高踢白衣人的下顎，馬丁妮因無心戀戰，用力稍為大了點，祇那麼一踢，紅衣人和白衣人都痛得爬不起來。

藍衣人吼叫奔前，馬丁妮身一閃，正當黑衣人的背部在她身傍時，馬丁妮用手肘尖由上向下降擊打在藍衣人的背部，藍衣人感到背後如壓下了一具起重機，一陣痛入心脾，暈倒地上。

黑衣人開始冒汗，因為面前這個年輕女人，不單止精技擊，而且氣力之大，非他所能估計。

大哥見狀，手一揮說：「一起上。」

於是，來一個大混戰，連祇會打架而不懂武功的亞傑，也加入戰團，可是一轉眼，那些打手已倒下四五個。

二哥見勢不妙，拔出手槍。高聲喝叫：「住手！」

「嘿！」二哥一陣冷笑，用槍指住馬丁妮：「你的身手的確不錯。可是，你拳脚更好，也敵不過我的手槍，舉手。」

馬丁妮正在緩緩把雙手提升，突然她按一下手上的戒指，一支飛針，射向老二握槍的手背，老二痛叫一聲，把手捧住。

大哥連忙拔槍，馬丁妮飛撲上桌上，在老大還來不及扳開槍機的當兒，馬丁妮飛脚踢飛他的手槍，手槍抛向半空，馬丁妮向上一躍，把手槍接住。

如今，大勢已定，老大與老二相對無言，他和其餘未倒下的三兩個打手靠站在牆邊，馬丁妮說：「亞傑，把他們身上的東西全扔進垃圾籃裏。」

亞傑照辦。馬丁妮跳下來，褪下子彈，把手槍擲向老大。「給回你！」

「請問……請問小姐貴姓芳名？」

「馬丁妮！」

「你是馬……馬丁妮小姐？」老大面色慘變：「我眞是有眼不識泰山，請女英雄多多原諒！」

「你少來這一套，我祇想把亞傑帶走，行嗎？」

「行，行！馬小姐喜歡帶走誰就帶走誰。如果馬小姐還有甚麼需要……」

「不用說了！你的法寶，我全都知道。」

「是，是，不過，我們這兒的……事，還請多多包涵。」

「我今天來，不是辦公事，祇要解決了亞傑的問題，我就會走。不過，我警告你，有一天讓我再碰上你，我就不會客氣公事公辦。」

「是，是，我已經決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亞傑，我們走。」

「馬小姐，我送你。」

「少囉嗦，把鐵閘開了。」

「是，是，亞强，開動鐵閘掣。」老大打躬作揖：「馬小姐，請！」

馬丁妮和亞傑一轉身，老二就叫道：「亞强！」

「叫亞强幹甚麼？」

「跟踪那女人呀。」

「跟你媽的屁！」

「大哥，你不是來一個放虎歸山，然後晚上派人把她的房子，一把火燒掉？」

「燒她的房子？你好大的膽。恐怕你的火還未燃起來，你的人頭已經被她扭下來。」

「那麼厲害。她是甚麼人？」

「女煞星。我們這一行，沒有人不害怕她。她，簡直是個超人。」

「她幹甚麼的？」

「私家偵探。」

「啊！原來祇不過是私家偵探。」

「可是，她也替政府辦案。」

「像她那樣的人才，就算做不了國防部長，也可以做情報局局長。」

「對呀！可是她愛自由，不喜歡受管制，聽說政府請她辦案，還要付錢。」

「好厲害的女人。」

「我們還是趕快走吧。」

「為甚麼要走？」

「唔走，博拉？」大哥心慌意亂：「我們是毒販，她遲早會收拾我們。」

「到哪兒去？」

「先到另一個埠避一避。」

「洗心革面？」

「笨蛋，等候時機，重張旗鼓。」

「大哥，我的手……」

「這種奇難雜症，非要找黃醫生不可，快去看醫生，我們儘快離開此地。」

× × ×

馬丁妮吃過午飯，立刻打電話給韋占美。

「占美！我托你辦一件事。」

「樂於効勞。」

「我想送一個人到特警組受訓。」

「好啊！我帶他去見組長。」

「不過我有條件，他受訓完畢，要回到我這兒來工作，至於受訓期間的費用，我全部負責。」

「小姐，憑你的面子，保送三幾個人進特警組，沒有人敢不賣你的賬。但是經過訓練的特警，他們除了留在特警組總部，還要被派去其他部門。」

「我需要一個精明能幹的男助手。」

「可以呀！你一開口，我們可以派三五個探員協助你辦案。」

「我要自己的助手，喂！你到底答應不答應？」

「小姐，這些事，我怎能作主？」

「叫你的戴局長出面辦妥這件事。」

「戴局長也得求別人。」

「叫他想辦法，否則，這一連串的命案我不辦了，交回給你。」

「千萬不要，千萬不要。我答應你立刻去見戴局長。」

「你們開圓桌會議也好，開國防會議也好。總之，我要你半小時內回覆我。」

馬丁妮掛上電話，對亞傑說：「我要把你送到特警組去受訓，你在那兒會學到很多東西，武功，射擊，偵查，作戰！那要吃很多苦，有很大的能耐，你必須好好的用功，將來做個出色的特警。」

「我會努力，我一定不會令你丟面，也不會令你白費金錢，」亞傑卜通一聲跪在地上。

「你幹甚麼？」馬丁妮一怔。

「你是我的恩人，我要向你叩頭。」

「快別這樣，起來。」馬丁妮一手揪起他：「你要報答我，用功就行了。」

「我以後應該怎樣稱呼你？本來應該叫你大哥，但是，你是個女孩子，叫你大姐你年紀和我差不多，我叫你恩人或者師父好不好？」

「不好。」

小香插咀說：「你該跟我叫小姐。」

馬丁妮搖頭道：「我告訴你，小香。你每次叫我小姐，我的毛孔就開放，我是堅強而有鬥志的人，你把我說成嬌滴滴的小姐，我早就想制止你。」

「唔！我記起來了，我看過一套特務間諜片，那些特務，叫他們的頭子做『波士』。」

亞傑說：「我們就叫波士好不好？」

馬丁妮正要說話，電話响了，她拿起電話，那是韋占美無精打彩的聲音。「怎樣？你有負所托？」

「戴局長把我臭罵一頓，後來他終於去見大頭頭，過程如何不知道，不過，你的要求總算通過了。」

「好極！等會兒我叫小香把亞傑送去特警組總部。」馬丁妮向亞傑用姆指和食指圍了一個圓圈：「占美，我還有一件事想托你辦。」

「吩咐吧！女英雄。」

「我要你約一位小姐吃晚餐。」

「喂！丁妮，這怎麼可以，你知道，我對你……」

「你少跟我肉麻，」馬丁妮的聲音很硬：「我對黃天龍起疑心，我要你約他的女秘書吃晚飯，詳細詢問她有關黃天龍的事。」

「我有權拒絕。因為這件案已經交由你去辦。」

「可是，有些事情，是我們女孩子辦不來的。那位小姐祇喜歡英俊的男孩子。」

「對不起，我工作忙。」

「放下你的工作，去辦這一件事，我命令你！」

「命令我？假如你是我的上司，你可以向我下命令。可是，我們兩個都祇不過是探長，你還沒有資格命令我。」

馬丁妮握了握拳頭咬咬牙，她說：「算我求你！」

占美得意地吃吃笑道：「唔！那還差不多，不過我有條件，辦完這件案，我要你陪我吃一頓飯。」

「好吧！有新發現立刻告訴我。」馬丁妮匆匆放下電話，她拿出一張卡片交給小香，「你送亞傑去見隊長，把我的卡片交給他。趕快回來，我有事要出去。」

「去查案？」

「去見戴局長的頂頭上司。」

追踪疑犯　直搗黃龍

馬丁妮回來，看見韋占美在等候着。

「你在這兒幹甚麼？該去接那位小姐吃晚餐了吧！」

「我要和你吃晚飯，誰也不能佔有這段時間。」

「別說廢話。」馬丁妮面孔一板：「你知道嗎，你這樣做是妨碍我辦案。」

「哈！瞧你有多兇。」占美指住她笑：「告訴你吧！你的事我已經全辦妥了。不過把晚飯改作下午茶。」

「辦案可以出公數，你那麼省？」馬丁妮坐在他身邊，心情輕鬆起來。

「我不是替政府省錢，是替我自己節約時間。」

「你和黃天龍的女秘書談過了，有甚麼發現？」

「你想得不錯，黃天龍果然有問題。」

「有甚麼綫索？」

「黃天龍外表看來是個好好先生，斯文有禮，又肯合作，其實，眞正的他，並不如外表好。」

「他也和張力一樣，也愛玩女人。」

「他的女秘書說，黃太太是個母老虎，黃天龍很怕她，他絕對不敢在外面金屋藏嬌。黃

天龍最大的興趣是賭，而且他的女秘書相信他已經輸了不少，有兩三次，那些債主還追到公司去收賭債。」

馬丁妮問道：「他和張力，是否眞的情如手足。」

「以前他們的感情是不錯，但是最近兩個月，他們曾經爭吵過。」

「他們在爭吵些甚麼?」

「爭吵的內容她聽不到，因爲黃天龍的辦公室裝了隔聲板，不過張力每次由黃天龍的辦公室出來，總是怒氣冲冲，面色很難看。」占美說：「我分析過了，張力一定是知道黃天龍虧空公欵，要跟他算賬，把他迫緊了，於是黃天龍就把張力殺掉。」

「事情不會那麼簡單，張力是個富家子，花錢花慣了，他不會爲了一點錢，傷了多年的交情。除非黃天龍虧空了一大筆，甚或至公司已經因此而出現了經濟危機。小香。」

「是!波士。」小香應聲而出。

「怎麼?不叫小姐，叫波士?」

「她還不是跟着亞傑。」馬丁妮吩咐說：「你用電腦調查，我要知道那一間會計師樓爲好彩貸欵公司核數，還有，今晚，你去黃天龍的辦公室裝一個偷聽器，我要把他的說話全部錄音。」

「知道了，波士。」

「爲甚麼祗裝一個偷聽器，黃天龍的家裏呢!」

「黃天龍畏妻如虎，他絕不可能把事情帶回家去，否則那些債主也不會追債追到公司去，所以裝一個就够了。」

「你的頭腦眞敏捷。」占美看一看錶，「八點了，我們去吃飯吧!」

「慢着，」馬丁妮掏出一本紅本子向占美一揚。

「這是甚麼?」

「新證件，」馬丁妮擧起紅本子唸着：「總探長——馬丁妮。」

「總探長?天，我眞不明白那班爺兒們爲甚麼那樣寵你。」

「他們不是寵我?是利用我，當我完全消失了被利用的價值時，他們就會一脚把我踢開。」馬丁妮把證件袋好，接着又說道：「他們還對我說，祗要我有興趣，可以讓我做副警務署長。」

「那你豈不是站在戴局長的頭上，你怎樣回答他們?加以攷慮?」

馬丁妮道：「毫無攷慮的餘地，我一口拒絕他們，其實，我這次改領新證件，完全爲了對付你。」

「對付我?」

「不錯，以後，我叫你辦事，不是請求，而是命令，因爲，由現在開始，我已經是你的上司了。」

× × ×

「黃天龍的錄音帶你都聽過了，有甚麼新綫索，新進展?」

「沒有，」小香搖一下頭：「都是生意上來往的事，連一個比較特別值得懷疑的電話也沒有。」

「會計師樓你去過了?貸欵公司的收支如何?」

「是姓王的核數師替他們核數的，收支平衡，還有少許盈利。不過最近公司的生意似乎少做了。」

「業務退減，情況可能有兩種，第一，貸欵的人減少了。第二，資金短缺。減少百份之幾?」

「大約百份之十八。」

「唔!黃天龍有沒有賭錢。」

小香道：「他的司機說，自從張力去世之後，黃天龍每天一下了班就回家，他根本沒有到別處。」

「他可能早作提防，繼續密切注意他。」馬丁妮想一想說：「我不能老是等候黃天龍，我要一份莫太太的報告書，完整的……」

× × ×

莫世光給馬丁妮的第一個印像是，老實，怕事，很有人情味。

「聽說你和太太的感情不很好，你每日很晚才回家，假期也總在外面逗留。」

「你是不是以爲我和太太沒有出雙入對，就以爲我殺死了太太?」莫世光的手有點顫。

「你的太太是給人殺死的，而且，我還知道你在外面有一個情婦，不過，我並未指責你是兇手。」馬丁妮說：「我想知道你和你太太之間的一切。」

「我四十歲，我太太比我大三年，我們是二十年前結婚的，因爲我窮，因此，我祗能找到一個樣貌平凡而比我年紀大的太太。雖然，我並不很滿意她，但是，她的確是一個很好的太太，她一直跟我捱苦，捱了十四年，我由一個小職員變成了一個商行老板，其中，不知道經過多少辛酸，我實在很感激我的太太，她這一次給人殺害，我很傷心!」

「你是怎樣和露芙同居的?」

「唉!我們結婚十幾年，我和妻子沒有愛情也沒有兒女，雖然我們有錢，但是，我們都很寂寞。我太太五年前參加了教會工作，她幾乎把所有的時間和精神，都貢獻給社會，她整天不在家，我更寂寞，於是，我開始和一些生意上的朋友玩玩去，在那時候，我認識了年青貌美的露芙。」

「她是一間夜總會的女侍應生?」

「是的。不過她是個很安份的女人。」莫世光開始吸他第六枝烟，他心煩意亂：「我雖然知道不應該，但是，我實際很愛露芙，於是，我買了一層樓給她，我們開始同居。」

「你找到了一個你眞正愛上的女人，你有沒有攷慮過和妻子離婚?」

莫世光承認道：「有的。因爲，露芙已經懷孕了。」

「露芙有沒有要求你和她結婚，你已經向妻子提出過離婚的事?」

莫世光道：「露芙是希望我和她正式結婚，因爲，她攷慮到孩子將來的前途，但是，我經過攷慮，我終於決定，不向妻子提出離婚的要求。」

「爲甚麼?」

「她和我同甘共苦十幾年，我愛上別一個女人，已經很對不起她，我又怎忍心再傷害她，而且，她無兒無女，祗有我一個親人，我和她離婚，叫她以後依靠誰?」

馬丁妮問道：「你和露芙的事，莫太太一直不知道?」

「她知道了!大概一個月之前，有一天，她對我說，她是我的一個包袱，她又說希望回桂城去，但是她唯一的父母巳經去世了，她在桂城巳經沒有親人，她說了一大堆話，無非表示願意離開我。」

「這樣說，假如你向她提出離婚的話，她一定會答應?」

「她會答應的!她是個充滿愛心的人，她肯犧牲自己去帮助別人。」莫世光背轉身，拿出手帕抹了抹眼睛：「總探長，請求你替我把兇手找出來，我要當面問他，爲甚麼他要殺死一個這樣好的女人?」

「我會的，那是我的職責。」馬丁妮用力點一下頭：「你有沒有告訴露芙，關於你太太的表現?」

「沒有。」

「因爲你怕露芙會加重壓力，迫你和妻子離婚。」

「是的。」

「我現在去見露芙，」馬丁妮倏地站了起來。

「不，總探長，露芙雖然希望和我結婚，但是她不會殺人，她膽小，連殺一隻鷄都不敢。」莫世光非常着急。

「你不必擔心，我不是去抓她，也絕不會傷害她，祗不過是要和她談談。我們辦案的，有必要了解和案件有關的人，你不是想我找出兇手嗎?」

「是的。一定要爲我太太報仇。」

「我去見見露芙，同時，請你合作，不要預先通知露芙，說我要去找她……」

一個嬌俏的小婦人出來開門，她穿了寬寬的孕婦裝。

馬丁妮顯示自己的證件。

她皺起了眉，很煩躁的樣子。

「我可以進來坐一會麼?」

她打開了門，馬丁妮走進去，她用力關上了門。

「你是爲了莫太太的案件而來的?」她坐下來，很不耐煩。

「是的。莫世光的太太給人謀殺了。」馬丁妮在電話機旁坐下來，「莫太太死了，你認爲對誰最有利?」

「你是甚麼意思，你們這些警探爲甚麼這樣討厭，其實，你們的人都來過了，我所以知道的也全說了，」露芙神經質地叫着：「莫太太死了，對誰有好處?你是說我謀殺她，但是我巳經對另一個探長說過了，莫太太被人謀殺的那一天……」

「你和莫先生去了夏城，你們在夏城住了兩天，因爲你的父親生日，對嗎?」

露芙尖聲叫道：「你既然都知道了，還來問甚麼?」

「我今天來，不單止要問，而且還要告訴你一些事情!」

「告訴我……」

「讓你知道一些你根本不知道的事，」馬丁妮看了她一眼：「你和莫先生同居的事，你以爲莫太太知道不知道?」

「她不知道，她沒有來跟我吵，如果你以爲她來跟我吵了一頓，我就把她殺死了，那你錯了，我根本沒有見過她。」露芙叫着。

「莫太太巳經知道你和莫先生的事，祗不過，她沒有來跟你吵。」

「不會，不會，她根本不知道。」

「她死前一個月就知道了，她願意離開莫先生，回到故鄉去。」

「不可能，世光沒有告訴我。」

「莫先生不願告訴你，怕你加倍迫他離婚，你知道莫先生的過去嗎?他本來很窮，他是和妻子齊心合力，經過長時間的艱苦奮鬥才有今天，你住這樣漂亮的房子，穿這樣名貴的衣服，都是他們夫妻辛辛苦苦賺的錢，莫太太無兒無女，無親無故，她很孤獨，很可憐，莫先生不忍心拋棄她。」

露芙直瞪着眼，沒有說話。

「莫太太是個好人，有愛心，不自私，我見過每一個認識她的人。每一個都稱讚她。一個這樣好的妻子，莫先生不肯和她離婚，是合乎情理的。換了你，你也不忍心，是不是?」

「我……」露芙攤開兩手。

馬丁妮道：「如果你去找她，叫她把丈夫讓給你，她一定會答應，因爲她肯奉獻，肯犧牲自我……」

「不要說，請求你不要說。」她用手抓住頭髮，用力搖頭。「不關我的事，我沒有殺死她。」

「我相信你不會是兇手，否則，你將會失去你的愛人。」

「甚麼?」她猛地抬起頭。

「莫先生很痛恨兇手，他請我無論如何要把兇手找出來，」馬丁妮不斷觀察她面部表情的變化，「莫先生很傷心，很頹喪，失去了一個相依二十年的妻子，你可以想像他內心的痛苦。」

露芙臉上滲着汗，她不斷的絞着手指，她的面色蒼白，呼吸急促：「世光並不愛他的妻子。」

「也許他們之間巳經沒有愛情，但是，他們之間仍有感情和恩情，二十年不是一段很短的日子，而且莫先生很懷舊，很念情。」

「是的。」她用手背揩着汗。

馬丁妮道：「說一句笑話，雖然莫先生很愛你，但是，假如你眞的是兇手，他一樣不會放過你。」

「我不是兇手，我沒有動手殺人，」她霍地站起來回踱步，她額前的頭髮全濕了。

馬丁妮道：「露芙小姐，你面色很難看，你沒有事吧?」

露芙連忙道：「沒有，沒有，祗是有點疲倦，我想，喝杯酒會好一點，總探長你要不要也喝一杯。」

「不，謝謝!你很喜歡喝酒?」

「不，我巳經戒酒，不過，偶然……我也會喝一杯。」

馬丁妮乘她倒酒的時候，把偷聽器放在電話機的下面，她說：「你本來巳經戒酒了，不過遇到心情緊張，你會喝一杯，對嗎?」

「是的!噢，不，其實，我並沒有完全戒酒。」

「你精神不好，多休息，我告辭了。」馬丁妮站起來，露芙急巴巴的把她送出門。

馬丁妮回家後一直在想，感到露芙十分可疑。

莫太太之死，顯然與露芙有關，但是，莫太太決不是由她親手所殺。

因爲，莫太太去世的那天，她和莫先生都不在本市。

而且，她身材嬌小，又有孕在身，如何有氣力殺人。

她一定是請殺手，那殺手是誰?

必須把那殺手引出來。

馬丁妮正在全心全意的研究，突然，小香很匆忙的由工作室跑出來。

「波士，又發生命案!」

「哪兒?」馬丁妮跳起來。

「五十二街玫瑰餐室。」

「開警車，快!」馬丁妮收拾一點東西，立刻和小香出門。

由小香駕駛警車，馬丁妮拿起了無綫電通訊器，叫着：「五十二街附近巡邏車請注意，玫瑰餐室發生命案，所有巡邏車立刻前往出事地點，把五十二街包圍封鎖，我是馬丁妮總探長，請答話。」

「九號車史警長報告總探長，我們巳駛往五十二街，出事現場似乎十分混亂。」

「在我未到達之前，任何人，不准接近死者。」

「知道。」

「馬丁妮回答十二號車，九號車巳經抵達出事地點，你們立刻前往援助，把圍觀的人羣驅散。」

「假如來得及捉住兇手，就好了!」小香說。

「兇手不在人羣中溜掉才怪……」

× × ×

史警長把馬丁妮帶進餐廳。那時候，餐室外的人羣已被帶往餐室外的地室上集合。

「有沒有可疑人物？」

「我和幾個警員首先到達，我們負責餐廳內的事，十二號車和十三號車跟着到來，他們負責封鎖和搜索，到現在還沒有新發現。」

「小香，你去查問外面的人羣，沒有事，放他們回去。」馬丁妮走進餐廳，裏面有十幾個驚駭的人。

「總探長，死者在這兒。」

他是坐在靠近門口玻璃窗下的一個卡座，依照他的坐姿，他的右耳該接近玻璃窗，但是，他中槍的部份却是額頭中央，玻璃窗上也有一個圓形的子彈孔，顯然，子彈是由外發射進來，同時，也必是死者偶然面部朝向玻璃窗，才會中彈身亡。

「好快好準的槍法。」馬丁妮沉吟細語：「長槍，裝上滅聲器和瞄準器。」

「總探長！」史警長把一個受驚的侍者帶過來：「是他發現死者。」

「不要怕，把話再說一次！」

「那位先生吃的是全餐，我把最後一道甜品送上，我放下碟子說：先生，你的甜品，他沒有答我，我看看他，他斜靠在座位上，面對玻璃，我以爲他聽不到我的話，於是我上前一步，輕輕推他，我發覺——他死了！」

「你立刻打電話報警？」

「沒有，我去告訴厨子，然後厨子叫我找老板，是老板報警的。」

「這一段時間，已足够兇手逃走！」馬丁妮翻開死者的衣服，他瞪着一雙眼，滿臉鮮血，十分可怕。

馬丁妮在他的衣服裏找到一串鎖匙，一個皮包，一張女孩子的相片，沒有任何證件，連他的姓名都不知道。

馬丁妮問那侍者：「桌上祗有一份食具，他是不是一個人來的？」

「他是和一位小姐來的，小姐的食具，在我未發現他死掉之前，我已經把它們拿走了！」侍者補充說：「小姐吃的祗是一個牛扒。」

馬丁妮看了看手上的相片，再看看站在她後面不遠處的一個女孩子，她面色慘白，全身顫抖。

「他是你的朋友？」

她點着頭。

「他叫甚麼名字？」

「王小川。」

「你呢？」

「馬玉芳。」

「王先生中彈的時候，你看見些甚麼？」

「我沒看見。我去了洗手間，由洗手間出來很多人圍住小川，我才知道他已經死了！」

馬丁妮轉身面對那班食客：「請問各位當中，有沒有人看見兇手，或者可疑事物。」

他們幾乎不約而同的說：「我們甚麼也沒有看見，我們甚至不知道有人被殺。」

祗有一位中年女士說：「我看見對面有一道光。」

「對面？」馬丁妮抬頭一看，餐廳對面，是一間酒店，她再看看玻璃上的子彈孔，她內心有了一綫曙光。

「太太，除了光，你還看見些甚麼？你有沒有看見人影？」

「沒有，那道光祗是一閃，我看後，就繼續吃餐。」

「謝謝你！」馬丁妮說完，轉首對史警長道：「史警長。留下他們姓名和地址，讓他們回去，至於馬玉芳小姐，我還要跟她談談。」

小香走進來，馬丁妮問她有甚麼發現。小香連連搖着頭。

這時候，韋占美和幾個便裝警員來了：「你們到得好快。」

「你忘了我們家裏有一條電話綫直駁入警局？」

「你們是第一時間到來的。一定大有收穫了。」

「毫無結果。占美，這兒交給你，我還有別的事要辦。至於死者王小川，明天我要一份他的詳細報告書。」

韋占美帶着他的人套指模，搬屍體，做一切善後工作。

馬丁妮把馬玉芳交給小香：「你陪馬小姐在警車等我！」

「警官，我不舒服，我想回家。」馬玉芳哭着。

「祗要等一下，很快。」

馬丁妮穿過馬路，在玫瑰餐室對面的酒店樓下看了一會，然後，他走進酒店。

詢問處裏有一個中年人，這是一間小型酒店，人手不多。

管理人看過馬丁妮的證件：「總探長，我能爲你做些甚麼事？」

「玫瑰餐廳發生命案你知道嗎？」

「知道，我還跑出去看呢，這兒附近誰都知道。」

「命案發生後，有沒有人離開酒店？」

「沒有，不過……」管理人笑一笑：「我不敢肯定，因爲我聽見嘈吵聲，我曾經跑到玫瑰餐室門口，看了一會，祗是一會。」

「你跟我來！」馬丁妮帶管理人到酒店門口，她指住一扇窗說：「一連三扇窗都沒有亮燈，是否空放着沒有人住？」

「這兩間沒有，這間有。」

馬丁妮轉身看玫瑰餐室，那扇有人住的窗對得好準。

「住在這間房的人？有沒有出去？」

「沒有。」

「你帶我去探訪他？第幾號室？」

「二〇六。」

到二〇六的房門口，管理人敲响了門，一下又一下。

可是，裏面連一點聲音也沒有。

「用鎖匙開門。」

馬丁妮走進去，裏面靜靜的，空無一人。

馬丁妮開亮了燈，四處觀察。

「人，大概走了！沒用過床，沒用過浴室，衣櫃，抽屜全沒有東西。他甚麼時候住進來的？」

「下午四點鐘左右。」管理人說：「這位人客也特別，他一大清早就打電話來訂房間，還指明要二〇六。可是這兒的東西全沒動過，他來幹甚麼？」

「他來的時候，有沒有帶東西來。」

「有，一隻小皮箱。」

「你見過他，他的樣子是怎樣的？」

「不很高，戴太陽眼鏡——是那種闊邊的太陽眼鏡，戴帽，頭髮飄在臉上……我想不起他的樣子，因爲我根本沒有辦法看清楚他，甚至他是男是女我也分不出，他穿的衣服很古怪，男女都可以穿。」

馬丁妮找遍了整個房間，她找到幾根香烟頭和一隻空火柴盒。

「他來住酒店，一定有登記姓名。」

「有，請到樓下，我拿給你看。」

到詢問處，管理人翻開一本部給她。

「林秀。不男不女，他寫的字眞難看，他是不是戴了手套。」

「是呀！他戴着白手套，一直沒有脫下，你怎會知道？」

馬丁妮笑一笑，沒有說話。

× × ×

馬丁妮集中精神，在靜聽露芙的電話錄音帶。——

「我叫露芙，莫露芙，請老板聽電話。」

「誰？」對方的聲音很粗。

「我很害怕，今天又有差人來問話。你們肯定不會出事吧！如果我丈夫知道不得了！」

「警告你，以後不准你再打電話到這兒來，把電話號碼撕掉。」

「你們……」

對方拍的一聲把電話掛上。

「露芙仍在叫，笨蛋。」小香關掉了錄音機。

「假如她用舊式的號碼轉盤電話，我可以從她撥電話號碼的長短時間，猜到對方的電話號碼，可惜她用的是指按號碼。」

「這就是科學進步的悲哀。」小香說：「不過，憑這段聲帶，我們可以把露芙抓回來問話。」

「憑那幾句話，又能證明些甚麼？非必要時，我不想打草驚蛇。把露芙帶走，那班人就會聞風逃掉。相信露芙知道也不會很多，很明顯，這是一宗交易，對！在對方的聲音裏，我聽到很輕微的音樂聲，像是唱片！」

「我甚麼都聽不到。」

「那是因爲你不留意，你再聽一遍，小心聽一遍。」

小香又開了錄音機，突然，她叫起來：「我聽到了，那是蘇蘇的唱片！叫做……愛你三百六十年！」

「那就是說，樓上，或者樓下，開了唱機。可能是——唱片點唱機，對！是酒吧！」

「這兒的咖啡室，快熱店，酒吧都喜歡裝一架點唱機，爲甚麼肯定是酒吧？」

「那當然有根據，看。」馬丁妮把一隻火柴盒拿出來。

「大家樂酒吧！」小香問：「那兒來的火柴盒？」

「在百吉酒店二〇六號房，近窗口的牆脚找到的，還有幾根烟頭。」

「你是說殺莫太太的兇手和殺王小川的兇手有關連？」

「可能有，可能沒有，不過，這總算是一條綫索。這件事由你去辦。」

「我？」

「問題是怎樣把你混進大家樂酒吧……」

× × ×

「他媽的！」大家樂酒吧的老板一面倒酒一面罵：「打一個電話來請假，我還沒有答應就請假。這麼許多工作，我一個人，怎應付得了？」

忽然，他看見一個背着布袋的女孩子在張望。

「喂！我們這兒是不招待女賓的。」

「先生，我好口渴，請你給我一杯水。」

「這兒不是慈善機關。滾！」

「我求求你，先生，我是由夏城來的，我以前也是在酒吧工作！」小香已走進去，她看見酒吧內有一架點唱機。

「你會做酒吧工作？」老板打量她：「你由夏城來幹甚麼？」

「找親戚！找不着，又熱又渴。」

「附近有一間快熱店，你去吃個飽，喝個飽吧！」

「我沒有錢。祗要你請我喝一杯啤酒，我願意替你工作。」

「你？……」老板想一想，終於點點頭：「你暫時可以留在這兒。不過我們這兒已經有一個女招待，她請假幾天，她一回來，你就要走。」

「沒關係！我的親戚很有錢，我找到他，你不讓我走，我也非走不可。不過，我有一個條件，我要住在這兒。」

「住在這兒？」

「我人生路不熟，又找不到親戚，我不在這兒留宿，睡街邊？」

「你一個女孩子，不怕？」

「怕甚麼？你是個好人，難道你還會欺負我？」小香翹起鼻子，說：「告訴你，我學過功夫。」

「把你的布袋放下，開始工作。二號枱五杯大啤。四號枱兩杯威士忌，一號枱……」

忙了差不多兩個鐘頭，突然，她看見一個戴黑眼鏡的男人，帶着四個大漢進來。

小香連忙上前歡迎。

其中一個大漢一手把小香推開，他們踏上樓梯，走向樓上。

樓上有一個小閣樓，他們進去後，關上了門。

小香乘老板不覺，拿起布袋，輕輕爬上樓梯，登上第四級，突然有人一手把她抓着。她回頭一看，原來是老板。

「你偷偷爬上去幹甚麼？」他兇惡的問。

「把我的東西放進房間呀！」小香扯了扯身上的衣服，道：「我全身汗水，也想換一件衣服。」

「誰告訴你，你的房間在樓上？」

「樓上不是有房間嗎？我不住樓上，住樓下的老鼠洞？」

「這兒沒有甚麼房間，你祗能在儲物室留宿。我警告你，如果讓我再看見你爬上樓梯，我可要打斷你的腿。」

「是不是樓上藏有私酒？」

「混帳，」老板把她抓下來：「快去做工吧。」

小香放下布袋，一邊工作一邊想：「不用擔心，等晚上那幾個人走了，老板也走了，我就可以溜上閣樓。」

可是等了一整晚，那些人沒有走，看樣子，他們就住在樓上。

開舖後不久，樓上幾個神秘人出去了，老板的眼睛一直盯住小香，小香簡直無計可施。

午後，那五個人又回來了，他們還在樓下喝了些酒，然後才回樓上。

小香在一旁嘆氣，英雄竟無用武之地。如果她找到證據，馬丁妮一定會讓她採取行動一對五……戰爭場面，一定刺激緊張……

× × ×

露芙打開門，她拉長着臉說：「又是你，總探長！」

「我今天來，特地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好消息？」

「我們已經掌握了充份證據，就快可以知道誰是殺死莫太太的兇手。」

露芙的面孔發青。

「我剛才說的兇手，祗不過是受人錢財，替人消災的殺手，主謀另有其人。你放心，我很快就可以把置莫太太於死地的人找出來。」

露芙嘴唇發顫。

「你一定聽過四四四五六五六這個電話號碼吧！」

「我……」她的額角又在淌汗：「沒有，我甚麼都不知道，我沒有聽過你說的號碼！」

「這個電話。在大家樂酒吧的閣樓裏，你眞的沒有聽過這個號碼？」馬丁妮作勢拿起電話：「我撥了電話，你來聽。」

「不，」露芙抓住她的手：「我不要做無聊事。我根本不知道這個電話號碼是誰的。」

露芙的手又濕又冷。

「好吧！我現在告辭。再過兩天，我就會把兇手抓住，到時，我會來向你報告。」

露芙立刻開門讓她出去。馬丁妮假裝去乘搭升降機。直至聽到露芙反鎖了門，她連忙走回去，把一個偷聽吸盤，吸在露芙的門上，然後她把耳朵貼近吸盤——

「喂，喂……你聽我說，剛才那差人又來過，她說，她巳經知道很多，我們的事，他遲早會知道。」

「我很害怕！」

「我不是發神經，是眞的，她甚麼都知道。我明白，我知道不應該打電話來，但是……喂，喂！怎麼收綫了，眞是……」

按圖索驥　力搏虎倀

馬丁妮走到老板的面前，老板說：「對不起！我們這兒不招待女賓。」

「我警告你，別作聲。」馬丁妮手一揚，一個警察進來，老板見情勢不妙，轉身便跑，馬丁妮擋在他的前面，「我是總探長馬丁妮，不合作對你沒好處，靜靜的跟那警員出去。」

「我……」老板張大喉嚨。

「你想通知閣樓的人？」馬丁妮一手揪起他，把他擲出門外。

他立刻被兩個警員拉上警車。

當時，酒吧內祇有兩個酒客，馬丁妮走過去，輕聲說：「放下你們應付的酒錢，輕輕離去，謝謝！」

馬丁妮望向閣樓，小香巳拿着槍在閣樓的門口等着，馬丁妮把點唱機的音響控制開大一點，她跑上樓梯，小香輕聲在她耳邊說：「他們大部份靠在床上，有一個在看畫報。」

「你站過一邊。」馬丁妮退後一步，皮靴向前用力一撐，門砰的一聲被踢開，裏面的人一呆，看畫報的迅速把槍拔出，馬丁妮嘭的放了一槍子彈擦傷了那人的手背，槍落在地上。

「把你們的手槍全扔過來，把手舉起！」

「你們是甚麼人？刼匪？」戴黑眼鏡的人說。

馬丁妮沒理會他，眼看小香巳經把他們的手槍拾起，他正要把那些人帶走，突然小香說：「少了一個。」

「甚麼？」

「他們一共有五個人，現在祇有四個。」

「喂！你們另外一個同黨在那兒？」

「你們是來要錢的還是要人的？」

「少說廢話！」馬丁妮抓着爲首的領帶：「另一個人去了那兒，你叫甚麼名字？」

「我們本來就祇有四個人，我叫方成。」

「好，你不說算了，等會兒，你吃吃苦頭，自然會招供。」馬丁妮把那人一推，吩咐小香說：「你押他們上警車，我留下來，看看有甚麼要找的。……」

× × ×

馬丁妮關上錄音機，瞧着方成說：「錄音帶聽完了，招供吧！」

「招甚麼供？我不明白你把我們帶到警局幹甚麼？我們祇不過是普通市民，我們根本沒有犯法。」

「那末，露芙打電話給你幹甚麼？」

方成的眼睛閃着：「誰是露芙？」

「別浪費時間，露芙打電話給你，我們巳經錄了音，你也聽過錄音帶！」

「你憑甚麼認爲那女人是跟我講電話。」

「憑錄音帶，錄音帶裏有你的聲音。」

「我並不認爲那是我的聲音。」

「你用不着狡辯，我們有專家，可以證明和露芙通電話的人，到底是不是你？」

「就說有專家能證明錄音帶裏的男子聲音是屬於我的，那你又能定我甚麼罪？你又能證明些甚麼？」

「你是個職業殺手，露芙付錢給你，叫你殺死莫太太。」

「那祇不過是你的幻想！」方成很狡猾：「我不認識露芙，也不知道甚麼太太，我記得錄音帶裏沒有人提過誰的名字，更沒有殺人的字眼。我是寃枉的，你沒有能力拘捕眞兇，却把罪名壓在我身上。」

「你的嘴巴很厲害！」馬丁妮轉身對那酒吧老板說：「你是他們的同黨？」

「甚麼同黨，我是正當商人。」

「可是，他們是我在你的閣樓找到的，你怎可以置身度外？」

「我祇不過把閣樓租給他們，租房間給別人不算犯法呀！」

「你租房子給他們之前，你沒有先了解一下他們的狀況？」

「他們本來是我的酒客，我們早就巳經認識，我認爲他們是好人，而且他們租我的閣樓是準備做生意。」

「做殺人生意？」馬丁妮轉身向方成：「你們除了吃飯，睡覺，鬼鬼祟祟的出去，神神秘秘的回來，你們還幹了些甚麼？」

「我們正在計劃，因爲我們資本少，因此必須做一些本少利大的生意。」

「你站起來！」馬丁妮指住方成：「百吉酒店的管理員可能見過你。」

方成站起來。他身材很高，不像酒店管理員形容的那個槍手。

方成在吹口哨。馬丁妮心裏很氣，她說：「你別得意，等我把露芙找來，你就無所遁形了。」

「你找吧！我歡迎你把甚麼露芙，太太，管理員全找來。」

「少了一個人，」馬丁妮若有所思：「小香，你說他們本來有五個人？」

「對呀！他們一共有五個人，現在少了一個。」

「方成，那一個去了那兒？」

「我們本來就祇有四個人，不信，你問老板。」

「對呀！我是租給他們四個人。」

「小香，立刻打電話給露芙。」

小香撥了電話，好一會，沒有人接聽。馬丁妮心裏一沉，忽然，她有一種不吉兆的預感。她煩躁的說道：「打電話給莫先生，快。」

於是，小香又再撥電話，電話接通了，馬丁妮把電話筒搶過來：「我是總探長，我們見過臉的，露芙是不是出去了？她不舒服，沒有出去，甚麼？你打電話回家也沒有人聽？糟糕……」馬丁妮放下電話便往外跑，她告訴門外兩個守衛的警員：「把裏面五個人押到羈留室，我出去一會，很快回來。」

小香跟在後面，跟得氣喘：「波士，我們去那兒？」

「笨蛋！當然去露芙家。」

「爲甚麼？……」

「別說話，快！」

上了警車，仍由小香開車，馬丁妮和駐守大家樂酒家的警員通話：「情況如何？」

「酒吧巳經封閉，我們在附近巡邏。」

「一個疑犯被跑掉，你看見任何可疑的人，立刻把他拘捕。……」

到露芙家，發覺大門虛掩。

馬丁妮和小香走進去，大廳，房間……都沒有露芙的踪影，而客廳和房間有點混亂，好像有人搜查過。

突然，馬丁妮聽見流水聲，那是由浴室傳

出來，她連忙跑進浴室，天，露芙被浸在浴缸裏，她，巳經死了！

馬丁妮扶住門框，她心裏很難過，小香連忙打電話報警。

不一會，莫先生來了，他聽了露芙的噩耗，他悲傷得暈倒。

馬丁妮把他救醒，他哭着：「是誰殺了她，是誰那麼狠心，她懷了孩子的，她死了，孩子也死了！」

「莫先生，我……抱歉！」

「她怎會死的？她和我太太同樣死在浴缸裏，爲甚麼？爲甚麼？」

「情形大概是這樣的，露芙買兇殺死你太太。我來了兩次，迫得緊，露芙有點害怕，於是就去找他們，他們也許擔心露芙會洩露秘密，所以殺人滅口。」

「他們是誰？」

「殺手！」

「你是說，我太太和露芙，都是那殺手殺的。」

馬丁妮道：「很有可能，而且，殺人的手法也相同。」

「總探長！」莫先生哀求着：「請你帮我的忙，請你爲我太太和露芙報仇，把兇手找出來。」

「我會的，我一定會，你放心，我巳經捉到幾個疑兇，我會從他們那兒着手，」馬丁妮握着拳頭：「我要狠狠的對付他們！」

回到警局，到羈留所，馬丁妮發覺方成和酒吧老板五個人全不見了。

馬丁妮追問看守的警員：「方成和他的人呢？」

「好像被保釋出去了。」

「保釋？誰讓他們保釋？」

「林警官，是林警官負責保釋部門。」

馬丁妮氣冲冲的去找林警官：「方成那班人是否被保釋出去。」

「是的。是他們的律師把他們保出去。」

「是誰說過准許他們保釋？」

「我們沒有證據，他們根本連疑犯也算不上，我是根據第二章第十……」

「別說了！我知道你公事公辦，那些人是我拘捕回來的，你應該先請示我。」

「可是你不在呀！」

「我去辦案，你不知道？你知道他們有多重要，剛才又有一個女人被殺，他們是我手中的一張皇牌。」

「既然那麼重要，總探長應該下令方成那班人不准保釋，可是你出去之前，根本沒有留話。」

「我趕着出去是想救一個人，你以爲我還有時間跟你囉嗦半天。」

「幸而方成他們留下地址，那保釋他們的律師也留下卡片，上面有他的住址地電話。」

「你打電話給那位律師，我和看守大家樂的警員聯絡。」馬丁妮拉起無綫電通訊器的天綫：「三九九號通話，我是總探長。」

「三九九回話，一切正常。」

「酒吧老板和方成那批人有沒有回來？」

「沒有，半個人影也沒有。」

「嚴密監視！」馬丁妮壓下天綫，問林警官：「找到那律師沒有。」

「那是……一間理髮店的電話，我想……他不是眞律師，證件甚麼的全都是僞造。」

「嘿！全部逃跑了，辛苦了半天，所有的綫索完全沒有了。」

「總探長，我抱歉！」

「抱歉！哼！」

× × ×

「我眞抱歉！」馬丁妮兩手捧着頭。

「這句話你巳經說了好幾遍，你最近爲什麼總是婆婆媽媽？」

「如果我不是迫露芙迫得太緊，她是不會被殺的。」

「她買兇殺死莫太太，她是該死的。」

「該不該死應該由法律去決定，我沒有權裁判一個人的生死。」馬丁妮抬起頭：「占美，你替我辦兩件事：第一，把方成他們的照片，分派給每一個『便衣』叫他們加緊注意，第二我要開一個記者招待會。但是不准他們拍照，連攝影機也不准携帶。」

「好吧！我替你安排。」

「我接辦此案，巳經死了兩個人，我非要站出來不可。」

「會有阻嚇作用。」

「但願如此。」

馬丁妮的記者招待會來了許多人，他們認爲不能爲這個女超人拍些照片，引以爲憾，因此爲了彌補一下，他們都拚命提出問題。

「馬小姐……」

「叫我馬丁妮！」

「總探長，聽說你接辦最近一連串發生的命案。」一個記者提出三個問題。「會不會是同一個兇手。」

「不是一個兇手。」馬丁妮說：「是一個組織！」

「一個殺人組織？」

「不錯，暗殺團。我要應付的不是一個兇手，是一個暗殺團。」

「總探長，既然是一個團體，那就不簡單了，你有沒有把握破案？」

「有！」

「是否巳經掌握了綫索？」

「是的。」

「可不可以向廣大市民公佈？」

「時機未到。」

「那是否暗示，你們仍然未能確定那些綫索？」

「不是，祇不過是我職務上的秘密，暫時不便公開。」馬丁妮說：「我在這兒公佈，由這一刻開始，我向暗殺團挑戰，我一定會消滅他們……」

清晨，老女傭亞三，捧着一束黃玫瑰走進來。

「小姐，有人送花給你！」

「誰？」

「一個小孩子拿來的。」她說：「一位先生叫他送花來。」

「瞧！這朶玫瑰花上有一張小卡片，讓我看……」突然，馬丁妮皺一下眉頭，拿着花向下跑，走出花園，她把花扔向前面的草地。

祇一會，玫瑰花冒出一縷青烟，轉眼間，一束美麗的黃玫瑰，全變成黑色。

亞三，小香，甚至馬丁妮都呆住了！

馬丁妮戴上口罩和手套，把黑玫瑰花放進特製的袋裏，她立刻開車，把玫瑰花送去警局的化驗室。

化驗師把玫瑰花拿去。占美和馬丁妮去喝咖啡等消息。

「你怎麼會把花扔出去？」占美問。

「我剛拉出卡片，就嗅到一些氣味，很輕微，也許是我的嗅覺特別靈敏，我發覺不對勁，就把花扔了。」

「你本來就超人一等，你還沒有吃早餐的，要份早餐，好不好？」

「唔！我差點忘了！」馬丁妮笑一下：「我還沒有吃早餐呢！」

過不了很久，化驗師找到Canteen來，馬丁妮連忙問：「怎樣了？」

「其中一朶玫瑰花，含有毒霧，是一種含

有氣的毒氣，你祇要在花上嗅一下，就會中毒而死。」

「那一定是夾着卡片的玫瑰，這樣可以確保接受花的人受害。」

「你眞幸福，總探長。」化驗師說。

「謝謝你，一起吃早餐好嗎？」

「不，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再見。」

化驗師走後，馬丁妮說：「這是我開記者招待會後的第一份禮物。」

「誰送的禮？」

「暗殺團！」

「眞可怕，你以後要小心！」

「當然。」

馬丁妮不單止要所有的便衣探員展開了一個調查網，這些日子，她自己也化了裝到處偵察，忽然是俊少年，一忽兒是老太婆，一忽兒又是老頭兒。

她每次出門前，必戴上一隻特製的手錶。

這天，她剛去見完王小川的上司，了解到王小川是一個勤奮努力，老實樸素的好靑年，他的老板保證他沒有仇人。

她由商業大厦走出來，把戴了錶的左手放在車尾上，沒有反應，本身也很正常，直到車頭，突然，她的手錶面閃着一點紅光，她心裏明白車頭裏一定有問題。

她先向四周觀察一下，甚至連一點光的反應也不放過，直至認爲安全爲止，她揭開車頭，果然看見裏面安裝了炸藥，這些炸藥，和脚掣相連，祇要馬丁妮開車後，踏第一次脚掣，她的汽車就會爆炸，如果她不是戴了一隻雷達探測錶，她不被炸個粉身碎骨才怪。

她把炸藥拿去，拋進車後座，她開車前，檢查各扇玻璃。她現在開的是二號車——避彈的。當然，還有別的功能。

汽車駛向常青街，中段，突然砰！砰！兩聲，馬丁妮二號汽車的右面前後輪爆呔，馬丁妮一方面用熟練之手法，按下「車身平衡」掣，使汽車立刻停駛，不至因爲兩輪爆呔失去平衡而衝前或傾覆。另一方面，馬丁妮注意右邊所有樓房，在對面一所圓型大厦的屋頂上，馬丁妮發覺有黑影一閃。

馬丁妮連忙由汽車跑出來，直前往圓形大厦，乘電梯上屋頂，那兒是空無一人。

她由屋頂往下望，一輛藍色大房車正急速駛去，由於汽車開得太快，而馬丁妮站立的位置又不適合，她連汽車的車牌號碼也看不到。

馬丁妮在光，暗殺團在黑，她的目標太明顯，而她却完全不能看到對方。

戴局長給她七日的限期，已過了五天，還有兩天時間，四十八小時裏，她將會有甚麼收穫？

雖然，不必理會戴局長的限期，但是爲了本身的聲譽，馬丁妮已經够焦急的了。

汽車已不能再用，她一個人走了幾條馬路，突然，她看見一個男人正在把角子投進報紙箱裏，角子機吃了角子，報紙箱的膠蓋自動打開，那男人取出一份報紙。

他拿了報紙，匆匆便走，馬丁妮認出他就是方成，速忙悄悄跟踪。

幾個小巷過去，在一所樓房的前面，方成左右看看，然後閃身走進樓房內。

馬丁妮一直跟踪方成，看方成上了三樓，在一個房間的門前停下來。

方成在找鎖匙，忽然，方成感到脖子一陣疼痛，他暈了過去。

當方成醒過來的時候，便看見馬丁妮和小香。

方成嚇得想跳，可是他動身的時候，他發覺自己被綁在一張椅上。

「你已逃了一次，這一次，你可不能再逃了！」

「我要見我的律師！」

「就算你的老子也沒有用。這一次，沒有人可以擔保你！」馬丁妮審問他：「你是不是爲一個暗殺團做事？」

「……」

「你是不是暗殺團裏的殺手。」

方成眼睛望向窗外。

「我沒空跟你玩問答遊戲。」馬丁妮拔出手槍來，開了保險掣：「我問你一個問題，你回答了，沒事。如果你不答話，那末，我先把你的左耳尖打下來，然後是右耳尖，鼻尖，咀唇……」

「哼！」方成翻着白眼。

「第一，我問你，露芙是不是付錢給你們，叫你們把莫太太殺死？」

方成的眼珠子仍向上翻。

馬丁妮開了一槍，子彈擦過他左耳尖，他痛苦地叫起來。

「第二：張力是不是你們殺的，你們的顧主是誰？」

方成咬住下唇不說話。

馬丁妮又打傷他的右耳，現在他的兩隻耳朵都在滴血。

「第三：你們的組織多龐大，你們有很多殺手，是嗎？」馬丁妮用槍咀指住他的鼻尖。

「不要開槍，我說了，我完全說了！」

「你要說老實話，可不能騙我，不然的話……哼！」

「我眞正的姓名叫方百中，我不是殺手，也不是領導人物，我祇是一個聯絡員，帶着四名手下。」

「你是不是替一個暗殺團做事？」

「是的，我們的組織，專門幹謀殺工作。祇要有人肯付錢，我們就會依照顧主的要求去殺人。」

「莫太太，露芙，張力，王小川，韓亨利，李祖傑等都是你們暗殺團幹的？」小香問。

「露芙怎會找到你們？」

「是我們的行動組先找到她。他們千方百計打聽有關各個家庭，商行，工廠……所有的事情，當他們知道某人有麻煩，又有殺人的傾向，於是他們會交給他一張卡片，說是可以給他們解決困難，至於第二步就輪到我負責的聯絡組，我的組織就設在大家樂酒吧閣樓，酒吧老板，也是團裏的人。露芙決定殺死莫太太，於是就打電話給我，我爲了怕有人裝偷聽器，因此，從來不在酒吧的電話談公事，我叫露芙留下電話，於是我會去公衆電話亭打電話給露芙。露芙指明要我殺莫太太，我告訴她應付的費用，通常，我們要顧主先付一半定金，事情辦妥，再付其餘一半。」

「錢是你收的？」

「不是，我們的暗殺團是個龐大的組織，有很多部門，負責收錢的是財務組，負責殺人的是行動組，行動組裏有很多殺手。」

「首領呢？你們的首領是誰？」

「我不知道，在組織裏，我祇不過是個小人物，我沒有資格和首領見面。」

「那你們是糊糊塗塗，連爲誰工作都不知道。」

「我們雖然沒有見過首領，但是，我們每一組的頭頭，每個月一定開一次會議，主持會議的人，我們叫他洛先生。」

「當你們接到了生意的時候，和甚麼人接頭？」

「通知行動組。」

「把行動組的電話告訴我。」

「行動組分AB兩個部份，A組找生意，B組負責殺人。」

馬丁妮記下電話，她問：「洛先生住在那兒？」

「不知道，總探長，我的耳朵很痛，可不可以替我搽些止血藥水。」

「小香，料理他的傷口。」馬丁妮吩咐完又問：「你們每月在那兒開會？」

「藍花俱樂部的地下室，洛先生主持藍花俱樂部。」

「下一次會議在那一天？」

「今天是甚麼日子？」

「五月二十九日。」

「明天開會，每逢三十日開會。」

「各部門的頭頭都會到嗎？」

「會的！缺席會受處分。」

「很好，現在你回去。」

「我可以回去？」

「不過，你要替我們做兩件事，第一，替我們調查你們財務組的電話，第二，你要如常參加你們的頭頭會議。」

「不，我已經說得太多了，我不能再出賣組織，況且，我一出去，可能自己也有生命危險。」

「你可以放心出去，我把你帶到這兒來，沒有人看見，絕對不會有人懷疑你曾經和我們在一起。」

「可是，我出來已那麼久了，耳朵又受了傷……」

「你可以告訴你的人，你出來買報紙的時候，發覺有人跟踪你，你跟他打起來，弄傷了耳朵，不就行了！」

「妳的事，我還是辦不來。」

「你辦不來也得辦，這是命令，你想想，你已經落在我的手裏，我分分鐘可以把你送進牢裏，你是暗殺團的一份子，你們幹的兇殺事件，你們的罪名是謀殺，單憑這一點，你可以坐一輩子的牢。但是，假如你肯帮助我，你就算是立功了。我答應替你向法官求情，減輕你的刑期，並且，待你出獄後，我替你找一份工作。」

方成用懷疑的眼光望着她。

「我不會向你說教，也不會向你搬出一大番道理，不過，你自己應該明白，有一份正當工作，做一個正常人，總比現在偷偷摸摸，提心吊膽好得多。」

「你眞的肯帮忙？」

「你應該對我有信心。」

「如果我找到財務組的電話，我怎樣通知你？」

「你祇要打電話給韋占美探長就行了！不過，我必須在你明日開會之前知道，你辦得到嗎？」

「盡我所能。祇要電話就够了？」

「當然最好有他們的地址，不過有了電話，我們很容易把他們找到。」

「好吧！我答應你。」

馬丁妮立刻給他鬆綁，他忽然問：「我的眼鏡呢？」

「在你的口袋裏。」

他立刻把眼鏡戴上。

「小香，帶他由安全的地方出去。」

方成跟着小香，走到門口，馬丁妮說：「方百中，你可不能半途改變主意，因爲，我在你的皮膚裏裝上了傳聲器，無論你逃到哪兒，我都知道。」

「甚麼？你在我的皮膚裏裝了怪東西？」

他吃驚地叫着。

「不用擔心，等事情完了，我會替你把那怪東西拿出來。由這一刻開始，我會派人日夜把你保護，你放心去吧！」

方成無可奈何的走了。

一會，小香回來，她問：「你眞的在他皮膚下面裝了傳聲器？」

「別傻了！我那有時間替他施手術？我祇不過在他的眼鏡框內裝了一個袖珍追踪儀。」

馬丁妮說：「我們明天一起動手，把他們一網成擒。」

「包括首領？」

「我認爲那首領是個神秘而又藝高人膽大的人物，我不相信我們會那樣容易得到他，不過祇要捉住姓洛的，事情就會有一綫曙光。」

「假如姓洛的死不招供？」

「對付恐怖份子，我們用恐怖手法，我不怕他不招供。現在我來分配一下工作：行動組的A部門由你負責，B部門交給韋占美，財務組史警長可以應付，至於聯絡組那幾個人，可以交給附近的警署負責。」

「藍花夜總會地下室的頭頭會議？」

「當然由我處理。不過，在時間方面，一定要配合得天衣無縫，才可以一網打盡……」

× × ×

馬丁妮乘坐她的第三號車，直駛入藍花夜總會的地下室停車場。

繞過整個停車場，沒有可疑之處，突然，她看見停車場的右端，有一條很闊的通道，她把汽車駛前去。

驀地，有兩個人走出來，他們拿着照明燈，擋住馬丁妮車子的去路。

馬丁妮把車停了下來，但是，她並沒有熄火。

其中一個人走過來，敲着汽車玻璃窗：「喂！你把車子駛進來幹甚麼？」

「泊車啊！這兒不是停車場嗎？」

「要泊車泊在前面，這兒是禁區。」

「禁區？是甚麼意思？我偏要泊這兒，看你們把我怎樣？」馬丁妮把車子一轉呔盤，汽車旋轉九十度，橫放着幾乎佔去了整條通道。

「豈有此理，好狗不擋路，我們把她的汽車拆了！」

四個人一齊上，其中兩個用照明燈敲馬丁妮汽車的擋風玻璃，另外兩個人用鐵枝大力打汽車的車身。

可是，汽車竟然絲毫未受損壞。

四個人面面相睹，都感到奇怪。突然，馬丁妮熄了火，汽車的車頂開了一個小天窗，馬丁妮由車裏彈跳起來，她站在車頂上，像一個巨人。

四個歹徒膽子雖然不小，可是看見突然而來的事情，也不由得心內一寒。

馬丁妮跳下來，雙腿展開成一字形，拍拍兩聲，踢中兩個人的脖子。其中一個手握鐵枝在她腦後一揮，馬丁妮頭一側，反手抓住那個人的鐵枝，透過鐵枝借力，馬丁妮的右手轉了兩下，然後把鐵枝一拋，那人失去了平衡，打了一個後翻，後腦碰在地上，爬不起來。

剩下的那一個拿着鐵枝轉身便走，馬丁妮騰空跳躍飛落在他的前面，劈拍劈拍，打得他滿天星斗，馬丁妮把他壓到牆邊，用兩隻手乂住他的喉部。

他想叫，可是叫不出聲。

馬丁妮撥開外衣，在腰上撕下一塊膠布，貼住他的咀巴。

馬丁妮壓着聲音說：「我問你的話，你知道就點頭懂嗎？」

他毫無表示。

「姓洛的是不是在裏面開會。」

他不點頭也不搖頭。

馬丁妮用那乂着他喉部的手指輕輕提了一下，他痛得唔呀地叫，同時不斷的點頭。

「姓洛的和他的人，是不是在那條甬道末端的牆後面開會？」

他點頭。

「那幅牆可以開動的?」

他點頭。

「你會開那幅牆?」馬丁妮問:「你肯帶我進去?」

他不斷點頭。

馬丁妮放開手指，他鬆了一口氣，馬丁妮用手銬反鎖他的雙手。

那時候，駛進來兩部房車，有好幾個便衣警探走過來。

馬丁妮輕聲向他們叮嚀。

在地下室主持會議的洛史德，他耳朶特別靈，他忽然說:「我好像聽見外面有聲音。」

「外面是停車場。」方成說:「車來車往，當然有聲音。」

「那種聲音有點特別，好像有人在打架。」洛史德指揮站在他身後的隨身保鏢:「你去看看，叫他們靜一點。最近風聲緊，首領囑咐大家提高警惕。」

馬丁妮正帶着那打手走過去，叫他開動牆上的機關掣，忽地她看見那幅牆有輕微的旋動，馬丁妮一揮手，所有的便衣躲往一角，馬丁妮拉着那打手緊靠另一幅牆。

一個大個子走出來，四處張望，他邊看邊說:「奇怪，那些人都去了哪兒?」

突然，馬丁妮像一隻森林裏的兀鷹，從他後面直撲過去，他後腰頭背，全中了手刀和脚刀。

大個子倒下去，馬丁妮迅速回轉身，抓住那打手，從新把他帶到機關掣前。

那打手本來想逃，可是馬丁妮比他快，他逃不掉。

馬丁妮看見牆邊有一個小小的旋轉盤，上面有四十五，九十，一百八十和三百六十四個號碼?

「那一個是開?」馬丁妮指點着:「這個，這個?呀!是三百六十。」

馬丁妮手一揮，幾個携槍的便衣全站到她身後，馬丁妮把旋盤轉向三百六十，那幅牆果然慢慢轉開了。

馬丁妮向那打手做了一個手勢，他點了點頭。

馬丁妮輕輕推開門，然後立刻閃身貼靠門邊，洛史德站起來，看見門口空空如也，不禁一陣納悶。

馬丁妮利用那打手掩護她衝進去，除了方成和洛史德，每一個人都拔出手槍來，而便衣探員也衝進來，可憐那毫無反抗能力的打手已身中數槍。

探員和對方都找到有利位置，一面掩護自己一面開火，洛史德右手拿槍，左手按下他椅子上的一個暗鈕，他身後的那幅牆分開來，洛史德立刻往裏逃，馬丁妮跳上會議長桌，臥着打了幾個側滾翻，立刻緊隨洛史德追了進去。

裏面是一條不大的隧道，雖然有昏暗的黃燈却很迷濛，馬丁妮簡直看不見洛史德。

外面仍在槍戰，死傷難免，因此，馬丁妮絕不能讓史洛德逃掉，可是，她對這隧道完全不熟識，又看不見洛史德形勢實在對她不利。

最遺憾的是方成沒有告訴她有這麼一條隧道，其實，可能連方成也不知道，出口在那兒?事前沒有派人守住出口很可能會被他逃脫。

他在哪兒?是否已逃之夭夭?爲甚麼一點聲音也沒有?

馬丁妮有點徬徨，捉不到洛史德，就沒有辦法找到首領，於是，前功盡廢。

倏地，馬丁妮的手碰到她掛在皮帶上的一樣東西。

眼鏡，夜光眼鏡，她每一次晚上出外辦案，小香都會爲她把眼鏡掛在皮帶上，以便她在黑夜裏工作。

她剛才怎樣忘了，也許太緊張，她連忙戴上眼鏡，立刻她像一隻黑夜裏的野貓，眼前本來昏黑一片，現在已光亮起來。

她看見洛史德正緊靠着牆，很輕，很輕，很小心的一步一步移過去。馬丁妮也看到遠處有一綫光。洛史德離開她好遠，都很接近出口，如果沒有這個夜光眼鏡，一定會被他逃掉。

雖然馬丁妮已看到了他，可是，她不能開槍，因爲馬丁妮拿的是短槍，洛史德在她射程之外，要是馬丁妮向前追，洛史德看見她，一定會向她開槍。範圍那麼小，彼此駁火，雙方都會受傷，馬丁妮到底是女超人，可不是鋼鐵人，她也會受傷，也會死。

長槍!對了，有長槍可以射擊遠距離的目的物，她翻着口袋，找出了一截器械套在短槍柄上，又套了兩截進槍咀，再加套一個瞄準器，很快，馬丁妮的短槍已變了長槍。

馬丁妮蹲下來，瞄準他握槍的右手，砰的一聲去，呀的一響回聲來，洛史德的手槍掉在地上，他拚命的跑。

馬丁妮飛躍向前，她的身輕得像棉絮，祇不過三十秒，馬丁妮已經追到他，一手抓住他的衣領，另一手戳向他的「腮角穴」，他被點中穴道，立即暈倒。

她像牽綿羊似的把他牽出去。

會議室內的槍戰已停止，歹徒三死五傷，探員也略有傷亡。

方成一直沒有拔槍，他已被一探員看管。

馬丁妮走到他的面前，淡淡一笑，道:「謝謝!」

除了洛史德，所有的歹徒都被帶回警局。

至於洛史德，馬丁妮爲了找到暗殺團的主腦，因此，她決定帶洛史德回家。用她的恐怖手法審訊。

她曾經說過，對付恐怖份子，應該用恐怖手法，這是以毒攻毒。

可是，她的辦法行嗎?洛史德會否招供嗎?他又是否眞的知道誰是首領?

馬丁妮不敢確定，不過，無論如何，洛史德是個重要人物，同時，也是一條主要綫索!

馬丁妮把他抛進車廂，她帶着無限的希望，開車離開藍花夜總會。

現在，離開戴局長的限期，祇有二十小時了。

馬丁妮由化驗室拿出一杯粉紅色的藥水，遞到洛史德的面前。

「把它喝下去。」

「不!」洛史德側過了頭。

「你這個人，骨頭倒很硬，問你話，你不答。現在請你飲這杯『迷幻仙境』，你又不肯喝，好，你不喝，我餵你。」

馬丁妮把杯交給小香，她用手夾住洛史德的鼻子，洛史德透不過氣，張開嘴巴，馬丁妮便把藥水直灌進他的嘴裏。

「味道不錯吧!現在，我要請你去看電影。」馬丁妮把洛史德拉進一個小小的電影室，室內面積不大，銀幕却很大，馬丁妮把洛史德綁在一張鐵椅裏。他的手，脚，身體都不能隨意活動，祇能面對銀幕。

馬丁妮關上燈，室內漆黑一片，然後，她開動了活動放影機，和身歷聲四聲道立體音响組合，於是，銀幕上那恐怖得令人作嘔的鬼怪片便立刻有聲有色。

馬丁妮和小香走出去，馬丁妮伸一伸腿，小香送給她一杯咖啡。

「波士，你剛才給洛史德喝的士多庇利奶昔，名叫迷幻仙境。他現在一定如處身於仙境中，享受得飄飄然。」

「剛巧相反，其實，應該稱之謂『迷幻魔

域』，洛史德喝了我的藥水，看了銀幕上的畫面，加上四週傳來的聲音，他就好像眞的被鬼怪包圍一樣，他會感到極度驚駭，本來他可以閉上眼睛不看，但藥水在他的體內作怪，他會在不能自制的情況下，和鬼魅在一起。他不想看，但又非看不可，那眞是很痛苦的事。」

「他抵受得了嗎?」

「藥水裏的份量，是根據他的體質調配的，他勉强可以捱一些時候。對了!你剛才說是士多庇利奶昔，你要不要也來一杯。」

「謝謝波士，謝謝!」小香嚇得打躬作揖:「那迷幻魔域，是不是你兩個月前實驗的藥水?」

「不錯，正好拿他作試驗，如果他眞的受驚了，就證明我已經成功。」

「你聽，洛史德在叫，聲音多慘。」

「他大概是受驚了!」馬丁妮說:「我們有測謊機，也有催眠招供針，可是，我覺得那還是不够的，因爲有些人意志特別堅强，有些人受過特殊訓練，他們腦海裏早就安排了一套根深蒂固的假話，就算我們用測謊機，或是注射招供針，結果得到的全是假情報。現在我採用這種方法，在極度震驚之下會摧殘了他的堅强意志。」

「那豈不是迫人招供的靈藥仙丹?」

「我不會隨便用這種藥水，因爲製造和調配這種藥水的時間和金錢，非你所能想像。」

「咦!爲甚麼裏面突然沒有聲音?」

「他大概是嚇暈了，我們去看看。」

走進電影室。開了燈，關上放影機和音响機。

史德的頭垂下胸前，他果然暈了過去。

他的臉，發出青光。

他的嘴，像塗上了深紫色的油彩。

「他，不是死了吧?」小香也有點心怯。

「他祇是暈了，把他扶出去。」

把洛史德放在一張枕椅裏，馬丁妮在他臉上澆了一杯冰水。

洛史德抖顫着醒過來，他不斷的呼叫道:「不要，不要走過來，你們這班鬼，走開，走開!」

「洛史德!」

「不要碰我，不要碰我……」

「你瞪大眼睛看淸楚，我是馬丁妮。」

他定一定神，到處張望:「這兒不是電影院嗎?」

「裏面的滋味不好受吧!」

「太可怕!」洛史德用力搖頭。

「現在，總可以和我們合作了吧?」

「你要我怎樣做?」

「祇要告訴我們，暗殺團的首腦是誰?」

「我不知道，總探長，我求求你饒了我，我實在不知道。」

「我不相信你的話，你不是傻瓜，你不會連跟誰工作都不知道。」

「我從未見過他，我可以發誓。」

「也許，你眞的從未見過他，但是，有關他的事，你不會完全不知道。」

「我實在一無所知，就算我知道了，我也不能說。」

「因爲你會受恐嚇，你怕一露面就給他幹掉，是嗎?假如你眞的爲了這個理由，那很容易辦，我把你放進監獄，你不露面，他就不可能傷害你!」

「他會派人到監獄把我殺掉。」

「我爲你準備一個特別監獄，絕對沒有人可以接近你，而且，我會日夜派人守衛，直到那頭子落案爲止，怎樣?成交了!」

「不，我實在無話可說。」

「好，好，那我會再請你飲一杯『迷幻仙境』，然後，放影一套更恐怖的電影，給你欣賞……」

「不，不要……」洛史德拉住馬丁妮:「我請求你不要，我會發神經的，我受不住。」

「祇要你合作，我不會難爲你。」

「我眞的不知道誰是首領，但是，我願意把我所知道的全說出來。」

「好!我接受。」馬丁妮點一下頭，「你等會兒。」

小香緊盯他。一會，馬丁妮拿來一杯奶白色的飲料，她柔聲說:「喝下它吧!」

「不，總探長，求你不要再折磨我，我已經答應合作，你還不肯放過我?」

「這不是迷幻仙境，這是另一種藥，你喝了，精神會好一點，這不單祇對你無害，而且有益。」

「是不是迷幻仙境的解藥?」

「差不多吧!相信我，把它喝了，然後把你所知道的慢慢告訴我。」馬丁妮凝視他:「你必須信任我!」

洛史德終於喝下了那杯像牛奶的飲料，他用手背抹一下嘴，嘆了一口氣。

馬丁妮遞給他一枝小呂宋，問道:「怎樣?是不是舒服了些?」

「舒服多了!」洛史德接過了烟，吸了一口:「謝謝!唉!我應該從五年前開始說起;那一年，我加入鳳凰城一個黑社會，組織的頭子，我們叫他大哥，本來，我是一名普通打手，由於我聰明，能幹，又有人緣，因此，得到組織裏幾個頭頭賞識，不到一年，我由普通打手，成爲大哥的親信保鏢。又過了一年，我因爲得到大哥的歡心，升我爲組織中的第二號人物，那時候，我可眞耀武揚威。另一方面，在情場上，我也打了一場勝仗，因爲大哥有一個獨生女兒，十分美麗，我和組織中的老三都追求她。不過小姐是較爲喜歡我。不幸的是，大哥雖然是個黑社會頭子，可是，他却要女兒嫁一個安份守己的正人君子。他知道我和老三追求小姐。他立刻把老三驅逐，而我，祇不過受了他一頓教訓，他要我從此和小姐斷絕來往。當時，我在他的嚴威下，答應了。」

「可是，你根本無意放棄那位小姐。」

「是的，我們仍然暗中來往。一直到兩年前，我和小姐的事，終於被老頭子知道，他把我禁錮起來，要依照會規來處罰我，那天晚上，小姐來救我，於是，我們就偷偷私奔，離開幫會。我們躲在一間小公寓裏，完全不敢露面，因爲，老頭子在鳳凰城的勢力很大，如果我不小心，被他抓回去，一定會送死。」

「那位小姐，是不是你現在的太太?」馬丁妮問:「她很漂亮!」

「你見過他?」

「我怕你現在的首領會對你的家人不利，我已經把你的太太和兒子，送到安全地方!」

「總探長，你想得眞週到，我感謝你!」他臉上露出了第一個笑容:「祇要我的妻子和兒子平安，我就安心了，我決定盡我所能，把我知道的一切告訴妳。」

「你是怎樣和暗殺團的首領認識?」

「我眞的從未見過他。」洛史德認眞的說:「當我和太太躲在小酒店裏的一晚，我接到一個電話，電話裏有人告訴我，我將會收到一封信，叫我小心。」

「信?」小香側着頭，充滿好奇。

「第二天，酒店的管理員交給我一封信，我拆開信一看，見到兩張到這兒來的飛機票，另外還有一些鈔票和一條鎖匙。鎖匙上，寫着藍花夜總會的地址。當天晚上，我立刻和妻子乘飛機到這兒來。根據地址找到了藍花夜總會，我記得，是一位老頭子接見我的。他說，他

要退休了，依照K先生的吩咐，由我來主理夜總會，於是，我搖身一變，就成了藍花夜總會的老板。」

「波士，那位老頭子一定認識K先生，祇要找到那老頭子，就可知道K先生在哪兒？」

「那位老人家叫甚麼名字？」

「他吩咐我叫他福伯，這個人很神秘，連在藍花夜總會做了五年調酒師傅的羅拔，也不知道福伯的爲人，甚至連他住在哪兒都沒有人知道，自從我接任後，福伯更消聲匿跡。」

「完全沒有他的消息？」

「他可能已到了別處，也可能仍然留在這兒！」

「你總認得出他的樣子吧？」馬丁妮問。

「認得！白頭髮，白眉毛，白鬍子，戴帽，戴黑眼鏡——」洛史德搖一下頭：「根本沒有辦法看到他的眞面目，他臉上長了太多的白鬚。」

「他很可能就是暗殺團首領。」馬丁妮說：「他化了裝，無非想掩飾自己眞正身份。」

「想起來就奇怪，他把自己封得密密的，還戴了手套。照道理，他年紀那麼大，肩膊不會那麼闊，腰不會那麼直，他的身材和年紀不相稱。」

「難道你當時一點也不懷疑？」

「我和妻子在鳳凰城的日子，又窮又苦，人頹了，也糊塗了，一旦做了夜總會的老板，高興得發瘋，還來得及懷疑別人？」

「以後你怎樣和你的波士聯絡？」

「大約過了一個月，我寫字枱上的電話鈴響了，電話裏的人告訴我，他是K先生。他說，我寫字樓的左面書櫃後有一個密室，叫我立刻去見他。」

「K先生聲音和福伯的聲音是否一樣？」

「不一樣，福伯說話含糊，他好像一直把一顆青欖含在嘴裏。」洛史德按熄了香烟說：「我依照他的話，搬開書架第三格的書，果然看見一個按鈕，祇要按一下鈕掣，書櫃就會移開，裏面是一個很大的，白色的密室。」

「裏面有些什麼？」

「密室雖然大，可是除了一張巨型白色書枱，書枱上就祇有一個沒有轉盤，沒有號碼按鈕的白色電話。我正在發呆，電話鈴響了，我連忙拿起電話，K先生在電話裏叮囑我每日下午三點鐘，要到密室一次，聽候他的命令，由那天開始，我和K先生就用這個方法聯絡，在他的指示下，我們在半年之內，組織了一個完整的暗殺團。」

「你們所幹的都是殺人工作，是不是殺一個人，都先要徵求他的同意？」

「當然。我們接下一單生意，我就要向他報告，價錢由他決定，用那一種手法殺人，他都會在電話裏親自指示。」

「你們殺人的代價是各不相同？」

「分別很大，殺韓亨利，我們收顧主十萬元，殺莫太太，我們祇收一萬。」

「是誰主使你們殺韓亨利的？」

「近半年來，我們殺了許多人，是誰主使殺死韓亨利，我一時想不起來，因爲每殺一個人，由開始到結束，我必須做一份報告給K先生，而這些報告，全部由K先生保管，唔！我想起來了，主使殺韓亨利的人，是匿名的，他付的十萬元，直接放入保險箱。」

「保險箱？」

「在國家銀行，我們開了好幾個保險箱，我把每天的收入，文件，全部放進保險箱。」

「你們殺人所賺的錢全部要交給K先生？那你們整個暗殺團的開銷由誰負責？」

「由藍花夜總會的盈利支持整個團體。」

「藍花夜總會賺大錢？」

「一直在賺錢。我們不單止讓客人跳舞，喝酒，裏面還設有賭場和色情架步。不過警方一直查不出來，就以爲我們在幹正當生意。」

「那些賭場和色情架步，一定是藏在地下室或者密室裏？」

「不錯！藍花夜總會密室很多，這大概是K先生精心設計。」

「這個K先生，看樣子很有頭腦，而且十分能幹。」

「他相當精明。而且他似乎料事如神。前幾天，他已經通知我要當心你這個總探長，可惜，我還是逃不掉。」

「你對於這個神秘的老板，難道沒有半點好奇心？完全不想去偵查他的事？」

「我偵查過了！我認爲密室那個電話大有文章，而且，我知道電話地綫不是通到電話公司，於是我就去找那條地綫，祇要找到電話綫的另一端，就可以知道K先生在哪兒。」

「你找到了沒有？」

「沒有，我半夜掘地，不到一丈，就給人擊暈了。第二天，K先生在電話裏罵了我一頓，他警告我，從此後，不准偵查他的事，更不准向任何人提及他。否則他會殺死我全家。」

「所以，你剛才死也不肯招供。」

「我是怕連累妻兒，其實，岳丈的想法很對，我太太應該嫁一個好人，現在我已成階下囚，叫他倆母子怎樣過？」

「祇要你肯合作，我會盡力幫助你，除了K先生的聲音，你一無所知？」

「是的，我甚至從未見過他的親筆字，不過……」洛史德低頭沉思：「我認爲可以從他的聲音着手調查。」

「你有什麼新發現？」

「我發覺K先生的聲音，很像一個人。」

「誰？」

「白德望！」

「億萬富翁，大慈善家——白德望。」

「不錯，他和K先生的聲音很相似。」

「百份之一百？」

「百份之五十，因爲K先生在電話裏的聲音好像加上隔聲器。不過他的語調，用詞，字眼，快慢，和白德望都很相似。」

「唔，這是一條好綫索！洛先生，我們今天的談話，到此爲止，你也該休息！」馬丁妮說：「小香，打電話給特警組的馮隊長，叫他派幾個特警護送洛先生去特別監獄休息，好好看待。」

「總探長，我有一件事請求你！」

「請說吧！」

「我這一次被捕，不知那一天才能重見天日，我想你把我的太太和兒子，送回鳳凰城我岳丈家。」

「現在尊夫人和令郎不方便露面，等K先生落網，我一定爲你効勞！」

「謝謝你，總探長……」

馬丁妮在電腦資料室裏找資料，忙得團團的轉，小香走進來，馬丁妮說：「我們這兒的資料不够，你立刻和韋占美通電話，叫他去國際情報局找尋有關白德望的資料。」

「波士，現在已經是深夜五點鐘。」

「我不管現在是甚麼時候，我辦案是不分日夜的，祇要有工作就去做。」

「恐怕，韋探長已經睡覺了！」

「叫他醒來呀！」馬丁妮大聲咆吼：「我祇有十六小時，你知道嗎？」

小香慌忙往外逃，馬丁妮發起脾氣來，簡直像隻野豹。

八點鐘，韋占美匆匆趕來。

「這是白德望的資料，這是范良的資料，國際情報組剛送到的，他們辦事眞快速。」



馬丁妮剛上車便被一大漢用手帕掩住口鼻。

「怎麼來了兩個人的資料？」

「這是白德望，這是范良。」

馬丁妮看了看范良的相片，他除了年靑些，沒有長鬍子，鬢邊少了兩條白髮，簡直和白德望一模一樣：「他們很相似。」

「最妙的是，白德望祇有近五年的資料，五年前，他彷彿還未生存在這個世界上，而范良，五年前就失了踪，兩個人一前一後，一得一失，十分玄妙。」

「他們可能就是同一個人。」

「不會，因爲指紋完全不同。」

「指紋？」

「這是白德望的指紋這是范良的指紋。」

「小香把那個立體凹凸透視鏡拿給我。」

「又有新發現？」

「獨門的，你們指紋部也沒有。」馬丁妮接過透視鏡，看了一會，她說：「范良的指紋是假的。」

「假的！」

「你看，這是范良的指紋，紋與紋的空白間，特別乾枯低陷。」

「那是甚麼原因？」

「范良的手指經過植皮。」

「那顯示他要隱藏他自己的指紋？」韋占美說：「既然指紋做了手脚，范良極有可能就是白德望。」

「不錯，此人疑點極多，小香，替我打電話到白公館，說我今晨要拜訪白德望先生。」

孤身冒險　勇擒罪魁

白德望不愧爲億萬大富豪，他的房子規範大，有氣派，而且美奐美輪。

馬丁妮駕着她那火箭式汽車前往，到大門口，大鐵門自動開啓，現在很多人採用這種電動門。裏面有一條光滑的石子路，馬丁妮在石子路慢慢的開車，一面觀察四周的環境。

馬丁妮把車停在屋子前，一個穿制服的男管家很有禮貌的跑下台階歡迎。

「我是馬丁妮，你們主人在嗎？」

「他早已在露台恭候，請！」

馬丁妮走進屋子，再繞出露台，他看見一個中年紳士，坐在一張太陽桌下。

他看見馬丁妮忙站起來：「是總探長？」

「馬丁妮！」

他伸出手和馬丁妮相握，他一陣開心的笑：「呵！呵！我還以爲總探長是個雄糾糾的武夫，原來是個嬌滴滴的美人，請坐。」

馬丁妮坐下來，打量他說：「假如你和我交手，你就不會再說我嬌滴滴。」

「交手？」他攤開兩臂。「我不明白。」

「我是說打架！」

「打架？」他又在笑：「我除了會打高爾夫球，甚麼都不會打。」

「連開槍都不會？」

「假如一定要我學，我相信不難學，不過，我從未試過開槍，對於舞刀弄槍的事，我不大感興趣，我是個相當內向的人。總探長，吃過早餐沒有？」

「還沒有。」

「我們一起吃早餐好不好？」

馬丁妮點一下頭。她環視四周：「這麼大的一間屋子，就祇有你一個人住？」

「還有我太太，傭人和保鏢——最近治安不大好，我請了幾個年靑人保護我。」

「現在很多富戶人家都請了保鏢。」不一會早餐由幾個穿白制服的男僕送上來：「白先生，我今天來，想向你打聽一個人。」

「我最喜歡和政府合作，你告訴我，你要找的人是誰？」

「K先生。」

「K先生？」他平靜的搖一下頭：「這個人沒名沒姓，很難查。」

「可是洛史德說你認識他。」

「他說謊，一個罪犯的話你怎能相信？」

「奇怪，洛史德是昨晚才被捕的，在昨晚之前根本沒有人知道他犯法，你怎會知道？」

「看報紙。」白德望輕輕把一份報紙遞到馬丁妮的面前：「這是今天的早報。」

馬丁妮佩服他的演技，說：「你認識洛史德嗎？」

「認識。他是藍花夜總會的老板，想不到他一表斯文，竟然是個匪首。」

「他並不是匪首，匪首另有其人。」

「啊！那是誰？這人一定很可怕。」

馬丁妮道：「我已經掌握了不少證據，你想不想知道？」

「我這個人好奇心很重，他是誰？」

「他就是我向你打聽的兩個人：K先生和范良。」

「范良？」他輕輕放下义子，沒有震驚，祇有輕微的不安：「他又是誰？」

「他是H城一個黑社會頭子，五年前已經失踪，最有興趣的是他和你長得一模一樣。」

「有這回事？我好像和一切罪案有關。」

「我懷疑福伯，K先生，范良，根本就是同一個人，雖然他化了裝，食指也植過皮，但是仍然逃不過我的眼睛。」

「總探長，你很精明知道不少事。」

「暗殺團的首領比我精明，不過，邪不能勝正，我相信，我一定能把他找出來，他會敗在我的手下。」

「你很有信心，很有把握！」

「案件落在我的手裏，應該由我去了結，我不會被一朶含毒的玫瑰，一綑炸藥，一次槍擊就嚇到。綫索全掌握了，誰是眞兇，我也一

目了然，現在，就祇差證據。」

「祝你成功！」白德望若無其事：「今晚我家裏開晚會，我希望你能參加，賞面嗎？」

馬丁妮打量四周：「如我有空我會來！」

× × ×

「波士，你眞要參加白德望的餐舞會？」

「不錯，白德望是老狐狸，要套他的話不容易。」馬丁妮檢點着東西，他把鎖匙，鋼筆，髮針，指環，手錶，頸鍊……全放在身上：「洛史德說過，暗殺團所有的文件都由K先生保管，祇要在白德望家裏找到那些文件，就可以證明他是暗殺團的首領。」

「你帶了那麼多武器，就是借參加舞會爲名，到白家大搜索？」

馬丁妮拿出兩個小型打火機，她把其中一個交給小香。「把方向儀感應器放近雷達方位指示盤，你可以知道我在何處。」

「你不是在白家嗎？」

「世事難預料，你最好叫韋占美通知特警組，今晚加倍提防，可能會隨時出動。對了！韋占美有甚麼消息？」

「他去過藍花夜總會，他說那個密室沒有電話，沒有辦公桌，裏面空空如也。」

「K先生的消息倒很靈通，電話綫的綫索又斷了。國家銀行的保險箱怎樣？」

「他們說洛史德是開了幾個保險箱，但是他們的客戶當中，沒有K先生和白德望。」

「那不重要，其實開保險箱是很平常的事，誰都可以租用一個。」

「可是，洛史德放進保險箱的錢由誰去領取？」

「由有鎖匙的那個人。通常一個保險箱都有兩條鎖匙，那就是說，除了洛史德，K先生的人也可以開保險箱。」

「但是，我問過銀行保險庫的管理人，他沒有見過白德望。」

「不一定白德望親自去領取，何況，他還可以化裝，更何況，保險庫不是祇有一個管理員，也許，他們已買通了其中一個，再說：可能K先生根本不是白德望。」

「嘿！白費心機。」

「傻豬！我叫你查那一間建築公司負責與建白德望的房子，你查到了沒有。」

「嗨！波士，我差點忘記告訴你，保建建築公司的老板告訴我，白德望四年前一共興建了兩間房子。」

「另外一間在那兒？」

「他說不知道，他知道收錢，那兩項工程，完全由一個姓顧的工程師負責。」

「立刻把顧工程師請來。」

「他三年前死了。」

「給人謀殺？」

「是心臟病死的！」

「兩間工程的建築圖呢？」

「一向由顧工程師保管，他死後，兩幅工程圖也就不了了之。」

「兩項大工程，不可能祇有一個工程師負責，應該還有別人，小香，你快去調查，這很重要。」

「波士，那建築公司的老板還告訴我，顧工程師是個天才，他最擅長建築機關密室。」

「藍花夜總會是不是由保建建築公司建造的？」

「我沒有問。」

「你這笨蛋！現在已經七點鐘，我沒有時間再去查，你叫韋占美去那老板家裏一次！」

「我呢？」

「你留在家裏，和我保持密切聯絡……」

當馬丁妮到達白家的時候，白家來了不少賓客，汽車擺得滿滿的，她祇能把汽車停在花園一角。

走進屋子，白德望和他的年青新婚妻子親自歡迎，他還把馬丁妮介紹很多非富則貴的客人。

「楊法官你認識吧！」白德望問馬丁妮：「他是本市資歷最深的法官。」

「而且德高望重！」馬丁妮向一個年老長者伸出了手：「你好嗎？楊法官。」

「丁妮，你也來了？你不是在辦案嗎？怎麼有空？」楊法官慈愛地拍着她的手背。

「那是我的光榮，所以我今晚特別高興。」白德望穿着晚禮服，神采飛揚：「太太，你招呼楊法官，那邊有朋友想見見總探長……」

馬丁妮跟着白德望到處跑，忽然，他把馬丁妮帶到一個人的面前，那人打量着她，吸口烟，把烟霧噴在她的臉上。

馬丁妮嗆咳了一下，那人轉身便走，白德望說：「那人眞沒禮貌。」

「他是誰？」

「我根本不認識他！」

「你連自己的客人都不認識？」

「他不是我要請的客人，也許，他跟隨我的朋友來。」

忽然，馬丁妮感到頭昏眼花，呼吸困難，她撫着額角，極力睜着眼睛。

「總探長，你怎樣了？」

「我有點不舒服，也許這兒人多，我想出去走走，吸口新鮮空氣。」

「怎麼？你一來了就要走？」

「不，我……」她有點作悶，說話困難。

「楊法官，你評評理，總探長來了不到半點鐘就要走！」白德望把她牽到楊法官的面前：「要走，也得等到吃過晚餐啊！」

「丁妮，你就多留一會兒！」楊法官是個很好的老人。

「楊法官，我祇是想出去……」

「她就是耍走！」白德望搶着說。

「她最近在辦案，很忙，也許她眞的沒有時間。」

「既然楊法官說情，我也沒有辦法，好吧！今晚我放你走，不過，下星期我太太生日，你可不能不來！」

「我出去走走，我會……回來！」

「算了，我答應不怪你的，太太，楊法官，我們一起送總探長出去，好嗎？」白德望又扶又拖，走得很快，楊法官年紀大跟在後面。

馬丁妮知道不對勁，但是，她實在不舒服，而且白德望又拖得她太快，不一會，已走出屋子的前階，白德望大聲說：「總探長，我送你上車！」

馬丁妮瞪眼一看，她的汽車竟然在台階的下面，她記得她的汽車泊得很僻，而且遠離房子，她正在糊塗，白德望開了車門，推她上車，在她呼叫之前，突然車座之旁，有人用手帕掩住她的口鼻，她吸一口氣，昏迷過去。

那人把她身體向下一按，汽車隨即開走。

白德望對剛趕及出來的楊法官說：「總探長眞是快人快事，說走就走，看！她的汽車開得眞快。」

「她最近很忙。」楊法官看着馬丁妮汽車的尾巴說：「她可能又接到新任務。」

「一個女孩子，跑來跑去眞辛苦。」

「你別瞧她是女孩子。」楊法官讚賞的說：「他比男孩子還要强。」

「是的！」白德望微笑點頭：「她非常能幹！」

× × ×

也不知道身旁開車的人在手帕裏下了甚麼藥，總之，藥性很濃，幸而，馬丁妮體質有異於常人，半路上，她已經醒過來了。

那是一件很危險的事，假如，白德望要殺死她，現在，她恐怕已經魂歸天國。

她張開眼睛，發覺自己仍在車內，身邊有一個男人在駕駛她的汽車。

他們沒有殺死她，爲甚麼？她望出窗外，祇見野外茫茫一片，顯然，他要帶她到某一處地方？會到那兒，白德望將會如何處置她。

假如，她現在把那駕車的人打倒，自己搶回汽車駕駛回家，那是易如反掌，但是，結果又會有甚麼好處？難道今晚就白跑一趟？

白德望請她參加舞會，拉他去見楊法官，那向他噴烟的人，對了，馬丁妮所以感到不舒服，完全是那一口烟。後來白德望硬拉着她，說她要走，她的汽車由花園一角駛到屋子前面，車上埋伏的人，完全是白德望事前安排好的計劃，他到底要玩甚麼把戲，要把她送到那裏去？假如她能沉住氣，忍耐點，也許會有意料不到的收穫。

馬丁妮立刻靜止身體的活動，把眼睛閤上來祇開了一條縫，假裝仍然昏迷未醒的樣子。

突然汽車慢駛下來，馬丁妮小心的向前一望，前面是一塊大空地，空地的右側，有一間兩層高的堡壘式的建築物。

馬丁妮內心一陣興奮，那難道就是白德望另外一間房子？

汽車終於停下來，有好幾個（數之不盡）壯男由堡壘跑上來，開了車門，把馬丁妮拖拉着出來。

「咦！她怎麼不動，她不是已經『釘』了吧？」

「她祇不過在睡覺！」那開車的走過來，「哈！手帕一按，她就睡過去了。」

「亞炳，你手帕裏放了些甚麼？」

「迷半天。」

「那是甚麼東西？喂！借些給我行嗎？」

「你要這些幹甚麼？」

「你知道啦！嘻……施施很難攪？……」

「啊！你想她迷半天，於是就爲所欲爲？」

亞炳嘿嘿的笑：「那是大哥的專有物，你想要，去問大哥。」

「喂！亞炳，你可千萬不要對大哥說，他這兩天心情不好，我不想當災。」

馬丁妮已經被拖進屋子，那兒燈光强烈，馬丁妮狠命緊閉眼睛，盡量多用耳朵，她聽見亞炳說：「這兒，這兒，大哥叮囑要她坐在這兒！你們用鐵鍊綁住她的手。喂！我是說鐵鍊，不是說鐵絲，大哥說，她力大如牛，非要小心提防不可，要是讓她跑了，我們準沒命！」

「哈！看她細皮白肉，漂漂亮亮的，眞不相信她是甚麼女超人。」

「這還差不多，我們包圍着她，等大哥回來。」

「大哥甚麼時候回來！」

「那要問二哥，大哥的事，祇有二哥才知道。」

那些男人，嘻嘻哈哈，在討論馬丁妮，他們說的話又粗又下流，馬丁妮相信他們就是大哥的打手，那大哥，百份之九十是白德望。

等大哥回來，也不知道大哥甚麼時候才回來，要她閉着眼睛裝睡覺，連脖子都僵了，實在難捱。

突然，有脚步聲，馬丁妮心裏高興，她想：大哥回來了。

「那總探長來了？」

奇怪，怎麼不是白德望的聲音？難道他不是K先生？

「來了！我們依照吩咐把她綁在這兒。」

「這女孩子好年青，好漂亮。」馬丁妮感到有一隻手掌在她臉上撫摸，馬丁妮最恨人家毛手毛脚，她眞想一脚把他踢開。

「二哥，她眞的是個難得的美人。」亞炳說：「我看你的女朋友當中，算她最美。」

「皮膚好滑！她眞的美得出奇。」

「索性叫大哥把她賞給你！」

「唉！」那叫二哥的嘆了一口氣：「這樣漂亮的女孩子，要是死了那多可惜？我眞想把她據爲己有，我要她活下去！」

「那容易，大哥最喜歡你，祇要你向他求情，他一定會把這個女孩子送給你！」

「這個恐怕不容易，她是大哥的死對頭，除非……」

馬丁妮心裏閃着念頭：原來他是老二，這個人大概是自命風流多情種。馬丁妮自感處境危險，而且孤立無援，假如有一個人可以讓她利用，那末，她就等於多了一隻手，她想，現在該是她利用女性的時候，於是，她徐徐張開眼睛，正碰上一個男人低頭看她。

「噢！好美的眼睛！」他的手停在她的臉上。他被迷住了，馬丁妮嬌嬌的，輕輕的說：「你好英俊，你是誰？」

二哥彎了腰，在她耳邊輕聲說：「你的處境很危險，聽大哥的話，你可以保存性命。」

二哥說完了走開去，對那些打手說：「我剛才接到大哥的電話，他說會儘快結束舞會趕來。」

「不知道大哥甚麼時候才能回來？聽說她很厲害，我們責任重大。」

「你們二三十人看守一個女孩子，還怕這怕那，眞沒出色，你們是大男人啊！何況馬小姐也不會爲難你們，」二哥瞧着馬丁妮問：「是不是？」

馬丁妮向他嫣然一笑。

「二哥，」一個男人走到二哥的身邊：「看樣子，他對你不錯。」

二哥由心坎裏直笑出來。

馬丁妮看了看他：倒是一表人才，可惜，馬丁妮對兒女私事沒多大興趣，又何況，他是一個歹徒？

那二哥對她可眞好，親自拿了一杯橙汁，餵給她喝，而馬丁妮，也施展出少許柔情，於是他們之間，就似乎有了一點默契。

大約過了一個多鐘頭，馬丁妮和二哥眉來眼去，而二哥，是越看越愛。

忽然，有人歡呼高喚：「大哥回來了！」

馬丁妮瞪大着眼睛盯緊入口處，不一會，一個男人帶着四名隨從回來了。他——百份之一百是白德望。

他走進來看見馬丁妮，立刻高聲嚷着：「你們怎可以這樣對待馬小姐，她的皮又薄又嫩，那些鐵鍊會擦損她，快替馬小姐鬆綁。」

「可是……」亞炳莫名其妙。

二哥已走過去，爲馬丁妮解開鐵鍊，馬丁妮回轉頭，含着笑意說了一聲謝謝！

「馬小姐，你知道嗎？你現在已經落在我的手上，看！我們一共有三十一個男人，你已變成了網中之魚！」

「到此刻爲止，你仍然不能自稱勝利，因爲，我可能成爲漏網之魚。」

「不可能吧！你能逃得出去，雖然，我知道你是個女超人，可是，無論你怎樣高强，一個人總不可以打倒三十一個人吧！」

「你把我帶到這兒來，目的爲甚麼？想向我顯示你的三十個打手？」

「不！沒有什麼好顯耀的，你已經把我的集團來個徹底消滅，落在你手中的人，又豈止三十個。」

「你終於承認了，你是暗殺團的首領。」

「我把你帶到這兒來，根本不打算隱瞞些甚麼，你所查到的，都是事實，我是福伯，是K先生，而且，還是當過殺手的范良。」

「你既然承認了，那末，我要拉你回警局落案？」

「落案？你知道得太多，我不會把你放走的，你失敗了，澈底失敗了！」

「你要把我怎樣？」

「死！」

「哼！我死了，你也逃不掉，警局的人都知道我參加你的舞會，我一旦失踪，他們立刻會來找你。」

「可是，你在八點二十分已經離開我的家；有楊法官作證，他親眼看見你上車，開車，而且我向護衞社請了一隊護衞員，他們在大閘口，負責登記汽車出入，你的汽車七時五十分進來，八時二十分駛出，他們登記得一清二楚。也許，他們不相信護衞員的話，可是楊法官的話是人人深信無疑，你的死，與我何關？」

「你好狡猾！」

「如果我不狡猾，我怎會那麼成功，那麼富有，而且，我還是個大慈善家！」

「你是個僞君子。」

「在這個世界裏，僞君子比老實人還要多，馬小姐，我有很多方法，令你在天亮之前死亡，不過……雖然我是白費心機，不過，我還是要試一下。因爲，你實在太能幹，武功好，超人一等，我欣賞你，也佩服你，當然，另一方面，我也極之痛恨你。」

「……」

「現在，你有兩條路可以走。一：被我折磨至死！第二，我們合作另幹一番新事業，如果你答應，我可以讓你做副首領，給你最好的享受，而且，收入每人一半。爲了你，我願意放棄這兒一切，和你到另一個國家發展！」

「你要我做殺人勾當。」

「殺人沒什了不起，打仗也殺人。」

「戰爭時期，殺的是敵人，可是，你所殺的，全部是陌生人。」

「可是顧主付欵給我們，我會有很多錢。」白德望說：「我願意把那很多的錢分一半給你！」

「你對我的好處，我心領了，不過，我不能答應你的請求，因爲話不投機半句多，你是罪魁禍首，而偏偏我是嫉惡如仇，我們各走極端，不同道不相爲謀。」

「你眞的不肯合作？」

「絕對不肯！」

「那你選中死的那條路？」

「我未必會失敗，也許我會贏。成功和失敗，各佔百份之五十。」

「好大的口氣，好，你有種的就走！」白德望把一隻烟盒拿出來。

「馬小姐。」二哥着急的叫：「你趕快答應大哥，不然的話，你會死的。」

「老二，我了解你的個性，你看見美麗的女孩子就會心動，我知道你對她是又憐又愛，其實，像她那樣美艷的女孩子，誰會不喜歡？可是，我告訴你，她雖然有美好的外表，她祗不過是一部機器，你愛她沒有結果，她也不會愛你，所以，你還是讓她走吧！」

馬丁妮看到老二的焦急目光，她不禁有點懷疑，於是她遲疑着，白德望立刻說：「怎樣？不敢走過來？你還是留下來做副首領吧！」

在馬丁妮的字典裏，根本沒有「怕」這個字，就算龍潭虎穴，她也要闖一闖，況且，她已經進來了，還有何可懼？

於是，她挺起腰向前，大約走了四步，忽然白德望把烟盒拍上，馬丁妮感到脚下一軟，她正想知道是甚麼原故，她的身體已向下墜。由上面跌到下面，就算不跌死，也會跌傷，幸而，她武功底子好，反應快，她雙脚下地，翻了一個筋斗，便站了起來。顯然，她已掉進機關裏。怪不得剛才二哥那麼焦急。

這間密室，銀白色的，全部用鋼造，不單止沒有窗，甚至連門也沒有。當然，假如她身上的秘密小武器不是給亞炳全部拿走的話，她是絕對有辦法可以逃出去，因爲其中一枝鋼筆，就是一枝熱能量極高的電鑽，祗要把它拉長，立刻可以在鋼板上鑽一個洞。

她撫着脖子嘆一口氣，忽然，她手指觸到了一條項鍊，對，她還有一條項鍊，這是唯一沒給亞炳拿走的東西。這條項鍊，有一個鍊墜，表面上是一個相盒，其實是一個求救訊號傳呼器，和小香手上的求救訊號感應器是一對的。馬丁妮祗要在鍊墜上按三下，小香的感應訊號也會回覆她三次訊號表示她已經接獲馬丁妮的消息，可是馬丁妮按呀按，一點反應也沒有，她知道，這密實一定裝上了一個聲波分隔儀，因此，馬丁妮無法把電波傳出去。如今，正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她已完全被孤立起來。

× × ×

「你說奇怪不奇怪？」小香指住雷達方位指示盤：「波士的方向儀老是停留在這兒，那是沒有理由的，她應該在白德望的家裏。」

韋占美走過來，他照着指示盤閃亮的紅燈說：「這兒是北區郊外。」

「由八點前開始，燈號就在這兒亮着。」

「也許她已經離開舞會。」

「是呀！我也曾打電話到白公館，白德望的管家說，波士不舒服，八點幾鐘就開車走了。假如她眞的不舒服，她會回來的，可是，她壯健如牛，她怎會不舒服。」

「也許她去別處辦案。」

「她就算去辦案，也會在汽車裏打一個無綫電話回來告訴我，可是，她一點消息也沒有。這北區郊外又是甚麼地方？我和波士事前都不知道。」

「也許，她給人綁架？」

「綁架？誰能辦到：綁架我們的無敵女金剛？天方夜談。」

「那是很難說的，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如果硬碰硬，當然沒有人能碰得過她，但是如果有人用陰謀，丁妮就防不勝防！」

「怎麼樣？」

「北區郊外，我想起來了！」韋占美突然叫起來：「丁妮叫我去查問建築公司的老板，他容許我翻查他所有的檔案，我找到一份文件，上面寫着白德望有一間別墅在郊區。」

「哪兒郊區？」

「那張文件，寫得唔清唔楚。」

「會不會在北面郊區？」

「很有可能！丁妮身上有沒有通話機？」

「有！」

「我和她說說。」

「我試過了，沒有人回答。」

「也許她被人監視，不方便說話，她身上還有沒有別的通訊儀器？」

「唔！有，她有一個求救訊號傳呼器。」小香把她的感應具拿起來：「和我這個是一對，我祗要按三下，她會收到我的訊號，如果她安全，她會回三下，如果她有危險，她會回四下，她祗要用手按，根本不必說話。」

「快，和她通消息！」

小香按了三下，搖搖頭：「沒有回音！」

「再來！再來！」

小香一連按了好幾下，她終於還是搖頭：「一點回音也沒有，那求救訊器是掛在她貼身的地方。」

「難道……」

「她已經失踪了幾小時，我很擔憂！」

「她大概是出事了，我們要立刻前往救援，我打電話回警局，再通知特警組，我們儘快

趕去北面郊區。」

小香連忙把一柄手槍插在腰間……

密室裏，就祗有一張床。

馬丁妮坐在床上，不知道如何是好。

忽然，她頭頂上有點聲音。

馬丁妮連忙抬起一看，頂上的那塊鋼板，它慢慢的移開，直至消失，而密室頂上祗有一塊大玻璃，馬丁妮透過玻璃，看見白德望坐在一具儀器之後。四方八面傳來了他的笑聲：「哈！哈！你現在還能做漏網之魚嗎？」

「哼！你要把我怎樣？」馬丁妮站起來。

「你可不要撞上來，這塊是不碎玻璃，就算你的頭是鐵造的，也撞不碎它，」白德望神氣的說：「你知道自己置身於何處？你將會受到甚麼招待，要不要先試一試？」白德望說着，伸手按掣，於是，那密室的四周上下傳來了震人心靈的巨響，那種聲音，直迫壓着馬丁妮，馬丁妮捧着頭，開始在地上打滾。

突然，聲音停了！

馬丁妮吐一口氣，坐在床上。

「怎麼樣？滋味不錯吧？如果我繼續讓它响一個鐘頭，那末你的大腦受到劇烈震動，你會驚慌過度而死。」

「你要用音波把我震蕩至死？」

「我不會要你死，那太便宜你了，我祗要你瘋狂！」

「瘋狂？」

「是的，我可以開動機器二十分鐘稍停。再開，直至你昏迷爲止，等你醒來的時候，你已經忘記自己是誰，你也不會記得我，因爲，你已經瘋了。」白德望得意地笑着：「我不會殺死你，因爲我不想惹麻煩，你死了，失了踪，警方會來麻煩我，可是，如果你瘋了，我用直升機把你運進一個森林，然後第二天叫人打電話給韋探長，說有人看見你在森林裏，於是韋探長就會把一個瘋了的總探長接回去，哈……哈！那一定會令政府啼笑皆非。」

「你是隻殘忍的豺狼！」

「我的寶貝總探長，節目開始啦！」

話還未了，那圍繞苦纏的音響，震得馬丁妮腦袋發痛，她抱住頭，拚命往床上擠，可是那極度刺激的音响，令她一刻也不能停；她仆在地上，撞在鐵板上，她彷彿一個被人拋來拋去的皮球，她痛得渴望立刻死去。

她迷糊着，驀地聲音沒有了，密室靜如死穴。馬丁妮坐在床上，用手背揩着汗直喘氣。

可是，不到兩分鐘，那可怕的聲音又侵入馬丁妮的細胞，她實在忍受不住，她張大喉嚨在叫，想不到她張大了口，音響竟然好像減低了，她忽然記起小時候她母親——星球國的公主訓練她如何抵抗高度音响的時候，曾敎她張着口，完全不去思想，把血液盡量集中在心房，令腦部貧血，大腦可以減少震蕩，也可以減少痛苦。馬丁妮就利用這方法抵抗音波，雖然痛苦難免，但是比第一次已好了很多。她祗不過張着口蜷曲在床上，已經不必在地上打翻。

第二次聲音停止。

「果然非同凡响，能抵受四十分鐘的就祗有超人！」白德望在說。

馬丁妮心裏想，下一次必須假作昏迷，不然的話，她會受更多的苦，而且母親的方法，可不知道還能支持多久！

聲音又來了，密室彷彿在搖盪，馬丁妮由床上滾下來，在地上掙扎，碰來撞去，然後她又爬到床上，不一會，她伏倒在床上，動也不動！她忍得好慘，那音波簡直要她的命，但是爲了假裝暈倒，她連張開口都不敢。

一會，聲音停了。白德望在叫：「好厲害，好厲害，幾乎可以支持六十分鐘。」

老二進來，他低頭看了看馬丁妮，連忙問：「大哥，她死了？」

「還沒有！不過昏迷而已。直升機安排好了沒有？」

「老胡說一個鐘頭才能把直升機駛來。」

「一個鐘頭？老胡做事就是慢吞吞，自從洛史德被捕，我已經兩夜未睡，我要回房間休息。老二，你來看守她，如果她醒來，立刻開機，還有老胡來的時候通知我，我要親自檢驗她是否眞的瘋了？才能讓她上飛機。」

「大哥，你去休息吧！這兒交給我！」

「喂！老二，她現在已經是瘋婆子，你不要再打她主意，你要當心，萬一有甚麼出錯，我會要你的命！」

老二等白德望走了，他輕聲叫：「馬小姐，馬小姐！」

馬丁妮心裏想，這是唯一的絕佳的機會。

「馬小姐！難道她眞的瘋了？」

馬丁妮假裝吟呻一聲，老二又在叫她，她翻轉身，叫了一聲二哥。

「你還認得我，你沒有瘋？」

「我快要瘋了，你來看看我好嗎？」她婉轉哀求。

「不行，大哥會要我的命！」

「你看我，渾身虛脫，我快死了，你那麼狠心，不肯見我最後一面。」

「你等一等，別作聲！」

馬丁妮翻轉身，伏在床上。

祗一會，她聽見聲響，她知道救星來了！果然，老二手裏拿一隻小盒子進來了。

他扳看馬丁妮的背：「你怎樣了？」

「我渾身無力，動也不想動！」馬丁妮翻轉身，緩緩的說：「二哥，白德望要把我弄瘋，你快把我救出去。」

「不行呀！我放走你大哥會要我的命。」

「我們一起私奔！」

「大哥會找到我的，他不會放過我們，而且，我也不想背叛他。」

「好吧！算了！讓我變瘋婆子。」

「其實，你還有條生路，大哥不是說過祗要你肯加入我們的組織他會讓你做副首領？」

「此時此地，他還肯要我？」

「我爲你求情！大哥最聽我的話，留下來，總比把命送掉好！」

「我根本不滿意你的組織，不過爲了求生，同時，也爲了你……」

「爲了我？」

「是的，我喜歡你，不過，要我留下來，我有一個條件。」

「你說。」老二乘機親她：「我答應！」

「白德望把暗殺團文件放在甚麼地方？」

老二放開馬丁妮問：「你爲甚麼要知道，你想偷那份文件？」

「你看我全身無力，我能跑得動嗎？我問你，祗不過想證明你是否眞心喜歡我！」

「我是眞心喜歡你，可是……」

「你喜歡我，就不應該瞞我。」

「它放在大哥臥室的夾萬裏。」

「大哥的夾萬在哪兒？」

「二樓，這兒是地下室。」老二說：「你可別走近夾萬，因爲夾萬四週佈滿了無形的紅外綫，你祗要碰上其中一條，警鐘就會响。你可不要問我警鐘開關在哪兒我根本不知道。」

「就算你知道我也不會問，咦！這銀色的小盒子是甚麼東西。」馬丁妮把老二帶進來的盒子拿起。

「這是地下室所有鋼門的開關控制儀，我和大哥各有一個。」

「On是開。off是關。對嗎？喂！你去哪兒？」

「我告訴大哥，你願意參加我們。」

「慢着，拉我起來！」馬丁妮兩手扳着老二的脖子，老二把她扶起，她一步一步的把老二推向鋼牆，老二迷惑着，實在也有點陶醉，突然，馬丁妮出其不意的左手掩住他的咀，身體直壓在他的手上：「靜一點，聽我說：你幫我，我永遠不會忘記，可是，我現在要走了，有機會再見！」

老二正要掙扎反抗，馬丁妮在他肩上凹入處一拍，點了他的「肩井穴」，他立刻呆若木鷄，全身軟綿無力。

馬丁妮把他扶到床上，拿起開關控制儀，對老二說：「你躺會吧！」

馬丁妮走出去，整個地下室靜靜的，哪兒有很多門，可是都弄不開，馬丁妮想起手上的控制器，她開了第一扇門。裏面插滿了一柄柄尖刀，刀鋒向上。看樣子是一個機關陷阱。

第二個房間裏面有一列電腦儀器，有一架小火箭，很明顯，這是一個小型火箭基地。

第三個房間，裏面有一個池，池中養有三條大鱷魚，要是掉進去，女超人立刻變成了牠們一頓豐富晚餐。

地下室除了這四個密室，就祇有一條小通道，盡頭處是一扇小門，也是由控制儀操縱。

馬丁妮拾級而上再通過一扇門，她聽見右面的大廳，有人說笑歡呼。馬丁妮靜靜的偷窺一下，原來那二三十個打手在喝酒，玩紙牌，大概是慶祝馬丁妮死期將至。

馬丁妮心裏想，文件在二樓白德望的房間，如要迅速拿到文件，非要把白德望引下來不可。於是她把髮中的髮夾拿出來，擲向大廳的吊燈。大廳隨卽漆黑一片，馬丁妮連忙躲向樓梯底。有人在叫，亂作一團，而在房間躺着的白德望也走下來看個究竟。

白德望下樓，馬丁妮隨卽上樓，她找到了白德望的臥室，在他的床頭枱上，放着馬丁妮的東西，鎖匙，鋼筆，指環，手錶和袖珍通話機。馬丁妮開了通話機，低聲說：「小香通話，我平安無事，你立刻來北面郊區七十哩的小堡壘，快！」

馬丁妮把所有東西袋好，她從腰間的皮帶上，拿出其中一個眼鏡（她共有眼鏡三個在身上），把眼鏡戴上，關上房燈，立刻，她看見夾萬附近的紅外綫網。她躺在地上，用手肘壓地一步一步向前，避過所有紅外綫，然後，她用她的獨門方法，把夾萬弄開。她翻着，翻着，終於把有關暗殺團的文件找到。

忽然，她聽見脚步聲，連忙把文件塞入外套內層，來不及關上夾萬，便爬出來，躺到一幅落地窗幔之後。

有人走進來，開了燈，他走過去，看見夾萬，叫了起來：「怎麼夾萬給弄開了，奇怪警鐘竟然沒有响，一定是那丫頭來過，偷走了文件。」他轉身走出去，經過窗幔，突然一條腿飛出來，踢去他手上的短槍。

馬丁妮走出來，檔住他的去路。

「是你？快把文件交出來！」白德望握着拳頭，他的拳術又快又狠，攻向馬丁妮的面部和腹部。

馬丁妮一面閃避，一面採取攻勢，白德望畢竟是殺手出身，而且，他可能學過泰拳，三幾下功夫實難把他擊倒。

樓下有槍聲，人聲嘈雜，馬丁妮知道小香他們來了。馬丁妮鬆了一口氣，她要集中精神對付白德望。

兩個人滾在地上，白德望壓住她，在她臉上揮手掌摑，馬丁妮口內一股腥氣，大概是咀唇破了。

馬丁妮小腰向上一挺，雙腿彎曲向白德望直蹬，白德望被馬丁妮踢倒在地上。

馬丁妮撲向他身上，白德望身一倒滾過去，馬丁妮撲了個空。

白德望站起來想逃，馬丁妮追上前一個擺踢，踢向白德望的左側肋骨，他按撫一下，轉身出腿一個後蹬，直踢向馬丁妮的腹部。

白德望出手急，反應快，馬丁妮也受了傷，不過她無論如何不能放過白德望。

白德望再次逃奔，馬丁妮也急速的快跑數步，使身體微躍向上，在最高點之一剎那，出腿飛踢白德望的頭部。

白德望捧着頭，團團轉，馬丁妮乘勝追擊，一個連環三掃腿，直把白德望踢得如同一支旋轉的柱子，他的身體轉呀轉終於倒在地上。

× × ×

「……波士，韓亨利又是誰買兇殺的？」

「雷立。他已經競選了幾次，每次總是給對手擊敗，而這一次，他每天祇不過比韓亨利少數十票，他氣瘋了。因此願意付十萬元把對手殺死，韓亨利死後，他果然獲選，本來他下星期可上任，可惜，他現在已被關進牢裏。」

「張力呢？」

「黃天龍因爲豪賭，虧空公欵，偏巧那時候張力又要退股。他因爲喜歡女人，所以想開一間俱樂部，黃天龍交不出錢，也不想張力退股，終於把張力殺了！」

「那黑夜飛屍又怎樣？」

「他勾引有夫之婦，給那丈夫買兇謀殺死的！」

「王小川呢？」

「他可慘，他追求馬玉芳，是以爲馬玉芳純潔賢慧，誰知道馬玉芳早就和一個姓李的男人同居，馬玉芳移情別戀，姓李的男人因妒成恨，於是暗殺團又增加收入……占美來了！」

韋占美神采飛揚，他把一瓶酒遞給小香：

「這是爲你波士慶祝的香檳。」

小香把酒拿進去，馬丁妮問：「戴局長怎樣了？」

「大發牢騷，嘿嘿連聲，不過，他對你是口服心不服，因爲你比限期提前半小時破案，他是由衷佩服的。不過他一向大男人主義，所以窮嚷嚷，增加自己的威勢。」

「我覺得你們的局長很有趣！」

「有趣？他罵人才兇呢……」韋占美正要說下去，電話鈴响了。

馬丁妮拿起電話，一會兒就交給韋占美：「你的！」

「戴局長？……甚麼？……好吧！……好吧！」韋占美放下電話，對馬丁妮說：「我們走吧！」

「去哪裏？」

「去現場！」

「哪兒？」

「K國的大使館在大使館給人行刺，我們要立刻趕去現場。」

「那是你們的事，我忙了一個星期，要好好休息，哪兒都不去！」

「可是戴局長說，上頭已經決定聘請你辦理此案！」

「哈！老天！」馬丁妮無可奈何。

小香正把盛着香檳酒杯，小食的餐車推過來，她愕然問：「你們倆位去那兒？」

「辦案！」

「把酒放進冰箱！」韋占美說：「等我們回來喝個痛快。」

「我看索性把它放進垃圾箱。」

「爲甚麼？」

「因爲第二瓶酒送來的時候，第三宗案子又來了，我們波士是生意興隆，沒完沒了！」

馬丁妮和韋占美相視苦笑。

小香的話也對。祗要有罪案發生，她們就要賣命，永不休止！

（完）

鬼

奇情詭異小說／倪匡·文　盧令·圖

超乎科學外　存在自然中

直到現在爲止，世界上好像還沒有人，系統地研究過有關「鬼」的問題。這其實是很不合理的事情。爲什麼所有的現象，都有人研究，而「鬼」却沒有人研究呢？事實上，「鬼」的歷史，幾乎和人一樣悠久，自從有人的文明起，就有「鬼」的存在——或者說，就有「鬼」的傳說存在。有的人說，「鬼」是不存在的，誰見過？

有鬼和沒有鬼的辯論，「沒有鬼」的一方，總是比較容易佔上風的。說有鬼的一方，就算自己曾見過，也必然被對方認爲是「眼花」，「心理作用」，「幻象」等等而予以否定。

在有鬼和沒有鬼的爭辯之中，最有名的，該是「僕卽是鬼」這一則故事了！有倡言無鬼論者，公開接受辯論，每天上門來挑戰的人，都說不過他。有一天，一個人上門來爭辯，說了半天，「口水多過茶」，仍然說不過無鬼論者，其人大怒，拍案而起，道：「何得謂無鬼，僕卽是鬼。」原來上門來的不是人，是鬼，連鬼都辯不過無鬼論者，要無鬼論者相信有鬼，其難可知。結果，這位辯論有鬼失敗的鬼，「化爲異物而去」。

「化爲異物」，自然是露出了鬼的原形，怪異得很的一種東西——走了。

照這樣看來，人實在不必怕鬼，尤其是謂信有鬼的人，更不應該怕鬼。人死了可以變鬼，鬼還可以化了人來和人爭辯，看來做鬼要比做人神通廣大得多了。

人活着的時候，有行動，有思想，死了之後，看來好像什麼也沒有少，死人和活人，若是作定量分析，成份可說完全一樣，但是白痴也可以知道死人和活人之間，是多麼的不同，那麼也就是說，死人和活人之間，總有那麼一點差別，活人比死人要多了一點什麼東西，死，就是這一點東西的消失。這一點東西是什麼，不知道，可以稱之爲未知數：X，可以得到下列的公式：

死人＋X＝活人；X＝活人－死人；死人＝活人－X。

這個未知的一點，自然就是生命的秘奧，只要有了這一點，死人也可以變爲活人，少了這一點，活人也就變成死人。這一點未知數，突然而來，飄然而去，沒有人可以有能力將它捉得住，也沒有人可以控制它。

而這一點未知數，是肯定存在的，因爲死人和活人，有極大的不同，全是由於這一點未知數的作用之故，誰也不能否認的。

說了一大串，可以說是「鬼話連篇」，但接下來的，更是「鬼話連篇」，不防作個心理準備。

據稱，死得寃屈的人，最容易成鬼，賭輸而死的人，謂之賭鬼。賭鬼甚爲生猛，某賭埠的大酒店，有一間房間，膽小者勿住，因爲長期有一個鬼住着，你住進去，鬼自然無法趕你出來，但是半夜三更，在你耳邊討論賭經，却也不是很愉快的事。

有人堅稱見過鬼，陳森就是。

陳森是一個工程師，設計工程師，平日接觸得最多的是一卷一卷的各種設計圖紙，這種設計圖，是用一種感光紙晒出來的，晒成之後的設計圖，底呈青藍色，上面的綫條文字，是白色的，這種設計圖，通稱藍圖。

陳森的工作，離不開藍圖，藍圖有一種異樣的氣味，那是藥水味，但是聞久了，却也不

會覺得，陳森一天二十四小時，除了睡覺之外，有的時候，連吃飯也是一面啃着三文治，一面排着藍圖在看着的。

窗外的陽光很好，可是陳森却落着百葉簾，他是一個相當出名的工程師，工作也很忙碌，他正審視一整套，一幢房子的設計藍圖。

那幢房子，是他設計的，他的幾個助手，一起帮着繪圖。其實，那是很簡單的一件工作，只不過主僱催得緊，所以要使他連夜趕工。

現在，他在做最後一步工作，只要他將那幾十張藍圖看上一遍，簽字上去，就可以施工了。

所謂審視，其實他只不過是草草看上一遍而已，因爲那是不會有什麼大問題的，這只不過是一幢四層高的別墅式房子，陳森設計過四十層高的大廈，四層高的房子，在他看來，和小孩子玩積木一樣簡單！

他將藍圖一張張翻過去，也記不清楚翻到了第幾張，他突然呆了一呆，接着，皺起了眉頭，這種錯誤，就算是初從學校出來的人，也不應該犯的，這算是什麼意思？在二樓主人睡房的中間，多出了一個小房間，那眞是太荒謬了，簡直是滑稽。

他看了看圖角製圖員的簽字，更呆了一呆；簽字是杜聯明。杜聯明是一個十分老資格的製圖員了，一向是不出錯的！

陳森按下了直通電話掣，請杜聯明先生進來一次。

他支着頭，等着，不到兩分鐘，杜聯明走進來了，杜聯明已經有四十歲左右，一副老實的樣子，陳森指着藍圖，並沒有什麼責備的口氣，道：「這是什麼意思？」

杜聯明皺着眉，低頭看了看，他立即道：「我也不明白，陳先生，那是你吩咐的！」

陳森睜睜大了眼，他實在不知道杜聯明這樣說，究竟是什麼意思，他眞想責斥杜聯明幾句，可是他並不是習慣於責罵職員的人，而且，杜聯明的確是一位很好的製圖員，再負責的工作人員，有時也會出錯的。

所以，他在瞪了杜聯明一眼之後，沒有再說什麼，只是揮了揮手，道：「你拿去改過，這種圖樣，拿出去簡直是笑話！」

他一面說，一面將藍圖交給了杜聯明，又加了一句，道：「得趕時間，不能因爲這一點錯誤，而躭擱了整個設計的速度！」

杜聯明接過那張藍圖，在陳森想來，杜聯明這個錯誤，說大不大，說小不小，自己只不過很溫和地說了他兩句，他應該是很感激的了。可是，事實却大謬不然，杜聯明接過了藍圖，却是一副不服氣的神色。

他不但神情不服氣，而且竟宣諸於口，道：「陳先生，那的確是你吩咐我這樣做的！」

當杜聯明第一次這樣替他自己申辯的時候，陳森已然覺得，事情荒謬絕倫，所以他根本不作上任何考慮，可是杜聯明却再次以這個理由來替自己申辯！

陳森不禁也有了幾分怒意，他皺着眉，道：「杜先生，你該快點去工作，不該在這裏開這種無聊的玩笑！」

杜聯明是個老實人，他一聽得陳森那樣說，陡地連臉都脹紅了，看來，一時之間，他不知道如何爲自己申辯，他只是重覆着那句話，道：「是你吩咐我的，陳先生！」

陳森雖然未曾到了怒不可抑的地步，但是接連三次聽到這樣的話，他也不覺站了起來。

杜聯明看着陳森，看起來，倒的確是一副理直氣壯的樣子，道：「你不記得了？」

陳森低着聲，道：「根本沒有這件事！」

杜聯明現出了十分疑惑的神色來，望着陳森，口唇嗡動着，但沒有發出聲音來。

陳森連忙揮手，示意他快點出去，因爲他意識到，杜聯明要是再出聲的話，講的一定再是那一句話，而他自己再清楚也沒有，自己實實在在，未曾這樣吩咐杜聯明，畫出這種可笑的圖樣來的事，他自己知道自己很清楚，他只是不了解何以杜聯明要這樣說，他根本不想再討論這件事了，是以只想杜聯明快點離開。

陳森一面揮着手，一面又坐了下來。

在他揮手之際，杜聯明向後，退出了兩三步，可是當陳森坐下來之後，他並未轉身走出去，只是站在那裏，而且還說道：「陳先生，那天我在開夜工，趕畫那些圖樣，是你走進來，吩咐我這樣做的！」

陳森在剎那之間，只覺得怒意向上衝，血向上湧，他猜想自己，一定是臉紅了起來，他不由自主，用力拍了一下桌子，大聲道：「你一再這樣說，是什麼意思，是不是想將這錯誤的責任，推在我的身上！」

杜聯明的臉，一陣青一陣紅，可是他是個老實人，老實人最大的特點，就是不計一切後果，也不肯被人寃枉，是以他又踏前了一步，也大聲道：「如果是我的錯誤，我一定承認，陳先生，你想想，我幹這一行，幹了十幾年，會犯這種可笑的錯誤麼？」

陳森聽得杜聯明這樣說，眞是又好氣又好笑，他立時道：「杜先生，我幹這一行，也幹了十幾年，難道我會犯這種可笑的錯誤？」

陳森的話，實在是十分有理由的，一個鼎鼎大名的建築師，如果也會犯這種錯誤的話，那簡直是太可笑了，他這樣反問，杜聯明果然呆了一呆。

可是，杜聯明立即道：「眞奇怪，尤其是當你吩咐我這樣做的時候，理由更奇怪！」

陳森呆了一呆，事情發展到這一地步，他已經有足夠的時間來理智地想一想了。

起先，他以爲那只不過是杜聯明推卸責任，可是現在看來，顯然不像，原因之一，是他並沒有責備杜聯明，原因之二是杜聯明的資歷，工作態度，的確也不像是犯這種可笑的錯誤的人！原因之三，是杜聯明說得十分認眞，好像事情還有異樣的曲折！

陳森呆了片刻，才道：「請坐！」

杜聯明並沒有坐，而是直來到了陳森的辦公桌之前，用一種十分訝異的目光望着陳森，忽然問了一句，道：「陳先生，眞是完全不記得了？」

陳森忽然之間，有一種疲倦之感，伸手在臉上，重重抹了一下，又點燃了一支香烟，才道：「杜先生，我們同事很多年了，互相合作得很愉快，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你講給我聽聽吧！」

杜聯明望着陳森的神情，看來更古怪，他先是點了點頭，然後才道：「我在趕夜工，那是前天晚上的事情，你進來時，是凌晨一點多鐘——」

前天晚上，凌晨一點多鐘。

一聽到這一句，陳森心中的怒意，又陡地上升，他幾乎忍不住要打斷杜聯明的話頭，給以痛斥了，可是他却並沒有那樣做，只是在心中冷笑了一下，並且在想，看你還編得出一點什麼來。

一個人，或許不容易記得自己在哪天哪一點鐘，做了一些什麼事，但是前天晚上，午夜一時，陳森在哪裏，在做什麼，他却可以清楚地記得，那天晚上，他在參加一個朋友的退休慶祝會之後，一直興高采烈地說着話，直到天快亮才離開。

當晚和陳森一起的人，有二十三個，全是社會上知名的人士，而杜聯明竟選擇了這個時間，嘿嘿！

看杜聯明的情形，他像是全然不知自己犯了什麼錯誤，還在一本正經地說下去。

杜聯明說道：「當時，我看到你，也覺得奇怪，那天下午，你是早走的，因爲有一個宴會？」

陳森點點頭，深深吸着烟。

杜聯明又說道：「你進來之後，也不說話，臉色很蒼白，我就覺得很奇怪，你在我身後站了很久，看着我繪圖，然後，你就說，你就說——」

杜聯明講到這裏，額上有汗滲了出來，他用手抹了抹汗，才道：「然後你就說在主人臥室之中，應該增添一間小房間。」

陳森「嘿」地一聲，道：「這種說法，是超乎最起碼的建築學常識的，你難道就這樣接受了我的意見？」

杜聯明立時叫了起來，道：「當然不！」

陳森指着藍圖，說道：「可是，你終於接受了，不但繪在最後的圖版上，而且，晒成了藍圖！」

杜聯明深深吸了一口氣，又現出了很委屈的神情來，道：「是的，當時我和你爭論過，可是你的回答是：由你決定，你負責任！」

陳森心裏又冷笑了兩下，道：「我這樣說了麼？」

杜聯明急忙道：「你是這樣說的！」

陳森眞有點怒不可遏了，他提高了聲音，道：「就算我這樣說，你難道就不問理由？」

杜聯明立時道：「我問了，你也說了理由，你的理由，你的理由——」

杜聯明講到這裏，突然現出了十分駭然的神色來，有點支支吾吾，講不下去。

陳森却不肯放鬆，問道：「我的理由是什麼？」

陳森在聽到杜聯明講事情是發生在前天晚上，凌晨一時之後，就認定了杜聯明一直在說謊，雖然他還不明白杜聯明爲什麼要說謊，但他是決不相信任何話的了。所以，當杜聯明出現支吾其詞的情形時，他心中很高興，以爲可以逼得杜聯明原形畢露了。

可是，陳森再也沒有想到，在自己的催逼下，杜聯明竟然會說出如此荒謬的話來！

陳森問了一句，杜聯明又苦笑了一下，才道：「陳先生，當時你說，每一個人，都有一個靈魂，靈魂是決定人生或死的主要因素。當靈魂和軀體結合在一起的時候，人就是活人，而當靈魂和軀體分離之際，軀體就變成了死人，靈魂就變了鬼，不過——」

杜聯明還要繼續講下去，可是陳森實在巳經忍無可忍了！事實上，在這種情形下，任何人都會忍無可忍的。陳森大喝了一聲，打斷了杜聯明的話頭，可能是他的神情很怒，是以杜聯明臉上駭然的神色更甚，陳森雙手揮着，大聲道：「算了！杜先生，要是你不想再和我一起工作的話，你只管說好了。」

杜聯明呆了一呆，立時道：「當時，你的確是這樣說的，眞是你說的！」

陳森又陡地站了起來，身子直俯向前，盯住了杜聯明，一伸手，搶過了杜聯明手中的藍圖來，一字一頓，疾言厲色地道：「聽着，當天晚上，我在那個朋友家裏，參加宴會，一直到天亮才回家，根本沒有離開過！」

杜聯明本來很有點怒意，可是一聽得陳森那麼講，他不由自主後退了兩步，望着陳森道：「這樣說，我難道還是見了——見了——」

他沒有說出下面一個字來，陳森巳替他接了下去，道：「你想說是見了什麼？見了鬼？是不是？」

杜聯明有點語無倫次了，他道：「是，是，哦，不是，不是！」

陳森道：「杜先生，我不知道你爲什麼要對我說這許多無聊的謊言，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對於你的工作——」

陳森講到這裏，頓一頓，直視着杜聯明。

杜聯明深深吸了一口氣，道：「好，我辭職，不過陳先生，總有一天，你會收回你剛才的話，我決不是一個說謊的人！」

杜聯明一講完，立時轉身向外走去，在門口略停了一停，拉開門，走了出去。

陳森看着杜聯明的背影，一直到杜聯明走了出去，這時候，他倒又冷靜了下來，想到杜聯明工作的負責，勤懇，他倒有點可惜的感覺，可是一想到杜聯明那種荒謬的話，他又不禁搖了搖頭，他想，杜聯明一定是在精神上有了什麼毛病，所以才會胡言亂語的。

他有點心神不屬，將餘下來的圖，草草看完，循例簽了字，他伸了一個懶腰，就在這時，辦公室門有敲門聲，他應了一聲，事務所的會計主任，推門進來。

會計主任的神色很疑惑，道：「陳先生，杜聯明要辭職，立刻就走。」

陳森皺了皺眉，道：「是的！」

會計主任不說什麼，呆了一呆，才又道：「那麼，他的薪水，怎麼算法？要是他自己辭職的……」

陳森道：「不錯，他是自己辭職的，不過，可以多算三個月的薪水給他——」

陳森才講到這裏，辦公室的門，又「砰」地被人打開，推門進來的是杜聯明。

杜聯明顯然巳經收拾好了他的東西，他的手中，提着一個公事包，他滿面怒容，一進來就道：「不必了，這個月我工作了十二天，就領十二天的薪水！」

陳森皺着眉，還沒有說話，杜聯明巳經直走了過來，將一張看來是舊的藍圖，用力拍在陳森的桌上，說道：「陳大建築師，你自己看看！」

他說完，一昂頭，直走了出去。

陳森倒很少受到他人這樣無理的待遇，他的心中也很生氣，向會計主任道：「好，就照他自己的方法，支十二天薪水給他！」

會計主任走了出去，陳森一直很生氣，過了約莫三分鐘，他才向那張捲成一長條的舊藍圖看去。

當杜聯明將那張舊圖拍在桌上之際，只講了一句話，叫他看，並沒有說叫他看什麼，陳森抓起了那張藍圖來，眞想順手拋進字紙簍中去。

可是一轉念間，他又將那張藍圖打了開來，因爲杜聯明叫他看的時候，顯得理直氣壯，彷彿看了這張藍圖，就可以證明他所說的荒謬的話是事實一樣！

陳森將那張舊藍圖打了開來，不禁「哼」地一聲，那張藍圖所顯示的，是一幢大廈的天台游泳池，那幢大廈造好了巳有好幾年，這張藍圖根本就沒有用了；陳森氣憤地將圖團成了一團，可是在還未曾抛出去之際，他看到圖的反面，畫着一點東西，而等他仔細看時，他呆住了！在那張舊藍圖的反面，有着用鉛筆畫出來，很潦草的一幅草圖，那顯然是臨時想到，順手拿過一張舊藍圖來，就在背後畫成的。習慣看到藍圖的人都知道，藍圖的背面，呈深灰色，而且有着許多斑點，所以用鉛筆劃上去的綫條，不是仔細看，是不容易發現的。

而陳森這時，巳經發現了，當然可以看得很清楚，而當他看清楚之際，他之所以震驚，也是有原因的。

他一看，就可以看出，用鉛筆畫出來的，是一間臥室的草圖，而這一間臥室，就是他剛才和杜聯明發生爭執的那一間。在臥室之中，

另外畫着一間小房間，就像那張晒出來的藍圖一樣。

令得陳森震驚的，還不止這些，而是在鉛筆的草圖旁邊，還寫有幾個字，一個是「主臥室」，另一個是「水厠」，這兩個字，自然也很潦草，但是整個事務所中的任何人，一定都一眼就可以認出，那是陳森的筆跡，陳森之所以震驚，是由於他自己一看也認了出來之故。

陳森呆坐着，刹那之間，他實在有點不知所措。

這是怎麼一回事？從這幅圖來看，只證明一點，杜聯明所說的一切，全是眞的，在那間主臥室中，加上一間可笑的小房間，的確是他的主意，草圖是他畫的，是他命令杜聯明加上去的。

然而，那又怎麼可能呢？前夜凌晨一時，他明明是在那個朋友家中，大家興高采烈地談笑，一直到天亮！

如果當時他在睡覺，那還可以說是自己有「夢遊症」，在熟睡中走了出來，去吩咐杜聯明做這種可笑的事，但是事實上，他根本沒有睡！

陳森眞正感到了迷惑，他坐着，怔怔地發着呆，不知過了多久，他才陡地想了起來，該再找杜聯明好好談談！

他跳了起來，拉開辦公室的門，或許是由於他開門的動作太大力了，是以所有的工作人員，都向他望了過來，而且充滿奇訝的神色。

陳森定了定神，道：「杜聯明呢？」

他的女秘書道：「杜先生走了！」

陳森忙道：「快打電話到他家裏，請他在家裏等我，我要去見他！」

女秘書答應着，陳森回到了自己的辦公室中，關上了門，他背靠着門，不由自主喘着氣，而且感到，自己的背心在冒着汗，汗在淌下來！他抖了抖衣服，來回踱着步，隔幾分鐘就問女秘書一次，可是杜聯明一直未回家。

一直等到了深夜，陳森才見到了杜聯明。

可是陳森見到杜聯明的時候，杜聯明已經喝得爛醉如泥，據杜聯明的家人說，他一直在酒吧中喝酒，當然，一個誠實，勤懇的工作者，無故受了上司的寃枉，憤而辭職，心情是不會愉快的，那麼他喝醉一事，也是十分容易諒解的了。

不過，陳森是有許多話要對杜聯明說的，杜聯明根本醉得不省人事，什麼話也全不能說了。

陳森和杜聯明的家人，作了很多努力，想使杜聯明清醒過來，可是一切徒然，杜聯明連一句話也沒有說，只是發出像打雷一樣的鼾聲來。

陳森在凌晨兩時，放棄了努力，他只是吩咐杜聯明的家人，請杜聯明明天上午，照樣到事務所來，一切完全照常，他還有極重要的話對他說。

陳森回到了家中，他心中的謎，沒有答案，儘管他想使自己入睡，可是却睡不着，在床上翻來覆去，一直到四點鐘，他才知道，今天是注定不能睡的了，他打電話給他的一個女朋友。

陳森在事業上極其成功，不過他却還是一個獨身漢，而他又不失是英俊瀟洒這一類的人物，更絕不是糟老頭子，這樣的人，有幾個親密的，隨時可以慰藉寂寞生活的女朋友，是天公地道的事。

他等着電話鈴響了很久，才有人來聽，他只說了一句話，道：「我現在就來。」

半小時後，陳森到了他女朋友的香閨，一直到有了曙光，他才睡着，等到他醒過來，從他女朋友的臂彎中，抬起頭來看鐘時，已經是中午十二點半了！

陳森忙跳了起來，匆匆忙忙地淋浴，喝了一杯咖啡，在還有睡意的美人頰上，親了一下，一刻也不躭擱，就直奔事務所而去。

當他踏進事務所的時候，工作人員在準備中午下班，一起向他招呼着。他一眼就看到了杜聯明，杜聯明向他很客氣地笑了一下，道：「陳先生，早！」

陳森看到了杜聯明，才鬆了一口氣，走過去，拉住了杜聯明的手，拉着他，直走進自己的辦公室中，道：「杜先生，昨天的事，我眞不知怎麼說才好！」

杜聯明在突然之間，以一種極其驚訝的眼光望着他，這種眼光，令得陳森也吃了一驚。接着，杜聯明以一種十分平淡的語氣道：「陳先生，我已經接受過你的道歉，不需要再解釋了！」

陳森聽得杜聯明這樣說，眞正是目定口呆，一時之間，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他只好再問道：「你說什麼？」

杜聯明攤着手，道：「事情已經過去了，你說，忘了這件事，不必再提了！」

陳森不由自主，有點口吃，道：「我……的確是……想這樣說，可是……我什麼時候……對你……這樣說過？」

杜聯明的眼瞪得更大，然後又皺着眉，道：「陳先生，你怎麼啦？我酒醒的時候，那……那是凌晨四點！」

陳森幾乎昏了過去，凌晨四點，那正是他打電話給他女朋友的時間！

陳森的面色，不但一下子變得十分白，而且他有天旋地轉的感覺，他的身子也在搖幌不定，以致用好奇的眼光望定他的杜聯明，在呆了一呆之後，也現出了駭然的神色來，一面忙過來將他扶住，一面失聲道：「陳先生，你怎麼啦，是不是不舒服？」

杜聯明叫得十分大聲，以致辦公室中所有的職員，一起向他們望了過來，因爲陳森這時的臉色實在太難看了，連口唇也成了灰白色，是以有不少男職員，都站了起來。

陳森被杜聯明扶着，不致於跌倒，刹那之間，他的心中極其紊亂。

他想說話，可是一時之間，只是口唇顫動着，却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他只是揮了揮手，勉強鎭定着心神，那一段時間，其實也不會超過一分鐘，可是對陳森來說，就像是超過了一世紀那麼久。

等到他緩過了一口氣來，他的面上，才算是有了血色，但是他的聲音，聽來仍然是微弱得很，他道：「沒有什麼，謝謝各位，沒有什麼。」

其他的職員都鬆了一口氣，只有緊抓住陳森手臂的杜聯明，知道事情並沒有過去，因爲他可以感覺得到，陳森的身子在發抖。

陳森又喘了幾口氣，才道：「杜先生，請你到我辦公室來，我有點話要問你！」

杜聯明雖然有點莫名其妙，但是他在陳森的神情上，還是可以看出事情的嚴重性，他點了點頭，和陳森一起進了他的辦公室。

當陳森和杜聯明離開之後，辦公室中各男女職員，不免交頭接耳起來，可是他們却也無法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不一會就靜下來。

進了辦公室之後，陳森叫杜聯明坐到他的對面，他自己也坐了下來。

陳森在辦公桌後面坐了下來之後，手撐着頭，實在不知如何開始說才好，杜聯明以充滿疑惑的神情望着他，心中更是奇怪到了極點。

杜聯明無法猜測他的上司有了什麼毛病，從昨天到今天，他好像是發了神經病一樣！昨天，明明是他親自來指示修改的圖樣，他照着意思畫了出來，却惹得他大發雷霆，逼得自己辭職。而昨天凌晨，他明明已經來道過歉，可是看他的情形，他却像是完全不記得了！

望着陳森蒼白而在冒着汗的臉，杜聯明不等到他開口，先叫了他一聲道：「陳先生！」

陳森陡地震動了一下，抬起頭來，望着杜聯明，道：「杜先生，你先說說──我昨天晚上，來向你道歉的事，請你說得詳細一點！」

杜聯明心中苦笑了一下，暗忖我昨天晚上喝醉了酒，你又不會喝醉，何以你倒反而一點也想不起來了，還要來問我？

杜聯明心中雖然這樣想着，但是他還是答應了一聲是，略頓了一頓，道：「昨天我離開寫字樓之後，一直在酒吧喝酒，後來醉得不堪，回到家裏，什麼也不知道了，只是有幾次，我覺得好像有人在搖我的身子，在叫我，聽來像是你的聲音，但我却無法回答你，因爲我實在喝了太多的酒，那時，你是在我身邊，是不是？」

陳森吸了一口氣，點着頭，道：「是！」

杜聯明道：「所以等到我終於醒過來時，我看到你在我的身邊，我一點也不奇怪！」

陳森面上的肌肉，抽動了一下，近乎呻吟似地問道：「那是幾點鐘？」

杜聯明皺着眉，道：「凌晨四點，我看到了你，又看了看鐘，所以我記得清楚。」

陳森的口唇顫動了一下，他本來想說，「或許你的鐘停了」，但是他隨即發現，自己這樣說，是毫無意義的一件事，因爲昨天晚上，當他在杜聯明家中的時候，杜聯明根本就沒有醒過！

杜聯明在等着陳森說話，陳森只是口唇動了動，並沒有出聲，杜聯明就繼續道：「我當時坐起來，還覺得天旋地轉，是你扶我起來的，你對我說，白天的事，是你不對，一切算是過去了，要我明天照常來上班，千萬別見怪，還要我接受你正式的道歉。開始時我仍不免很氣憤，但是後來，也就算了，你還倒過一杯水給我喝，大約五點鐘，你才告辭的。」

陳森用心聽着，眼睜得好大。等到杜聯明講完，他才有點口吃地道：「你……會不會認錯了人？」

杜聯明苦笑了一下，他到現在，總算已經明白了，陳森全然不記得昨天晚上的事了，他欠了欠身，道：「陳先生，就算我認錯了人，那被認錯的人，又怎麼會知道我們之間爭執的事？」

陳森怔了一怔，點了點頭，呆着，說不出話來，杜聯明道：「陳先生，你是不是想收回昨天晚上的話？」

陳森忙道：「不！不！那正是我今天早上準備對你說的話！」

他講到這裏，用手敲打着自己的額角，道：「奇怪的是，我一點也記不起昨天的事了，我是指昨天晚上，我向你道歉的事！」

杜聯明皺着眉，他們之間的第一次衝突，就是陳森記不起曾吩咐過他修改圖樣起的，這已是陳森第二次記不清他自己做過的事了！

杜聯明在刹那間，感到事情十分嚴重，他有責任帮忙陳森記起昨晚的事來。

是以杜聯明道：「陳先生，你昨天晚上，曾經到過我家裏的，是不是？」

陳森點頭道：「是，你喝醉了，我一直想等你醒，可是你一直昏睡着，我等到將附近兩點鐘，沒有法子再等下去，就自己走了！」

杜聯明道：「到那裏去？」

陳森道：「當然是回家去，睡覺！」

杜聯明站了起來，直到了陳森的辦公桌前，神情很嚴肅，道：「陳先生，你本人和你的家族，是不是有夢遊病的記錄？」

陳森一聽得杜聯明這樣問自己，不禁苦笑了起來。

夢遊病，他早已想到過了，昨天下午，他在看到了自己親筆所寫的那張草圖之後，他就想到過夢遊病。可是，那顯然不是夢遊病，因爲兩次，他都不是睡覺，一次，他是在和幾個朋友談天，而昨天晚上四時，他正在駕車，接下來的時間，他是和女朋友在一起，決不是和杜聯明在一起！

陳森心中，亂到了極點，他搖着頭，道：「不是夢遊病，你說的那時間，我清醒得很，我正在駕車，去找一個人，接下來的時間，我和她在一起，四點到五點，我完全清醒着！」

杜聯明震動了一下，望着陳森無法說話。

陳森和杜聯明兩人都不說話，沉默維持了很久，陳森才先開口，道：「上一次，就是我叫你修改圖樣的那次的情形，昨天你才說了一半，就叫我打斷，你可以再向我敘述一遍？」

杜聯明充滿了疑惑的神色，一時之間，好像無法開口一樣。

陳森道：「昨天，你說到我講及靈魂和軀體──」

杜聯明道：「是的，你說及鬼，你說鬼是存在的，有鬼才有活人，鬼加上軀體，才成爲活人，軀體是死人，鬼是存在的，沒有鬼就沒有活人！」

陳森苦澀地笑了起來，道：「我說這種荒謬的話，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杜聯明道：「我不明白，一直都不明白，你接着就吩咐我在臥室中，另外加一間小房間，說是給人軀體以外的東西住，你還自己繪了草圖，而且說，軀體以外的東西，有時，或者會想離開軀體，單獨活動一下，當時，我還和你爭論過，但是你既然堅持，我也只好照你的意思去做了，結果就是那樣。」

陳森又有了一陣昏眩的感覺，他呆了很久，杜聯明也只是望着他，不說話。

過了好一會，陳森才站了起來，手按在杜聯明的肩頭上，用十分誠懇的聲音道：「杜先生，我和你都不明白，可是可以肯定的是，一定有一種極其奇怪的事，在我的身上發生！」

杜聯明立時點頭，表示同意。

陳森吞下了一口口水，道：「我請你帮我一個忙，在這事情未曾弄清楚之前，請你別對任何人提起，好不好？我實在不想人知道。」

杜聯明立時道：「請你放心，我並不是多口的人。」

陳森長長地吁了一口氣，神態很疲倦地坐下來，杜聯明也就退了出去。

杜聯明的確遵守着諾言，不對任何人說起這件事，可是這件事實在太奇怪了，他私下作一些猜測，他猜想陳森可能有着某一種病，這種病，會導致他突然失去一部份記憶，使他全然記不起自己曾經做過的事，而且這種病很嚴重，在失去記憶的同時，會產生一種幻想，這就令得他非但忘記了自己曾做過什麼，而且還堅信自己在做着另一件事！

這樣的解釋，當然是合理的，杜聯明的心中，不禁替陳森感到可惜。

當天，杜聯明當然沒有什麼心思工作，有點精神恍惚，他也注意到，陳森一直將自己關在辦公室中，直到下班前半小時，他才神色蒼白地走出來，和各人約略打了一個招呼，先走了。

半小時，杜聯明和其他的職員，也離開了寫字樓，杜聯明回到了家，他還未結婚，和母親、弟弟，住在一起，杜聯明一回到家裏，他母親就向他嘮叨他昨天晚上喝醉酒的事情，還提及他的老板來看他，等他醒轉，一直等到近兩點鐘才走。

杜聯明本來很有點不耐煩了，可是聽到他母親提及陳森是兩點鐘走的，他忍不住道：「你記錯了，不是兩點鐘，是五點鐘，就天快亮了！」

他母親呆了一呆，道：「你酒還沒有醒？明明是兩點鐘，我開門讓他走的，他臨走時還對我說眞不好意思，打擾我們那麼夜！」

杜聯明大聲道：「五點鐘！」

他母親呆了一呆，大聲叫道：「小弟！小弟！」

杜聯明的弟弟從浴室中走出來，還用毛巾擦着濕頭髮，道：「什麼事？」

母親大聲道：「你說，昨天晚上，陳先生是什麼時候走的，告訴你的胡塗哥哥！」

杜聯明的弟弟道：「兩點鐘不到。」

杜聯明呆了一呆，他還想爭辯，可是却沒出聲，向自己的房門口走去，來到房門口，他停了一停，才說道：「他走了之後，有沒有再來？」

他得到的同答是：當然沒有！

杜聯明進了房間，坐下來，不禁苦笑着。下午，他替自己，作了一個很好的解釋，自以爲事情一定是那樣的了，可是現在却有兩個人證明，陳森的確是在兩點鐘左右離開。

那麼，陳森所說是眞的了，昨天晚上，他兩點左右離去，四點左右，他駕車去找朋友，並不是在自己這裏！

杜聯明實在不願意接受這樣的事實，因爲昨天凌晨四時，當他酒醒之後，他的的確確，是看到陳森在他面前的，或許那是他喝了太多的酒，是以造成的幻覺？但如果那是他幻覺的話，他何以記得那麼清楚，何以在他幻覺中出現的陳森，所講的話，就是眞實的陳森所要講的，這倒有點不可思議了！

杜聯明一面想着，一面在床上躺下來，他才一躺下來，就看到了几上的那隻玻璃杯。

一看到了那隻玻璃杯，杜聯明立時又跳了起來，怔怔地望着。那隻玻璃杯，一點也沒有任何特別之處，但是杜聯明却清楚記得，陳森曾用過這杯子倒水，給他喝過，如果陳森眞的在凌晨四時到五時，在這間房間裏出現過，和他說過話，斟過水給他喝，那麼，這隻杯子上，一定會有他的指紋。

杜聯明是一個遇事好尋根究底，決不肯隨便馬虎過去的人，而且，他對自己很有信心，他決不願意接受昨日的幻覺這個事實！

杜聯明用一手帕，將這隻玻璃杯小心包了起來，不對他家人說什麼，吃完了飯，洗了澡，他才和他一個當警官的朋友，通了一個電話，說他想檢驗一隻杯子上的指紋，請他帮忙。

那位警官朋友在電話裏笑杜聯明，道：「怎麼，想改行當偵探？」

杜聯明道：「別胡扯，你肯不肯帮忙？」

那警官又取笑了幾句，總算答應了下來，杜聯明當晚和他見面，第二天又見面。

第二天見面的時候，那位警官給了他一份報告，道：「杯子上有兩個人的指紋。」

那天上午，陳森照常上班，杜聯明已經在一柄計算尺上，取得了他的指紋，他將計算尺也帶了來，千請萬請，再請那警官帮忙。

又過了一天，那警官的電話打到辦公室來，道：「已經核對過了，杯子上的指紋，和計算尺上的指紋，是屬於同一個人的！」

當時，杜聯明整個人，幾乎都跳了起來。

他雖然委托那個警官朋友在做這件事，但是却實實在在不願有這樣的結果！

可是如今，偏偏就是這樣的結果！

那杯子上，有着陳森的指紋！

杜聯明放下電話來，不由自主在冒着汗，杯子上有陳森的指紋，那證明陳森用過這隻杯子，證明他不是幻覺，當然，也有可能，那是陳森在兩點之前，曾經碰過那隻杯子留下的指紋。

陳森正在和幾個職員講話，看來很正常，但是杜聯明向他望過去的時候，心中都有一股說不出來的詫異之感。他想過去對陳森說這件事。

但是，杜聯明却沒有過去，而且，在接下來的日子中，他也未曾對任何人提起過。

在接下來的日子中，一切都很正常，完全沒有什麼特別的事發生，事務所的業務，一直很正常，陳森看來也很好，杜聯明只是將那些事，存在心裏，可是日子一天天過去，心中的疑團雖然未曾打破，却也不免漸漸淡忘了，一直到了那一天晚上——

那一天晚上，杜聯明又在開夜工，夜已經很深了，杜聯明繪完了最後一筆，將整張圖看了一看，伸了一個懶腰，打了一個呵欠，正準備站起來，收拾一下東西就離去之際，辦公室的門推了開來。

杜聯明抬起頭來，他看到陳森走了進來。

杜聯明有點本能地眨了眨眼，又揉了揉眼，連他自己也不明白這樣做是什麼意思，事實上，他是不用看得仔細一點的，第一眼他就可以認出來，進來的是陳森，絕不會是其他人！

他叫了一聲：「陳先生！」

陳森答應着，一直向他走來，不知爲了什麼，杜聯明有一種異樣的感覺，他突然伸手，抓住了陳森的手臂，陳森以一種十分奇怪的神情望着他，道：「你怎麼了？」

杜聯明連忙鬆手，道：「沒有什麼，陳先生，這麼晚了，你還來？」

陳森的神情看來很正常，道：「我來看看你，繪圖的進度怎麼樣？」

杜聯明忙道：「我想沒有問題，可以如期交出去！」

陳森來到了書桌的前面，看着繪好了的圖，轉頭向杜聯明望來，忽然道：「你不覺得這裏少了點什麼？」

這一句話，令得杜聯明全身都起了一股寒意，上一次，陳森也是這樣開始的！

一時之間，杜聯明望着陳森，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陳森又道：「人有軀體，可是一個人是活人，必定在軀體之外，還有着什麼——」

杜聯明身上的寒意越來越甚，他一面向後退着，一面不由自主，大聲叫了起來。

當他大聲呼叫那時候，陳森以一種極奇訝的眼光望着他，杜聯明叫了兩聲，又陡地衝向前去，近乎粗鹵地抓住陳森的雙臂，用力搖着陳森的身子，叫道：「醒一醒，你醒一醒！」

陳森神情更是駭異，道：「杜聯明，你在發什麼神經？」

杜聯明鬆了手，又向後退去，撞倒了一張椅子，喘着氣，道：「你爲什麼要和我開這種玩笑，爲什麼？明天又不記得現在的事了！」

陳森有點驚訝地道：「明天我不記得，怎麼會？我看你工作得太辛苦了，我請你吃宵夜去！」

杜聯明喘着氣，他想令自己鎭定下來，可是實在做不到，他只是道：「走！你快走！」

陳森聳聳肩，帶着無可奈何的神情，走了出去，一等陳森出去，杜聯明忙衝上去，關上了門，背靠着門，不住喘着氣。

過了好久，他才定過神來，他自己問自己：「爲甚麼剛才那樣害怕？」

剛才實在是沒有必要那麼害怕的，進來的人是陳森，他認識陳森，在一起工作，已經有很多年了，實在沒有要那麼害怕的。而剛才，陳森的一切都很正常，反倒是他自己，太不正常了！

當杜聯明定下神來，他第一件想起的事就是將陳森找同來！

他立時推開門，陳森已經不在辦公室中了，他急急忙忙地奔到門口，他奔得如此匆忙，以致接連撞倒了兩隻畫架，他來到辦公室的大門口，拉開大門，走廊上也沒有人，他再連忙奔到電梯門口。

電梯正在向下落着，已快到樓下了，杜聯明用力敲着電梯的門，大聲道：「陳先生！」

當他叫了兩下之後，他可以肯定，陳森是聽不到他的叫喚聲的，陳森已經走了，電梯已經到了樓下。

杜聯明略呆了一呆，立時奔向走廊盡頭的一個窗口，從那個窗口看下去，可以看到事務所所在的大厦正門，當他來到那窗口的時候，他向下看，果然看到陳森剛好從大厦中走出來，穿過馬路去。

杜聯明推開了窗子，又大聲叫道：「陳先生！」

杜聯明這時，是在十樓，但是夜很靜，他的叫聲顯得格外響亮，他才叫了一聲，陳森就轉身來，抬起頭，向他招着手。

杜聯明大叫道：「你等一等，我和你一起去——」

他本來是想說「我和你一起去宵夜」的，可是他的話還沒有說出，就看到一輛跑車，疾駛而來，而那時候，陳森正站在馬路中心！

杜聯明陡地停了口，接着，驚惶無比地叫道：「快讓開！」

可是，當他叫出那一句話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那輛跑車的來勢，是如此之快，而陳森恰好在路中心，抬頭向上面望着，他完全沒有躲避的機會！

接下來發生的一切，實在太可怕了，以致杜聯明在事後，無論如何沒有法子想起他自己究竟做了一點什麼事，而事實上，他在叫出一聲「快讓開」之後，立時驚叫了起來，而且雙手掩住了臉。

也就在他掩住了臉的同時，他聽到了一陣急速的汽車剎車聲，刺耳得可怕，像是有刀在刮着他的神經一樣。

杜聯明忙又放下手來，他看到那輛跑車停在路中心，可是看不到陳森，他也看到在跑車上的那個女人，抱住了那駕車的男人，樣子好像十分驚恐。

杜聯明那時，由於震驚得實在太甚，是以他只想到了一點，陳森一定被撞到車下面去。

他疾轉過身來，一面喘着氣，一面又發出可怕的叫嚷聲，他也來不及搭電梯，就從樓梯上，直衝了下去。

當他衝到了四樓，或者是五樓之際，大厦的警衛員也正喘着氣，向上奔來。

大厦的警衛員當然是聽到了他的叫聲，所以趕上來查看的，警衛員一看到面色蒼白，額上佈滿汗珠的杜聯明，也不禁大吃一驚，忙問道：「杜先生，什麼事？」

杜聯明喘着氣，道：「快！快召救傷車，我看到陳先生被車撞倒了。」

警衛員聽了呆了一呆，道：「那一位陳先生？」

杜聯明叫道：「我們的老板！」

他一面叫着，一面推開警衛員，又向下奔去，警衛員略呆了一呆，忙也向下奔去，兩個人先後奔到了大厦底層的大堂，杜聯明在前，直撲向大厦的門口，可是當他衝到門口之際，他却「砰」地一聲，撞在鐵門上。

大厦門口，落着格狀的捲閘，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形，但是走不出去。

杜聯明雙手抓住鐵閘，用力搖着，警衛員接着奔了過來，道：「杜先生，我來開！」

警衛員奔了過來，用鑰匙開了鐵閘，將鐵閘抬起來，杜聯明立時衝了出去。

當他一衝出人行道之際，他就呆住了。

馬路中心，靜蕩蕩地，什麼也沒有，沒有那輛跑車，也沒有陳森。

杜聯明也略呆了一呆之後，忙又奔到了馬路中心，到了馬路中心，他可以清楚地看到馬路上，還有車子緊急剎車所留下的痕跡。那輛跑車，一定曾撞中了陳森，可能是跑車上的人，將陳森扶上車，送到醫院去了。

杜聯明轉過身來，警衛員也來到了他的身後。

警衛員也在察看地上的緊急剎車痕跡，杜聯明喘着氣，道：「一定是車上的人，將陳先生送走了。」

警衛員道：「是的，我也聽到一陣剎車聲，還聽到一個女人的尖叫聲，後來，又聽到你的叫聲，我才奔上來查看的，陳先生眞太不幸了。」

杜聯明抹了抹汗，道：「我要到醫院去看他——」

杜聯明的心中十分難過，他在講了那句話之後，頓了一頓，又道：「是我不好，我應該由得他走，不應該再叫住他的！」

警衛員抬頭，望着杜聯明，臉上充滿了一種十分奇訝的神色。這時，又有一輛車駛來，警衛員拉了杜聯明一下，兩人一起退到了人行道上。

警衛員道：「杜先生，剛才你說什麼？」

杜聯明的臉上，充滿了懊喪的神色，道：「他本來早過了馬路，走了，是我在十樓的窗口叫住他的，他就站在馬路當中抬頭望着我，所以車子來的時候，他根本連躲避的機會都沒有！」

警衛員一面聽着，一面點着頭，神情也很難過，可是他仍然充滿了疑惑的神色，道：「你說什麼？你意思是陳先生從辦公室出來？」

杜聯明睜大了眼睛，道：「當然是！」

警衛員的神情更疑惑了，他搖着頭。「不會吧，杜先生，大厦門口落了閘，陳先生是沒有法子走出去的，除非他叫醒我開鎖。」

杜聯明呆了一呆，是的，大厦的門口落了閘，他剛才就衝不出來，要等警衛員開了鎖，他才能走出來。

可是，陳森實在是從大厦走出來的，他看得清清楚楚，那警衛員睡着了，一定是想推卸責任。

杜聯明沒有再和那警衛員說下去，因爲那時，正有一輛街車駛來，杜聯明截住了街車，上了車，對司機道：「到醫院去！」

司機呆了一呆，道：「那一家醫院？」

杜聯明也呆了一呆，他立即說道：「剛才有人在路中心給車撞倒了，可能送到什麼醫院去？」

司機道：「有急救設備的，當然是公立醫院。」

杜聯明道：「去！快去！」

司機開動了車子，當車子向前疾駛而去之際，杜聯明一回頭，還看到警衛員站在大厦門口，街上很靜。

車子在公立醫院門口停下，杜聯明匆匆給了車資，下車，奔進醫院的大堂。

杜聯明才奔進大堂，就看到一個全身浴血的人正被抬進急症室去，他忙過去看，粗暴地推開了一個護士，可是那個傷者却不是陳森，而是一個老者。

杜聯明忙來到一個坐在櫃後的警員面前，道：「剛才有人送一個被車撞傷的人進來？」

警員揚着臉，道：「叫什麼名字？」

杜聯明道：「陳森，耳東陳！」

警員翻着一本簿子，道：「沒有！」

杜聯明忙道：「他可能受了重傷，根本不會說出自己的姓名，是撞倒他的人，將他送來的！」

那警員道：「你自己去看吧，急救室在那邊！」

杜聯明喘着氣，向着警員所指的地方走去，他聽到不少呻吟聲，他推開了幾間急救室的門，探頭進去看，看到了五個意外受傷的人，正在進行急救，可是那五個人之中，並沒有陳森在內。

杜聯明又回到了醫院的大堂，他再向警員道：「我找不到我的朋友，他是不是有可能送到另一家醫院去了？」

警員道：「出事地點在那裏？」

杜聯明說出了地點，警員道：「照說，應該送到這裏來的，這裏最近，但也有可能送到另一家醫院去了！」

杜聯明又向外奔去，在醫院門口，上了街車，趕到另一家醫院去，那是一段很長的路程，當車子在靜寂的路上疾駛之際，杜聯明的雙手緊緊握着拳，以致他的手心中，冒出了大量的冷汗。

車子總算到了另一家醫院，杜聯明的遭遇；和在剛才那家醫院中的時候差不多，他在被指來指去，奔上奔下，奔了將近二十分鐘之後，並沒有找到陳森，也問不出曾有人將受了傷的人送進醫院來。

當杜聯明終於冷靜下來之際，他想到，可能自己一開始，就將事情想得太嚴重了，自己只看到車子撞中陳森前的那一剎間，接着就雙手掩了眼，可能陳森在最後的十分之一秒避了開去，也有可能，他雖然叫車子撞中了，可是並沒有像自己想像那樣，受了重傷！

如果是那樣的話，那麼陳森應該在什麼地方呢？當然是在家裏！一想到這裏，陳森忙向在櫃後的一個醫院職員，借打電話，他撥了陳森的電話，心中在叫着：快來聽，快來聽，快有人來聽！

可是電話鈴響了又響，却沒有人來聽，杜聯明的心直向下沉，直到他幾乎要放棄了，電話才突然有人聽了。

電話一有人聽，杜聯明的心中，便不禁一陣狂喜，因爲他知道陳森是獨居的，在這樣的深夜，他家裏的電話有人聽，那麼聽電話的人，一定是陳森本人了。

可是，那邊的電話才一有人接聽，杜聯明就聽到了一陣極其喧鬧的聲響，有音樂聲，也有人在高叫的聲音，那一切聲音，好像是陳森的家裏，正在舉行與高采烈的派對。

接着，便是一個女人的聲音，道：「對不起，你要睡覺，請你塞上耳塞，如果眞睡不着，請你下來喝一杯酒，今天畢竟是週末啊！」

那女人一口氣講到這裏，立時掛斷了電話。今天是週末，杜聯明到這時才想起來，可是，那是沒有多大關係的，他一定是撥錯號碼！

杜聯明不好意思地向那職員笑了笑，再小心地撥着陳森家裏的號碼。

這一次，電話響了不多久，就有人來接聽，可是杜聯明聽到的，仍然是那種喧鬧聲，而且，只不過是一秒鐘不到的時間，立時又沒有了聲音，顯然是拿起電話來的人，又立即將電話放下了！

杜聯明並沒有再打第三次，這點自信心，他還是有的，他自信自己剛才沒有撥錯號碼。

可是當他轉過身，離開櫃台，向前走去的時候，他却有點搖擺不定，脚步不穩，天旋地轉之感。

那是怎麼一回事？陳森的家裏，正在舉行派對？

太荒唐了，那怎麼可能？要是陳森的家裏在舉行派對，又怎麼會到事務所來看他？難道他是來邀請自己去參加派對的？

這實在不像是可能的事，可是那兩次電話，第一次聽電話的女人，一定是以爲那是隣居打來的抗議電話，第二次，根本是置之不理！

杜聯明一面向醫院外走去，一面拚命想着，他立時想到，多想是沒有用的，該到陳森的家中去看看！

他又上了車，直駛陳森的住所。

陳森住在一幢相當高級的大厦的一層，杜聯明曾去過一次，他在大厦門口下了車，才走進大厦，就看到一個穿着睡衣的中年男子，對大厦的看更人，在憤怒地提抗議，道：「你上去對八樓陳先生說，要是他們再這樣嘈下去，我一定要報警了！」

看更人忙道：「是！是！我去說！」

杜聯明走向電梯，那中年人和看更也跟了進來。

在電梯裏，看更向杜聯明望了一眼，道：「先生，你是來找——」

杜聯明忙道：「找八樓A座的陳先生！」

杜聯明的話才出口，那中年人就憤怒地「哼」了一聲，道：「沒有教養，沒有知識！」

杜聯明沒有出聲，他根本不知道陳森家在舉行派對，雖然他現在是知道了，但是當他知道了這一點之後，他心中的震驚，實在不容許他再和人家去拌嘴了。

電梯到了七樓，那中年人先出去，臨走還憤然地對杜聯明瞪了一眼。

電梯再上一層，到了八樓，杜聯明和看更人一起走出去，在A座門前，看更按鈴，門打開，一陣喧鬧聲，就衝耳而來。

那陣喧鬧聲，和電話中聽到的一樣，由此可知，第一次，他就沒有撥錯號碼。

而來開門的，不是別人，正是陳森。

陳森看來，已經有了幾分醉意，一手還拿着一隻酒杯，一手用竹籤刺着一顆櫻桃，在口中吮着，杜聯明站在看更的後面。

看更道：「陳先生，已經有四次投訴，你們在吵了，要是再這樣的話，只好報警了，希望你們玩得高興，不要弄出不愉快的事來！」

陳森點着頭，道：「是！我知道！」

他轉過身去，大聲道：「大家靜一靜，再這樣吵下去，警察就要來了！」

經他大聲一叫，屋子裏的聲音，果然靜了許多。

看更也轉身離去，杜聯明站在門口，一時之間，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

他實實在怔呆了，因爲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陳森都不像是才被車子撞過的樣子。

陳森並沒有發現杜聯明，他轉過身去之後，順手要關門了，杜聯明直到這時，才迸了一聲出來，叫道：「陳先生！」

他對陳森，一直是十分尊敬的，稱之爲「陳先生」，陳森一聽到有人叫他，轉過身來，他一看到杜聯明，又是高興，又是驚訝，忙開了鐵閘，道：「眞是，我怎麼沒想到你！好得很，你自己來了！」

他將杜聯明拉了進來，一進屋子，陳森替杜聯明介紹着屋中的人，屋內大約有七八對男女，而且看來，派對已進行得有相當時間了！

當陳森介紹到第五個還是第六個人時，杜聯明感到自己，實在沒有法子支持下去了，他感到一陣昏眩，身子也搖擺了起來。

有一個女人叫了起來，道：「陳森，這位先生看來好像不舒服！」

陳森顯然也看出杜聯明的神情很不對，忙扶着他在一張沙發上，坐了下來，音樂聲也停止了，屋中也眞正靜了下來，每一個人都望着

杜聯明。

杜聯明的神情，這時看來，的確十分可怕，他面無血色，口唇在不斷顫動着，額上的汗珠，一顆一顆地迸出來，陳森在不住問他有什麼不舒服，但是杜聯明却只是發着抖，發不出聲來。

有人叫道：「他一定是受了過度的驚怕，快給他一杯白蘭地！」

立時就有人遞了一杯白蘭地過來，這時候的杜聯明，也實在需要一杯白蘭地，是以他接過來，一口喝了下去，吁出了一口氣來，抹了抹汗。

陳森拍着杜聯明的肩頭，道：「怎麼啦，你好像不是身體那麼虛弱的人！」

杜聯明苦澀地笑了一下，道：「你們開始多久了？」

陳森道：「從九點鐘到現在，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立時有人道：「三點！」

陳森笑着，道：「眞不好意思，我的隣居至少要有半年不睬我了！」

杜聯明陡地伸手，用力抓住了陳森的手腕道：「你有沒有離開過？」

陳森訝異地道：「沒有，你爲什麼——」

陳森只講到這裏，他的面色也變了，他陡地停了下來，然後，聲音有點發顫，道：「你又——」

杜聯明點了點頭。

陳森沒有再出聲，屋中也很靜，因爲其餘的人，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過了有一分鐘左右，陳森才道：「各位，請回去吧，我們也盡興了！」

各人倒也很知趣，有的喝乾了杯中的酒，有的拿起衣服，雙雙對對，走了出去，不一會，只剩下了陳森和杜聯明兩個人了。

他們兩個人對坐着，過了好一會，陳森才抬起頭來，道：「這一次，情形怎麼樣？」

杜聯明望着陳森，一時之間，不知如何說起才好。

杜聯明呆了很久，才道：「陳先生，你眞的完全不記得了？一點也不記得？」

陳森攤了攤手，苦澀地道：「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說什麼，眞的，一點也不知道！」

杜聯明的手心在冒着汗，道：「那怎麼可能，陳先生，我正在工作，你走進來，要請我去宵夜，然後——」

杜聯明將接下來的事情，詳詳細細地說了一遍，他發覺陳森的臉色，越來越是難看，但是他還是要說下去，因爲他自己知道，他所說的一切，全是事實！

等到杜聯明講完，陳森幾乎已有點支持不住了，他不由自主地喘着氣，過了好半晌，才道：「杜先生，一定有一種很奇怪的現象，在我身上發生了，你說是不是？」

杜聯明苦笑道：「太奇特了！」

陳森揮着手，看他的樣子，像是在設想，該如何開口才好，過了半晌，他才說道：「事實上，這種事，講出來也不會有人相信的，我看，還是暫時不要聲張，讓我慢慢來弄清楚，可好？」

杜聯明聽了，心中不禁有點生氣，他要是多口的人，早就將發生在陳森身上的怪事對人說了，如何還等到今天。不過，杜聯明隨即又原諒了陳森，因爲一個人，接二連三地遇到了這樣的怪事，難免要懷疑這懷疑那的，是以他沒有說什麼，只是點了點頭。

他們兩人又僵坐了片刻，杜聯明才站了起來，道：「陳先生，你不必太緊張，或許是什麼人，故意扮成你的樣子，在和你鬧玩笑！」

當杜聯明那樣說的時候，他連自己也不信，因爲那決不是有什麼人在開玩笑！

陳森也苦笑了起來，杜聯明又道：「你該休息了，我告辭了！」

陳森像是在一種精神極其恍惚的狀態之中，他甚至沒有站起來送客，杜聯明自己走了出去。

到了靜寂的馬路上，杜聯明呆呆地站着，陡地一輛車子，高速地駛過，杜聯明的心中，陡地一動，他立時想起了那輛紅色的跑車！

那輛紅色的跑車，會在路中心撞倒了陳森，他聽到緊急的剎車聲，看到那輛跑車停下來，也會聽到車上女人發出的尖叫聲。

雖然那輛車後來不見了，可是當時發生的事，車上的人是一定記得的，然而，杜聯明又苦笑了起來，他不記得那車子的牌子，上那裏找這車子去？

杜聯明很遲才上班，中午時分見到陳森，陳森向他發出苦澀的笑容來，杜聯明則假裝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儘管他的心中，充滿了疑惑。

在接下來的日子中，看來一切都正常，杜聯明常常開夜工，每次開夜工，他都有點提心吊膽，害怕陳森又突然來找他。然而，在他內心深處，却又希望陳森會來找他，因爲只有將陳森當場抓到，才能明白事實的眞相。

可是，很多天過去了，陳森却沒有什麼怪事，開始的時候，大約每隔上幾天，陳森總會用詢問的眼光看着他，而杜聯明總是搖着頭，表示沒有什麼事發生，到後來，因爲眞的沒有什麼事再發生，所以陳森也不再向杜聯明投以詢問的眼光了。

一直到了將近過年，準確點說，是新年前的幾天，陳森的住所又開舞會，杜聯明應邀前往，在陳森住所的大厦門口，杜聯明看到了一輛顏色紅得刺目的跑車停着。

他一看到了那輛跑車，就陡地怔了一怔，他不能肯定那輛跑車，是不是就是幾個月之前，在馬路中心撞倒陳森的那一輛，不過看來的確很像。

他繞着車子轉了一轉，大厦的看更人走了過來，杜聯明指着這車子，道：「這車子的主人——」

大厦看更人道：「也是陳先生的客人！」

杜聯明「哦」地一聲，心想等一會上去之後，一定要問一問。他一面走進電梯，一面仍然不斷在想着，來到了陳森的門口，他按鈴，陳森打開門來，出乎杜聯明意料之外地，沒有音樂，沒有跳舞，大約有二十個人，都在聚精會神，聽一個中年人說話。

那中年人的話，顯然因爲杜聯明的來到，而被打斷了，所以當陳森爲杜聯明和各人介紹了一番之後，那中年人道：「剛才我講到那裏了？」

一個女郎道：「剛才，你講到每個人，都有鬼，可能是一個，可能很多！」

那中年人用充滿了神秘的眼光望着各人，道：「是的，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鬼，各位大多數是從事建築工作的，應該知道，一張圖，可以晒出很多份藍圖來，人也是一樣！」

陳森首先笑了起來，別人的感覺如何，杜聯明不知道，但是杜聯明自己，却可以聽得出，他笑得實在很勉强，陳森一面笑着，一面道：「照你這樣說法，豈不是世界上，鬼要比人多了？」

那中年人居然神情很嚴肅地點了點頭。

陳森又「哈哈」大笑起來，道：「別胡扯了，來，音樂，我們該輕鬆一下！」

可是陳森的提議，立時被一片抗議聲否決了，顯然那中年人的話，比音樂更有吸引力，而杜聯明剛才在陳森的介紹之中，也知道那中

年人是一個業餘的玄學研究專家，所以他也大聲道：「聽他說下去，聽他如何解釋！」

在衆人的反對下，陳森有點無可奈何地攤了攤手，那中年人向杜聯明指了一指，道：「這位先生要求解釋，其實很簡單，試問，活人和死人有什麼不同？」

那中年人這樣一說，各人不禁嘩然，一個禿頭男子道：「這還用問，活人有生命，死人沒有！」

那中年人笑道：「是，活人有生命，死人沒有，那麼，生命又是什麼？」

各人靜了下來，杜聯明道：「生命是一種力量，是一種活力。」

那中年人望着杜聯明，道：「你這樣回答，可以說是對的，我們如果將活人當作是在運行中的機器，而將死人當作是靜止的機器，這樣的比喩，可能不很合適，不過我希望有人能夠提出更合適的比喩來。」

沒有人出聲。

中年人又道：「大家都同意我的比喩了，那麼，生命對於人來說，就等於是一種動力，這種動力，當然不是煤，不是蒸氣，也不是電，而是一種極其秘奧，至今爲止，人類對之還一無所知的力量，我將這種力量稱爲鬼──」

中年人講到這裏，各人重又嘩然，但是那中年人提高了聲音，神情嚴肅，大聲叫道：「或者更明確一點地說，一切鬼的現象，全是這種力量形成的！」

嘩然聲停止，代之而起的，是一陣交頭接耳的嗡嗡聲。接着，又完全靜了下來，因爲那中年人的話，聽來雖然玄之又玄，但不可否認，還是有他的吸引力的！

中年人像是得了勝利一樣，笑了起來，道：「人死了，就表示這種力量，離開了人的身體，所以，活人變成了死人，而這種力量，在離開了人體之後，就變成了鬼，這不是再明白也沒有了麼？」

中年人講到這裏，攤了攤手，表示他已經解釋得十分明白了。

一個咬着烟斗的青年人笑了起來，道：「不明白，鬼是看得到的，而力量是能，不是物質，是看不到的！」

那中年人轉過頭來，盯住了那年輕人，人人都在等着他的回答。

過了足足有半分鐘之久，那中年人忽然道：「小兄弟，你看過電視？」

所有人都笑了起來，青年人道：「當然看過。」

中年人沉聲道：「電視上，我們可以看到任何人，但是無綫電波不是物質，是能！」

青年人張大了口，說不出話來。

中年人又道：「我是研究玄學的，不過，現在科學已經證明，人的每一個動作，甚至是細胞的活動，都有電波放射出來，這種電波極其微弱，無法測定，但却是存在的，這種不斷地在人的活動中放射出來的電波，充塞在地球的每一個角落，朋友們，那就是鬼！」

杜聯明心中陡地一動，道：「照你那樣說，人不必一定要死了才有鬼，活的時候，一樣可以有鬼的！」

那中年人十分高興地向杜聯明一指，道：「對，這就是我最近在研究的事！」

杜聯明這時，不由自主地向陳森望了一眼，只見陳森正舉着酒杯在喝酒。

可是，仍然可以看得出，他的臉色，十分的蒼白。

「人活的時候也有鬼」，這更引起了各人的興趣，大家議論紛紛。

等到各人漸漸靜下來之際，那中年人又道：「每一次，我遇到了鬼──」

這是一個十分驚人的故事的開始，是以他才說了一句，所有的人就一起靜了下來。

那中年人繼續道：「那一次，我和一個女朋友在一起，我駕着車，在路上飛駛──」

他講到這裏，杜聯明心頭怦怦地跳了起來，問道：「先生，你的車子，是不是一輛紅色的跑車？」

那中年人點了點頭，用一種奇訝的眼色，望了杜聯明一眼，杜聯明只覺得自己的手心又在冒汗了，他向陳森看去，發現陳森坐在一角，面色陰沉得可怕。

那中年人繼續道：「當然，我看到一個人，站在馬路中心，頭向天上，像是對什麼人在說話──」

中年人說到這裏，杜聯明不由自主，發出了一下呻吟聲來，不過他的呻吟聲很低，沒有引起什麼人的注意。

中年人又道：「我的車子直衝了上去，撞中了那人，我緊急剎車，我的女朋友尖叫，可是當我停住了車子之後，馬路中心，除了我們兩個人之外，什麼也沒有，那個分明被我撞中的人不見了。」

一個女郎笑起來，道：「你眼花了！」

那中年人搖頭道：「不是眼花，是實在的，不但是我看到，我的女朋友也看到，我們還十分清楚地記得那個人的樣子，我知道那是鬼，所以我用盡了方法，要找到這個鬼的身體，所以我認識了陳森！」

他講到這裏，陳森陡地站了起來，臉色蒼白，聲音發顫，道：「太過份了！」

旁人也覺得那中年人太過份了！可是那中年人却道：「陳森，你不必緊張，其實那一點不算什麼，每一個人都有鬼，沒有鬼，人不能活着，只不過你的活力特別充沛，所以你的鬼湊巧被我看到了而已，鬼被人看到的機會很微，那是在一種微電波突然和見鬼的人的神經系統產生聯系的情形之下產生的！」

陳森的身子，似乎搖搖欲墮。

杜聯明忙過去扶住他，低聲道：「鎭定點，聽他說下去！」

陳森吸了一口氣，鎭定了一點，居然勉强地笑着，道：「那麼說來，你用車子撞倒的，是我的鬼魂了？」

那中年人笑道：「是的，我認爲是那樣，自從我認識你之後，我早就想對你說了，可是我怕你見怪，所以一直不敢說，直到今天，才講了出來！」

各人有的不信，有的神色駭然。

那中年人站了起來，道：「眞對不起，我破壞了氣氛，陳森，我相信你是完全不知道的，這純粹是你鬼魂的事情，眞的，和你一點關係也沒有！」

陳森勉力鎭定着，這時，杜聯明只要加上幾句，就可以肯定那中年人的話了，但是，他却什麼也沒有說。

那中年人道：「對不起，我要走了！」

他說着，就向外走了出去，自己開了門，在他離去了之後，屋中靜了很久，大家才開始再談論。

約莫在半小時後，吸烟斗的年輕人道：「陳森，你有剛才那位先生的電話？我忽想起一個問題，想問問他！」

陳森點了點頭，那年輕人去撥電話，講了幾句，忽然他的臉色變得很難看，拿着電話，而這時，人人可以聽到電話中，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道：「我是他太太，你是那一位？他一小時之前到新加坡去了，我才送飛機回來，你有什麼事？」烟斗自那年輕人的口中，跌了下來。

鬼！

（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馮嘉・文　盧令・圖

毒路

幾番兇殺案　迭現神秘人



那是一個年輕的男人，年紀實在不超過廿四歲，但是看上去却已相當老了。最主要是因爲他臉上有着一種疲倦的神情，就像他已對世界經歷太多了。他穿着一件花花綠綠的新欵格子絨大衣，下面是一身深色衣服──深色的絨襯衣和絨褲子。在隆多的嚴寒中，這不算是太多的衣服，但是他額上臉上却滿是汗珠。那是因恐懼而生出來的汗。他正在急着脚步走着，走過那黑暗的街道。街上靜悄悄的，因爲冷，人們除非必要，都不出現而躲回家中去了。雖然附近不見有人，但是這年輕人却顯然是正在逃避什麼人的追踪。

接着，在遠遠的前頭，那三條街轉角的地方，三個人出現了。三個穿着厚厚的大衣的人，他們祇是站在那暗淡的街燈之下，在等着，這個年輕男人於是知道他是過不了這三個人的一關的。他立即縮進路邊的陰影裏，站定不動，手伸進大衣下面，摸着他插在腰間的手槍的槍柄。如果街口那三個人過來，他就祇好和他們一拚了。

但是那三個人並沒有過來。他們祇是等着，不過不是等在黑暗裏，而是光明正大地站在街燈的光下。好像他們的任務祇是守在那裏，不准這年輕人通過而已。

怎辦好呢？他不能進前了，如果沿着來時的方向走回去，又很可能逢到追兵的。

他遲疑着時，街口的另一邊就亮起了車頭燈光。有一部汽車轉進來了。他的心一陣興奮。如果能截到一部的士，或者一部白牌車，那麼他便可以衝出重圍了。

車頭燈光掃到他的身上，使他浴在光中，他連忙在牆上靠緊一點，一面極力運用他的眼力，想辨別來的是不是一部的士。很快，他又肯定了不是一部的士，因爲的士是沒有黑色的。希望是一部白牌車，即使是一部私家車，他也要設法截搭的了！

但，車子的窗口伸出來的那黑色一條的是什麼？車子爲什麼慢下來。

接着，好像處身於噩夢中一般，他看見那條黑色的東西開始噴火，而街邊的牆壁上則出現了火星閃閃，正向他這邊閃過來，他震驚地呆了一下，才醒悟到那原來就是機關槍正在掃射，而牆上的火星就是子彈擊中牆壁反彈時濺成的。在極度的恐懼中，他祇能在牆上挨得更緊，接着，子彈便到達他的身上了。

密集的機槍子彈在他的身體中段掃過，至少有三顆子彈進入了他的體內。車子經過了，加速向街的另一頭馳去。

這個穿着格子大衣的年輕男人，連拔出手槍來的氣力都沒有了。他緊緊的貼在牆上，就像給黏在那裏似的，然後便軟軟地沿牆滑倒，仆在地上。

那部車子轉出街口，不見了，而站在街燈下的那三個男人也急步轉了街口，大概要退過去登車離開。他們並沒有過來看看他們的射擊有沒有生效。因爲可以肯定受擊的人是活不下去的。他們的推斷也並非全無道理，因爲血開始在那年青人的身下出現，在行人路上聚成一個小池。但，也許這青年人的抵抗力是出乎意外地頑强的，因爲，在地上好像死了一般伏了一會之後，他又爬起身了。他很勉强地爬了起身，便踉蹌着沿街而跑，一隻手扶着牆壁。這一次，沒有人等着暗算他了……

五分鐘之後，司馬洛就被長而急促的門鈴聲驚醒了。他老不願意地離開了溫暖的被窩，到了門口，從門洞向外面望一望，看見了一張神色張惶的臉，連忙開門，那個滿身是血的年青人就仆進他的屋中了。

他的嘴巴一開一闔却不能發出聲音，祇是眼睛求救地看着司馬洛。司馬洛遲疑一下，祇好把他扶進家中的客房裏，放在床上。

「發生了什麼？」他問着解開那青年人的衣服，因爲這人身上的血那麼多，他一時看不出究竟是傷在何處。而那青年人的回答仍是嘴巴一開一闔的，他一定是傷及了管轄聲綫的部份了。

接着司馬洛看到了那些傷口是由一排機槍子彈造成的，不禁低聲叫：「我的天！這必須報警！」

那青年的嘴巴慌張地開闔起來，似乎不贊成司馬洛報警，但司馬洛不理他了。如果不報警把這人送進醫院，這人是會死的，事實上，他等不等得到救傷車來也是疑問。他打了電話回來，盡他所能地替那青年人的傷口消毒及止血。那人的臉上都露出着十分痛苦的表情，但是並非因爲受傷的痛苦，而是因爲他說不出話而痛苦，似乎他有什麼是非對司馬洛說不可的。司馬洛不認識這個人，不知道他爲什麼會受傷及爲什麼會來找他。但鑑貌辨色，他知道這人有話對他說，便拿來了一枝鉛筆和一本拍紙簿，鉛筆塞進了那人的手中。

那人明白他的意思，他的手也不是很靈活的，不過總算能動，他歪歪斜斜地在拍紙簿上寫起字來。首先寫的是「高嘉」兩個字，是一個名字。他疑問地看看司馬洛，顯然是在問司馬洛認不認識這個人，司馬洛想了一會，點點頭，他是認識一個叫高嘉的，不過，也許人有同名吧？所以他補充地問：「生下來就是白頭髮的那個高嘉？」

那人連連點頭，司馬洛不禁嘆息一聲：「哦！高嘉，已經好多年沒有見他了，奇怪他現

在在哪裏?」高嘉這個名字，倒勾起他不少回憶，因爲高嘉這個人也曾替他在他那多姿多采的生命上添上了不少色彩。

這樣想着時，那青年人却做了幾個他不明白的手勢，就是用筆指指自己，及用筆尖在紙上畫了幾十個數目字，而這些數目字寫的時候好像很吃力，很費心機似的，每寫一個，兩個或三四個就隔開一點，但有時又不是用空位隔開，而是用一條斜綫隔開，就像他是正在寫一張密碼。終於寫完，他便軟軟地把筆丢下，眼睛也睜不開來了，此時司馬洛已在用藥替他急救止血，雖然知道這樣做也沒有什麼用的，因爲這人的死已是定局，祇差遲早而已。他傷得太重，非人力所能挽救。

司馬洛皺眉看着拍紙簿上的那些字，好奇地問道：「你已經寫完了嗎?」

那人點着頭。接着，警號聲開始自遠而近。司馬洛安慰地說道：「好了，現在救傷車來了!」

那青年人忽然又表示驚恐，他連忙指手示意，司馬洛走近，然後一手抓起那張紙，向司馬洛的袋裏塞。司馬洛接了紙放進自己的袋裏問他：「哦，你要我收起來嗎?好吧!」事實上這一點不用聲明的，無論如何，他都是不會把任何綫索交給警方的了。他是一個好管閒事，好奇心重而且又愛好冒險的人，這樣離奇的一件事，他當然不會甘心就此放手不管的。事實上，這件事開始得很够刺激，他相信追尋下去，一定會有很豐富的發展。

警車和救護車的聲音來到樓下了，司馬洛下意識地走到窗前望望下面，再走回來，發覺那青年人已經不動了。事實上他已經斷了氣。他已經成爲了一具死屍。

而警員和救護人員吵鬧地上來了，這人一定留下了一條血路，所以找地方是毫無困難的。司馬洛在開門之前把鉛筆和拍紙簿收好。

司馬洛開了門，魯克探長便出現了。一個皮膚黧黑而矮小的漢子，一副永遠都像在生氣着的表情。他走進屋中，首先也不去看司馬洛，祇是像獵狗般周圍走了一遭，把一切都看進眼裏，然後才走到屍體的面前蹲下。救傷人員把屍體略爲檢驗，便搖頭。檢驗傷勢也許是不容易的事，但檢驗一個人是否已經死去，却是毫無困難的。

「死了!」魯克探長哼了一聲，站起來，轉身看着司馬洛。司馬洛無可奈何地對他聳聳肩。

司馬洛是一個走遍天涯的人，在許多城市都有住的地方，而在許多城市都有一個和他對頭的探長。也不能絕對說是對頭，因這些探長雖然表面上和他過不去，實際上却是對他有好感的，司馬洛的俠義作風使他們佩服，但是他做事那種不顧繁文褥節和蔑視法律的習慣却使他們頭痛不已。魯克探長是一個典型的他的「對頭」。魯克十分尊重法律，而一切都要依正法律去做，所以他就常常和司馬洛過不去了。

司馬洛終於說：「想不到你會親自來，探長!」

「有人被機關槍掃倒，這是一件大事，」魯克探長說：「而且聽說是發生在你家，我更非來不可了。」

「這樣也好，」司馬洛說，「省了我很多麻煩。至少，你不會把我當疑兇辦而暫時關起來!」

「別那麼肯定!」魯克威脅地說，「如果你不對我的問話作滿意的回答，你仍然會很麻煩的!」

「好吧，」司馬洛說，「讓我先告訴你事情的經過吧!」事情的經過幾句話就可以說完了。那個不知名的青年人半夜按鈴，進來便不省人事，而警方趕到時已經死了。自然，司馬洛不把他臨死寫字的事透露。

魯克懷疑地看着司馬洛，搖着頭：「不行!不行!」

「就是這麼多了，」司馬洛焦急地說：「我連這人是誰都不知道，我不認識他。」

「但他顯然是認識你的!」魯克說，「不然他也不會摸上門來了，這不會是巧合的，我不相信這種巧合。」

「我也不相信，」司馬洛說，「他一定是有事而來的!」他倒希望這人不是受了如此重傷，如果不是致命，他就不會報警，因爲報了警，辦起事來就難得多了。

但是他既然是已重傷，總免不了一死，司馬洛就不能不報警了，因爲即使神通廣大如他也無法把一具屍體弄離他家而加以消滅的。在別處也許還可以試試，但在他家裏，則風險實在太大了!

「這個人究竟是誰?」魯克探長又問他一次。

「我已經說過了，我不知道，」司馬洛不耐煩地說，「而且你也實在不必問我的。你查一查他的指紋，應該就可以查出他的身份來了。而且照我所知，他的衣袋裏還有一些證件之類的!」

魯克探長轉身走過去，警方人員已從那青年人的身上把所有的文件都搜出來了。魯克拿起其中一段用以裝證件的膠套在看。

「他是誰?」司馬洛湊過去問。

「這不關你的事。」魯克說，「而且你也最好別再管閒事，司馬洛，你不該管的事情，你已經管得太多!」

司馬洛聳聳肩，走過去在沙發上坐下來。

「搜他的身!」魯克探長向司馬洛一指。

「什麼?」司馬洛跳將起來，但警探們已把他圍住，眞的搜起身來。在這種情形之下，他當然是無法反對的。

那張紙給搜出來了，交到魯克探長的手中。魯克看着紙上的字，就像獵狗嗅到了狐狸的踪跡也似的。他猙獰地笑着問司馬洛：「這是什麼?」

「一張紙，」司馬洛說，「上面寫的，是國際間諜所用的密碼。他們在計劃一件征服世界的行動，我也有參加。這張紙上寫的就是命令。」

魯克探長知道司馬洛是在開玩笑諷刺他，所以沒有反應，祇是在看那張紙。最後，他說：「是這個死了的人寫的嗎?」

「當然不是，」司馬洛冷冷說，「這張紙是和我的一件私事有關的，而你最好把它送還給我!」

「什麼私事?」魯克仍執住那張紙。

「我有權不告訴你的。」司馬洛說。

「我也有權把你當嫌疑兇手關起來的，」魯克說，「所以我們不如妥協一下，忘記什麼權利不權利吧!」

司馬洛聳聳肩，走過去在沙發上坐下來，不睬他。

魯克探長把那張紙再看了一回，塞進袋裏：「你不介意我把它拿走吧?」

「隨便你，」司馬洛無可不可地說，「那是我一位女朋友留下來的，那些數字，是計算她的經期來的日子和時間的。如果你有意研究女人的行經問題，你大可以要了它!」反正他已記得紙上的內容；他是有着攝影機般的記憶力!

「這女人就叫高嘉嗎?」魯克懷疑地看着司馬洛。

「不，」司馬洛說，「這祇是一個墮胎醫生的名字!」

「照我看來這却像是一個垂死的人所寫的字，」魯克探長說，「正常人的字是沒有那麼歪斜的!」

「這祇因爲你對女人知道得太少了，」司馬洛說，「很多美麗的女人，都不大會寫字，逾是美麗的女人就逾不會，因爲她們沒有這需要!」

魯克再把紙看了一回，不能斷定司馬洛所說的是眞是假，不過司馬洛却的確是剛好講中了他的弱點，他對女人是知道得很少的，事實上太少了。他祇好把紙交回司馬洛：「希望你不是在瞞我什麼，司馬洛!」

「我也希望。」司馬洛說。

警方終於收隊離開及把屍體弄走了時，天已差不多亮了。司馬洛先去睡了一覺，醒來時已經是黃昏時份。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電話，打給一個神秘的綫眼。他想知道在那裏可以找到高嘉。那邊那人回答，高嘉不在江湖上出現已經很久了，不過，查一查也許查得到的，叫司馬洛遲一些再打電話來吧。

於是司馬洛收了綫，首先去做梳洗之類的工作前例行的事情，然後再去打電話。那綫人告訴他，很幸運，高嘉的下落查出了，而且把地址告訴了司馬洛。司馬洛答應了託人送一些錢去給這位綫人，便收了綫。天又快黑了，這正是出去活動的好時間。

司馬洛並不浪費時間。一小時後，他已接近了高嘉的家。那是一條黑暗而骯髒的小街，是在市區的貧困巨域。司馬洛並沒有直接上去，祇是若無其事地在附近兜圈子。他得先看清形勢，看看附近有什麼人，不過他相信是沒有的，魯克探長可能已不記得高嘉這人，正如那綫人所說，高嘉已很久沒在江湖上出現了。

終於，司馬洛看見並沒有什麼可疑的人物在周圍，才一閃閃進了一個樓梯口，然後登上樓梯，一直登上了天台。這裏的天台是並不浪費的，後部也用石屎搭起了一層小樓，成爲了一層所謂「假五樓」。這就是司馬洛要找的地方了。

司馬洛踏過那天台的磚地，走到那度木板門前，在上面輕輕敲敲。裏面一把男人的聲音問：「是誰?」

司馬洛說：「高嘉在嗎?」

沉默一陣，裏面那人問：「是誰找他?」

「他的一位老朋友，」司馬洛說，「我的名字叫司馬洛!」

那人又沉默了一下，說：「進來吧，門是沒有鎖的。」

於是司馬洛推開門走進去。那裏是一間佈置得很簡陋的房間，整層樓就是一間房，廚房，客廳，睡房和浴室，什麼都包括在內了。在這房的最裏面的一角落裏就有一張靠椅。坐着一個滿頭白髮的暮年男人。他的頭髮的白倒不是因爲老，而是天生如此的。一些黑色素都沒有，好像一團細細的金絲。他的鼻子上架着一副黑眼鏡。

司馬洛看着這人，深深吸了一口氣，雜亂的回憶一時湧滿了腦海。他柔聲說：「還認得我嗎，高嘉?」

這個叫高嘉的人抬起頭，吃力地看着他，臉上有着痛苦的表情。

「不，」他終於搖搖頭，「你是誰?」

「你在開玩笑嗎?」司馬洛詫異地說，「你不認得我?」那張臉仍然是痛苦地看着他，黑眼鏡下面的那雙眼睛毫無表示。司馬洛忽然醒悟了：「你是說，你是瞎眼的?」

高嘉點點頭，頹喪地說：「是的，我的眼已有好幾年不行了，所以我早已銷聲匿跡。」

「但你當然記得我的，」司馬洛說，「記得那一年在金蘭島上嗎?你跌下了半山崖，結果我垂一條繩子下去把你救上來了?」

那張臉稍爲開朗了，嘴角現出一點笑意。他點點頭：「那麼你果然是司馬洛了，但你的聲音已經變了，變了很多!」

「人都是會變的，」司馬洛說，「但，你的眼睛怎會這樣的?」

「酒，」高嘉說：「廉價的酒，喝得太多了!好在我現在已經戒掉!」他又頹喪地嘆一口氣。

司馬洛看着他，一時不知道該怎樣開始好。昔日的高嘉雖然不是一個了不起的大人物，但也倒是一個難得的人才。他最大的本領就是開夾萬和研究炸藥，司馬洛就曾經不止一次聘請他做這種工作，而他和高嘉的交情就是建築在這些事情上面。高嘉就是那個青年人臨死時寫出來的人名，高嘉應該有很多重要的情報可以提供的。

「有什麼指敎呢?司馬洛?」高嘉又問。

「我也不知該怎麼開口好，」司馬洛說，「你看，昨天晚上一個年青人到我家來——」

「怎樣的年青人?」高嘉問。本來已經很白的臉上現在更白得發青了。司馬洛把那青年人的樣子對高嘉形容了。高嘉沉默了一下，終於嘆口氣：「那麼，他現在定是已經死了?」

「是的，」司馬洛說，「是輕機槍把他掃死的!」

「那是我的兒子。」高嘉柔聲地說。

「噢，我眞難過，」司馬洛說，「但——爲什麼警探沒有來過這裏呢?」

「很少人知道他和我的關係，」高嘉說，「他也很少來我這裏，」這樣聽着時司馬洛便運用他犀利的眼光向屋中端詳一遍;從屋內擺放的衣物及日用品來看，果然沒有屬於那青年人的東西，但是，倒有迹象顯出這裏是還居住着一個女人的。「他叫你來?」

「是的，」司馬洛說，「在他死前，他叫我來找你。」

「爲什麼呢?」高嘉問，「他叫你來找我幹什麼?」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他沒有告訴我，但他寫下了一些數目字。」司馬洛把那張紙取出來，唸出紙上的數目字，「聽得出這是什麼意思嗎?」

高嘉遲疑了一下，搖搖頭：「一點也不明白，是什麼意思呢?」

「我還以爲你能告訴我!」司馬洛有點失望。

高嘉搖頭。「不，我不能告訴你。」

「你知道他爲什麼被殺嗎?」司馬洛問。

高嘉的回答還是搖頭。「這孩子和一羣三山五嶽的人混在一起，遲早都會出事的!」

司馬洛在他對面的椅子上坐下來，把玩着自己的手指，打量着高嘉，奇怪他是否眞的什麼都不知道。

也許高嘉是眞的不知道，但也許祇是仍然不相信他，不肯說吧了。接着司馬洛就注意到了門外站着的那個女孩子。一個年紀大約二十歲的女孩子，面貌不太美麗但是溫婉可親，有一頭長而漆黑的頭髮。那女孩子顯然正在偷聽他們講話，但是當司馬洛的眼光和她的眼光接觸時，她便難爲情地走開了，走到天台的另一頭去，做出憑欄看風景的樣子。司馬洛猜想她很可能就是這裏的女住客了。他覺得這會是第二個值得訪問的人。但首先，先弄清楚高嘉方面的事吧。

「奇怪，」司馬洛說：「他叫我找你，我還以爲一定會有綫索的，例如告訴我殺他的兇手會是誰之類。」

「沒有，」高嘉說着，又嘆一口氣，「在以往，我是會替他報仇的。但現在，以我這雙

眼睛，我能幹什麼呢？」

「我能替你報仇，」司馬洛說，「如果我有幾索的話。」

「對了，」高嘉又嘆一口氣，「你當然能的！你是一個奇人，司馬洛，我還淸楚地記得那一次，在巴黎，鐵塔的茶座上，你把那個差點給人扔下去的小伙子救回來，打倒了五個打手，而你連那個小伙子的名字也不知道。」

司馬洛沒有做聲。

「還有那一次，」高嘉做着手勢以助長語氣，「在拉斯維加，你被騙進了那個老千牌局，而結果你反而把老千的錢都贏光了！」他吃吃笑了一陣，然後等着司馬洛的反應。

司馬洛沒有笑，他再沉默了一會，然後才嚴重地說：「高嘉，是你的記憶有了毛病，抑或是你在試探我呢？」

「我——你是什麼意思？」高嘉吶吶地問道。

「你還不相信我是眞正的司馬洛，是嗎？巴黎和拉斯維加的事都發生過，不過你故意說得歪一點，是嗎？在巴黎鐵塔時那一次，我和你都給打得幾乎進了醫院，而在拉斯維加那一次，我們也並沒有贏錢！有四把槍和十二個打手在那後房中守着，我們祇好快點把袋裏的錢輸光了，以求退出賭局！如果我不是司馬洛本人，很容易就給你試出來了。」

「我——呃！」高嘉的臉紅起來，「我猜你也許眞的是司馬洛了！」

「高嘉，」司馬洛上前按着他的手，「這本來是完全不關我的事的。如果你需要我的帮忙，你就告訴我你所知道的，如果你不高興我管，那就算了吧！」

高嘉的臉上現出痛苦的表情，好像正作着內心的交戰。

「我的心很亂！」高嘉終於囁嚅地說，「我——不知道該怎辦好！請不要——逼我！」

「我不是逼你，」司馬洛說，「你祇要告訴我，究竟要不要我帮你的忙。是你的兒子託我來找你的。祇要你說一聲不用我帮了，我就可以走。」

「你明天再來好嗎？」高嘉快要哭出來似的，「我現在不知道該告訴你什麼好，請你明天再來吧！」

「很好，」司馬洛點點頭，「我明天再來吧！」他站起來，走向門口。

「請你替我把門關上。」高嘉說。

「還有一個問題，」司馬洛說，「你的兒子，他叫什麼名字？」

「啓明，」高嘉說道，「他的名字，叫啓明。」

「很好的名字！」司馬洛點點頭。

司馬洛出去，關上了門，在天台的另一頭，那個長頭髮的少女轉過身來看見了他，便連忙離開欄河邊，轉入了天台的門內。司馬洛快步走過去追她。但她原來不是逃走，她祇是慢慢地下樓，等着他。司馬洛跟到她的身後，她停下來。司馬洛也停下來。看見她似乎難以啓齒，司馬洛便先開口：「你剛才在偷聽我們講話，所以你大概已經知道我是什麼人了！」

那少女祇是低着頭，沒有回答。

「你是住在那裏的嗎？」司馬洛指指天台上。

那少女點點頭。

「我是來帮啓明的，」司馬洛說，「高嘉不肯告訴我什麼，如果你知道什麼，希望你告訴我！」

那少女的眼眶忽然充盈了淚水。剛才，一瞥之間，司馬洛已察覺到她的臉上是蘊含着淡淡的哀傷的，現在，哀傷更濃了。她以勉强自制着的聲綫說：「啓明已經死了，你能帮他什麼呢？」

司馬洛怔怔地看着她：「你是誰？」

「我叫美寶，」她說，「我是啓明的未婚妻！」眼淚脫出眼眶，沿着臉頰流下來了。

「你想找到殺死啓明的人嗎？」司馬洛問道。

「我知道是誰殺死他的。」美寶說。

「是誰？」司馬洛問。

美寶搖頭，那頭長髮一擺一擺的。「人已經死了，還追究什麼呢？」

這是典型的女性反應了，對不如意的事，總是採取逃避的態度。司馬洛說：「那麼，你爲什麼又要偷聽我和高嘉的講話呢？」

「我——」她吶吶地說着聳聳肩，「我還以爲你是來意不善的，但後來我知道你是司馬洛——」她用手抹去額上的淚珠。

「你知道我？」司馬洛問。

美寶點點頭。「啓明說過，高嘉也說過的，他們對你——對你的評價很高。總之，我聽見是你，便放心了！但——」她埋怨地皺着眉，「你不該告訴他的。」

「不該告訴他啓明死去了？」司馬洛問。

美寶點點頭，回頭關心地看看上面：「我今天早上看報紙，就知道死的是啓明，但我不敢告訴他。我不知道他受不受得起這個打擊！你知道的，他祇有這一個兒子了。」

司馬洛聳聳肩：「他似乎受得起，事實上他似乎早知道有今天的。」

美寶低下頭：「啓明本來是好人，祇是他的朋友不好——」

「很多犯了罪的人都是這樣說——」

「但這是事實！」美寶不服地睜大眼睛，「他本質上是個好人——」

「我沒有說你說謊，」司馬洛道：「人之初性本善，人人本質上都是好人，但犯了罪就一樣要受懲罰了！」

「誰說他犯了罪？」美寶憤怒地說。

「我沒有說，」司馬洛道：「似乎你是作這樣的暗示的？」

美寶的鼻孔擴張着，眼睛似乎要冒出火來了。但是她終於又嘆一口氣道：「司馬洛先生，我們還是別談這些吧，談下去又有什麼意思呢？」

「我也希望談一些有意思的事。」司馬洛說着從袋裏掏出高啓明臨死所寫的那張紙：「你看得懂這個嗎？」

美寶看了一會，咬着唇搖搖頭：「這是什麼？」

「啓明臨死寫給我的。」司馬洛說。

美寶再看了一會，又搖頭：「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媽的！」司馬洛失去了耐性了，「他寫下了這些，叫我回來找他的父親，這裏一定有人知道他是寫什麼的。不然他不會叫我來了。你在騙誰？」

「我不知道，」美寶恐懼地看着他，淚承於睫，「我眞的不知道！」她恐懼地退縮着，向上退了兩級樓梯。

司馬洛抱歉地嘆了一口氣：「對不起，美寶，我不該發脾氣！但，我祇是想帮忙吧了，却沒有人肯相信我。」

「司馬洛先生，」美寶極力忍着眼淚，「我們眞的不需要什麼帮忙，如果你眞的想帮忙我，請你使啓明活過來吧！」

司馬洛嘆口氣：「我不能做這一點。」

她的眼淚落下來了。

司馬洛柔聲地說：「你和啓明，既然是未婚夫妻，爲什麼你又住在他的家裏，而他又很少回來呢？」

美寶敵意地看着他：「那是我們的私事！」

」司馬洛無可奈何地聳聳肩時，她又感到歉意，而補充地解釋：「我是在這裏照顧爸爸的——我是指啓明的爸爸。啓明很野性，住在別處，但我知道他的心是在這邊——」她的淚流得更多，不過却一直沒有哭出聲。

「高嘉，」司馬洛指一指上面，「他又是怎麼會變了瞎子的呢？以前，他的眼睛是很好的。」

她搖頭道：「我不知道。」

「我祇是以老朋友的身份這樣問，」司馬洛說：「我最後一次見他時還是好好的。」

「我眞的不知道，」美寶說：「他從來不提的，我當然不敢問他。啓明似乎也知道，但他也是從來不肯提。如果你眞的想知道，你祇好自己問他了。」

司馬洛點頭：「我明天會來的。」他掏出一張名片，交給美寶：「我也希望妳不需要我的帮忙，但，如果在明天之前，妳萬一需要我的話，就打電話給我好了。」

她默然接了名片，司馬洛向她道了別，轉身要下樓，她却把他叫住：「司馬洛先生！」

司馬洛轉身看着她，她說：「我倒有一個問題要問你的，司馬洛先生，你爲什麼對這件這事樣感興趣呢？」

司馬洛有點氣憤：「你的意思是，我可能有點利益之類嗎？」

「世上有人會不爲利益而白做事的嗎？」她說。

「你不相信，那我也不能回答你了。」司馬洛說完便轉身下樓，忍着一口悶氣。如果一個男人對他這樣說話，他會飽以老拳的，這眞是一家怪人，他問來問去，所得的結果祇是一個「零」。

司馬洛下了樓，開車離去，一時倒也想不出有什麼地方好去，因此無目的地開着車子，在路上兜圈，兜來兜去，還是經過了相同的那幾條街，後來他忽然察覺到有點不對了。倒後鏡裏，不是老是看見一部綠色的房車嗎？如果他走的是正經路，還會是偶然同路，但他在相同的幾條街上兜來兜去，那車却仍然跟在後面，那就是跟踪了！司馬洛把車在路邊停下來。

那部車子若無其事的接近時，司馬洛裝作不注意而且圖作下車狀。那綠色房車經過了，而在一瞥之間，他看見駕車的是一個女人，却看不清楚她的樣子。接着那綠車轉了街口，不見了。司馬洛把車門關回，在車子的座位上縮低。如果他所猜沒有錯那部車子是會兜一個圈子再回來，等他「回到車上的」。

果然，一分鐘後，那綠色的車子又從後面的街口出現了。它經過了司馬洛的車子旁邊，以爲車中眞的沒有人，便經過了，而在幾個停車位前面停住。司馬洛獰笑着坐起身來。

綠色車裏的女人吃了一驚，連忙再發動馬達，又離開了那個車位，向前飛馳。司馬洛的車子也開動了，緊追在後。

在交通繁密的街上，不能以太高速度行車，而事實上，車追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跟踪可不難，要追上可就不簡單了。那綠色車又靈活地在車陣之間穿挿着，有彎卽轉，但是司馬洛藉着高超的駕駛技術，却仍能緊隨在後，不讓它遠離。

有兩次，綠車配合好時間，剛剛乘着交通燈轉紅之前經過，但後面的司馬洛還是不顧一切地衝過去。幸好沒有交通警察在場。

接着，再沒有橫街窄巷可轉了，因爲已到了市郊，前面是平而直的公路。綠車祇好加速馳行。司馬洛微笑。這一次，他可佔優了，因爲他的車子較大，而馬力强得多，比較起速度來，是很快就可以判出高下的。他踏盡油門，馬達怒吼，車頭急不及待地吞食着路面，兩車之間距離很快地縮短。綠車子中的女人雖然拚命加速，但是仍然不能避免。她慌張地不斷回着頭看。司馬洛還是不大能看到她的面貌，不過，從她的髮型看，顯示她是一個相當摩登的女人。

接着，一件使司馬洛喝采的事發生了，原來，在前面，那綠車子漸漸追上了一架摩托車，而那摩托車上面坐着的是一個交通警察。司馬洛連忙把車速略爲減慢。如果他所料不差，那交通警察是會把綠車截停，索閱駕駛執照的。他那時才趕上去還不遲。

但那女人顯然沒有想到這一點，因爲她竟然繼續飛馳，追過了交通警察，這時已經墮後了一大段路的司馬洛看見警察又驚又怒地瞥一眼旁邊，便馬上加速向綠車追去。這時，司馬洛便又略爲加速，緊隨在後，因爲交通警大概沒有空注意他也正在後面開快車的。

很快，交通警的摩托車已經追貼了綠車，側向綠車中的女人叫嚷。綠車中的女人，也對他說了句不知什麼。兩人交談了幾句，綠車忽然加速，把交通警察拋後，而司馬洛失望和難以置信地發覺，交通警車竟然沒有追上去，而且任由摩托車墮後，於是，變成司馬洛的車子與摩托車很快地接近了。司馬洛連忙減慢車速。摩托車很快地走近了。摩托車却更加慢到有如步行一樣，並且交通警察還伸出一隻手來示意他停車。

在這種情形之下，司馬洛祇好在路邊停車，交通警察下了車，步行到他旁邊，不懷好意地瞪了司馬洛一眼，說：「車牌！」

「有什麼不對嗎？」司馬洛問。

「你超速行車，難道你不知道嗎？」手伸進車窗裏來。

司馬洛祇好掏出執照，讓他抄牌，希望快些完事。但沒有用，抄完時，綠車已去得無影無踪了，司馬洛恨恨地說：「那綠車中的女人，是你的親戚嗎？」

「不，」警察搖頭，「我不認識她！」

「那你爲什麼不干涉她開快車？」司馬洛問道。

「因爲，」警察得意地微笑，「她告訴我一個色狼開車追着她意圖不軌，我覺得她情有可原，所以助她一臂了！」

「我不是色狼！」司馬洛叫道。

「那是一位很美麗的小姐，」那警察說，「而你也的確正在追着她，不是嗎？」說完他便大踏步走回摩托車去。

司馬洛氣結地托着腮，至少，他還知道一點，那就是，那眞是一個美麗的女人！

而在同一時候，高嘉的天台屋子來了二個不速之客。是二個打手。兩把彈簧刀「的的」地在他們手中彈開。

高嘉臉上的肌肉震了一下，因爲他雖然看不見人，但是認得那是什麼聲音。以前，他對這些事情也是頗爲熟悉的，彈簧刀的聲音他怎麼會不認得呢？

他恐懼地問：「是誰？」沒有人回答他，他便又提高聲音叫：「美寶！」

「我們不是美寶！」一把粗魯的聲音說，「我們祇是你的朋友！」一陣風响，「托」一聲，刀子在他的頸邊經過，而刺進了椅背的木裏。接着高嘉又覺得刀子給拔回了。

「你——們想幹什麼？」高嘉惶恐地問。

那人哈哈大笑起來。「瞎子，我們可以幹的事情就是把你一刀刺死！但我們不想這樣做，因爲我們還要問你一些問題。」

「你——你想問什麼問題？」高嘉吶吶地問。

「那些東西，」那人說：「放在那裏？」

「什麼東西？」高嘉惶然地問。

一托」一聲，刀子又刺過來，這一次刺中他右邊的椅背。高嘉又一震。冷汗從額上涔涔而下。

「瞎子，」那人說，「你的兒子已經死了！你要死會比你的兒子更容易的。」

「你——你殺了我的兒子？」高嘉問。

「這不是我們討論的題目，」那人說，「我們要的是那些東西，祇要你交出來，就沒有你的事了，我們甚至可以給你一筆獎金。」

門口有一個人影閃過，就是那長頭髮的少女美寶。她很聰明地並沒有闖進來制止，因爲她知道憑她一人之力是制止不了什麼的，因此她有如脫兎般回身奔下樓梯，一面掏出司馬洛留給她的那張名片。那二個打手並未察覺她是已經來過。

「你得先告訴我，你們要找的是什麼，」高嘉說。

「你也知道，我也知道，那是不便宣之於口的東西，」那人說着，高嘉覺得那冰冷的刀尖現在點住他的鼻尖了，「你祇要交出來，我就給你五百元現欵。」

「你是指我的兒子藏起來的那把槍嗎？」高嘉問。

一下巴掌把 他的黑眼鏡也打得離開了臉上。

「高嘉，別跟我們開玩笑，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而我們也沒有時間開玩笑！」

「但——」高嘉吶吶地說，「我的兒子祇有一件東西放在我這裏，就是那把槍。他叫我好好地收着，也許這槍殺過人，但他已經死了，就不要緊了！」

「我再給你一個機會。」那人粗暴地說：「如果你再胡言亂語，那麼這一次你就要掉下一隻耳朵。」

「很容易知道他說的不是眞話，」另一個打手，現在才第一次開口，「把槍拿出來看看吧。」

「就在那邊角落的地下，」高嘉伸手一指，「那隻樟木櫃裏，一張油包紙包着。」

第二個打手迅速走過去，把櫃上壓着的衣物推到地下而把櫃蓋打開，第一個打手則不耐煩地等着。那櫃內果然有一隻油紙包，而且打開來，包內也眞是一把手槍。兩個打手面面相覰。第二個打手把槍檢驗了一遍，不過很小心沒有在上面留下指紋。最後他把槍包回原狀，而放回了櫃中。

「是你們要找的東西嗎？」高嘉問。

「不是，」那第二個打手回答；他顯然是一個比較斯文而口才好一點的人，他走到高嘉的面前，蹲下來，柔聲地說：「聽着，高嘉，我們實在是你的兒子的朋友——」

「那麼不是你們殺他的了？」高嘉問。

「當然不，」那人說：「我們根本是合夥人——」

「但你們等於殺了他，」高嘉說：「如果你們不和他做那些旁門左道的事，他也不會死了！」

第一個打手暴怒地跳過來：「媽的！高嘉，你究竟想再活多久？」他反手一掌擊在高嘉的臉上，高嘉的嘴角開始流血。……

此時，在樓下士多店裏，美寶正以發顫的手指把司馬洛的電話號碼撥了一次又一次，却總是接不通，因爲那邊正有人在通話。事實上，這時司馬洛正在家裏講電話。他正在向他所認識的幾人們查詢一件事：高嘉是爲什麼會瞎了眼睛的？但是到目前爲止，已打了三個電話，仍沒有人知道，因爲高嘉離開了這個「圈子」已經太久了。總之，美寶要等他放下電話才能打通。

在樓上，那兩個打手又在採用一個比較軟的辦法了。那個較善辭令的打手蹲在高嘉面前，柔聲地說：「高嘉，我想我們得先告訴你一件秘密！」

高嘉不置可否地等着他說下去。

「你看，事情是這樣的，高嘉，」那個打手溫柔地說：「我們和你的兒子本來合作着在做一件大生意，可以賺不少錢的。賺大錢當然要冒險，這一點大概你也明白。你的兒子過不了關，給人打死了，我們也爲他難過，但，生意還是做得下去的，而貨却在他的手裏——」

「你要找的就是那批貨嗎？」高嘉道。現在，既然對方在求他，他是反而鎭定下來了。

「是的，」那人說：「他負責收藏，現在他死了，我們就找不回那帮貨，但我相信除了他之外一定另外有人知道，也許你會知道。」

「那帮貨是什麼東西呢？」高嘉問。

「你最好還是不要問的好，」那人說，「不過可以告訴你，這是很值錢的東西。」

「大約值多少錢呢？」

「你還是不要問的好！」這人也給他追問得開始惱了，「總之，我們現在要交貨，如果你拿出來，我們交易成功了，我們就補你五千元！」

「我的兒子和你們合作，成功了他的一份就祇有五千元嗎？」高嘉表示不相信，「他會爲了五千元而賣命？」

「我們給够七千吧！」那人忍着氣說。

「如果你們食言呢？」高嘉狡猾地問，「我到那裏追你們好？」

「我們不會食言的，」那人堅持道：「交易成功之後，我們就送錢來。」

「但你們假如不送錢來，我到什麼地方去追呢？」高嘉問。

「你是沒有辦法去追的，」那人說：「爲了安全起見，我們不能向你透露我們的身份，你想要錢就得相信我！」

高嘉想了一會，搖搖頭：「對不起，恐怕我沒法和你們合作了！我的兒子只交過一件東西給我收藏，就是剛才那把手槍。要就給我九千元，把這槍拿去。」

回答他是一巴掌。甘辭厚幣不生效，又輪到那個粗暴的打手使用暴力了。這一巴掌使得高嘉整個人也差點從椅子上跌下來。「再給你一個機會，瞎子！」那人咬着牙說，「拿出來，不然我就把你推下樓梯。」

高嘉的聲音有點顫了，但他的回答還是一樣的：「我的確不知道。這槍就是唯一我兒子留下來給我的東西！」

那人又舉起手掌，但他的同伴把他拉住了，低聲說：「我想，我們就拿了這把槍吧。」

「好吧！」兇暴的一個恨恨地說：「但，老頭子，如果你說謊，我們是會回來的。」

一個女人的聲音說：「原來你們也不清楚你們要找的是什麼。」

二個打手大吃一驚地轉身，發覺門口不知什麼時候已站了一個女人。這個女人身裁很好，穿着一件白色的絲質襯衫和一條深色的緊身西褲，似乎很年輕，不過看不到面貌，因爲她面上罩了一隻面罩，嘴巴以上的臉部連鼻子都遮住了，面罩上祇開着三個洞供眼睛觀看及鼻孔呼吸。她僅可以看清楚的五官就是嘴唇。而那兩片薄薄的，形狀美好的嘴唇。

二個打手不禁愕了一陣，因爲來者是一個女人，這倒是大出他們意料之外的，而且又是一個打扮如此奇詭的女人，善於辭令的一個喝道：「你是誰？」

那女人微笑：「正如你們所說，爲了安全起見，我是不能透露身份的。不過，可以告訴你們，我是來問你們一些問題的。」

「別睬他，」善於辭令的一個打手吩咐他

的一個同伴，「你去把她捉住，我去拿那把槍吧。」

兇暴的一個點點頭，把彈簧刀抛起又接回了，然後大踏步向那女人走過去。

「如果你們身上有槍，就最好快點拿出來，」那女人鎭定地說道，「單是刀子，是不够的。」

「過來吧，小姐！」那打手一手向她伸過去，而且故意抓向她的胸部。

她的反應是快捷得完全超出了他的意料之外的。她低低地喝了一聲，便反手執住了這人的手腕，再扭正。這人發覺到她的氣力竟然強大到難以抵抗，於是爲了免得手骨折斷，他不得不順着她的扭勢翻了一個跟斗，隆然一聲摔在地上。

另一個打手正過去要開箱子，做夢也想不到一個弱質女子竟然能抵抗一個彪形大漢的。那隆然一聲使他吃了一驚轉身，才發覺那女人已經竄到他的面前來了。

這女人的一隻手掌駢直成爲一隻鏟子一般，向他的心窩直揷過去，這人的武功造詣似乎比較好，雖然在猝不及防中，也能急忙地一側身避過了，而，由於他並沒有時間擺好戰鬥的架式，好漢不吃眼前虧，他便伸開兩臂一抱，把那女人牢牢地抱住了。兩個身體貼近，一陣誘人的香水透進鼻端，他不禁微笑起來，他倒希望這是一個美麗的女人呢！

但是他的得意却維持不到一秒鐘，被他抱住了之後，那女人便立即發力掙開，自然地，他更加用力把她箍緊了。但她隨即改變戰略，在兩邊各用一隻手向他的肋骨近腋下處一戳。這一下即使是普通人施展也有效的，更何況是一個軟玉溫香的女人，一時，這打手不禁全身都酸軟了，連站也站不穩，而那女人立即把自己身子疾擺一下，他整個人給牽動了，放了那女人，而不由自主，向對面的牆壁撞過去，撞中牆壁，又彈回頭，撞了這一下，他全身都麻痺了，雖然看着那女人一躍而起，雙飛脚向他當胸踢過來，也不能閃避，「蓬」的一聲，胸部正中一記，身子好像斷綫風箏一般直飛出門外，飛過天台的磚地，撞到台的欄河上，差點跌出去，結果還是頹然倒在地上，一時無法爬起身。

那第一個被擊倒的打手此時才剛剛爬得起來，她又在他的屁股上加上一脚，用力一撑。這一個尖叫一聲，也仆出門口去了，直撲到他的同伴旁邊，頭與天台欄河相撞，雖然沒有暈掉，但一時不能爬得起來。

那女人跟出去，這時她才看見美寶正在閃回梯口，匆匆跑下樓梯去，似乎，在她動手的時候，美寶正躲在門外看着的，她略一遲疑，決定不理美寶，而走到那兩個打手面前，權威地乂着腰：「好了，現在你們可以回答我的問題了！」

「你究竟是誰？」那個善於辭令的打手恐懼地問。

她却沒有回答，祇是在側耳傾聽，因爲她聽見正有人急步跑上樓梯。接着手中拿槍的司馬洛和美寶一齊出現在天台門口。美寶打通了電話之後又回來看，再下樓便和他碰見的，司馬洛以最快的速度趕來了。

那個蒙面的女人略一遲疑，便躍上天台的欄河，跳下去，不見了。

司馬洛不禁冒了一額大汗，連忙跑到欄邊望下去，原來她不是跳樓，而祇是跳到了大約相距十呎之外，較低一點的隣屋天台上去。祇要稍爲有跳躍的本領，都可以這樣做成功的。因爲從樓上跳下去，十呎的距離不算太遠，但如果不是有充份的膽色，却不敢如此做。

「別走！」司馬洛舉槍喝道：「我要開槍了。」

那女人已經落到了隣屋的天台上，而在司馬洛還未有機會開槍之前，她已經幾個箭步竄進了天台的門口，下樓而去了，司馬洛還憑着欄在那裏發愕着時，聽見美寶在後面尖叫起來。對於危險經驗豐富的司馬洛馬上就辨出那是一聲警告的尖叫，因此他並沒有浪費時間去轉身，而祇是向旁一閃，於是本來撲向他的背上的那個打手就撲了個空，而仆在天台的欄河上了。司馬洛咬牙喝一聲，手中的槍當棍使，横掃一記。「托！」那人的顴骨被槍管擊中了一記，慘叫着跌開了，兩手掩面，痛得在地上打滾。這個就是那個愛用暴力的打手，他的同伴見勢不佳，連忙改變主意，不再向司馬洛襲擊，而祇是轉身向樓梯口逃去。

「不要走！」司馬洛喝一聲，手指一扳槍機，槍聲經過滅聲器的控制，祇是和開了一瓶香檳酒差不多响，但子彈在那人脚邊的地上射崩了一塊，發出教人心膽俱裂的「轟」一聲。那人連忙停住了，好像一座石膏般僵在那裏，保持着奔走的姿勢，一動不敢動，連頭也不敢轉過來，他似乎有很豐富的被制服的經驗。

「轉過來！」司馬洛柔聲喝道。

那人乖乖地轉過來了，一臉可憐的神色，剛才的威風已經完全沒有了，另外一個也已經痛完了，但是坐在地上不敢起來，也知道逃走已經無望。

「美寶！」司馬洛吩咐道：「摸摸他們的身上，看看有什麼硬東西，如果有槍，你拿出來，」

「我們沒有帶槍。」站着的那個打手可憐地說。

但是司馬洛當然不相信他的話，所以美寶還是摸過了他們的身上，結果摸不出什麼東西來。

「好了，」司馬洛說：「現在我們可以談談了！你們，進去，蹲在屋角裏。」

兩個人遵命進入了屋中，楚楚可憐地在屋角蹲下來了。司馬洛和美寶也進去，司馬洛在看得見他們也看得見門口的地方坐下。

美寶已經能幹地拿出了消毒藥水和棉花來，替高嘉敷治臉上傷了的地方。高嘉默默無語地坐着。

「這兩個就是你在電話裏說的惡人了嗎，美寶？」司馬洛問道。

「是的，」美寶說，「幸而你及時趕來了，司馬洛，不然爸爸眞是不知道會怎樣？」

「那個女人呢？」司馬洛問道：「她又是誰？」

美寶聳聳肩：「我不知道，我也是回來才見她的。」

「但她似乎帮了一個很大的忙，」司馬洛說：「你們認識她嗎？」他問兩個打手。

兩個打手都擺擺頭，較善辭令的一個說：「從來沒有見過這個女人，也猜不到她是何方神聖。」

「究竟發生了什麼？」司馬洛問：「你告訴我吧，高嘉，事情是發生在你身上的。」

高嘉把經過情形大略講了一遍。

「唔，」司馬洛尋思地搓着下頷，「他們顯然認爲你是替你的兒子收起了一件東西。你可知道那是一件什麼東西嗎？」

「我的兒子祇託我收過一件東西，」高嘉說，「就是那把槍，也許他們要的，就是那把槍。」

「讓我看看這槍，」司馬洛說。

美寶把那用油紙包起來的槍取出來，交給司馬洛。司馬洛小心地驗看了一遍。那是一把很新的三八口徑自動手槍，不過最近發射過子彈的。他轉向那二個打手：「你們要找的就是

練功秘訣／希華・文

金生火吐氣癒沉疴

氣功有幾種，一種氣功是以靜坐爲主的，盡量使渾身血液循環自動加强，雖然靜坐，血液運行之際，却跟早上到山中晨運，所發生的血液循環相似，故此有所獲益。另外一種氣功，就不止是健體養顏那麼簡單，還可以把渾身氣力放在一拳一脚，甚至一隻手指上面，出手傷人，那是中國內功的妙境，必須苦練多年，然後有些成就。第三種氣功跟上述那兩種大不相同，它是吹氣的，確確實實張口吹出一條氣，就憑那一條氣能够傷人。

說起來好像神話，但是，眞眞正正有這種人，密宗聖手這套戲裏面，就有這種武功表現出來，從西藏喇嘛學習得來的密宗功夫，能够一口氣吹熄七七四十九盞燃亮了的油燈，如果把那一口氣練習成一條劍氣，當然具有很大的殺傷力，究竟西藏密宗的功夫是否有如此高度的成就呢？很難加以判斷，不過，照舊日孫玉峯師傅教授拳脚之際講述，他認爲確是有人能够用氣功取勝的，並非一口氣吹到對方跌倒，而是在拳打脚踢之際，貼身打鬥當中，他忽然張口吹氣，那一條氣集中氣力，吹在對方的眼睛上面，登時發生劇痛，因此手脚一慢，便會打輸。他不但看見過有這種人，而且跟那個人作友誼式的較量，故此，他認爲氣功是中國功夫的一種，練過氣功，張口吹氣，只要那條劍氣有三尺遠，就可以使對方的眼睛沒法睜開，拳打脚踢，如果一雙眼無法看清對方的身型體態，如何能够戰鬥呢？必輸無疑。

孫玉峯師傅沒有談及如何練習這種吹氣的氣功，不過，既然他看見過有這種武林高手，那就證明中國功夫裏面確有這一個門派了，說不定現時仍然有人懂得這一套。

我們一向有這種觀念，以爲一個人能够活着，全靠一口氣，如果那一口氣特別堅强，說話响亮，健談不休，毫無倦容，那就是長壽的象徵，至於武林高手，僅憑一口氣就能够屈服別人，確是有那麼一回事的，問題只是學習武功的人是否有此本領而已。

照中國古代的劍客那種行徑來說，差不多可以講，就算古代劍客所擅長的一套稱做飛劍的絕招，實際上它也是劍氣。即是說，他仍然是用口吹氣，實際上並無一把劍。口裏怎能藏着劍呢？如果有劍在手，把它拋擲出去，那是飛鏢之類的暗器，並非上乘劍客所施展的一套。從這一點加以推測，便可以發覺到古代劍客仍是憑着一口氣傷人了，總之我們的呼吸善於運用，便有可能使它變成秘密武器。

說到這裏，不妨談談瑜伽術裏面的一種氣功。瑜伽術有許多個招式，其中有一個招式叫做「獅子吼」的，它就是靠着强大的氣去鼓動身上血液循環，有如獅子吼一樣，做這種姿勢的時候，那個人先行俯下上半身，搖頭擺腦，吸滿了氣，忽然怒吼起來，有如獅子一樣，那種吼聲愈是强大愈好，從表面上看來，獅子吼只是健身術當中的一環，但在中國武功方面，早有這一招。在北方有些練武的人，苦練吼聲，平時他是一聲不响的，說話之際，語聲也很低微，不過，一旦落場交手，打到貼身之際，他就忽然怒吼一聲，跟着發招，趁對方不防範，一招就把敵人擊傷，原因是他的吼聲震耳欲聾，聽了很難忍受。這種武功當然是要苦練多時的，不但發聲强大，運用丹田之氣，還要把渾身氣力集中在一起推出去，然後發生作用。

怎樣使渾身氣力集中在氣管透過聲帶向前噴出去呢？那是氣功之一，當然是要名師指點，然後有辦法做得到的，並非隨意亂叫一頓，就可以達到目的。

氣功本來是保健術當中的一環，化爲武功，居然有些意想不到的收穫，確是一件奇事。

上述那些話只是報道吹氣的，事實上吐氣也很有用，尖沙咀有一個金舖老板姓金，叫做金生火，他患了半身不遂之症，就靠吐氣這一招救活自己，奇怪的是這一點，他並不懂得武功，曾經學習過瑜伽術，未够一年，根本上談不到甚麼成就，那時他因爲體型太胖，並患高血壓，忽然倒下來，送醫院急救之後，雖然活着，但却患半身不遂，一定要依時給護士小姐打針，然後保存性命，整天眼定定的躺在床上，煞是可憐。

更可憐的是這一點，他所患的半身不遂，特別嚴重，四肢沒法活動，只能呼吸，沒法開口講說話，後來本港的瑜伽術大師張和聞訊，多次看他，某天，叫他吸滿了氣又再把氣吐出，盡量作聲，希望能够逼得出一些音响來，他依言行事，三個月後，他居然可以憑着吐氣之力微聲叫出一個「噫」字，張和喜出望外，說：「金老板，恭喜你了，你沒法動彈，但却可以吐氣，便有希望靠這一招使肢體逐漸活動自如，先決的條件是逐漸發出較大的聲响。」

金生火繼續苦練吐氣，一年之後，他能够講話，再過半年，可以動手，但却不能起床，足足三年，然後恢復常態，坐立與常人無異，吐氣醫自己，奇之又奇！

這個嗎？」他自己的槍也威脅地擺向他們。

較善辭令的那個打手聳聳肩：「我不知道，可能是吧，但看來不像。」

「什麼意思？」司馬洛吼道，「你們連自己要找的是什麼也不知道嗎？」

「不知道，」那人恐懼地說，「我們祇是奉命叫他交出來，但我們不知道他要交出來的是什麼？」

「你的意思是，」司馬洛說，「有人差你們來的，叫你們威脅高嘉交出一些東西，但是又不告訴你是什麼？」

「是的，是的，」那人連忙承認，「這完全不關我們的事，我們祇是奉命行事而已！我們祇是在做一件工作，我們和你們並沒有私人的仇怨。」

「我不相信！」司馬洛又吼叫着，一跳起來向他們走過去，二個打手嚇得臉如土色。

高嘉的聲音使司馬洛停住了。他說：「我相信他們說的是眞話，司馬洛，在那女人出現之前，他們已經決定拿走這把槍就算數了。」

「眞的，眞是這樣！」那人急急地說。

「好吧，」司馬洛道，「且當你們說的是眞話，那麼，又是誰差你們來的？」

「我——我們不知道。」那善於辭令的打手狼狽地說。

「這一次，你們一定是說謊了，」司馬洛說，「如果有人派你們來做這件工作，你們怎會不知道他是誰？」

「眞的，」那人又說，「我們是和記的，我們不一定知道。」

「哦！」司馬洛恍然了。「和記」是一個打手集團。司馬洛現在所在的這並不是一座治安很好的城市，打手集團的生意是不錯的。這種打手集團通常不問主顧人是誰，祇要用電話說明要做些什麼事，再把錢送去，就保證事情可以辦妥。當然，這樣做的價錢是很高昂的。

「但，」司馬洛說。「這不是一般毆打的差事，並非叫你們打一個人一頓就算。聘你們的人是叫你們來拿一件東西，拿到了之後還要交貨的。交到哪裏去呢？」

兩個打手都恐懼地沉默着。

「你們聽不見嗎？」司馬洛狂暴地吼道：「我問你，拿到了東西之後到哪裏去交貨，交給誰？」

「我——們不能告訴你！」那打手固執地說。

「你們想我送你上警局嗎？」司馬洛問。

兩個打手又面如土色了，連高嘉也臉色一變，似乎提起警局便連他也會感到不安似的。他張一張嘴巴，不過沒有說話。

「你知道警探最恨你們這種人的，」司馬洛危言聳聽地說，「因爲你做了案之後一點可以跟尋的綫索都沒有，你們打或殺的是不認識的人，而眞正主使你們的人則早已準備了充足的不在現場證據，因此什麼都不能證明。你使警探們頭痛死了，因此你該猜得到他們抓到你們時會怎樣拿你們來洩氣的！」

那個打手意動地舐舐嘴唇。

「怎麼樣？」司馬洛催促他。

「如果講，便不送上警局嗎？」那打手講起條件來了。

「也許吧，」司馬洛說，「如果成績好，我會考慮放你們，你知道，我不喜歡驚動警方的。」

「好吧，」那人相信司馬洛，「我們是要把東西送到夏蓮山頂四十二號木屋，交給一個叫李察的人。」

夏蓮山頂四十二號木屋，李察，」司馬洛說，「唔，就是把這槍拿去？」

「不知道是不是這槍，」那人可憐地說，

「我們的命令是把東西送去，或者把高嘉先生招供出來的情報帶去。」現在不是「睹子」，而是「高嘉先生」了。

「很好，」司馬洛說，「我們一齊去看看，起來，站起來。」二人站起來了，乖乖地聽候擺佈，而司馬洛轉向高嘉，「高嘉，你們訪客太多，看來是不大安全的，我看我還是叫兩個警探來保護你們吧。」

「不！」高嘉喝道：「不要警探。」

「警探來不是好一點嗎？爸爸？」美寶勸他。

「不！」高嘉固執地吼道：「我不要警探。」他對警探缺乏好感，這是可以理解的，事實上，做這一行的人都是不高興接近警探的。

「這是爲了你的安全！」司馬洛柔聲說，「你用不着告訴他們什麼的，我也不會告訴他們——」

「不！」高嘉堅決地說。

司馬洛聳聳肩：「隨便你吧！」他又走到高嘉的身邊，低聲說：「你有什麼要告訴我的嗎？如果有秘密，最好不要死守着了。」

高嘉想了一想，仍然是固執地低聲回答：「我說我要想，你明天再來吧。」

「好吧！」司馬洛轉向那兩個打手，「我們走吧。」

那兩個人乖乖地行先，走下樓梯，而臨行司馬洛向美寶叮囑一句：「好好地照顧着他，我馬上就回來。」

「我會的。」美寶點點頭。

司馬洛也下樓而去了。他的車子就停在樓下，而那兩個打手都是會開車的，因此他就毫無困難了。他坐在後座，手中的槍權威地發號施令，而兩個打手則坐在前座，其中一個擔任駕駛。夏蓮山是在很遠的。

這時，在樓上，美寶又跑到高嘉面前，柔聲問道：「你沒什麼吧？」

「還好，」高嘉說，「那人打得還不算太重！」

「爸爸，」美寶溫柔地說，「你肯告訴我一件事嗎？」

「什麼呢？」高嘉皺眉。

「啓明是眞叫你藏起了一些東西嗎？」美寶問。

「我肚子餓了！」高嘉說，「有吃的東西嗎？」

「我給你去弄一些三文治吧，」美寶說，「她轉到屋子充作厨房的那個角落，取出麵飽和罐頭肉類來，很熟練地動手製造三文治。後來，她把三文治拿到他的面前，高嘉接了，開始吃，但是吃得不大起勁，因爲他顯然並非眞的肚子餓。後來他嘆一口氣，推開碟子：「我不要了。」

美寶把剩餘的三文治放好，然後又回到他的面前，柔聲地說：「你仍未回答我的問題，爸爸！啓明眞是給你藏起了一些東西嗎？」

「沒有。」高嘉搖頭。

「那爲什麼剛才你要向那兩個人試探價錢的問題？」美寶問。高嘉不答，也許因爲他無可回答。美寶又說：「如果你眞的替啓明藏起了什麼，那你還是交給他們的好，他們都是兇殘的人，而你一點抵抗也沒有。」

高嘉的頭憤激地一抬：「你知道我們已經窮了多久嗎？我們一直在等一個發財機會，這東西也許很值錢！」

「値錢當然是毫無疑問的，」美寶說，「不然，就不會有人因它而死了！但，你也得顧存自已的性命！」

「好了，美寶，」高嘉嚴肅地說，「我認爲這個題目我們已經談够了，不要再提了，我得考慮淸楚。」

「爸爸！」美寶哀求地說。

「我說不要再提。」

美寶聳聳肩，祇好不再做聲。而這時，那個幪面的女人又無聲地出現在門口了。美寶是背着門口的，所以看不見她，高嘉雖然面向門口，他卻沒有眼睛。

那女人做了一個投物的手勢，一隻直徑大約二吋的橡膠球便從她的掌中飛出，擊中美寶的後腦。「托」一聲，美寶便兩眼翻白而暈倒，顯然這橡膠球的中心是藏着重物的。這球上還連着橡筋綫，擊中了目標之後又飛回了那人的手中。美寶頹然倒下。

高嘉雖然看不見，但瞎了眼的人，聽覺和反應是特別靈敏的，他也察覺到有點不對了，他伸出手去，向前面摸摸，顫着聲音說：「美寶？」他摸不到美寶，而美寶也沒有應他，於是他知道情形很不對了。

接着那個女人已經走到他的面前，高嘉覺得冰冷的刀尖抵住了他的喉核，那個女人說：「你眞不識時務，高嘉，爲什麼你不要警探的保護呢？」

高嘉一額都是冷汗，他舐舐嘴唇，吶吶地說：「你——就是剛才那位小姐，我——還以爲你是來帮我的。」

「我不是來帮你，」那女人說，「也不帮什麼人，我是帮我自己的。」

「你——想要什麼？」高嘉吶吶地問。

她笑起來：「人人要的都是同一件東西！你替你兒子收藏起來的東西。」

「我——沒有替我的兒子收藏起什麼東西！」高嘉否認道。

那女人冷笑：「你也許騙得到那兩個蠢牛，但是你騙不倒我的。我聽見你們說的話，正如美寶所說，爲了你自己的性命，你還是交出來的好！這雖然是一個發財的機會，但不是你發財的機會。」

高嘉仍然强硬地否認：「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你想我殺死你嗎？」那女人問。

「如果殺死了我，你就什麼都得不到了。」高嘉狡滑地說。

刀尖在他的喉嚨上，壓得緊一點。「高嘉，我的脾氣，是不大好的，所以，你最好不要惹我！」

「你究竟是誰？」高嘉問。

「你用不着知道的。」那女人說。

「是你殺了我的兒子嗎？」

「當然不是，」那女人輕蔑地微笑，「他雖然不成器，但他活比較死了對我有用。」

高嘉忽然抬高頭，好像企圖看到她的樣子似的。他皺着眉頭：「你就是那個纏着我的兒子的女人嗎？」

「那是題外的話了，」那女人說，「現在我要的是那批東西，你也別想騙我說不知道，因爲我剛才聽見你和美寶講的話。你不告訴我，我就殺你！」

高嘉的額上汗如雨下，他吶吶地說：「我得考慮一下。」

「我給你二十秒鐘時間考慮，」那女人說，「你不怕我殺死你，但是一定怕我在美寶身上開刀的。這是一把很利的刀，我可以把她的臉割破，或者割下她的鼻子，甚至刺瞎她的眼睛！」

「不要！」高嘉沙嗄地喝道：「你別害她，這事和她無關的。」

「那麼你開口吧，」她說：「二十秒鐘已經過去了一半。」再沉默了一陣，高嘉仍不開口，於是那女人便用力在衣袖上一揩，說：「美寶的一隻耳朵已經落下來了。」

這一下卻是錯誤的。也許她生性殘暴，也許她料不到高嘉對美寶的感情會是如此深厚的。總之，高嘉聽見揩擦的聲音，就信以爲眞，便忽然狂怒來了，他大叫一聲，狂然一脚踢出，踢中了那女人的下額。普通人當然不是那麼容易擊倒她的，但她做夢也想不到一個盲人竟然敢向她發動攻擊，完全沒有防備，因此着了一記，身子向後面倒去。

而在她未能爬得起身之前，高嘉已撲到她的身上來了，他的一隻手乂住她的喉嚨，另一隻手便抓起一隻木屐，向她擊下去。這一下動作也是出乎她的意料之外的，她想不到高嘉竟能動得這樣快，木屐擊中了一下她的太陽穴。這一連兩下所造成的痛苦和侮辱使到她怒火如焚，遮蓋了一切，當高嘉再舉起木屐向她敲下來的時候，她便一刀刺上去。

高嘉「呃！」的一聲，木屐在半空中定住，不能再敲下來了，因爲刀子刺進了他的心窩。而且刺得那麼力猛，刀鋒完全刺了進來，祇剩刀柄在外。接着她再拔出，又刺進去，再拔出，又刺進去，也忘記了總共刺了幾下，總之一直刺到她的滿腔怒火都洩盡了，才停手。

血已經濺滿了她一身，高嘉的黑眼鏡已經跌落了，臉上的表情極恐怖，那隻木屐仍然高舉着。後來，他終於乏力地仆下來，那女人連忙滾開，讓他仆在地上，她蹲起身來，把他翻轉。高嘉的眼睛怒恨地圓睜着，就像要說什麼似的，但是結果沒有說出來，便死去了。

那女人怔怔地看着他，開始後悔了，因爲高嘉的死亡，對她是很大的損失，眞可惜她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氣。

她呆了好一會，才終於站起來，不是想辦法救高嘉或者救醒美寶，她祇是動手在屋中搜索起來，希望她所找的東西會是就在這屋內的，雖然她也知道機會是很微的了。她從身上取出雙薄薄的塑膠手套，戴上了之後，便在屋中翻箱倒篋，大肆搜索起來，結果她也並沒有搜出一些什麼，正如她所料，她要找的東西是並不在這裏的，很可能，高嘉死後，就永不會有人知道是在那裏了。

她恨恨地瞪了一眼美寶。美寶大概也不會知道什麼的，不然她也不會說出來了。她不是也勸高嘉說出來的嗎？低頭看看自己的身上。高嘉的血噴得她一身都是，她是不能就這樣出現在街上的。但幸而，這裏也是美寶住的地方，美寶也有不少衣服在這裏的，於是她走過去在衣服堆裏翻着，找出一件乾淨的藍格子襯衣和一條長褲，然後脫下她自己本來的衣服換上了。美寶雖然比她矮一點，但勉勉强强，總也可以。

留戀地向屋內瞥了最後一眼後，她才離開了。

美寶仍然暈在地上，伴着高嘉的屍體，高嘉雖然死了，血仍在流出來，那灘血慢慢地擴大，一直伸展到她的手邊，後來把她的手也浸住了，但是美寶還是未曾醒過來，那女人的那隻橡膠球擊得相當重，她是要好一段時間才能醒過來的。

另一方面，司馬洛和那二個打手已接近了目的地。

夏蓮山是一座矮矮的小山，這上面所建的木屋並不多，而十四號就是在最頂的那一間，和隣家相隔很遠，屋子的前面還有一座小花園，用竹籬圍着，種了牽牛花和兩棵芭蕉樹。司馬洛他們祇是從山下看見這些的，因爲夏蓮山頂汽車不能到達，不然，也會有人在那裏興建豪華的別墅了。他們在山脚下車，司馬洛的右手放在衣袋裏，手中就拿着槍，槍咀對着那二個打手，當然，如果這兩個人企圖逃走，他是不難追回的，其實不需要動用到手槍。不過司馬洛不想多麻煩，有一把槍在作着心理上的威

脅，他們就連逃走也不敢了。

「那上面就是了，」司馬洛說，「我們上去吧。你們先走，別忘記我的袋裏有些什麼東西。」

那兩個打手服從地點點頭，繞着小路走上山去。他們並沒有忘記司馬洛手中有槍，而且也沒有忘記司馬洛的本領是比他們高兩級的。

他們到了山頂，沒有發生什麼意外的事情，沒有什麼人出現過，也沒有看見屋中有什麼動靜，門是關着的。到了小花園外面，那個較善於辭令的槍手皺眉：「也許他不在？」

「他一定在的，」司馬洛說，「他一定等着你，這樣重要的事，他會教你們白走一遭的嗎？開門進去就知道了。」

他們進入了小花園中，那打手伸手去在門上敲了敲，他們等着，沒有人應。推推門，是鎖着的。

「不在家，」那打手判斷。

「讓我看看！」司馬洛說着繞到屋子的側面去。那裏的木窗是撑起了的，窗口隔着鐵絲網，鐵絲網內下的半截窗還遮着窗簾。司馬洛跳高向屋內望望，便叫一聲，跑回前面。

「怎麼了？」那打手問。

「把門撞開！」司馬洛命令，「快點。」

「什麼——」

「我說把門撞開，」司馬洛叫着，槍從他的袋裏出來了。那兩個打手不敢不聽從他的吩咐，於是二人輪流用肩向那木屋的門撞去。祇撞了三下，門就開了。門鎖沒有破，祇是鎖連着的木板受不住撞擊而碎裂了而已。

裏面的設備是簡陋的，祇有一張板床，一座衣櫃和中央放着的一張方桌，正如司馬洛在窗外所見，方桌上現在正伏着一 人，一動也不動的，似乎他正坐在桌前做着什麼而伏下來睡着了似的，但如果這樣撞門都不醒過來，那就當然不單是睡着了那麼簡單了。

司馬洛把他推推，他便跌到地上。三個人一齊在他的旁邊蹲下來。

「這人已經死了，」其中一個打手吃驚地說。

「我們快走吧。」善於辭令那個打手也是比較有頭腦的，他懂得擔心。

「等一等，」司馬洛揮揮手槍，不准他們離開。「這就是我們要找的李察嗎？」

「不知道，」那個打手回答，「我們不認識李察，也沒有見過這個人。」

「搜搜他的身吧。」司馬洛命令。

他們從死者的身上搜出了一張身份證。身份證上寫着李察的名字，身份證上的照片證明死者就是李察。

「他怎會死掉了的？」那打手奇怪，「好像是急病發作。」

司馬洛把屍體翻轉過來，指指屍體的耳後。乍看，那裏似乎並沒有什麼不對，但再看清楚，就可以看到那裏有一個小孔，好像打過針似的，不過小孔中央有一點金屬。

「那算是什麼呢？」其中一個打手問。

「很簡單的，」司馬洛說，「一根細長的針，刺進了這人的耳朵後面，直貫腦部，很有效，也很乾淨。」

兩人都露出驚懼的表情，顯然這種殺人的方式是非他們所能想像的，這個兇手，一定是比他們高數流的人物。

「這——究竟是怎麼一囘事？」

「我也不知道，」司馬洛說：「不過我可以猜的。我猜就是顧用你們的人知道你們已經失手的所以就先行把這個李察殺死了，免得我會由李察而查到他的身上去。殺人滅口，這已不是新鮮的事情了，李察一定知道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兩個打手本來已不好看的臉現在更加變成灰色的。如果李察要死，那麼他們呢？司馬洛顯然也看穿了他們的心事，所以問道：「如果你也知道一些你們還沒有告訴我的秘密，那最好快點說出來了，因爲殺死李察的人也不會放過你們的。」

「但我們什麼都不知道，」那個喜歡用暴力的打手說，「可以告訴你的我們已全告訴你了。」

司馬洛看了他們一囘，相信這會是眞話了。於是他動手在木屋中搜索了一遍。地方是那麼簡陋，根本沒有什麼可以搜的，而他也搜不出什麼來。他搜索所得的結果，祇是斷定了李察是一個人住在這裏的，祇有李察一個人的東西在這裏，沒有同居。看來，如果李察的屍體就此放在這裏，那要等到有人來探訪他的時候才被發現的。

「把你們袋裏的東西全拿出來，」司馬洛擺擺槍，命令那二個打手。

二人遲疑一下，祇好照辦了。他們身上除了身份證，駛駕執照之外還有些零錢，日用品等等。司馬洛笑道：「你們原來也不算是行家，做這一行的人，應該不會携帶身份證明文去行事的。」

「我知道，」較善辭令的一個說，「但我們又不是去殺人，我們——想不到會這麼多事的。」

「有道理，」司馬洛說着便把他們的證件放進自己的袋裏。

「你在幹什麼？」兩人大驚。

「我不想你們反叛我，」司馬洛微笑，「所以先抓住一些把柄，你們叫什麼名字？」

「我叫張三，」善於辭令的那一個說着，又指指他的同伴，「他叫李四。」

「別跟我開玩笑。」司馬洛喝道。

「這是眞的，」一個打手說，「你看看身份證上就知道了。」

司馬洛看看果然，他笑起來：「這倒是不容易忘記的名字。好吧，張三李四，你們做這件事得了多少錢代價？」

「五百元。」張三說。

「我給你們一千元。」司馬洛說，「從今以後，你們就是替我做事了！」他把銀包掏出來。

「但——這似乎不合規矩！」張三表示爲難，「我們不能同時替兩個人做事——」

「我很高興你們還有商業道德，但沒有什麼不合規矩的，」司馬洛說，「你們的前一件事已經做妥了，你們已經從高嘉那裏取到了這把槍，交到這裏，責任已完了，李察沒有接着收貨，這並不是你們的過失，是嗎？因此，你的舊主顧是沒有權干涉你們的下一件工作是替誰做的，對嗎？」

「嗯，他說得對！」李四說，而司馬洛從銀包裏取出來的一千元現欵已放射着很强烈的誘惑性了。

「我們要做些什麼工作呢？」張三比較小心。

「很簡單的，」司馬洛說：「不必殺人，甚至也不必打人。是這樣的……」他把他的計劃說出來。……

天快黑的時候，美寶終於醒過來了，由於頭仍然很痛，她剛一坐起身，便又不得不在地上伏下來了。但有一隻手粗暴地拉她起身，她抬起頭，看見執住她的手臂的是一個高大的男人，臉上用一條大手帕幪着，兩眼兇狠瞪視着她。她注意到這人還有一個同伴，也是幪面的，兩人手上都拿着槍。一時，美寶也不明白這是怎麼囘事，甚至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因爲她是暈得太突然了。①　（未完）



迷離江湖道　詭秘武林人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孫鐵玉要找宋天岡拉攏齊曉天，負起說客之責，向齊曉天說項，指出彭立標這夥人綁走方小龍，明是受了方天岳之托，而方天岳唆使別人逮走孫子，當時打死了十二飛燕一個弟兄，之後又要你來追，想想看，方天岳這人有多狡猾，有多殘忍，他暗中耍的花樣可想而知，齊曉天辯稱他現在是追查方小龍下落，而是要追查眞相，他又詫異於孫鐵玉的突然改變態度，孫鐵玉答因突然發現許多竟想不到的事，齊曉天問她可否明告，孫鐵玉答說可以，只恐他不會相信，齊曉天表示，她是局外人，他沒理由懷疑她的話——

「那就好……首先，你應該明白是誰將你打成這副怪模樣。」孫鐵玉道。

齊曉天道：「那幾個人我見過。」

「是誰派他們來的呢？」

「誰？」

「方天岳。」

齊曉天倏地跳了起來，這是一個難以相信的事實，而且，方天岳還遠在黑風鎮呀！

「你果然不信……」

「孫大姐！不是不信，而是……」

「而是什麼？」

「方老爺子不在這裏呀！」

「如果他在這裏呢？」

「如果方老爺子到了這裏，我還會相信妳的說法。」

「那麼，我就告訴你，方天岳已經來了，而且還帶了十多個人。他們全部住在城南的『四喜客棧』，你不妨去證實一下。證實了之後，你再回到這兒來，我還有許多話要跟你說。」說完之後，孫鐵玉掉頭就走。

齊曉天當然不會讓她走，連忙起身攔住：「孫大姐！妳既然說得這麼眞切，我當然相信……慢走，我們仔細聊聊。」

「齊小弟，如果你信我的話，就得聽我的話。」

「哦？」

「有一個人你可以跟他談談。」

「誰？」

「宋天岡。」

「什麼？」齊曉天又吃驚了。「宋天岡？妳要我去跟他談談？」

孫鐵玉很沉穩地說：「齊小弟，我方才不是說過了嗎？我突然發現許多意想不到的事，當然也包括宋天岡……他的目的和你完全相同——追查眞象。」

「怎見得？」

「方小龍在他的手裏，如果他的目的只在那個孩子，他為什麼不高飛遠颺，還要留在這裏？」

「那是因為妳不許他走。」

「齊小弟，你眞以為我有那樣大的本事？你眞以為宋天岡見了我就會乖乖就範？完全不是那回事。他原先是想化明為暗地留在此地，後來我一出面，他就順水推舟地留了下來。」

「那麼，孩子在何處呢？」

「說出來你又不信了。」孫鐵玉倒是很會賣關子。

「孫大姐！我方才就說過了，全信，一點兒也不懷疑。」齊曉天很誠懇地說。

孫鐵玉鏘鏘有力地說：「齊小弟，方小龍在你的手裏呀！」

「孫大姐！妳的話把我都弄糊塗啦！」

「好吧，我也不用跟你繞彎兒啦！瞧你急成這副樣子，方小龍在劉子星的手裏。」

「眞的？」

「瞧你，又不信了。」

「我信，我信，」齊曉天忙不迭地說。不過，他仍有疑問：「可是……宋天岡怎麼會將方小龍交給劉子星呢？」

「宋天岡一向欽敬你的為人，一聽說劉子星是你的人，立刻就將方小龍交給了他。」

「孫大姐！我對妳的話絕沒有絲毫懷疑，不過其中仍有令人啓疑之處……比方說，劉子星只在暗中跟隨，不可能跟宋天岡碰面……」

「是宋天岡將劉子星逼出來的。」

齊曉天道：「哦？那麼，宋天岡是個好人？是個君子？」

「可以這麼說。」

「那麼，他為什麼用那種殘忍的手法對待魯屏？將他毆成重傷，還棄他不顧？」

「齊小弟，關於這一點，我和你的看法和感想都是相同的。不過，宋天岡已有圓滿的解釋。」

「他怎麼說？」

「在途中，魯屏曾有刦去方小龍的企圖，他甚至不顧忌方小龍可能受到傷害，應該給他一個懲罰。第二個用意是，想藉此讓十二飛燕的人找上門來。」

「他這樣作，目的何在？」

孫鐵玉笑着說：「齊小弟，目的何在方才我不是已經說過了嗎？和你完全相同，主要是想追查眞象。」

「追查眞象與十二飛燕有何關係？」

「宋天岡認為十二飛燕必知內情，早先因為方小龍在手，有所顧忌，如今方小龍轉移到劉子星手中，宋天岡就有全力與十二飛燕週旋了。」

「怎麼？」齊曉天兩道濃眉倏地挑了起來：「他想逼迫彭立標說出內情？」

看神色，他似乎反對宋天岡的想法。

「大概是這樣吧？」孫鐵玉不置可否地說道。

「這不是追查眞象的最佳方法。」

「那麼，最佳的方法是什麼呢？」

「自己去發現。」

「所以說，你需要跟他談談。」

「好吧，明天一大早我會去拜訪他。」

不管怎麼樣，從表面上看去齊曉天已經被

孫鐵玉說服，因此她就很輕鬆地與他道別，辭了出來。

第二個，孫鐵玉想到了萬珍寶。

萬珍寶一定待在她那座金雕玉琢的銷金窟裏，女人上花街柳巷的確有些蹩扭，所幸孫鐵玉已經不是一個很年輕的女人。

沒有撲空，孫鐵玉很順利地找到了自己想要見的人。

萬珍寶好像很忙，也好像對這個來訪的女人不感興趣，因此，她一打照面就開門見山地問：「有何貴幹？」

「我自然不是前來尋歡作樂的。」

「只要你有錢，那也未嘗不可。」

「我有正事跟妳談。」

「請直說。」

「關於令郎的事。」

「怎麼樣？」萬珍寶很能夠沉住氣。

「方小龍在宋天岡手裏。」

「我知道。」萬珍寶開始採取攻擊了。「怎麼？他想談條件？」

「是的。」孫鐵玉對付萬珍寶的方法又不同了。

「要錢？」

「笑話。宋天岡的目的絕不是為了錢。」

「那麼，他的條件……？」

「他要妳為他作一件事。」

「哼！」萬珍寶打從鼻孔裏噴出來一股子冷氣，說道：「這比要錢更厲害，殺一個人？還是……？」

「都不是。」

「那麼，就請妳明說吧！」

「他希望妳能保持三天的靜默。」

「靜默？什麼意思？」

「不說話，不行動。」

萬珍寶瞠目結舌，眞不知道該如何答覆。

「不說話是要妳不對外表示意見，不行動是要妳不與任何不相干的人接觸。」

「他的報酬是什麼？」

「事過之後，他負責將方小龍交給你。」

這是一個很誘人的鈎餌。

孰料，萬珍寶並不吞下這個餌，她搖搖頭說：「宋天岡也許打錯了主意，我並不希望得到方小龍。」

現在，輪到孫鐵玉瞠目結舌了。

不過，孫鐵玉瞠目結舌只是一瞬間的事，她立刻振起精神問道：「妳不想得到方小龍？這是眞心話？」

「當然，」萬珍寶很認眞地點着頭。

「我不信。」

「那是因為妳與我的觀點不同。」

「怎麼說法？」

萬珍寶緩慢地說：「我是女方，孩子不應該歸我，應該歸他父親。」

「我帶着沒有父親的女兒，妳是故意譏誚我？」

「沒有這個意思。」

「女兒跟着沒有娘的父親，方便嗎？」

萬珍寶冷冷地說：「兒子與女兒也許有所不同，而且我也不想管你的事。」

孫鐵玉多少有點衝動，但她竭力尅制住，又開始轉向正題，說道：「妳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無法回答。」

「這……是什麼意思？」

「即使回答，宋天岡也無法接受。」

「說來聽聽？」

「宋天岡教我在三天之內保持靜默，可以。不過，他必須先將方小龍交出來。」

「交給妳？」

「不，交給我一定會節外生枝，紛爭迭起了。」

「那麼，交給誰？」

「交給『百稚園』的麥老頭。」

孫鐵玉心中不禁暗暗一動，如果宋天岡答應把方小龍交給「百稚園」，那豈不是一石二鳥，萬珍寶與麥老頭都拉過來了嗎？

「好，我轉達妳的意思，宋天岡也許會同意。」

「也許不會。」

「姑娘對任何事件都不要先作斷語，還是等我的消息吧。」

「孫大姐，我倒想問問，宋天岡逮走方小龍的目的何在？」

「要存心給兩個人難堪。」

「那兩個人？」

「方天岳與彭立標。」

「哦，宋天岡跟他們有過節？」

「宋天岡與方天岳有過節，這正是個一吐積怨好機會。彭立標是我平生最恨的人……」

「妳為什麼恨十二飛燕的老大？」

「那是我的私事。」

「宋天岡為他自己出氣，為什麼還要為你出氣？」

「那也是我的私事。」

萬珍寶不會再問下去，難怪孫鐵玉可以留下宋天岡，原來這是一齣戲，他們之間早就有聯繫，說不定他們來往已不是一天。

可是，她對孫鐵玉的另一個說法却不敢相信——逮走方小龍的動機絕不會如此單純。

因此，她又加重語氣地說：「請告訴宋天岡，只要他答應先將孩子交給『百稚園』，我一定不涉及任何一方面的行動。」

「好，咱們就這樣說定，在天明之前我會給你消息。」孫鐵玉說完之後，立刻離去。

現在，她並不是立刻要去找麥老頭，而是要找宋天岡；他也許會同意先交出方小龍。問題是——方小龍不在玉川縣。

唯一的方法，是盡快將那孩子帶到縣城裏來。

想不到孫鐵玉一提出來之後，竟然遭到宋天岡嚴峻地反對：「不行，要我先交出方小龍，絕對不行。」

不行，這是孫鐵玉早先就想到的情況，但是她沒有想到宋天岡會反對得如此激烈。

「怎麼啦？」孫鐵玉不解地問：「那孩子難道對你非常重要麼？」

「方小龍在我手中，我最少可以控制兩個人。」

「誰？」

「方天岳與萬珍寶。」

「天岡，這幾年來你的壯志消沉，銳氣消磨，你甚至想到利用孩子來作盾牌，我眞佩服你。」

「鐵玉，不要挖苦我，我是不得已。從小根基不夠深，武功只能停滯在目前這個界限上，而我的地盤也一天一天的縮小。聲望大減之後，好手都遠走高飛，我的實力也愈來愈單薄，我拿什麼跟人家爭？拿什麼跟人家抗衡？我只有用這種法子。」

「這種法子永遠可以用嗎？」

「只要方天岳現在肯低頭就行了。」

孫鐵玉很穩定地分析着說：「不錯，為了他的孫子，他會低頭。他把地盤讓給你，事後，你放方小龍嗎？不放，你違背信義，將成為衆矢之敵。放，你就再無護身之符。那個時候，方天岳就會再設法收回他的地盤，隨便帶走你的性命，知道嗎？」

「對！你可說到節骨眼上來了，現在我是主動，所以是我先要取走他的性命。」

「甚麼？你想放倒方天岳？」

「鐵玉！妳在反對？」

「天岡！你簡直瘋了，你的想法跟作法簡直令我吃驚到極點。」

「妳認爲我作不到？」

「你也許作得到，但是在事後你會發現，你得到的要比失去的少太多，如果你眞想放倒方天岳，一定是早就拿定了玉石俱焚，同歸於盡的打算。」

宋天岡吼了起來：「什麼？你認爲我也必須賠進去一條性命？」

「那是最低的代價。」

「那麼，最高的代價是什麼？」

「可能賠進去更多的性命，每一個與你站在一條綫上的人都會遭殃。」

「哼！」宋天岡冷哼了一聲，鄙夷地說：「所以你怕了？」

「天岡，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鐵玉！妳不要否認，妳所說的所謂拉攏這些人，孤立方天岳，都是害怕火併的想法，妳把方天岳看得太重，就好像是一尊永遠扳不倒的天神。」

孫鐵玉耐住性子，委婉地說：「天岡，我是爲你，你一直都是個失敗者，這是你最後一次機會，就算能贏，因爲你以前損失太多，也不可能撈多少回來。你不要妄想一次翻本，那是不可能的，任何一個想爬高的人，摔下來都會很重，你難道想不通這個道理？」

宋天岡突然站了起來，他的神態活像一頭饑餓的獅子，說話更是氣勢洶洶：「妳在替他們作說客？」

「天岡！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呢？」

「妳根本就沒有顧到我的利益，也沒有想到我這麼多年來所受的怨氣，妳只會教我忍，教我小心，教我像一隻老鼠似的躲在洞裏，不見天日……」

「住口！住口！」孫鐵玉很激動地嚷了起來，「你已經喪失了理智，是個瘋子，是個瘋子！」

宋天岡反而冷靜下來，喃喃自語地說：「我是個瘋子？我會是個瘋子？」

「天岡！」孫鐵玉倒是很能控制情緒，立刻又冷靜下來：「我當初也曾像你這樣失去理智，簡直像一個瘋子。你明白嗎？恨只能傷害自己，絕對傷害不了別人，爲什麼要作傷害自己的事呢？」

「那……那我該怎麼辦呢？」

「首先你應該確定一個原則：你這樣作是爲了爭取你該得到的，或者你想得到的，而不是爲了報復。」

「兩者之間我實在分不清楚。」

「把方小龍交給『百稚園』，這是最聰明的辦法。」

「我心裏有一種恐懼，我總認爲方小龍一旦交出去之後，我就再也沒有安全保障。」

「這是什麼話呢？你對你自己一點信心也沒有，却將生命與前途寄托在一個孩子的身上，你不覺得太可恥了嗎？」

「好了！」宋天岡一臉懊惱，滿腔沮喪。「我已被你說得一文不值了，可是，方小龍不在這兒呀！」

「我知道不在這兒。」

宋天岡沒答腔，靜候她說下去。

「那麼，立刻派一個人去通知，教那邊直接送到『百稚園』去。」

「問題是時間來得及嗎？」

「要多久？」

宋天岡算計了一下，然後回答：「也許要到明天中午才能送到『百稚園』。」

「最好能在天亮前把這樁事情辦妥，萬一來不及，也沒有辦法，盡快就是。」

「好！我立刻派人去送信。」

「好好睡一覺，鬥志需要精神，精神需要培養，明兒一大早我就來。」

離開四方客棧，孫鐵玉迎着夜風輕鬆地走着，她發現：去說服一個人，簡直比任何事情都困難；尤其是一個受過創傷的人。

走着走着，她突然感覺有人在後跟着。回頭看，果然有一個人走在她的身後。

那人距她約莫十步，勾着脖子，在她回頭觀看的那一瞬間，他好像還楞了一下。

孫鐵玉本來可以置之不理，或者暗加戒備。而她却採取了另一種方法，直截了當地走到那人面前沉聲問：「你跟在我後面幹什麼？」

那人也很直截了當地說：「我要找一個人，打聽了許多地方，大夥兒都教我來找妳。」

「你要找誰？」

「孫鐵玉。」

孫鐵玉不禁一怔，心想：這小子倒會裝楞。於是又問道：「誰要找她？」

「方老爺子，磐石鎮來的方老爺子。」

「方老爺子在那兒？」

「他老人家住在東頭上的紅磨酒坊，那間酒坊是他侄女婿開的。」

「哦！你先回去向方老爺子報個信兒，就說孫鐵玉可能會連夜去探訪他。」

「眞的麼？」從許許多多的跡象看來，這小子倒不像是存心裝楞。

「我是從來不騙人的。」

「那可好，我這就回去報信啦！」

「你……你叫什麼名兒？」

「我叫鐵柱子！」

「難怪你的身胚兒硬紮得像是一根鐵柱子，」孫鐵玉先捧捧對方，然後問道：「方老爺子是一個人來到玉川縣的麼？」

「多哩！十好幾啦！」

「紅磨酒坊有多大？住得下嗎？」

「這紅磨酒坊可大哩！外三進，內三進，有好幾十間屋子，有人說，屯兵可以屯下一個營。」

「哦！你先回去吧！孫鐵玉一會兒就會到了。」

那小子歡天喜地的去了。

孫鐵玉站在靜寂的街心，陷入了沉思：方天岳怎麼會找上我呢？他手底下怎麼會有這樣一個楞小子呢？

「你眞要去？」街簷下有人說話。

孫鐵玉猛地一個疾旋，循聲看到了那個人，黑黑的影子，像個幽靈。對方既然沒有誠意現身相見，她也不便追迫過去。

「你是誰？」

「何必問我是誰？」對方是個女的，從聲音中可以聽出還年輕。「我只關心一件事，妳當眞是要去會會方天岳嗎？」

「我既然答應了，當然要去。」

「我看，妳還是不去的好。」

「爲什麼？」

「爲什麼，你自己應該明白。」

「我不明白。」

對方從屋簷下走了出來，是蕭貞，孫鐵玉自然不了解她的身份，因而用很奇異的眼光望着她。

蕭貞走到孫鐵玉的面前才開口說：「妳現在跟誰最接近，妳難道還不清楚？」

「當然清楚。」

「這個人跟方天岳有多大的仇恨，難道你會不清楚？」

「當然清楚。」

「那就對了。冲着妳跟宋天岡那麼親近的關係，方天岳見到妳之後就不會放妳回來。」

「他是那種卑鄙的小人嗎？」

「難道妳還一直把方天岳當爲一個正人君子嗎？」

孫鐵玉楞住了，心想：這女人的口氣怎地如此惡毒呀？

蕭貞見她無語，又問道：「妳不相信我的話？」

「不是不信。而是覺得妳這位姑娘說話有存心侮辱人的成份，就算方天岳不是君子，但也絕不會是小人。」

「眞正的小人讓你看不出，那比一眼就看得出的小人還要壞上十倍，孫大姐！聽我一句忠告，紅磨酒坊千萬去不得。」

見蕭貞說得那樣認眞，那樣懇摯，孫鐵玉不禁有些心動，忍不住問道：「姑娘能說出一個原因來嗎？」

「方天岳是個老狐狸，論實力，論機謀，都在宋天岡之上，只因他的孫子落到了宋天岡的手裏，他在氣勢上才軟了一截。來到此地之後，他先了解情況，發現妳和宋天岡的感情不錯，因此想利用妳作人質，來要脅宋天岡不敢用强。」

「他怎麼知道我跟宋天岡感情很好？」

「連我都知道了，難道還能瞞得過方天岳嗎？」

「用我去要挾宋天岡，這未必就是個好辦法。」

「最少方天岳可以用你來交換方小龍，在沒有顧忌的情況下，宋天岡就不是對手了。」

「姑娘！妳的分析不能說沒有道理，請見告姑娘的身份好嗎？」

「妳認爲這很重要？」

孫鐵玉緩慢地說：「因爲我要了解姑娘出面勸阻我的動機。」

「我的動機很簡單——不希望方天岳佔上風。」

「妳恨他？」

「我並不恨他，希望他失敗，也是爲了我自己。」

「這話怎麼說呢？」

蕭貞道：「首先我要告訴妳，我是十二飛燕的人。」

「哦！」孫鐵玉大爲驚訝地說：「十二飛燕是方天岳的心腹死黨呀！」

「不錯，十二飛燕是方天岳的心腹死黨，但我不是，因爲我已經背叛十二飛燕了。」

「背叛了！爲什麼？」

「爲了救一個人。而那個人正是我們十二飛燕準備置之於死地的人。」稍稍頓了一下，蕭貞才又接着說下去：「如果方天岳失敗，我或許還有活路，如他佔上風，我就死定了。」

「你救了誰？」

「齊曉天。」

一提到齊曉天，孫鐵玉不禁對她刮目相看，審視良久，才緩緩地說：「姑娘！要殺一個人需要勇氣，要救一個人也同樣需要勇氣，我很佩服妳……不過齊曉天知道妳救了他嗎？」

「當然知道。」

「那麼，我剛才上他住的客棧去，怎麼沒有見到你呢？」

「妳這樣說就錯了，難道我一定要跟他生活在一起嗎？我只作我自己覺得應該作的事情，比如說，現在我就願意站在宋天岡這邊去對付方天岳。」

「姑娘眞願意這樣作？」

「當然是眞的。」

「那麼，姑娘能告訴我芳名嗎？」

「我叫蕭貞。」

「蕭貞？」孫鐵玉喃喃唸着，似在回憶這個名字。

「妳不會認識我，因爲我出道很晚，而且在十二飛燕中是唯一的女性，所以我很少在外面走動，你絕對沒有聽說過這個名字。」

「我好像聽說過。」孫鐵玉還在想。

「在那兒聽說的呢？」

「唉！」孫鐵玉嘆了一口氣，苦笑着說：「人一上了年紀，腦子就不够運用了，我想了老半天可就是想不起在那兒聽人提起過你。」

「那倒無關緊要了，咱們如今不是認識了嗎？」

「妳說得對……嗳！宋天岡在四方客棧，你是否要過去坐坐？」

「我早就想拜訪宋大爺了。」

「那麼，我帶妳去吧！」

長街寂寂，這兩個女人在空蕩蕩的大街上就格外引人注目。不過，這兩個女人並不在乎，因爲她們從來也沒有怕過誰。

她們背後仍然有人跟踪，孫鐵玉首先發現。當然，蕭貞也不至於懵然無知。

二人一面行走，一面低聲交談。

「蕭貞！妳看背後大概有多少人？」

「一個。」蕭貞回答得很快。

「不錯，只有一個。他跟踪的是妳？還是我？」

「是我們。」

孫鐵玉楞了一下，她發現蕭貞這個小女人很精明，也很會說話。

蕭貞問道：「就這樣讓他跟下去嗎？」

「大路人人可走，別管他。」

「鬥鬥他怎麼樣？」

「怎麼鬥法？」

「到前面，咱們分道揚鑣，然後在四方客棧門口會合，看看他到底再跟踪誰。」

「好主意！」

兩個人果然在十字街口分了手，一個向左，一個向右。在後面跟踪的人一定大傷腦筋。

可是那個人選擇了蕭貞。

蕭貞又轉了好幾個方向，最後，她在幽暗的屋簷下停住了。

那個跟踪的人也到了屋簷下，是個男的，還向蕭貞揮手打了一個招呼，彼此似乎認識。

「妳跟孫鐵玉談了些什麼？」

「我警告了她，不要去見方天岳。」

「她接受了嗎？」

「她當然接受了，我在她面前已經建立了信用，她對我一點也不懷疑。」

「妳現在要去那兒？」

「去見宋天岡。」

「好！按預訂計劃辦理，就只剩下這一晚的時間了，一定要全力以赴。」

「這我知道，不過，你們千萬要釘住『百稚園』的麥老頭，那是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傢伙，我對他眞有點含糊。」

「方才你教我們派人在客棧中埋伏，究竟用意何在？」

「我就是想試驗他一下，結果發現他非常厲害。他竟然無緣無故地發現我要暗殺他。」

「放心，這個老頭我們會對付，他雖有破壞力，但不足畏。蕭貞！妳的任務是艱鉅的，但是，老大對妳深具信心，希望妳不要令他失望。」

蕭貞堅定地說道：「我不會令任何人失望的。」

「好！咱們在必要時還要再連絡一次，妳稍爲留意點。」

蕭貞繼續向前走，她沒有一點異常之處，就像一具聽主人擺佈的木偶，永遠沒有自己的意志。

在山城小縣，現在的時候已經很晚了，四方客棧那盞油紙風燈冷清清地在屋簷下飄蕩着，孫鐵玉已經比她先到了。

「還有人跟着嗎？」孫鐵玉迎上來問道。

「沒有了。」

「那麼，進來吧！」

孫鐵玉帶領着蕭貞往裏走，因爲她已經來過好幾次，昏昏欲睡的店小二也懶得問她。後院裏靜悄悄的，顯然都已入睡，連宋天岡房裏都已熄了燈。

蕭貞輕輕地說：「深夜拜訪，妥當嗎？」

「非常時期，非常人，又何必顧忌那些常規呢？姑娘稍待一會兒，我來敲門。」

蕭貞冷冷地站在一邊。

可是，孫鐵玉敲了半晌，却是一點回應也沒有。

隔壁房門開了，出來一個漢子，想必是認識孫鐵玉的，立即問道：「妳要找大哥嗎？」

「是的……」

那漢子跑過來帮忙敲門，無回應，他又試着去推門，門却閂得緊緊的。

「孫大姐！好像出了事哩！」

「哦！」孫鐵玉一肩膀向房門撞去，門立卽蕩開了。

房裏沒有人。

門關着，而房裏的人並不在，這不是有些奇怪嗎？

窗子却沒有楔牢，那表示從窗口出去的。有門不走，而跳窗，這不是有些奇怪嗎？而且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這個時候，宋天岡到那兒去了？

孫鐵玉又去察看床榻，床上舖摺整齊，顯然宋天岡還沒有上床睡過。

她尷尬地一笑，說：「對不起！沒想到他不在。」

蕭貞冷冷地說：「孫大姐！恐怕宋天岡不是自動出去的。」

「哦！難道還有人挾持他？」

「不錯，宋天岡是被人挾持了。」蕭貞的語氣非常肯定。

「何以見得？」孫鐵玉有些發急了。

「看！」蕭貞指着房間中唯一的一張方桌，加以分析：「桌子動過了，從四邊的椅子就可以看出來，這證明桌子移動過，茶壺蓋不在原位，是因爲震動時跳起來的。這證明宋天岡曾經與人鬥力，當時有一個人手撐桌子，所以有了移動。」

她的分析非常有道理。

孫鐵玉眼睜睜地望着她，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蕭貞又說：「而且對方是兩個人，還都是功力很高的人。」

這就未免過份肯定了，多少人蕭貞又是從那兒看出來的呢？

疑惑，只在孫鐵玉的心裏，她並沒有說出來。

蕭貞似乎也看出了對方的疑惑，連忙加以解釋：「宋天岡縱然被刦持，也不會那麼聽話，若是只有一個人，想從窗口將宋天岡架出去，那是不可能的事。」

「那麼，人是從那兒進來的呢？」

「當然是從門口進來的。是宋天岡開的門，由此可見一定是熟人。」

孫鐵玉仍然沉吟不語，似在衡量着蕭貞的話。

「孫大姐！我能帮忙嗎？」

「妳是指……？」

「宋天岡下落何方，吉凶如何，妳總要打聽吧？」

「從那裏去打聽？」

「我也許可以帮忙。妳在客棧中等我的消息，我去去就來。」蕭貞說完之後轉身就走。

孫鐵玉也沒有去留住蕭貞，她滿腦子裏都在想這件事情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過了好一陣子，她才逐一去盤問宋天岡的每一個弟兄，大夥兒衆口一聲，誰也沒有聽到什麼動靜。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孫鐵玉不但解不開這個謎，她也不知道該如何來收拾殘局。

蕭貞一離開四方客棧之後，就立刻來到紅磨酒坊，一進門，就有人迎着他。就好像他們在那兒已經等了很久了。

「打酒麼？」這一問並不高明。任誰都看得出，蕭貞兩手空空，絕不是來打酒的。

「找人。」

「找誰？」

「方老爺子。」

那漢子將蕭貞仔細地打量了一番，說聲請稍待，就到了裏面去了。

蕭貞這時發現大門旁邊的耳房中聚集了好幾個壯漢，那似乎是一個埋伏，誰要想硬闖，是不容易過關的。

只一會兒工夫，方天岳出來了。蕭貞並不認識他，但是，從氣派上也可以看得出來。

「姑娘找我？」方天岳一邊問，一邊打量蕭貞。

「您就是方老爺子？」

「正是。請問姑娘……？」

「方老爺子！我來跟您報個消息。」

「哦？」

「宋天岡不見了。」

「哦！」方天岳的臉上竟然出現了笑容。

「你是說他躲起來了？」

「不！他被人刦持了。」

「誰？」

「不明身份的人。」

「哼！」方天岳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玉川縣恐怕還沒有人能動他宋天岡一根汗毛。」

蕭貞冷冷道：「難道，方老爺子以爲我在流報？或者……？」

「不！不！」方天岳笑呵呵地說：「姑娘誤會了。老朽的意思是……如果此事不是姑娘親眼所見，最好不要去相信。」

「刦持的當時我並不在場，不過，據我判斷，這件事情應當是假不了。」

「哦！」方天岳的語氣比較緩慢了：「姑娘前來相告的用意何在呢？」

「我想，方老爺子應該了解這種情況。」

「好！謝謝姑娘……」

「不必言謝。我只是不希望有任何不愉快的事情發生。尤其不希望方小龍這孩子遭到什麼不幸。」

「妳關心方小龍有什麼特殊的理由嗎？」

蕭貞很用力地點着頭說：「有理由。」

「什麼理由？」

「我認爲，大人間不管有什麼恩怨糾葛，利害衝突，都不應該牽涉到無辜的小孩子。」

方天岳的目光突然變得很亮，但是蕭貞却毫不畏懼地瞪視着他。方老爺子的威名使許多人膽寒，却嚇不倒十二飛燕的蕭貞。

良久，方天岳才輕緩地問道：「你明瞭內情？」

「略知。」

「從何處打聽來的？」

「親耳所聞，親目所睹。」

「哦？」在這一瞬間，方天岳臉上的表情變化很大。

蕭貞一直盯着他目不轉睛的原因，就是要嚴密注視他的反應。

「方老爺子不必吃驚，有許多秘密我不會亂說，像我這種人，在道上混了兩三年，已經吃够了苦頭，我不會找自己的麻煩。」

「照妳這麼說，妳應該遠離是非圈，但是妳却硬往裏擠，這又是什麼緣故呢？」

「不瞞老爺子說，任何人都不願意沾上是非，可是，有時候却躲不掉，那麼，我就要選擇對我有利的一條路去走。在目前來說，靠向老爺子這一邊，是應當對我有利的。」

方天岳的神色緩和了許多，口氣也變了：「倒瞧不出，妳年紀輕輕，竟然如此世故……妳剛才說，在道上已經混了兩三年，我怎麼沒聽說過呢？」

「因爲沒有令人刮目相看之處。」

「是跑單帮？還是……？」

「我是十二飛燕之一……」

「哦！妳是彭立標的人？怎麼一個人跑到這兒來了呢？」

「說來話長……我現在已經不是十二飛燕的人了。」

「此話怎講？」

「我背叛了彭老大。」

「哦？」

不待對方追問，她就自動把原因說了出來：「當我們追趕宋天岡的時候，齊曉天也在跟我們一起猛追。彭老大施小計，就將齊曉天陷入了絕境，是我救齊曉天脫險的。」

「妳爲什麼要這樣作呢？」

「我覺得，在整個事件中，齊曉天是最無辜的。」

方天岳許久沒有說話，再開口，語氣突變：「妳可知道？妳這樣一來，我的計劃完全被妳破壞了？」

「什麼？」蕭貞毫不畏懼地質問：「難道方老爺子也願意齊曉天陷入絕境嗎？」

方天岳突然暴叱一聲，道：「將這個丫頭給我拿下。」

有四五個壯漢衝了出來，蕭貞竟然毫無反抗之意。

× × ×

萬珍寶一直在等消息，因爲孫鐵玉答應過要給她回話。可是，時間已經過了午夜，消息還沒有來。

回話沒來的原因有兩種解釋：一是宋天岡不答應她的要求；一是宋天岡雖已答應，在進行中却受到了阻碍。

到底是那一種情況，她當然需要了解。於是她決定主動地去找孫鐵玉，查問一下究竟。

大街上寂靜如死，不過，萬珍寶一點也不在乎。在這山城小縣，她手底下的人分佈街頭巷尾，一聲叱呼，眨眼卽至。而且，她自己的功夫也足以抵擋任何凌厲的攻擊。

她的想法是如此，事實與她的想法却又小有出入。現在，她就被好幾個壯漢攔住了去路。爲什麼不能確定人數呢？因爲除了露相的四個人之外，在街齊下還站了好幾個人。

萬珍寶很沉得住氣，一言不發勾着頸子。

行動是不客氣的，言語却很禮貌，一個領頭的柔聲問道：「妳是萬珍寶姑娘嗎？」

「是的。」

「有一個人要見妳，麻煩妳走一趟。」

「誰？」

「一見面，姑娘就知道了。」

「你們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

「玉川縣城。」

「那就對了。在玉川縣，只有別人來探訪我，沒有我去看別人的。如果他眞要見我，敎他在大白天帶着名帖來求見。」

這番話，實在敎人受不了，不過倒也是實情。

那領頭的倒是很有點涵養，仍是低聲下氣地說：「萬姑娘！現在的情況有些特殊，務必請姑娘委屈一下，到時候妳自然會明白。」

「你說情況特殊是什麼意思？」

「這一次會晤也許與令郎的性命有關。」

「哼！你少用方小龍的生命來威脅我。我早就離開了方家，我既不是方家的人，方小龍也不是我的兒子。」她猜測這些人是方天岳派來的，所以也就把話敞開來說個痛快。

對方的語氣仍然十分柔和：「萬姑娘請不要意氣用事，姻親的關係可斷，血親的關係是永遠也斷不了的。萬姑娘還是走一趟吧！」

「你們來這麼多人，是什麼意思？」

「這……？」那漢子一時語塞。

「是不是想動粗？」

「不敢。」

「不必客氣。你這套叫作先禮後兵，先說好聽的，如果我不理碴兒，你們就架人，是不是？」

「不敢！不敢！」

「別裝出那麼一副可可憐憐的樣子，你們既然奉到了『必要時架我回去』的命令，你們就快些動手吧！」

那人還是很客氣的說道：「萬姑娘，應該明白我們作下人的苦楚，務必請走一趟，到時候……」

「回去告訴你們主人，我不去見他，有事敎他來見我。讓路！」

「恕小的得罪！」那人很恭敬地拱拱手。

萬珍寶似乎早有成算，立刻撮唇打了一個呼嘯。

對方的人包圍上來了，一共有八個。

可是，萬珍寶仍然很沉得住氣。她始終有一個信念：在玉川縣，如果有人向她動武，那就是不自量力。

「萬姑娘！這些人都是護駕的，請不要誤會。現在請萬姑娘走一趟，小的感激之至。」

萬珍寶觀察情勢，發現自己想以武力勝過對方的機會不多，於是，口氣緩和了一些：「好吧！我不跟你爲難，不過，你一定要答應我一件事。」

「請吩咐。」

「先告訴我，你的主人是誰？」

「這……奉命不得洩漏。」

「其實，我猜也猜得到。」

「萬姑娘既然猜到，那又何必一再追問，使小的爲難呢？」

「是磐石鎭的方老爺子，對不對？」

那領頭的漢子非但沒有在語言上表示什麼，甚至面無表情，使萬珍寶想在神色上去猜測都不可能。

「如果是方老爺子，你們就是殺了我，我也不會去。想用強，那是辦不到的。」

「如果不是他呢？」

「不是他？那會是誰？」

「姑娘如果想知道答案，最好的方法就是親自去一趟。一見面就知道了。」

「你在用激將法？」

「絕不是激將法。小的只是想寬慰姑娘，我家主人絕不是什麼方老爺子。」

萬珍寶這時反倒滋生了一股好奇心，她又問道：「人在何處呢？」

「不遠。幾步就到。」

「好！」萬珍寶很豪氣地一揮手。「前面帶路。」

領路的漢子在前面帶路，其餘七人殿後，萬珍寶好像一個被押解的犯人。但她並沒有去注意這種尷尬的處境，她只是反覆不停地在想：這個人究竟是誰呢？

轉過一條街，前面來到一家茶樓，角門敞開着，露出一綫燈光。

萬珍寶一進門，那扇門就關上了，領路的漢子進了裏面，其餘的漢子還是環伺在左右，

似乎隨時都在防範萬珍寶可能蠢動。

終於，那個人出來了。是彭立標。

不過，萬珍寶並不認識他。

因此，萬珍寶立刻揚聲問道：「你是什麼人?」

「在下彭立標，十二飛燕的老大。」

「哦?」對萬珍寶來說，這委實是一個意外。

「聽說，方小龍是妳的兒子?」

「不錯。」

「如果方小龍落到妳的手裏，妳有什麼打算呢?」

「對不住!」萬珍寶的態度很冷漠。「你是局外人，我有什麼打算也不會告訴你。」

「萬姑娘，我希望妳了解一下情況，能够將方小龍送到妳手裏的人，除了在下之外，恐怕不再有別人。」

「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讓你有所選擇。」

萬珍寶心中暗暗一動，而她表面上却依然非常冷漠：「對不住!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很簡單，只要妳願意跟我合作，我就能保妳的愛子安然無恙。」

「跟你合作去作什麼事情呢?」

「對付方天岳。」彭立標的語氣輕鬆，在他看來，這似乎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

「不行。」未經考慮，萬珍寶就一口拒絕了。

「萬姑娘!妳最好多想一下再回答。」

「不用說，」萬珍寶義正辭嚴地說：「我不能勾結外人去對付孩子的祖父。」

「外人?難道妳就算是方家的人?」彭立標語帶奚落地說道：「當年，方天岳不承認妳這個媳婦，將妳趕出方家的往事，難道妳都忘了?」

「方老爺子可以用任何嚴厲的手段來對付我，因爲他是長輩，我不可以反上。」

「萬姑娘!妳這種決定可能會將妳的愛子送上死路，妳知道嗎?」

「彭老大!」萬珍寶當然不想去激怒對方，她盡力以溫和的語氣說：「聽道上的朋友說，方老爺子有恩於十二飛燕……」

「胡扯!」彭立標以一聲暴叱打斷了萬珍寶的話。

「又聽說，你們逮走方小龍也是方老爺子授意的，目的在掩人耳目……」

「胡扯!」彭立標的嗓門更高了：「完全是胡扯!」

「那麼，到磐石鎭逮走方小龍是你們自己的意思?」

「當然。爲了這個行動，我們當場就折了一個弟兄，倘若是方天岳事先授意的，他的手下也一定得到了通知，怎會亡命開槍呢?」

「你們這樣作的目的又何在呢?」

「存心要方天岳顏面難堪。」

「你方才說，可以保方小龍安然無恙。」

「不錯。」

「可是，孩子並不在你的手裏。」

「孩子在宋天岡手裏。」

「既然孩子不在你的掌握之中，你憑什麼保障他的安全?」

彭立標傲氣十足地說：「十二飛燕雖不是實力雄厚的帮會，却也不好惹，宋天岡他得掂掂咱們的份量。」

「彭老大!你這話說得太滿啦，事實上宋天岡已經從你們的手裏把孩子搶了過去，你也無可奈何呀!」

「萬姑娘!妳並不完全了解內情。」

「哦?你何不說來聽聽?」

「我說方小龍那孩子如今在我手裏，你相信嗎?」

「那是不可能的事。」

「爲什麼?」

「彭立標，你不要明知故問，你應當比我更清楚，孩子不在玉川縣，你卽使有最雄厚的實力，有最快捷的手法，你也無可奈何。」

「萬姑娘，齊曉天身邊有兩個得力助手，你聽說過了嗎?」

「劉子星與樊正。」

「不錯，可是，劉子星現在突然失去了踪跡。妳知道他到那兒去了嗎?」

「宋天岡在半途中將小龍送往另一個地方，劉子星一路跟下去了，對不對?」

彭立標的腦袋搖得像貨郎鼓：「不對!不對!」

「那麼，你說劉子星到那兒去了?」

「他在保護方小龍。在表面上看來，他是齊曉天心腹死黨，事實上，他是我的手下。」

萬珍寶既未吃驚，也未意外，她以極愼重的態度觀察彭立標，想確定一下對方的話究竟是眞是假。

「萬姑娘!妳不必懷疑我所說的話，我既然要借重妳的大力，就沒有必要騙妳。」

「彭老大!承你看得起，我眞是很高興。不過，我絕不能和你聯手去對付方老爺子。」

「爲什麼呢?他跟妳已經毫無關係。」

「不錯，我離開方家之後，跟他在名份上已經毫無牽連。可是，一扯上小龍那孩子，關係就不尋常了，而且我還要爲我死去的丈夫想一想。」

彭立標笑了一笑，那笑，如果說是表現他的風度，倒不如說是表現他的陰險：「既然如此，我倒也不想勉强了，不過，你應該想想後果。」

「你所說的後果，就是方小龍可能會受到傷害，是不是?」

「也許。」

「彭老大，十二飛燕也是有身份的人，何况方老爺子待你們不薄，何必如此呢?」

彭立標冷笑道：「所謂方老爺子待咱們兄弟不錯，也只是利用我們而已。」

「恕我說句公道話，方老爺子只是擇善固執，他對人也沒有過份苛刻之處，你彭老大又何必……?」

「好了，既然不願聯手合作，就請妳回去吧!不必在這裏饒舌不休。」彭立標扳下面孔，擺出了逐客的姿態。

「我會去的。」萬珍寶的語氣絲毫沒有放鬆。「不過，在我離開之前，有一句話我要交代明白。」

「說!」

「任何人也不能傷害小龍那孩子。」

「如果有人不幸傷害他了呢?」

「那個人就要付出十倍的代價。」

這種口氣是相當具有威脅性的，但是彭立標並沒有怒不可遏，他只是一揮手說：「我已經聽明白了，現在請你走吧!」

萬珍寶離開了那家茶樓，在冷清清的街上沉思片刻，就決定立刻去找齊曉天。

齊曉天在熟睡中被萬珍寶叫醒，不自禁地問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呀?」

「很嚴重的事。我問你，劉子星算得上是你的心腹死黨嗎?」

齊曉天反問道：「妳怎麼會突然問起我這你問題來了呢?」

「很重要，你立刻要回答我。」

齊曉天道：「如果說他是我的心腹死黨，那未免太過份了。他是有錢人家的子弟，愛馬，也喜歡武學，不過，他應該算得上是一個知

心的朋友。」

「曉天，我聽到一個不好的傳說。」

「哦?」

「據說，他是十二飛燕，老大彭立標的心腹。」

齊曉天若不是鼻青臉腫帶了傷，他一定會裂嘴大笑，此刻，他雖然沒有笑，雙手還是作了一個嘲笑的姿勢：「這……消息是打那兒來的?怎麼可能?」

萬珍寶却沒有那份心情去笑，她經歷過太多的憂患，對人性，人心都不敢寄與太大的信任，她是相信這種傳說的，最少她也抱着將信將疑的態度，因此，她的神態非常凝重：「曉天，對於這種事，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是彭立標親口告訴我的。」

「絕不可能。」齊曉天說得斬釘截鐵。

「曉天，對任何人，對任何事都不能太有把握。」

「妳說得不錯。不過，我對劉子星却絕對有把握。」

「怎麼呢?」

「他不爲名，也不爲利，只是與我氣味相投，他純粹是玩玩的心理，怎會背叛我去爲彭立標作事呢?」

「既沒有這件事，彭立標爲何要揑造?」

「我認爲他是蓄意挑撥離間。」

萬珍寶沉默不語了，她似是在分析着這件事。

齊曉天却立刻將這件事丟開了，轉變話題說：「現在的情況怎麼樣?」

「最令人關心的情況是小龍那孩子下落不明。」

「的確令人關心，不過，由於劉子星也是下落不明，我反倒放心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她却憂心忡忡地問：「曉天，劉子星眞的值得信任嗎?」

「珍寶!我看人應該不會錯。將心比心，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會作出有損劉子星的事，那麼，他也不會作出損害我的事來。」

萬珍寶吁吐了一口氣，也暫時將這個問題丟開了：「方老爺子來了，你是否應該去見見他呢?」

「我看……暫時沒有必要。」

萬珍寶却有相反的論調：「我倒覺得你應該去見見他。」

「爲什項?」

「探探他的動向。你受他委托來追踪擄掠他孫子的歹徒，如今，情況是這般複雜，你當然應該去見見他，有許多事情你是不便擅自作主的。」

「好吧!我去一趟，他在……?」

「紅磨酒坊?」

紅磨酒坊的門是關着的，現在已是深更半夜，任何行業都不會敞着門。齊曉天只有舉手叩環，由輕而重，由緩而急，敲了許久，才有人來應門。

「幹嗎呀?」開門的人很煩地問。

「我要見方老爺子。」

「方老爺子?你沒找錯地方吧?」

「他不是在這兒歇脚嗎?」

「這兒是紅磨酒坊，那麼大的招牌，你沒見着嗎?咱們酒坊的主人，也不姓方，他姓圓(袁)。」

齊曉天也不禁楞住了。萬珍寶說方天岳在這裏，而且他所得的消息也告訴他方天岳在這裏，那麼，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答案只有一個——方天岳不願見他。

「對不住!」他連忙道歉。「一定是我找錯了地方。」

「活見鬼!」大門砰然關上。

齊曉天却一縱身上了牆頭，再一縱身落入院中。

當齊曉天雙脚落地的時候，那人還沒有挿上門閂，他絕沒想到齊曉天的動作有這麼快。

院子不大，羅列着無數的酒甕，這倒方便齊曉天掩藏行跡。那漢子閂上門之後，就穿過院子，進入屋子裏去了。

屋子裏隱約透出一綫燈光，這表示屋子裏的人還沒有睡。夜如此深，還不入睡，絕非常情。

正中是堂屋，右邊是打酒的櫃枱，左邊則是一間耳房，燈光就是從耳房的窗紙上透現出來的。

齊曉天眼看着那個應門的漢子進了耳房，立刻就閃身貼在窗邊，側耳傾聽。

只聽房裏有一個低沉的聲音問道：「走了麼?」

「走啦!」

「去歇着吧!」

兩人的談話就是如此簡短，齊曉天根本無從分辨那人是不是方天岳。不過，根據現場的情況判斷，方天岳似乎已經離開這裏了。

爲什麼呢?

因爲方天岳此來必定帶了不少人，院子裏絕不可能沒有一點佈置。

如果方天岳眞的不在這裏，自己的行動不但是白費心力，也太無聊了。

這時，耳房中的燈也熄滅了，整個酒坊都陷于一片沉寂之中。

齊曉天正擬轉身離去，突然發覺院子的一個角落裏響起了一聲冷笑。

那絕非幻覺，夜如此深，如此靜，這一聲冷笑聽來十分清楚。

齊曉天倏地轉身，循聲望去，但他什麼也沒有看到。

冷笑聲再度响起，竟然在他的身邊。

赫然是方天岳。

在這一瞬間，齊曉天不禁毛骨悚然，他突然覺得這個在磐石鎭德高望重的老者竟然是如此可怕。

「曉天!」方天岳的語氣非常柔和：「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

「聽說。」

「小龍有下落嗎?」

「下落不明。」

「我不怪你，對手實在太强。」

「老爺子知道小龍在誰的手裏嗎?」

「知道。」

「老爺子知道半途中，已經換過一道手了嗎?」

「知道。」

「我聽到一些傳說。」

「什麼傳說?」

「據說，老爺子曾經有恩於十二飛燕。」

「我從來不跟這些人物來往。」

「還說，十二飛燕逮走小龍那孩子，是老爺子授意他們作的。」

方天岳以訝異的語氣反問：「這……可能嗎?」

「這世界上沒有不可能的事。」

「曉天，你在懷疑我?」

「沒有。我只是想了解眞象，而且，我也不想被人當着傀儡般戲弄於股掌之上。」

「曉天!你中了別人的狡計。」

齊曉天一直都很冷靜，他緩緩地說：「方老爺子，我希望你現在所說的話每一句都是眞話，不管是你，還是我，只要說了半句假話都會發生極爲嚴重的後果。」

「曉天!我不想追問你這些消息是打那兒聽來的，可是你必須具有判斷能力，我愛孫如

命，絕不可能將小龍這孩子交到一批亡命之徒的手裏。」

「老爺子，我聽到無數種傳說，當然，每一種都不見得可靠。說來說去，我最相信的還是方老爺子，所以我想請敎幾個問題。」

「問吧！」

「令郎爲什麼離家的？」

「爲了他的媳婦。」

「他媳婦怎麼樣？」

「我原先不知道她的出身，後來聽說她的父親是個心狠手辣，毫無江湖道義的巨盜，試問：這種人怎可進我方家的宗祠。」

「後來呢？」

「後來我就要趕她出門，小龍的父親執意不肯，我就敎他在老父與妻子之間作一個選擇。」方天岳的語氣有些哽咽。「他竟然選擇了她。」

從語氣中，可以判斷出，方天岳說的是眞話。

「你那兒媳婦叫什麼名字？」

「萬珍寶。」

「她在此地，老爺子聽說了嗎？」

「聽說了。爲了小龍那孩子，我想捐棄成見，跟她談談。可是她不肯來見我。」

「老爺子，您爲了不容許巨盜的女兒進方家，甚至不惜逐出獨子，那又爲什麼要留下孫子呢？他的身上也有着那個巨盜的血統呀！」

「這是每一個人都會有的矛盾心情，我只是想爲方家留一條命根子。」

齊曉天道：「令郎和萬珍寶分開了，你聽說了嗎？」

「沒有啊！」老人顯得非常驚異。「是誰告訴你的？」

「是萬珍寶親口告訴我的。」

「爲什麼分開的呢？」

「大概是情感不睦吧？一對患難夫妻，遽爾分開，情形一定不單純。」

「他爲什麼不回家，」老人喃喃自語地說。「他爲什麼不回來告訴我，他終於擺脫了那個……？」

「也許令郎覺得很沒有面子，當初爲了他的妻子他甚至願意跟老父絕裂，到最後却又勞燕分飛……」

「曉天！你可知道那可憐的孩子如今在什麼地方？」

「黃泉路上無老少。」

「你說什麼？」老人的身子有些搖幌。

「令郎已經身故了。」

「不可能，不可能，」方天岳連連地搖着頭。「這絕不可能，那孩子的身子骨一向很好，怎麼可能英年早逝？」

「也許是他終日憂心忡忡……」

「不可能。」方天岳一口咬定。「這是誰告訴你的？」

「萬珍寶。」

「她？」

「她的消息應該是最好正確的。」

方天岳楞在那裏，仰望漆黑的夜空：在乍聞獨子死訊之後，他的世界就像那漆黑的穹窿一樣，沒有光，沒有熱，也沒有希望。

逐漸，他的嘴唇開始激動，發出微弱的聲音：「不可能，這是胡說，萬珍寶在咒他，她是個不祥的女人，她的話絕不可信。」

齊曉天道：「老爺子，她爲什麼要咒她的丈夫，即使他們已經分開了，總算有了好幾年夫妻的情份，老爺子，您一定要相信萬珍寶的話。」

「不！她如此說一定是有什麼用意，這個女人太狡猾，絕對不可以輕信。」

齊曉天不再跟方天岳爭執下去，他認爲最重要的問題還在方小龍的身上，於是，他又將話題轉開了：「老爺子過去跟宋天岡有過過節嗎？」

「有的。因爲他作惡多端，而我處處壓制他，他就對我不滿，他到處散播謠言，說要找機會對付我，現在，大概就是他的機會。」

「如果小龍沒有落到十二飛燕的手裏，宋天岡可能有這個機會嗎？」

「當然不會，要敎宋天岡公然去擄人，他還沒有這份膽子。」

「難道說宋天岡這麼些年來一直都在等待這個機會？」

「一個處心積慮想要報復別人的人，就像一條毒蛇，躲在草叢裏，隨時找機會，咬你一口。」

「他眞的那麼狠嗎？」

方天岳反問道：「你見過宋天岡嗎？」

「見過。」

「你對他的印象怎麼樣？」

「我不敢以貌度人。」

「他是個不折不扣的小人。」

「老爺子！小人是最可怕的。」

「不過，我却有一套對付小人的辦法。」

「老爺子，什麼辦法何不說來聽聽？」

「曉天，恕我暫時賣個關子……關於小龍，你大可不必操心，我已有了萬全之策。」

齊曉天微微一怔，立刻又說：「老爺子的意思是說：我已經可以置身事外了嗎？」

「不，不！曉天，你誤會了，我還需要你帮一個大忙哩！」

「老爺子，不是我推托，我覺得我的能力太薄弱，也許帮不了什麼。」

「曉天，你的豪氣那兒去了？」

「如果我有豪氣，我還會被別人揍得鼻青臉腫嗎？」

「曉天，我了解你的苦衷，你是爲了小龍而受委屈，要不然，誰能够平白無辜地揍你一頓。」

「好吧！老爺子打算敎我幹什麼？」

「是不是有一個名叫蕭貞的女人跟你在一起。」

「是的。」

「你認爲她怎麼樣？」

「她很善良，也很熱誠，是個好伙伴。」

「錯了。」方天岳說得很重。

「什麼？錯了？不會錯吧？他爲了救我，甚至背叛了他們老大。」

「曉天，她是一個奸細！」

齊曉天一時沒有任何反應，並非他冷靜，而是他早已有所覺察，對蕭貞，他觀察得非常仔細；儘管蕭貞僞裝得很好，還是讓齊曉天發現了許多疑竇破綻。不過，齊曉天的內心還是有些驚訝的；方天岳初來乍到，怎麼會知道這些情況呢？

「曉天，你不相信？」

「她是誰的奸細？」齊曉天反問。

「一個第三者。」

「第三者？這個第三者又是誰？」

「目前還不知道。」

「那麼，他的目的又何在呢？」

「不問可知，當然是想混水摸魚。」

「混水摸魚？這麼說來，整個事件中還有『利』字的存在囉？」

方天岳沒有去回答這個問題，却將話題轉開了：「曉天，這內中還有一段很複雜的隱情，如果你想了解眞象，遲早可以滿足你的心願，現在，什麼都不要問，只有一件事——相信我。」

「我一直都很相信老爺子，到現在還是一樣，不過，老爺子似乎有難言之隱。我無意打

探人家的隱私，只是担心萬一因爲不了解實際情況而誤事，那就糟了。」

「不會的。」

「還有一個疑問：剛才我敲門造訪，應門的人怎說老爺子不在呢？」

「我的確不在，剛才一個人回來想交代這兒的主人幾句話，才發現你站在窗下，當時我還不知道是你。」

因此，他才接連發出幾聲冷笑，這番解釋是說得通的。

齊曉天絕對不會相信方天岳是個心懷叵測的壞人，容或方天岳有些不便告人，或不可告人的行爲，那也一定有其苦衷。因此，齊曉天心中的疑雲也就一掃而空。他極爲懇切地說：「老爺子既然這麼說，我當然是絕對遵從，我什麼也不問，那兒也不去，專門待在客棧裏，聽候老爺子的差遣。」

「好，你去吧。」

齊曉天行禮告別，方天岳指指牆頭，他還是照進來的方法，一躍越牆而過。

齊曉天才走了十幾步路，就有一個黑衣人從街簷下閃出來，攔住了他的去路。

這時，月亮被雲層遮蔽，光綫很暗，齊曉天無法看清楚對方的面目，不過，從行動上他判斷對方是個年輕人。

「是磐石鎮來的齊曉天嗎？」

「不錯。」

「借一步說話。」

「什麼叫做借一步說話？」

「齊曉天，用不着裝空子，只走幾步路，費不了多少精神，却有無限的好處。」

「朋友高姓大名？」

「日後便知。」

「對不起，我不跟陌生人打交道。」

「齊兄如果不願與我交談，只怕會吃很大的虧。」

「此話怎講？」

「齊兄請吧！換一個地方談談也沒有關係呀？」

「要談，就在這裏談，換任何地方我也不去。」

「好，後會有期。」那人掉頭就走。

齊曉天原以爲對方會來狠的，却想不到對方就這樣走了，倒是十分意外。

對方爲什麼如此洒脫呢？大概所要談的事眞的與自己有切身關係吧？

人就是有這種微妙心理，一見對方車身就走，齊曉天却又連忙叫住他：「慢走一步！」

那人站住了，却沒有回頭。

齊曉天繞到那人的面前，冷冷問道：「你所要談的事情不能在這裏說嗎？」

「不行。」那人的口氣非常果決。

「那麼，要去何處才能談？」

「請跟我走。」那人說完之後，就自顧自地向前走去。

齊曉天現在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他既然想知道對方要跟他談的是什麼？他就只有跟着走了。

那人竟然一口氣走出了這座山城小縣，直趨荒郊野外。齊曉天對玉川縣的環境並不熟悉，當然不知道此行的目的地，但他並不在乎，因此也不探望，只是默默地跟着那人走。

終於來到一座格局不算太大的莊園。

那人輕推門扇，領先走了進去。

在黯淡的星光下，齊曉天隱約地發現門扇的上端好像有字，極目望去，竟然是「百稚園」三個字。

齊曉天這才恍然大悟，要找他的竟是姓麥的老頭子，照說，麥老頭應該不會用這種手法才對。

麥老頭早已在花園中等候，一見面就說：「齊曉天？我知道你會來。」

「是的。因爲每個人都難免有好奇心。」

「時間不多，咱們長話短叙。」麥老頭立刻就談到正題。「你有個朋友叫劉子星的，是不是？」

「不錯。」

「這個人怎麼樣？」

齊曉天道：「如果敎我對我的朋友下評語，那一定都是很好的評語。麥老怎麼突然問起他來了呢？」

「我方才得到了一個消息：方小龍在他手裏。」

「這只是消息，我也聽說了，但是，一時還無法證實這個消息是眞是假。」

麥老頭沉吟了一陣，才開口：「那麼，我再問你一件事。我們假設這個消息是眞的，方小龍在他的手裏還安全嗎？」

「絕對安全。」齊曉天答得很快。

「你怎能如此肯定？」

「因爲他是我的好友，我絕對信賴他。」

「不過，另一個消息却將你的說法完全推翻了。」

「哦？」齊曉天首度表示驚訝。

「據說，方小龍到了劉子星的手裏之後，他立刻向方天岳提出了勒贖的條件。」

「不可能，」齊曉天吼了起來：「你所得到的消息一定不可靠。」

「齊曉天，你最好靜靜地聽完我的話。」

「好，我聽。」

「劉子星所提出的條件是：現大洋五萬元，以及方老爺子永遠也不得回到磐石鎮去。」

「方老爺子答應了嗎？」

「他當然一時不會答應，劉子星所提的限期是天亮前。」

齊曉天不再去堅持劉子星的忠實性，也不表示對這件事的看法，他緩緩地說道：「麥老……召我來此，究竟爲了什麼，還請明示。」

「以我猜測，你在方天岳面前應該說得上話，最好勸他一勸。」

「勸什麼呢？」

「勸他答應劉子星所提出的條件。」

「麥老！你這麼說，我就不明白了，以你的爲人，以及你的身份，怎麼可能替劉子星帮忙呢？」

「錯了。我的心目中只有孩子，我只是不希望方小龍那孩子受到任何傷害。」

齊曉天沉吟良久，才開口說：「麥老，我希望你給我一個機會。」

「你說。」

「如果劉子星眞的作出這種事，我當然不能坐視，我要盡全力……」

「不可以。」麥老頭厲聲打斷了他的話。

「爲什麼不可以呢？」

「你也許可以置劉子星於死地，對不忠不義的人加以嚴懲，但是你沒有把握能使方小龍不受傷害。我絕對不准許任何人動用武力。」

「麥老這句話好像說得太滿了。」

「怎麼？你以爲我作不到？」

「事實上，今天爲了方小龍而想動武的人有好幾起，麥老又能一一顧全嗎？」

「當然可以。」老頭子的話充滿傲氣，也顯示了他的無比信心。

「麥老是江湖上的老前輩，絕不會輕發狂言，如此說，一定有什麼特別的緣故。」

「告訴你也無妨，如今劉子星已經帶着方小龍來到了玉川縣，只有我一個人知道他的所在地。我要盡全力保護小龍那孩子。」

「麥老！我認爲最高明的保護孩子的方法，是讓那孩子離開每一個想用他作詐財工具的

人。」

「我明白這個道理，可是，任何人也沒有法子讓那孩子離開劉子星。」

「爲什麼呢？」

「因爲劉子星已經是個亡命徒，如果逼急了，他會和那孩子同歸於盡。」

「不可能吧？」齊曉天難以置信地搖着頭。「劉子星的家境很好，怎會爲五萬大洋而亡命？」

「另一個條件你怎不琢磨一下？要方老爺子永遠不得回磐石鎭，也許劉家與方家有什麼過節吧？」

「這個條件簡直太荒唐了，方天岳就是爲了保全孩子的性命而答應了，又怎能保證他能作到呢？他大模大樣地回去，誰又敢把他怎麼樣？」

「劉子星有他的想法，方天岳這種有身份的人，說出話來是應該算數的。」

「好吧，我去勸勸方老爺子。不過，我可以說是麥老的意思嗎？」

「當然可以。」

「我猜想，方老爺子不會答應的。」

「你盡力而爲，如果他執意不肯，咱們也就問心無愧了。」麥老頭的話倒是非常懇切。

× × ×

宋天岡的下落仍然不明，這不但使得孫鐵玉大惑不解，甚至有些緊張了。

她幾乎找遍了每一個地方，問遍了每一個人，沒有，就是沒有。

這不是有些奇怪嗎？

宋天岡絕不會自己隱藏起來。

如果是，他也不會瞞着孫鐵玉。

因爲他在孫鐵玉的面前沒有秘密。

他當眞被人刦持了嗎？非但孫鐵玉不會相信，任何人也不會相信。

她和萬珍寶有約，因此孫鐵玉在盡了一切努力都無法找到宋天岡的時候，再度來見萬珍寶。

一見面，萬珍寶就發現了孫鐵玉的沮喪之色。因此問道：「有什麼不如意嗎？」

「我遇到了一件稀罕事。」

「哦！」萬珍寶漫應着。

孫鐵玉道：「萬姑娘！你相信宋天岡會被人刦持嗎？」

「爲什麼不信？」萬珍寶的語氣很冷。

「萬姑娘！你定不了解宋天岡的武功。」

「我爲什麼不了解？」萬珍寶還是那種口氣。

「像宋天岡那種人，可能被人家殺死，絕不可能被人家架走。」

萬珍寶不說話了。她發現孫鐵玉的面色，非常難堪，所以，她保持緘默，不再去激怒對方。

「萬姑娘！我答應妳的事辦不到了……想不到會有這樣一個意外。」

「孫大姐！我們不妨來研究一下，如果宋天岡眞是被人刦持了，那個刦持他的人可能是誰？」

「在我腦海裏簡直就沒有這個人。」

「既然如此，他就沒有被刦持。」

「可是，他不見了呀！」

「怎見得他不是躲起來了呢？」

「他會躲任何一個人，也絕不會躲我。」

「哼！」萬珍寶冷笑一聲，奚落地說：「這就是女人常常會被男人遺棄的原因。她們充滿了自信，却沒有自知之明……」

「住口！」孫鐵玉突然發出一聲怒叱。

「孫大姐！我說錯什麼了嗎？」

「妳不但說錯，而且想錯。像我這種年齡的女人，從來就不夢想男人會對我忠實，可是，宋天岡不同。他需要我，如果沒有我，他甚至活不下去。」

「女人常常自我陶醉。」

孫鐵玉道：「妳不要譏笑我，我說出來妳就會明白。」

「那就說來聽聽吧！」

「我會針灸，妳知道嗎？」

「嗯！」萬珍寶那副神態似乎表示她知與不知都無關緊要。

「最近，宋天岡得了一個抽筋的毛病，每隔兩個時辰都要爲他針灸一次，要不然，抽筋症一旦發作，會痛得他半死。妳想想看，宋天岡他會躲我嗎？」

萬珍寶緘默了。她已從孫鐵玉凝重的臉色上了解到事態的嚴重性了。

她爲什麼會覺得事態嚴重呢？

因爲宋天岡的生死存亡也間接影響到方小龍的生死存亡。

「孫大姐！妳每一個地方都找過了？」

「是呀！」

「妳再回想一下，宋天岡可有什麼秘密沒有？」

「我方才就說過了，宋天岡在我面前沒有秘密。」

「好！我立刻發動所有的人去調查這件事情。」萬珍寶很有信心地說：「如果眞有人刦持了宋天岡，我一定可以摸到一點消息。」

「好吧！天亮前後我再來聽消息。」

萬珍寶送孫鐵玉出門，剛好遇上匆匆而來的齊曉天。

「曉天！」萬珍寶一眼就看出齊曉天有急事。「有事嗎？」

齊曉天並不想避開孫鐵玉，因此直截道：「妳認爲妳的耳目够靈通嗎？」（下期續完）

其人其事

傅林保創南拳道

慧心

中國功夫，不但是從北方傳到南方來，還向更遠的東南亞發展，以前清朝已經有人把中國的功夫帶到泰國，後來又到馬來西亞那邊，因爲那些功夫不是由某一門派正式傳送到那邊去，同時在東南亞各處教授中國功夫的拳師，也不止是僅學某一門派，故此，那些拳術雖然屬於中國功夫，卻混和着空手道和跆拳道的招式在內，比較重要的一個人叫做傅林保，現時他仍在馬來西亞雪蘭俄州吧生港口教授南拳道，相信在東南亞行走過的旅客，或者航務的海員，對他總會有些印象。

傅林保師傅，現年三十九歲，他在馬來亞的一個小鎭生長，祖籍是廣東大埔縣人，那時他在馬來亞生長之後，因爲生活問題，四出流浪，先行在鐵店充任小學徒，拉風箱鑄鐵鎚，後來又走到東南亞的沈常福大馬戲團做雜工，經過幾年，他已經有十七歲，看來相當精壯，湊巧馬戲團以輪迴演出的姿態，到了森美蘭州的一個埠，偶然他發覺該地最出色的張烈山拳師在座觀看，他立刻走近打招呼，盡情欵待，經過一番很誠懇的談話之後，張烈山師傅不但答應收他爲徒，還帶他到吧生港口，於是那個地方就變成了他的第二個家鄉。

傅林保習藝極勤，非常尊師重道，張烈山

拳師已經老去，平時喜歡抽大烟，一直有九年那麼長的時間，傅林保均每月抽出若干薪金買大烟考敬他，因此，一直都受到師傅的器重。可是，他有機會眞正學習張家拳和張家棍這兩種武功，却是很偶然的。

當時張烈山師傅有一個兒子，但却經常遠去，剩下風燭殘年的父親，只是靠授拳度活，年紀已經變老，還有病纏身，那就難以持續了，到了七十六歲，張烈山師傅忽受風寒，變成危症，躺下來就沒法起床，甚至到厠所去也辦不到，當時僅有傅林保一人在身旁服侍，熬藥泡茶，洗滌衣裳各種繁忙，他都毫無怨言，使張烈山師傅非常感動，許下一個願，說：「如果這條老命僥倖不死，那是你替我檢回來的，我一定把張家拳棍全都教授給你。」

這番話是他在病中向傅林保說的，料不到那場大病，竟然痊癒，因此，張家大殺棍以及穿心拳等絕招，都傳給傅林保。

照傅林保稱述，張家的拳棍非常珍貴，張烈山活着的時候，沒有把它教授任何人，只是教授給他，後來師傅逝世，曾經有一個姓張的人向他交涉，願意付出一筆很高的學費以及酬金，去學習這兩套拳棒，但却有一個條件，以後他不能把這些絕招教給任何人，可是，這種提議給傅林保拒絕了，傅林保還很鄭重的對他說知，中國功夫應該由任何一個中國人學習，而且繼續研究，把它發揚光大，絕不能固步自封，只是傳給本族的人。

從這番話看，可以看出傅林保確是一個氣質而且十分出色的拳師，並非普通的武林高手可比。

由於傅林保的氣概，使北方來的拳師也喜歡他，教他一些武功，本來他從張烈山師傅那邊學習正宗南派的拳術，但却瞞着師傅偷偷的學習北方拳，包括四路穿心掌，切連掌，靠身掌等，學了三年之久，於是，他的掌法更加靈活，後來他又跟客家拳的師傅黃良才志趣相投，經常研究拳脚，變成一對非常好的朋友，如是者習技十多年，漸有成就，還因他一向都是仗義的英雄好漢，在馬來西亞有甚麼中國人跟當地人發生磨擦，由他出頭，希望協和，萬一雙方談不來，大打出手，他就會遭遇到強敵襲擊，他曾經多次一拳把對方的眼角劈爆，以及施展，連環踢的絕招，用脚踢斷對方的手骨，這種輝煌的戰績，可以反映出他對拳脚非常有興趣，身經百戰，並非紙上談兵。

他開始在吧生港授徒，因爲他的拳脚含有中國南拳和北拳，但却是南派居多，故此，他把這一派拳脚稱做「南拳道」，不久之後，有一個由日本冲繩島來的拳師，獲得日本空手道黑帶四段，他到該地以遊客姿態出現時，拜訪傅林保，把當地報紙雜誌剪存的照片和文字給傅林保欣賞，證明他是冲繩島空手道的冠軍，因爲他說的是日本話，需要傅林保的門徒懂得日語，又再懂得當地語言，替他做翻譯，然後使兩人很清楚的交談，這樣子翻譯過來的說話，有時略爲差別了一點，便會發生衝突，因此，那個冲繩島冠軍的日本人就問傅林保願不願意交手玩玩。

傅林保當時苦練中國功夫，很有成就，腰馬極爲靈活，發拳準確，對空手道稍爲有些誤解，以爲他只是苦練掌刀，那雙脚是鬥不過中國功夫的，故此，他很快就答應下來，跟着在館中正式交手玩玩。

因爲他的估計錯誤，料不到雙方剛剛接觸，對方就忽然轉過半邊身，用穿心腿踢來，跟着連續用脚橫掃，快如閃電，純以空手道的脚法進攻，沒有發拳，因爲這種攻勢特別凌厲，出乎傅林保意想之外，稍爲不愼，便給對方打了一脚，幸而他的身型靈活，急一閃身，把那一脚稍爲卸開，只是輕微的碰撞而已，不能因此就算他打輸。

那個日本人打了他一脚之後，便卽站着說：「中國也有脚法，但却比不上我們的脚那麼凌厲，看來你只是左閃右避，無法取勝。」

負責翻譯的門徒把這句話傳達出來，傅林保聽了，非常憤激，立刻應戰，說：「好的，再來一次。」

他已經摸透對方的脚法，果然不出所料，那日本人再度進攻，仍是那幾招，踢完穿心腿就轉身用連環掃腿出擊，殊不料傅林保趁他第一脚踢出落空之後，剛剛轉身，第二脚還沒有踢到，立刻標前，貼在背後，很沉重的一拳打去，那個日本人當堂飛到厨房那邊，把碗碟撞碎，非常狼狽，這傢伙捱了這一拳，好像發狂似的，轉身飛躍出擊，雙脚落地，就連續以掌刀進攻，但却給傅林保制服，突然使用橫拳勾脚這一招把他踢倒，變成四脚朝天。

這個冲繩島空手道冠軍捱了這一脚，認爲不敵，但却不肯服輸，表面上雖然露出認輸的模樣，可是，他翻身爬起來的一瞬，突然施展毒招，一拳向傅林保的下體打去，那一拳十分毒辣，如果給他打中，可能一命歸陰，僥倖傅林保早有防範，側身一閃避過這一拳，跟着再踢一脚，他就眞眞正正的倒下來，無法再戰。

經過這一次會戰之後，傅林保就有了戒心，不肯跟任何一個外籍的武林高手較量武功，免傷和氣。

另一方面，他還苦心研究脚法，每日起碼有兩小時之久練習，全都以脚出擊，此外，他還到跆拳的教場觀看，當時負責教授跆拳的教頭，像開玩笑似的問他是否想偷學脚法，傅林保毫不諱言，直認確是想增加見識學習跆拳的脚法。

他如此謙虛，於是總教頭便把眞正的跆拳脚法教授給他，他認爲其中有些絕招是特別實用的，把它加進南拳道裏面。

於是，南拳道的脚法比較師傅教授下來的一套更加出色。

現時南拳道的總部設在吧生港口，此外吉隆坡以及其他各地，都有分館，課程分做初級，青帶，藍帶和紅帶等，最高的是黑帶，亦分十級，拳種則是混合處理的，初級由最基本的青年拳開始，後來就有脚法，叫做斬腿，探腿，再學掌法，包括烈山穿心掌，切連掌，靠身十八掌等，跟着學習步法和對拆，最後就把空手道和跆拳道的橫踢直蹴等脚法教授，並且在中期加入各種屬於中國各大門派的散手，較爲學到高級的階段，則練習自由搏擊。

南拳道的脚同時注意它，特別是傅林保，他往往發拳之後，立卽起脚，正式拳打脚踢，因爲他正面發拳，却想踢出虎尾脚來，創造一種招式，剛剛發拳打向對方，立刻轉身，用虎尾脚向對方踢去，那種踢法是特別出奇的，他認爲是得意之作。

傅林保經常敎導門徒，勸告他們絕對不要把有甚麼特式的功夫藏在心裏，終身只教一兩個人，這樣做只有使中國功夫一代代的消失，必須開枝散葉，互相研究，同時要吸收外來的武功，精益求精，然後能够使中國功夫發揚光大。這個觀念是很正確的，值得寫下來，作爲喜歡武術各界人士參考。

傅林保的南拳道環腿搏擊之法，武林中人交口稱譽，這種功夫是中國拳加上泰國脚創立的，踢出去的脚多數是弧形，其形如環，故稱環腿，並非連環出擊，南拳道初學的人先要學習五種，卽是「環腿搏擊」，「基本連環拆」，「探腿」，「切連掌」以及「縱環腿擊」等，然後有成就，剛剛交手就隨時起脚，那是南拳道的特徵。

（完）



新派俠情故事

黃鷹・文
盧令・圖

毒連環（九）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小欣目睹金滿樓被他自己所藏的美人酒毒死，臨時又不知是神智昏亂抑或是良心發現，竟說他曾毒死水觀音，小欣據實向石球呈報，石球據此，認為柳三風的嫌疑已不存在，命人將他釋出，柳三風却不願離去，他要和石球等同往拘捕仇夫人，但在出發前，柳三風要求先往百花院拘捕伍步雲，以證實他心中對連串毒殺案的概念，石球答允後，率北標、林雄與柳三風同到百香院，找到伍步雲後，柳三風向他詢問，是否曾代水觀音賣珠寶給金滿樓，伍步雲稱是，柳三風又問水觀音會否說出為何要賣出那批珠寶——

寶傘乾坤大　纓槍日月長

伍步雲道：「她只說急需一筆錢應付一件事情。」

柳三風道：「你後來有沒有告訴她將那批珠寶賣給了什麼人？」

伍步雲道：「沒有！」

柳三風道：「何以隱瞞？」

伍步雲一聲歎息，道：「我這樣其實是為了討好她。」

柳三風點頭道：「我明白你心意。」

旋即又問道：「金滿樓方面又是否知道那批珠寶的來歷？」

伍步雲道：「知道。」

柳三風道：「是你告訴他。」

伍步雲道：「如果不給他一個清楚明白，他一件只怕也不會買下來。」

柳三風道：「他這樣說？」

伍步雲頷首。

柳三風道：「他所以這樣說，是不是因為發現那批珠寶之中有一隻奇大的玉指環？」

伍步雲沉吟不語。

柳三風忽然道：「金滿樓已經在昨天傍晚突然暴斃！」

伍步雲大吃一驚。

柳三風道：「這件事如果你還有懷疑，可以問石總捕頭他們。」

伍步雲轉顧石球。

石球的表情已經是一個答案。

他驚問柳三風，道：「死因是什麼原因？」

柳三風道：「與水觀音一樣。」

伍步雲張大了咀巴，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水觀音的死，他顯然已經知道。

揚州城中，不知道這件事的人，只怕沒有幾多個。

柳三風接道：「那隻玉指環與他們的死亡大有關係，如果你不想沾上殺人嫌疑，就清楚回答所有問題。」

伍步雲立即說道：「他的確是因為看見了那隻玉指環，才堅持要我給他一個清楚明白。」

柳三風道：「此外他還說過什麼？」

伍步雲道：「他答應買下所有的珠寶，但這件事我必須守秘，無論發生了什麼事情，也不要理會，否則他就要我變成那張几子一樣。」

柳三風道：「那張几子？」

伍步雲道：「我與他說話的時候，放在他身旁的那張几子。」

柳三風道：「那張几子怎樣？」

伍步雲道：「四分五裂。」

柳三風道：「哦？」

伍步雲道：「那麼堅實的一張几子，他一拳就打碎了。」

柳三風道：「你的胆子似乎不大。」

伍步雲道：「本來就不大，何況我與他，生意上一直都有來往，開罪他，我那間店子最少沒有了一半的生意。」

柳三風道：「所以你雖然知道水觀音被毒殺，我因為一隻玉指環被疑為兇手，也不肯將這件事向官府舉報了。」

伍步雲狡猾的一笑，道：「我只是知道水觀音被毒殺，其他的事情並不清楚，現在才清楚。」

柳三風冷笑道：「是麼？」

伍步雲道：「否則我絕不會現在才說出來。」

他笑顧石球，道：「生意事小，人命關天，知情不報是怎麼的一條罪，我是知道的，好像我這種一等良民，又豈會知法犯法？」

石球瞪着他，冷聲道：「你是一個聰明人。」

伍步雲道：「很多人都是這樣說。」

他連隨又問道：「總捕頭還要問我什麼？」

石球道：「你還知道什麼？」

伍步雲道：「我知道的，都已說出來了。」

石球轉顧柳三風。

柳三風道：「我要問他的，就是那許多。」

石球道：「現在我們又如何？」

柳三風道：「找仇夫人！」

他轉身舉步。

石球一揮手，道：「我們走。」

林雄北彪忙奔到石球身旁，伍步雲亦追上來，道：「總捕頭，我怎樣？」

石球沒好聲氣道：「回房去！」

伍步雲囁嚅問道：「我有沒有罪？」

石球道：「這一次沒有，下一次，要小心了，一個人絕不會每一次都是這樣幸運。」

伍步雲這才放心，道：「這種事一次我都已嫌太多。」

石球沒有再理會他，脚步不停。

伍步雲也沒有再追前，他目送四人遠去，一面的奇怪之色。

揚州城的三個大捕頭，竟然都變了柳三風的跟班，他實在奇怪得很。

× × ×

城外的秋意遠重於城內。

寒颼剪剪。

× × ×

門是黑，牆是白。

左三右四，在門前一共有七株柳樹。

柳三風並不難找到胡香所說的那幢莊院。

他們折回衙門的時候，所有的捕快經已準備妥當，是以他們來得這樣快。

石球北彪林雄立即各帶着十多二十個捕快三面埋伏在莊院之外。

莊院的後面就是瘦西湖，湖畔並沒有船隻，這一面他們根本不必担心。

他們都埋伏妥當，柳三風才上前。

一個人上前拍門。

× × ×

門一拍就開，從裏面打開。

「畢啦」的一聲暴响，一輛馬車立時從莊院內衝出！

是一輛雙馬馬車。

雙馬八蹄怒放，馬車飛快！

柳三風首當其衝！

他一聲尖嘯，人就怪鳥般冲天飛起！

馬車距離他還有一段距離。

他為什麼那麼急閃避？

× × ×

其實也不算急的了，那輛馬車眨眼便已衝到。

柳三風半空中即時身形猛一挫，看樣子竟是要向馬車頂撲下。

他的身形變化都看在車把式眼內。

那個車把式正是當日開門接待胡香的那個老蒼頭。

他手中一條馬鞭。

「忽哨」的那條馬鞭突然飛入半空，沒頭沒腦的疾抽向柳三風。

只聽風聲已知道這一鞭不簡單。

那個老蒼頭赫然也是一個武林高手。

柳三風總算耳目敏銳，反應也迅速。

又一聲怪叫，他下落的身形竟變了向後倒翻。

老蒼頭長鞭飛舞，一鞭又一鞭，一連三鞭也都追不上柳三風的身形。

柳三風身形輕捷如燕子，竟落在門右邊那四株樹之中。

兩個手執纓槍的捕快正埋伏在樹後，他們吃驚的都還來不及，纓槍就已被柳三風劈手奪去。

柳三風奪槍在手，立即就擲出！

颼颼的雙槍箭矢一樣，飛射向拖着馬車奔前的那兩匹健馬。

老蒼頭冷眼瞥見，大吃一驚，長鞭急落！

「叭」一聲，一支纓槍硬給他凌空抽下，還有的一支纓槍却「奪」的插入了狂奔中的一匹健馬的馬頸！

柳三風的手力也實在驚人！那支纓槍竟穿透馬頸！

馬血怒激，那匹健馬負痛狂嘶，人立而起！

另一匹健馬亦受驚橫竄！

馬車失去了平衡，轟隆的當場倒翻！

老蒼頭一聲驚呼，急從車座上拔起身子！

車廂幾乎同時碎裂，碎裂出了一個大洞。

木板紛飛中，兩條人影先後從洞中竄出。

當先的一人，面色蒼白如紙，一身白衣，手執紅傘，正是仇夫人！

跟着她從車廂竄出來的，是她那個丫環小菊。

仇夫人居然還是笑得出來。

那笑容却比寒冰還要冷酷。

她笑着手中紅傘突然敲落在那匹負痛不住在掙扎的健馬之上。

砉的骨碎聲响，馬嘶聲立斷，那匹健馬當塲爛泥一樣倒在地上。

柳三風都看在眼內，心頭一凜！

× × ×

石球也看在眼內，他全無反應。

這片刻所發生的事情，無一不驚心動魄，他一驚再驚，感覺巳變的痲木。

左右埋伏的北彪林雄這下子都巳經知道出事，忙率領捕快奔來。

石球這方面的捕快亦自紛紛現身。

旁邊一個捕快兩步上前，道：「頭兒，怎樣？」

石球如夢初覺，一聲暴喝：「繩網侍候！」

三四十個繩子交織成的大網應聲在那些捕快手中出現。

那些捕快兩兩成雙，每兩個左右牽着一個繩網，迅速將仇夫人三人包圍起來！

三人之中最少有兩個立時變了面色。

石球那一喝，與及羣捕的氣勢，也實在嚇人。

仇夫人却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

× ×

柳三風也在繩網之中。

他環視羣捕一眼，目光就落在仇夫人的面上。

仇夫人也是在盯着他。

他冷然一笑，放步走過去。

老蒼頭小菊看見，不由自主退到仇夫人身旁。

仇夫人一動也不動。

× × ×

柳三風一直來到仇夫人的身前一丈，才停下脚步。

他上下又打量了仇夫人一眼，道：「仇夫人！」

仇夫人淡應道：「柳三風？」

柳三風一怔，道：「你認識我？」

仇夫人道：「見過一面。」

柳三風道：「在什麼地方？」

仇夫人道：「美人樓的內院，你當時正在樹下乘凉。」

柳三風道：「你當時，又是在什麼地方？」

仇夫人道：「水觀音的房中。」

柳三風道：「在幹什麼？」

仇夫人道：「拿毒藥。」

柳三風道：「火蜈蚣的毒血！」

仇夫人冷聲道：「水觀音只有這一種毒藥。」

她冷然一笑，又道：「就是這一種毒藥巳經足够。」

柳三風再問道：「妳到底是拿，還是偸？」

仇夫人道：「拿。」

柳三風道：「你認識水觀音。」

仇夫人道：「我們在七八年前，巳經是朋友。」

柳三風說道：「她從來都沒有對我提及。」

仇夫人道：「因爲她知道我從來都不喜歡太多人知道有我這個人在附近。」

柳三風道：「爲什麼你的行踪要這樣神秘？」

仇夫人道：「只因爲我是一個賊。」

「賊？」柳三風一怔，道：「你不是仇子野的老婆？」

仇夫人道：「賊也一樣可以嫁人。」

柳三風說道：「仇子野莫非也是一個賊？」

仇夫人道：「他連做小偸也沒有資格，但是，在珠寶生意方面，實在是一個天才。」

柳三風問道：「你的嫁給他，莫非就因爲他那些珠寶？」

仇夫人道：「不錯。」

她回答的這樣爽快，實在大出柳三風的意料。

一怔，他再問道：「你嫁給他多少年了。」

仇夫人道：「好像還不够九個月。」

柳三風道：「我認識他。」

仇夫人道：「很多人都認識他。」

柳三風道：「我看他，並不像那麼短命的人。」

仇夫人道：「我也是這樣說。」

柳三風道：「聽說他是病死的。」

仇夫人道：「這是事實。」

柳三風道：「到底甚麼病使到他非死不可？」

仇夫人道：「我也不大清楚。」

柳三風道：「你難道沒有給他請大夫診治？」

仇夫人道：「誰說沒有？」

柳三風道：「莫非連大夫也看不出他患的是什麼病？」

仇夫人道：「我給他請的那個姜大夫醫術本來就不大高明。」

旁邊那個老蒼頭忽然歎了一口氣，接口道：「我老姜本來就不是一個大夫。」

仇夫人請來替仇子野看病的原來是她這個手下。

柳三風不由亦歎了一口氣，道：「這相信，仇子野本來就算只是小病，很快也會變成大病，他不死，才奇怪。」

仇夫人咭咭的嬌笑道：「聽你這樣說，我簡直就變成殺人兇手了。」

柳三風冷冷的道：「他的死，想是你全盤計劃之中最重要的一個步驟。」

仇夫人道：「應該是的。」

柳三風道：「你這個人倒也坦白。」

仇夫人道：「說到坦白却是以前坦白得多，自從有了錢之後，不知怎的，人就變得虛僞起來了，非獨說話，就連做事有時也偸偸摸摸的進行。」

柳三風道：「因爲你那些錢來的並不正當？這也就是所謂作賊心虛。」

仇夫人嬌笑道：「然則水觀音豈非也是一個賊。」

柳三風一怔，道：「水觀音的事，你能否也坦白告訴我？」

仇夫人嬌笑不絕，道：「我自己所做的事情也可以坦白，別人所做的事情當然就更加可以了。」

她笑問道：「你想知道什麼？」

柳三風道：「方才你說曾經到水觀音房中拿毒藥，這究竟是她叫你，還是你有此需要？」

仇夫人道：「我殺人從來都不喜歡用毒藥，因爲一個人中毒之後，樣子大都變

得很可怕，他未死，只怕我巳經給他嚇死了。」

她拍拍胸口，道：「我們女人的胆子本來就比較小。」

柳三風道：「水觀音除了給你毒藥，還有什麼東西給你？」

仇夫人道：「沒有了。」

柳三風又問道：「她給你毒藥幹什麼？殺人？」

仇夫人道：「難道你以爲她給我拿來毒老鼠？」

柳三風追問道：「她要你毒殺那一個人？」

仇夫人道：「你猜猜是那一個？」

柳三風道：「胡香？」

仇夫人道：「一猜就中，聰明！」

柳三風道：「你就將那些火蜈蚣的毒血下於那瓶美人酒內！」

仇夫人道：「這件事你還要問我？」

柳三風沉默了下去。

仇夫人道：「胡香毒發的時候，是必告訴你很多事情，所以，你才會找到來這裏。」

柳三風道：「不錯。」

仇夫人輕歎道：「爲什麼你不遲來片刻？」

柳三風冷笑道：「爲什麼你不早走片刻？」

仇夫人道：「我本來打算昨天就離開這裏，是老姜前天進城打聽消息回來，除了證實水觀音胡香的死亡之外，還告訴我你因爲涉嫌殺人被拘捕，關入了監牢。」

柳三風道：「事實如此。」

仇夫人道：「也就因此，我才以爲胡香飲下了那瓶美人酒之後，立即毒發身亡，什麼說話也都沒有留下。」

柳三風道：「所以你才沒有急着離開，放心留到現在？」

仇夫人道：「嗯。」

柳三風道：「這大概也就是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仇夫人道：「是了，你怎會給放出來的？」

柳三風道：「因爲昨天傍晚城內又發生了一件美人酒殺人案。」

仇夫人一怔，問道：「這是第三件的了。」

柳三風道：「世間的事情，就是這樣巧。」

仇夫人道：「昨天傍晚死的，是那一個？」

柳三風道：「金滿樓。」

仇夫人道：「哦？」

柳三風道：「他毒發之時，說出他才是毒殺水觀音的眞正兇手。」

仇夫人道：「這一來豈非替你洗脫了殺人的嫌疑？」

柳三風道：「不錯。」

仇夫人道：「這倒是我意料之外。」

柳三風道：「人算不如天算。」

仇夫人問道：「毒殺他的兇手，又是誰？」

柳三風道：「這件事，與你並沒有關係。」

仇夫人道：「不說就算了，反正我這個人的好奇心並不大。」

柳三風轉口道：「你的武功很好。」

仇夫人道：「彼此。」

柳三風說道：「以你的武功，再加上你的兩個助手，要殺害胡香，無須用到毒藥。」

仇夫人道：「只可惜我不是你。」

柳三風道：「哦？」

仇夫人道：「如果我像你那樣了解胡香的武功，一定有一個比下毒還要好的辦法。」

柳三風道：「就算是這樣，你就在這裏毒殺她，豈非省事得多？」

仇夫人道：「省事不錯是省事，問題在……」

柳三風道：「你不喜歡看見別人中毒之後的恐怖模樣。」

仇夫人道：「況且對於那種毒藥的性能我同樣不大了解，萬一胡香毒發之時，變成瘋子一樣，見人就拚命，我豈不是第一個遭殃。」

柳三風道：「原來是爲自己設想。」

仇夫人嬌笑道：「人不爲己，天誅地滅。」

柳三風再問道：「你替水觀音做這種事，到底有什麼好處？」

仇夫人道：「我個人一生最喜愛的，就是錢，這一點，我所有的朋友都清楚得很。」

柳三風搖搖頭，道：「我實在不明白，你要這麼多錢幹什麼。」

仇夫人道：「我也是不明白。」

柳三風道：「就像是大多數喜愛錢的人。」

仇夫人道：「也許我比他們最少明白一點。」

柳三風道：「那一點？」

仇夫人道：「一個人沒有錢，就什麼都幹不出來。」

柳三風道：「未必。」

仇夫人道：「也許。」

柳三風道：「你現在够有錢的了？」

仇夫人道：「雖然與我的理想仍有一段距離！在別人的眼中，應該是够有錢的了。」

柳三風道：「有一件事未知你能否就因此幹得出來？」

仇夫人道：「什麼事？」

柳三風道：「你現在正在官府捕快的重重圍困之內……」

仇夫人道：「這又如何？」

柳三風道：「你能否利用你那些錢令他們放過你？」

仇夫人道：「我看就不能了。」

柳三風道：「這你就應該知道，你那句話其實錯得很厲害的了。」

仇夫人道：「不過我根本無須用到錢，也能够令他們放過我。」

柳三風道：「是麼？」

仇夫人道：「因爲我還有一樣更有用的寶貝。」

柳三風道：「什麼寶貝？」

仇夫人道：「就是這柄鐵傘！」

語聲甫落，她一個箭步標前，手中那柄紅傘「橫掃千軍」，攔腰掃去！

傘動風生，風聲激厲！

這一傘果然有「橫掃千軍」的氣勢。

柳三風早已防備仇夫人隨時動手，却想不到仇夫人的手力這麼厲害。

他本來想空手接下那柄鐵傘，現在趕忙退後！

仇夫人一步也不放鬆，鐵傘飛舞，一連七傘追擊！

這七傘並沒有第一傘那麼凌厲。

柳三風看準來勢，連閃六傘，大喝一聲，左手一翻，五指箕張，斜裏抓向緊接着擊下來的第七傘！

仇夫人也不知沒有看見還是存心與柳三風一鬥內力，一挫一送反而將那柄傘送向柳三風的左手！

柳三風頓起疑心，急將手收回！

也就在這個時候，錚一聲異響，仇夫人那柄傘傘骨所在的傘面之上，彈出了一排排薄而利的刀片！

幸好柳三風及時縮手，否則五隻手指最少也斷掉一半。

他的手收的無疑迅速，仇夫人的反應也不慢，手一伸，那柄傘仍送入了他的手中。

也算他眼快手急，手一縮再縮！

那柄傘傘面上的刀片却仍然撞上他的手掌！

鮮血崩現！

柳三風脫口一聲怪叫，脚一蹬，整個身子如飛倒退！

一退丈八！

他連忙抬手望去。

手掌上兩道血口，鮮血狂湧。

鮮血鮮紅！

那些刀片之上並沒淬毒。

柳三風這才鬆一口氣。

仇夫人看在眼內，格格嬌笑道：「你放心，我這柄不是毒傘。」

柳三風冷笑道：「很好。」

仇夫人却不再理會他，更沒有再追下去。

她倏的回頭一聲：「闖！」轉向石球那邊衝過去！

老姜小菊同時發動！

石球看在眼內，聽在耳裏，連隨喝一聲：「上！」

羣捕聲勢浩大，動魄驚心！應聲吶喊着衝前去！

× × ×

小菊居然面不改容，一聲嬌喝，雙手已多了一對鋒利的短劍！

老姜亦自暴喝一聲，手一揚，馬鞭颼的毒蛇般捲出，捲住了站在那邊樹下的一個捕快的頸子！

那個捕快驚呼未絕，人已被馬鞭捲入了半空，一條舌頭亦被勒出來！

不必等掉到地上，他已被老姜的馬鞭勒死在半空。

老姜鞭一鬆，又揮出！

「哇」一聲驚呼，又一個捕快被馬鞭捲上了半空！

石球只看的咬牙切齒，嘶聲喝道：「撒網！」

羣捕大聲吶喊，雙手齊揚，繩網紛紛脫手飛出！

沙沙沙的怪聲暴响，漫空繩網飛舞，分別向仇夫人、老姜、小菊三人，迎頭罩下！

繩網原來是這樣使用！

仇夫人眼中分明，急喝：「小心！」

她手中鐵傘連隨「霎」一聲張開，高舉起來！

沙沙沙的又是一陣暴响，先後最少有七八面繩網落在她那柄鐵傘上！

每一個繩網都相當寬闊！

她連人帶傘，剎那被罩在繩網之中！

× × ×

那些捕快一拋出繩網，就拔出兵器。

鎖鍊，鐵尺、纓槍、長刀，兵器一在手，他們又衝前！

犯人被繩網罩住，一身本領如何施展得出來？

只要他們能够及時趕到，被罩在繩網之內的犯人便只有束手就擒的份兒。

他們久經訓練，一切的行動都配合得非常緊密。

繩網一將人罩住，他們就已趕到了。

× × ×

仇夫人竟然絲毫也不慌張。

她人雖然在繩網之中，因爲鐵傘將繩網撐住，並沒有被繩網影响到她身手的活動。

她鐵傘突交左手，右手轉握着傘柄！

「錚」一聲，她右手一扭一拔，就從傘柄中拔出了一把長劍。

鋒利的長劍！

劍鋒如一泓秋水！

× × ×

老姜也已被繩網罩住。

他手中馬鞭雖然狠勁，也雖然够長，到底是軟兵器，繩網，更就是不着力的東西。

他手中並沒有鐵傘，紙傘也沒有。

一被繩網罩住，他的身手亦被繩網牽制！

他正想將繩網拉開，十多二十個捕快已然衝到來。

帶頭的正是石球！

老姜悶哼一聲，五尺長的一支鞭桿從繩網穿出，毒蛇般插向石球的咽喉！

石球手急眼快，一刀架開！

老姜第二桿正想出手，一個捕快已然從旁邊掩上，手中鐵鍊攔腰掃到！

他同樣手急眼快，左手猛抓着繩網一扯一帶，竟就以繩網架開了那條鐵鍊。

三支纓槍，旋即從三個不同的方向刺來！

老姜人罩在繩網之內，不單祇身手，連眼睛也都大受影响，要閃開這三槍實在不容易。

他竟然閃開了！

非獨閃開，他手中鞭桿還把握機會出擊！

鞭桿一穿一插，一個手執纓槍的捕快閃避不及，咽喉給鞭桿一插，就多了一個血洞，慘叫也沒有一聲，立時倒地身亡！

老姜手中鞭桿一抽，又從另一個網洞插出！

一個捕快正握力從那邊街上來！

刀還未劈落，老姜的鞭桿已插在他的小腹之上！

那個捕快當場慘呼倒地！

老姜冷笑！

冷笑方現，匹練刀光就擊下！

是石球的刀，劈的並不是老姜的頭，是老姜握着鞭桿的手。

他一再都沒有再出手，現在才突然再一刀。

這一刀他看準了機會，他混身的氣力亦都已集中在這一刀之上。

刀簡直就閃電一樣！

老姜發覺的時候，刀已經到了。

他鞭桿插出，握着鞭桿的手就將那邊繩網的繩子牽得不直，如果是第二個人的刀，這些繩子並不難將刀撐在繩網之外。

就算擋上片刻在他來說也是足够。

只可惜這是石球的刀！

石球本來就是用刀的好手。

一個用刀的好手當然也會替自己揀一柄特別鋒利的好刀！

刀光一閃，繩子齊斷！

老姜的一條右臂亦給這一刀砍斷！

鮮血怒激！

老姜痛極狂呼，一脚怒踢石球。

這一脚並沒有踢在石球的身上。

兩個捕快亦已乘機抓住繩網的一角向後力拖。

老姜脚才開始踢，人已被繩網拖倒地上！

三四支纓槍倒即時伸過來，抵住他的身體，鋒利的槍尖甚至已刺入他的身體之內。

不動則已，一動他的身體不難就連開幾個血洞！

他連殺捕快數人，那些捕快還對他客氣才奇怪。

這一點他當然清楚，所以他沒有動。

石球即時喝一聲：「綑起來！」

幾個捕快應聲上前，就用那些繩網將老姜綑起來。

老姜沒有掙扎，一聲歎息，閉上了眼睛。

× × ×

林雄那邊亦差不多同時喝一聲：「拿下來！」

他率領的一羣捕快是對付小菊。

小菊容易對付得多了。

她手中一雙短劍，對那些繩網更加難起作用。

走避不及，十幾面繩網罩下來，她幾乎就只有束手就擒。

她當然不甘就此被捕，只可惜她那雙短劍才削斷幾條繩子，林雄就手握天門棍竄到，一棍掃在她脚彎之上。

她的輕功雖然也很好，在繩網之內，却完全施展不開。

林雄頭腦不怎麼樣靈活，氣力可大得很。

幸好繩網阻隔，消去了不少力道，否則她的兩條腿不難就給那一棍掃斷。

她仍然給那一棍掃跌地上。

幾個捕快把握機會上前，用纓槍抵住了她的手脚。

她不放開那雙短劍也不成。

林雄一聲：「拿下來。」另外的捕快便上前，七手八脚的拿開繩網，將她從地上抓起，用鎖鍊鎖上！

仇夫人可就沒有這麼容易對付了。

× × ×

劍一出鞘就削出！

仇夫人竟然是一個用劍的高手！

她運劍如飛，「刷刷刷刷」的幾劍，就將鐵傘周圍的繩網全削斷。

斷了的繩網，散落在她周圍，她左手一轉鐵傘，傘面的幾截繩網亦紛紛飛落地上。

這片刻之間，北彪已經率領二三十個捕快衝前來。

他雙鈎一分，立即就一聲大喝：「兀那婆娘，還不與我乖乖束手就擒！」

仇夫人好像沒有聽入耳，將身一轉，緩緩的轉了一個圈。

她的姿勢美妙之極。

北彪並不欣賞，只等她停下，厲聲喝問道：「你有沒有聽到我的說話。」

仇夫人這才應道：「如果我不束手就擒，你們又怎樣？」

北彪冷笑道：「我們就只好對你不客氣了。」

仇夫人道：「我倒想看看你們對我怎樣不客氣。」

北彪冷笑着一幌雙鈎，大喝道：「上！」他第一個衝上去。

羣捕一聲吶喊，亦自四面八方的衝向仇夫人。

仇夫人即時一笑。

她一笑轉身。

這一次，她轉的很快。

一轉又停下，她的左手却動了起來。

鐵傘握在她的左手之中，她的左手一動，鐵傘亦動。

「嗚」一聲怪响，那柄鐵傘飛輪般疾轉。

仇夫人的頭上立時就像是多出了一團紅雲！

雲中有雨！

暴雨！光雨！

「嗤嗤嗤嗤」的，兩點四方八面飛射開去。

北彪一眼瞥見，口中急喝一聲：「小心！」

他手中雙鈎連隨飛舞。

飛射到他身上的雨點全都被他雙鈎砸飛！

雨點打在雙鈎之上，竟然錚錚有聲！

慘叫聲同時此起彼落！

× × ×

暴雨來得快，去得也快！

一陣暴雨過後，紅雲又化爲紅傘！

傘面上嵌着的刀片已然消失。

並不是縮回傘骨之內，是化爲暴雨，向四面八方飛射。

方才的一陣暴雨，原來是刀雨。

× × ×

北彪雙鈎一收，忙就張目望去。

這一望之下，他不禁變了面色。

圍攻仇夫人的一羣捕快竟然有十一個倒下，咽喉之上赫然都插着一片刀片！

活着的亦大半鮮血淋漓！

北彪不禁脫口一聲：「好厲害的一柄鐵傘。」

語聲未落，他聽到了仇夫人的聲音。

「……三個，四個，五個……」

× × ×

「……十一個！」

仇夫人竟是在數那些捕快的屍體。

北彪眼都紅了。

仇夫人的一張粉臉居然也紅了起來，却不知是因爲方才太用力，還是因爲看見死得人多，太過興奮。

她一面數脚下一面移動，竟還要乘機開溜。

北彪氣憤塡胸，怒喝一聲：「站住！」衝了過去。

仇夫人看着他衝過來，歎了一口氣，道：「你就算找死，也不用這樣心急。」

話口未完，北彪經已衝到來，雙鉤齊展！

左十一，右十三，一出手他就是二十四鉤連環怒擊。

仇夫人或閃或讓，或封或架，輕描淡寫的就將北彪的連環二十四鉤消解。

她正想還手，一支纓槍，已從旁邊刺來。

那些捕快也上來圍攻她了。

她冷然一笑，一閃身，槍從她脅下刺過。

那個捕快正想將槍收回，她的劍已反手刺出，一劍刺入了他的咽喉！

血濺人倒地！

她收劍又轉身，左手傘一抬，接下從後面偷襲砍來的兩刀，施即矮身，一劍削出！

那兩個捕快還來不及收刀，人已被仇夫人一劍攔腰幾乎斬爲兩截！

北彪急忙再攻上，雙鉤暴雨般擊下。

這一次仇夫人却不再理會他，身形飛燕般飛入捕快羣中。

北彪的雙鉤根本追不上仇夫人的身形，那些捕快亦無法躲得開仇夫人的利劍刺殺！

她一劍一個，就像是斬瓜切菜一樣，不過片刻，已給她連殺八人！

北彪只氣的幾乎沒有吐血。

林雄這下子已收拾了小菊，他那邊看見，如何敢怠慢，忙帶着那一羣捕快來救援。

他兩個箭步衝到仇夫人面前，天門棍展開，猛向仇夫人身上招呼。

以他的本領，當然可以將仇夫人暫時阻下來。

給他這一阻，北彪就趕上。

一對雙鉤，立時此起彼落，痛擊仇夫人！

他們已不是第一次合作，這下子拚盡全力搏殺，居然將仇夫人殺的手忙脚亂。

只可惜他們並沒有本領立刻將仇夫人擊倒。

他們的攻勢一緩，仇夫人便從他們的包圍中脫身出來。

她回手一劍迫開北彪，再一劍，刺向林雄的眉心。

林雄天門棍慌忙架住。

劍是給他架住了，仇夫人却還有一柄鐵傘。

她半身一擰，攔腰就是一鐵傘。

這一傘其實與那一劍幾乎同時到達，林雄顧得上，顧不得下，一個閃避不及，就挨了這一傘！

「叭」一聲，他的腰雖然沒有給打斷，已經打彎了。

他哇的張嘴噴出一口鮮血，當場仆倒地上！

仇夫人右手劍跟着就落下。

這一劍如果落下，林雄便死定了。

幸好，北彪的雙鉤及時趕到，將劍架開。

他再一輪搶攻，迫開仇夫人。

左右捕快忙乘此機會，上前將林雄救下。

× × ×

石球那邊都看在眼內。

以他的經驗，當然看得出北彪絕不是仇夫人的對手，打下去必然傷在劍下，其他的捕快上去，也只是送死，就算加上他，一樣無法制服仇夫人。

——這如何是好？

他忽然省起了柳三風。

——柳三風到底那裏去了？

他側首望去，一望竟就望見柳三風。

不知何時柳三風已站在他左側。

他一怔，頓足說道：「怎麼你站在這裏？」

柳三風竟然道：「我站在這裏並沒有什麼不妥。」

石球惱道：「你若是有意替胡香報仇，現在就應該過去揍那個仇夫人。」

柳三風道：「我赤手空拳過去，簡直就是送死。」

石球道：「你難道不懂得用武器。」

柳三風道：「我就是手拿武器過去，也只有挨打的份兒。」

石球道：「方才你截下馬車的那幾手，連我都自問難以做到，以你那麼高的武功，又豈會只挨打。」

柳三風道：「武功高又有什麼用，我又不是官府中人。」

石球道：「這什麼意思？」

柳三風道：「以我的身份，殺人固然是有罪，傷人一樣是有罪，我既不能殺她，又不能傷她，過去豈非就只有挨打。」

石球立時破口大罵道：「柳三風你這個混賬東西，你這是存心報復還是怎樣？難道你要等我們死光了才出手？」

柳三風趕緊搖頭道：「我不是那個意思，我的心也沒有那麼狠。」

石球道：「你這就趕快過去。」

柳三風道：「可以不可以動武器。」

石球道：「你就是十八般武器用上也沒有人阻止。」

柳三風道：「武器無眼，萬一我一時錯手……」

石球道：「你若是有本領，將她斬開十八件也一樣可以！」

柳三風道：「這是你說的，可不要事後反悔！」

石球怒聲道：「你那來這麼多廢話，快去！」

柳三風這才大喝一聲：「好！」從一個捕快手中搶過一支纓槍，縱身躍前去。

他一躍兩丈，兩個起落便落在北彪身旁。

這片刻之間，仇夫人又已砍倒三個捕快，連北彪的右脅也挨了她一劍，右手的飛蜂鉤也丟了。

柳三風落下的時候，他正以左手鉤硬接仇夫人的長劍追擊。

鉤劍相交的刹那，仇夫人的鐵傘亦擊

下。

劍正好將鉤托住，鐵傘這一擊，就將那柄鉤擊斷！

仇夫人旋即嬌喝一聲：「倒！」右手劍從下挑起，飛刺北彪的咽喉！

北彪已無力閃避！

他只有閉目等死，誰知道眼睛還未閉上，那眼看就要刺入咽喉的劍尖倏的遠離開去。

仇夫人的人亦同時遠離。

並不是仇夫人突然抽身暴退，是柳三風一手抓住他的衣領，將他猛向後一拉，拉離了他原來立足的地方。

柳三風一拉鬆手。

北彪的身形，並沒有因此就停下，他向後倒衝出兩丈多三丈，才一屁股摔倒地上。

這一摔顯然不輕，不過他的一條命，却是因此得以保住了。

所以他雖則屁股摔的幾乎開花，並沒有怪柳三風。

仇夫人恰好相反，她瞪着柳三風，頓足道：「你遲來一步可以不可以？」

柳三風道：「可以是可以，但我現在已來了。」

仇夫人道：「是誰叫你來的。」

柳三風道：「石球。」

仇夫人道：「你倒是一個挺聽話的好孩子。」

柳三風道：「我這個孩子，其實並不好。」

仇夫人道：「哦？」

柳三風道：「好孩子就不會挨罵，我剛挨完石球一頓痛罵。」

仇夫人道：「他罵你什麼？」

柳三風道：「就是爲什麼我還要袖手旁觀，不過來這邊？」

仇夫人道：「到底爲什麼？」

柳三風道：「因爲我只是一個平民百姓，殺人固然是有罪，傷人也一樣有罪，我既不能殺你，又不能傷你，過來就只有挨打的份兒。」

仇夫人道：「現在莫非他已經准許你傷我？殺我？」

柳三風點頭道：「他還說如果我有本領，就算將你斬開十八件亦無不可。」

仇夫人道：「你自問，有沒有這種本領？」

柳三風道：「應該有的。」

仇夫人道：「應該？」

柳三風道：「方才我一直在留意你的出手。」

仇夫人道：「以你看，我那幾下子怎樣？」

柳三風道：「很好。」

仇夫人道：「與你相較如何？」

柳三風道：「好像我還勝一籌。」

仇夫人道：「這就難怪你用『應該』這兩個字了。」

柳三風笑笑道：「知已知彼，百戰百勝。」

仇夫人冷冷道：「這仍然有待事實證明。」

柳三風道：「當然。」

他忽然一笑，道：「不過有一件事情，現在就可以確定。」

仇夫人奇怪問道：「什麼事情？」

柳三風道：「方才的一陣厮殺，你一定已消耗了不少氣力。」

仇夫人冷笑道：「你等到現在才出手，這想必也是一個原因。」

柳三風道：「我這個人從來就不做沒有把握的事情。」

仇夫人道：「這是說，你現在甚有把握的了？」

柳三風道：「如果你不相信，大可以一試。」

仇夫人道：「我難道可以不試？」

柳三風道：「不可以！」

仇夫人道：「這你還等什麼？」

柳三風道：「等你出手。」

仇夫人道：「想不到你對於女人倒是客氣得很。」

柳三風道：「這是一種禮貌。」

仇夫人道：「我若是遲遲不出手，你準備禮貌到什麼時候？」

柳三風道：「絕不會禮貌到讓你有充份的時間休息，等你的氣力完全恢復。」

他語聲一沉，道：「現在你如果再不出手，我就恕不客氣了。」

仇夫人道：「正要看你不客氣又能够將我怎樣。」

柳三風道：「恭敬不如從命！」

他手中纓槍應聲一沉，槍尖斜指着地面。

這是槍法中的「滴水勢」。

仇夫人目光一閃。「你練的是槍？」

柳三風道：「我九歲便開始練槍。」

仇夫人道：「這可非要見識一下不可了。」

她連隨舉劍平胸，喝一聲：「請！」

柳三風回一聲：「看槍！」颼的一槍刺了過去。

仇夫人的劍幾乎同時平胸刺出。

錚一聲，劍尖正擊在槍尖之上。

柳三風一聲冷笑，槍一吞一吐，又一槍刺去。

這一槍比第一槍何止凌厲一倍？

仇夫人沒有硬接，劍一引，人倒退兩步。

柳三風幾乎同時迫前半步，手中槍霍的彈出了槍花朶朶，一槍竟變成十八槍，狂風驟雨一樣刺下！

仇夫人左手鐵傘一轉，橫擋在身前。

錚錚的連聲暴响，十八槍盡刺在鐵傘上。

仇夫人的鐵傘乘勢將槍封在外門，身同時一側，劍同時一落，貼着槍柄急削柳三風握槍的手。

柳三風眼中分明，忙抽槍後退！

仇夫人劍傘步步追擊！

柳三風一退再退，連退十七步。

仇夫人劍勢一緩，他立即回槍反擊，一槍急一槍，片刻便反將仇夫人迫回十七步。

他凌厲的槍勢當然也有一緩的時候。

仇夫人又立即把握機會殺回去。

兩人此退彼進，此進彼退，不過半盞茶時候，已進退了十多次。

身形一次比一次迅速，攻勢一次比一次凌厲！

劍光槍芒火花般亂閃。

（未完）

新派武俠連載

臥龍生・文
盧令・圖

春秋筆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鳳與董川及丐帮王平、周橫進入萬花園中，周未被花叢中所設的針網所傷，幸隨身帶有解毒靈丹，化險爲夷，橫幾，白梅與陳長青亦已來到，唯是萬花園中仍然靜寂如死，不見敵人踪影，白鳳等以枯坐守候，欲前往鯉潭一看，冀能找出敵人影踪，行前，白鳳担心成中岳和小楓的安危，向白梅詢問，白梅答稱會在花園外見到他們，但轉瞬已不知所踪，他勸白鳳不必爲楚小楓担心，他相信楚小楓有過人之能，陳長青也出言安慰，說丐帮帮主預言楚小楓是武林奇葩，白鳳慨嘆宗領剛如未死，聽到丐帮帮主讚語定會十分快樂——

人單聲勢弱　魚怪猛虎兇

白梅道：「孩子，過去的事，已經過去了，妳要把悲傷埋藏起來，目下最重要的一件事，找到一志，替宗家保留下一脈香火，替領剛報仇。」

白鳳黯然一歎，道：「女兒明白了。」

陳長青道：「賢姪女，你放心，老帮主對這件事的悲傷，實不在你之下，他已把這件事，看成了一種責任，老叫化子再說一句不該這麼早說的話，丐帮已出動了很多人，整座的萬花園，都已經在丐帮人手的包圍之下，只要宗一志在這裏，我不信，他們還能把人帶走。」

白鳳拂去了臉上的淚水，微微一笑，道：「陳老前輩，我心中好感激。」

陳長青道：「不用感激，敝帮，排教也是一樣，他們調來了很多的人……」

白鳳接道：「陳前輩，這一代排教的教主，和領剛也沒有見過，勞動人家排教中人，是不是應去而謝一下。」

陳長青道：「不用了，這是他們的一番心意，你現在去拜謝他們，反而使他們有些不安了。」

白鳳道：「心意總是要盡，禮數應該要周到。」

陳長青道：「這件事，我看妳最好先別有什麼行動，等一陣再說。」

白梅道：「鳳兒，陳大伯的話不錯，我想，排教一直未和我們接頭……」

白鳳接道：「是啊！我也覺着奇怪，他們怎麼會一直不和我們見個面呢？」

白梅道：「一則是怕和丐帮造成一種誤會，不便，二則，他們有自已的打算，根本不準備先告訴咱們。」

白鳳哦了一聲，道：「好吧！鳳兒遵命就是。」

鬼沒王平快步走了過來，道：「稟報長老，我們已經到了鯉池。」

其實用不着王平來報，白鳳也知道到了鯉池。

那是一座佔地數十餘畝的一池大水潭，碧波蕩漾，水色青綠。

池的四週，栽滿了垂柳。

這已是初春天氣，嫩綠新發，枯枝吐蕊，蕭索中，又充滿着一片生機。

這本是一種充滿詩情畫意的境界，但此時

此刻，卻因白梅等一行人內心中戒備，使得場中有着一種奇異的緊張。

距離鯉池丈許左右處，陳長青突然停了下來，道：「王平，你來過這裏了。」

王平對陳長青十分敬重，一欠身道：「是！弟子來過！」

陳長青道：「那一座大水池中，究竟有些什麼凶險。」

王平道：「不知道，平常花園開放，這裏面人山人海，不少人，圍在鯉池觀看。」

陳長青道：「你看過麼？」

王平道：「看過，裏面有很多的魚，聽說，有幾尾特殊的大鯉魚，每天出現一次，只可惜時間不定，除非一個人，守在這裏等上一天，能不能看到，那就要憑運氣了。」

陳長青道：「嗯！這就是破綻之一！」

王平道：「請教長老？」

陳長青道：「你想想看，這水潭之中，如若有一條大鯉魚，牠幾時浮出水面，怎會一天出現一次，牠可能潛伏在水底一個月不出來一次，也可能一天都在水面上，怎麼固定一天要出現一次。」

王平道：「是！弟子愚昧，竟未想到這一點？」

陳長青道：「你見過那大鯉魚沒有？」

王平苦笑一下，道：「沒有，那一天，我在這裏等了足足有兩個時辰之久，都沒有看到，不過，弟子從別人口中聽到過，確有幾尾大鯉魚，遍體金黃，閃閃生光。」

白梅道：「那魚大到什麼程度？」

王平道：「一兩丈吧！聽說一口能把一個人，吞了下去。」

白鳳道：「鯉魚吃人？」

王平道：「不止是人，牠們什麼都吃，魚，人，掉入池中的動物，都可能被牠們吞了下去。」

白鳳道：「會吃人的魚，倒還未曾聽過人說。」

陳長青道：「這也是破綻之二。」

白梅道：「願聞其詳。」

陳長青道：「也許汪洋大海之中，確有可以吃人的魚，但却從未聽過水潭中，會有這樣的魚，而且吃人……」

白梅道：「你的意思是……」

陳長青接道：「我的意思，那未必是魚，也許就是這萬花園中殺人的方法之一……」

回顧了王平一眼，接道：「除了那大魚之外，鯉潭中還有什麼？」

王平道：「成千上萬的鯉魚，浮游於水中，但也有時間，潛入水底，不過，這鯉潭中確有不少的鯉魚就是。」

白鳳道：「一座大水潭中，養了不少的鯉魚，那會有什麼凶險呢？」

陳長青道：「王平，這潭中的鯉魚可以食用麼？」

王平沉吟了一陣，道：「長老看到這水潭對面有一排房屋麼？」

陳長青道：「看到了。」

距離相當遠，陳長青也只看到是一排橫立的房屋罷了。

王平道：「那一排連綿的房舍，就是萬花園中賣吃喝之物的地方，裏面有一間經營的鮮鯉魚的舖子，放了不少鮮魚，但是不是由這鯉池中網到的魚，就不知道了，不過，有一件事，弟子倒是覺得奇怪。」

陳長青道：「什麼事？」

王平道：「這鯉池如此之大，應該經營一些小舟出租，使遊人租舟遊潭……」

陳長青道：「哦……」

王平接道：「還有一個規定，就是這地方不准垂釣，而且，限制極嚴。」

陳長青點點頭，道：「他們怕驚動到什麼，還是拆穿了水中什麼埋伏。」

白梅道：「陳兄，這件事，有些奇怪，不論水中有些什麼埋伏，但咱們如是不下水，豈不是白費了一番心機。」

陳長青沉吟了一陣，道：「走！咱們到水潭旁邊去瞧瞧，事情只怕不會如此簡單。」

白梅說道：「大家都要凝神戒備，小心一些。」

潭水是那麼平靜，陽光照耀之下，不時浮升水面的金尾鯉魚，閃起了片片鱗光。

在潭邊站了良久，瞧不出一點可疑之處。

陳長青輕輕吁一口氣，道：「白兄，你瞧出什麼沒有？」

白梅道：「瞧不出來。」

陳長青道：「當然瞧不出可疑之處，但老叫化有一個很奇怪的感覺！」

白梅道：「什麼感覺？」

陳長青道：「這平靜的水面上，似乎是隱伏着一種殺機。」

白梅道：「不錯，這片水潭給人一種不同的感覺。」

王平伏身檢起了一塊石頭，道：「試試看，水中之魚，和別的魚有什麼不同之處？」

暗運功力，右手一抬，一片石塊，破空飛出，向一尾金鯉擊去。

他手法快速，去如閃電，追擊在一條金鯉的身邊。

那條金鯉身子一沉，但立刻又浮了起來。

原來，王平出手一擊，竟把這一條金鯉在水中擊斃。

董川低聲道：「好手法。」

王平苦笑一下道：「如若看不出什麼，小叫化只怕要挨上一頓臭罵了。」

潭水清澈，可見一縷鮮血，由那飄起的魚口中湧了出來，向上面飄散。

那條金鯉很肥大，所以流出的血亦不少。

忽然間，平靜的湖面上，湧起了一陣波浪，一張巨口，在翻起的浪花中出現，一口把那條死了的金鯉給吞了下去。

那是一張很大的嘴，可見森森利牙。

鯉潭像開沸的水一般，千萬條金色的鯉魚，在水中竄動，游走如飛。

一種受到驚嚇和逃命的動物本能，鬧翻平靜的水波。

白梅和陳長青都看得呆住了。

白鳳，董川，更是看的瞪目不知所措。

水波翻動，持續了一頓飯工夫之久，才逐漸的平靜下來。

又恢復一波如鏡的碧水。

白梅輕輕吁一口氣，道：「你們看到了沒有，那是什麼怪物？」

董川道：「不像是魚，如若眞的是魚，也是一種罕見的怪魚。」

陳長青道：「你還瞧到了什麼？」

董川道：「那水勢翻騰的很厲害，瞧不清楚它的形狀。」

陳長青道：「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老叫化子，走了一輩子的江湖，但却沒有見過，那決不是一條魚！」

白梅道：「不是魚，但是什麼呢？」

陳長青道：「魚雖然長在水中，但牠的行走，却無法帶着翻滾的水滾。」

白梅道：「難道不成是龍？」

陳長青道：「咱們都聽過龍的傳說，但龍是什麼樣子，却是沒有見過。」

白梅道：「這世上如是眞有龍，只怕也不會藏在鯉魚池這個小地方。」

陳長青道：「現在，咱們已經知道引牠出

來的方法了……」

白梅道：「哦！什麼法子？」

陳長青低聲道：「白兄沒有注意麼，那水中怪物，怪物聞到血腥味，都會是使牠忍受不住，不甘雌服，挺身而出。」

白梅點點頭，道：「對！」

陳長青道：「目下，咱們已經確知了一件事！」

白梅道：「你是說……」

陳長青接道：「鯉池的凶險，就在水中，咱們只要不下水，那就用不着有所畏懼了。」

王平突然開了口，緩緩說道：「眼前有一件事，還無法預料，他們有沒辦法把咱們引入水中。」

陳長青道：「這就是關鍵。」

王平道：「如若他無法把咱們引入水中，這水中任何凶險，都無法傷害到我們。」

陳長青道：「不錯，不錯。」

周橫低聲說道：「現在，似乎是用不着求答案的時候，咱們已瞭解此事，那就盡量避免接近鯉池就是。」

陳長青道：「好！現在，咱們還要去些什麼地方？」

王平道：「還有一處鳥園，虎柵，萬花園的景物，就差不多了。」

白梅道：「忽然間，斷除了園中所有的遊客，至少，說明了一件事，他們已準備對咱們下手，不能確定的，是在什麼地方？」

白鳳道：「萬花園中，兩處最凶險的地方，一處是鯉池，一處是虎柵，他們不在鯉池下手，定然是在虎柵了。」

陳長青道：「好吧！那咱們就先到虎柵瞧瞧。」

王平轉身帶路而行。

白梅道：「你看，咱們目下已經明鑼，明鼓的上了陣，似乎是用不着再顧慮什麼了。」

陳長青道：「如若是他們安排的有殺手，隱在四週，早已把咱們的舉動，看的十分清楚了。」

白梅道：「是啊！

陳長青道：「他們要見你，用不着咱們去找他，他如不見你，你找也找不到他。」

白梅道：「陳兄這一提，我倒是想到一件事了，這花園中，除了咱們在門口處見到的幾個人外，整座花園中，不見人踪。」

陳長青道：「我想，他們都有藏身之處，現在，正在暗中監視咱們，但咱們已入虎穴，也用不着揭穿這些事情了。」

白梅道：「等他們出手。」

陳長青道：「眼下似乎是只有這個辦法了，以不變應萬變。」

白鳳道：「怎麼中岳和小楓，到現在，還沒有一點消息。」

這時刻，連白梅也有些急了，緩緩說道：「說的是啊，這兩個孩子如若進了萬花園，也該和咱們會合一處了。」

陳長青道：「兩位不用擔心，楚公子現在保證是完好無恙。」

白鳳道：「這話由你說起，你又拿什麼保證。」

陳長青笑道：「丐帮能在江湖上長存下去，雖然有盛有衰，但能一直維持門戶不絕，自然有它的特別之處，尤其是關於監視人的一套，決非其他門戶能及。」

白梅道：「你是說，咱們都在丐帮的監視之下。」

陳長青道：「這一次，由帮主坐鎮，丐帮雖然說不上精銳盡出，但出動的却都是帮中精英。」

白梅道：「這和小楓和中岳失踪一事，有什麼關係呢？」

陳長青道：「這個關係很大，咱們在敝帮弟子的監視之下，小楓和中岳也在監視之下，如若他們有了什麼事故，丐帮弟子早已傳出警訊了。」

白梅道：「哦！」

談話之間，到了一片瓦舍出面。

這是一片叢花環繞的房舍，一座小巧的四合院。

一對紅門，却緊緊的關閉着。

王平低聲道：「陳長老，這座宅院，就是這座萬花園主的住處！」

白梅道：「我認識他。」

陳長青笑一笑，道：「要不要叫開門去瞧瞧。」

白梅道：「瞧瞧總是應該！」

陳長青說道：「王平，你去叫門，小心一些。」

王平應了一聲，大步行了過去，伸手叩動門環。

很意外的，裏面居然還住的有人。

木門呀然而開，一個穿着華麗的中年婦人當門而立。

王平怔了一怔，道：「請教夫人，萬花園主在麼？」

華衣婦人道：「你是誰，什麼事？」

王平道：「有人想見見他！」

華衣婦人道：「誰？現在何處？」

白梅接道：「就在夫人的身前。」

華衣婦人冷冷說道：「請問貴姓？」

白梅道：「我姓白，白梅。」

華衣婦人搖搖頭，道：「不認識，你們找錯人了。」

白梅踏前一步，右脚伸入門內，道：「慢着，這是萬花園主的住處？」

華衣婦人臉色一變，冷聲道：「你們是強盜。」

白梅道：「夫人，不用再裝作了！」

華衣婦人道：「我……」

白梅接道：「夫人，明明有一身好武功，還在裝作什麼？」

華衣婦人道：「我幾時告訴過你，不會武功了。」

右手一揮，那飄飄長袖突然堅如鐵棍一般，向下擊去。

白梅一收腿，退出門外。

緊接着，蓬然一聲，木門闔閉。

白梅怒聲喝道：「好哇！幾十年的老朋友了，你竟然故作不識，你如此不仁，那就別怪我不義了。」

小院寂然不聞回答之言。

但圍牆之內，却挑出了一塊木牌，橫寫四字「擅入者死」。

白梅哈哈一笑，道：「老朋友了，誰有多少斤兩，大家心中都有數，我倒要瞧瞧，你如何殺得了我。」

一吸氣，正想翻越圍牆而入。陳長青沉聲叫道：「站住。」

白梅笑道：「你……」

陳長青接道：「情形有些不對。」

白梅道：「什麼不對？」

陳長青說道：「你看到那木牌上的暗記沒有？」

白梅道：「沒有啊！我只看到了『擅入者死』四個字。」

陳長青道：「那上面有一個六指手印。」

白梅說道：「六指手印，那又代表什麼意思？」

陳長青道：「那代表六指神魔，住在這座小巧宅院中。」

白梅道：「六指神魔這個老鬼，還沒有死麼？」

陳長青道：「那六指標記，已經說明了一件事，那就是他住在這裏。」

白梅道：「哦！」

陳長青說道：「想想看，是不是要進去瞧瞧。」

白梅道：「萬花園主明明是一帖同春，爲什麼會變成了六指神魔。」

陳長青道：「這個，我老叫化也不清楚了，咱們進去瞧瞧吧！我替你掠陣。」

白梅道：「咱們進去！」

陳長青笑一笑，道：「你先進去吧！」

白梅點點頭，行近木門，右手一抬，蓬然一聲，擊在了木門之上。

木門一掌震開。

白梅緩步行了進去。

陳長青回顧了白鳳一眼，道：「你們守在這裏，不要進來。」

白鳳點點頭，道：「陳前輩，如是動手時，請招呼我們一聲。」

且說白梅行進了小宅院中，只見一個身着白衣的老者，背負雙手而立。

白梅一皺眉頭，朗聲道：「閣下是萬花園主？」

白衣老者道：「你是什麼人？」

白梅道：「老夫白梅。」

白衣老者道：「是獨行叟？」

白梅道：「不錯，你不是一帖同春。」

白衣老者道：「你沒有看到，老夫的招牌麼？」

白梅道：「六指神魔？」

白衣老者道：「白梅，你不該進來的，老夫一向有一個規矩。」

白梅說道：「闖過你的標識時，你就要殺人。」

白衣老者道：「正是如此，白梅，你束手就戮呢？還是要老夫動手？」

白梅笑一笑，說道：「久聞閣下的陰風掌力，兇辣異常，老夫有幸，今日倒要領教一二了！」

六指神魔冷冷說道：「三十年來，老夫的陰風掌下，還未見活命之人。」

白梅道：「很不幸，叫我遇上了。」

六指神魔道：「好！那就先接老夫三掌試試。」

白梅道：「不用客氣，只管出手。」

六指神魔緩緩揚起了右手，道：「閣下小心了。」

白梅吸一口氣，凝集了全身功力，冷冷說道：「閣下只管出手。」

陳長青快步行了過來，笑道：「六指老魔，想不到，咱們會在萬花園中又碰了頭。」

六指神魔道：「老叫化子，這就叫寃家路窄。」

陳長青笑道：「當年老叫化子一個人，也沒有傷在你陰風掌下，如今，我們有兩個人在這裏，你還能有什麼辦法？」

六指神魔冷冷道：「這些年來，老夫的陰風掌力已非昔年可比。」

陳長青道：「老魔頭，你不過仗憑陰風掌力傷人，但你要知道，十年前，你傷不了我，十年後，你也一樣傷不了我。」

六指神魔笑一笑，道：「老叫化子，你可是想試一試麼？」

陳長青道：「老叫化既然進來了，就不會再放心上，不過，我要先把話說在前頭，你一掌傷不了老叫化，老叫化要全力反擊。」

白梅道：「還有我，你老魔頭不妨酌量一下。」

陳長青身軀橫移，和白梅佈成犄角之勢，道：「老魔頭，你可以出手了。」

六指神魔緩緩揚起了右掌，突然閃電拍出，擊向了白梅。

白梅早已運氣戒備，似是要硬接對方的掌勢。

但六指神魔的掌力劈出的時候，白梅却突然一閃，避開了掌勢。

陳長青却及時發出了一記掌力。

白梅雖然讓避很快，但仍然感覺到一股冷厲的掌風，掠身而過，飄起衣角。

那是一股帶着陰寒之氣的掌風。

陳長青側攻一掌，及時而至，逼的六指神魔突然向後退了一步。

六指神魔一個轉身，右手拍出一掌。

這一掌却是擊向陳長青。

陳長青似乎是對陰風掌，果然沒有畏懼，右手一抬，迎擊過去。

原來，陳長青劈空掌極具火候，掌中發出的內力，十分强大，一掌擊出，硬把六指神魔的陰風掌力給擋了回去。

陳長青哈哈一笑，道：「怎麼樣？這些年來，你的陰風掌有了很大的進步，但老叫化子也沒有閑着。」

白梅道：「陰風掌誠然厲害，中人必死，但非要陰風掌打中人才行，如是陰風掌不能中人，那就不足爲害了。」

陳長青道：「老魔頭，你那陰風掌，如若施展不開，那就等於孫悟空沒有了金剛棒耍，如若憑藉眞功實學，你那一點武功，能不能是我們兩人的敵手，你心裏大概有數。」

六指神魔道：「你們在威脅老夫？」

陳長青道：「談不上威脅，老叫化只是實話實說罷了。」

話聲一頓，接道：「老叫化子不解的是，你老魔頭，怎麼會到了萬花園來？」

六指神魔道：「你是眞的不知道啊！還是明知故問？」

陳長青道：「老叫化如是知道，難道還故意浪費唇舌不成。」

六指神魔沉吟了一陣，道：「你既是眞心相問，我就實話實說了。」

陳長青道：「我洗耳恭聽。」

六指神魔道：「老夫怎是常居斯地的人，老夫是被人關在這裏罷了。」

陳長青道：「關在這裏，你老魔頭不是開玩笑吧？」

六指神魔冷聲道：「這種玩笑，有什麼好開的，難道老夫還有意往自己的臉上抹墨灰不成。」

陳長青道：「這倒叫老化子奇怪了，你老魔手脚俱全，武功未失，什麼人會把你關在了這裏。」

六指神魔道：「這是老夫的事，似乎用不着和你說的太清楚了。」

陳長青道：「老魔頭，老叫化是好意相詢，也許，我還能助你一臂之力。」

六指神魔道：「你能助我一臂之力？我如何能够相信呢？」

陳長青道：「老魔頭，我們用不着騙你，而且，你已經證明了你的陰風掌力，沒有法子傷了我們，我們退可以走，進可以攻，實在用不着和你談什麼條件！」

六指神魔道：「唉！其實，我告訴你們也是一樣，沒有什麼用處。」

陳長青道：「說說看吧！也許，我能略効微勞。」

六指神魔道：「好吧！老夫就說吧！」

陳長青道：「咱們洗耳恭聽。」

六指神魔道：「你知道什麼叫英雄氣短，



兒女情長吧？」

陳長青詫聲道：「你的家人，有了什麼問題。」

六指神魔道：「我這一生最大的錯誤，就是娶個妻子，更錯的是，生了一男一女……」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你可知道，可憐天下父母心麼？」

陳長青道：「老叫化子一生未婚，這些事，我不清楚。」

六指神魔道：「老夫武功未失，甘願居留於此，那是因爲我妻子兒女，被他們拘留了起來，我必須想法子保全他們。」

陳長青道：「老魔頭，江湖上不少人死在你陰風掌下，你可曾想過他們留下的妻兒。」

六指神魔道：「那不同，他們……」

白梅淡淡一笑，接道：「陳兄，老魔頭雖然是有些孤僻，但充其量，也只是介於正邪之間，他雖然殺孽重一些，但被殺的人，大都不是好人。」

六指神魔嘆道：「現在，老夫就遭到了報應。」

白梅道：「什麼報應？」

六指神魔道：「我妻子兒女，被人囚禁，迫得老夫，守住這座宅院……」

陳長老接道：「他們拘留你的妻兒，只給你這一點職伺麼？」

六指神魔道：「你認爲很輕鬆，老夫奉命守於此地，凡是擅自闖入這小宅院中之人，格殺勿論。」

陳長青道：「你在這裏殺了多少人啦？」

六指神魔道：「第一次就遇上了你們。」

白梅道：「你搬來這裏幾天了？」

六指神魔道：「三天。」

白梅道：「你才來三天。」

六指神魔道：「老夫決不能離開這座小巧宅院一步，但也不許別人進來。」

陳長青道：「我們不是進來了麼？」

六指神魔道：「老夫奉到的令諭是，活着進死着出去。」

陳長青道：「老魔頭，什麼人囚禁了你的妻兒？」

六指神魔道：「如若老夫知道，早就去找他拚命了。」

陳長青歎息一聲，道：「什麼人要你到這裏，你總該知道吧？」

六指神魔苦笑一下道：「一封書信……」

陳長青怔了一怔道：「一封書信——？」

六指神魔道：「是！那是我妻子的手筆，那字跡，我一眼就認了出來。」

陳長青道：「說了半天，你是糊糊塗塗的被人利用了！」

六指神魔道：「老夫雖然不知道是什麼人？但我相信一定和這萬花園有關。」

陳長青道：「不錯，老魔頭，我們也被人誘入了萬花園，怎麼樣？要不要和我們合作一下。」

六指神魔道：「如何一個合作之法？」

陳長青道：「和我們一起行動，很可能就會碰上擄走你妻兒的人？」

六指神魔道：「不行，老夫可不能冒這個險。」

陳長青冷笑一聲，道：「你這麼畏首畏尾，如何才能找到你的妻兒？」

六指神魔道：「老夫跟着你走，如是妻兒被殺了，你老叫化子能够負了責任麼？」

陳長青道：「老魔頭，他們如若要殺你的妻兒，已經有了殺死他們的理由了。」

六指神魔道：「爲什麼？」

陳長青道：「因爲，我們進了這座宅院，而且，都沒有死，大概，你心中有數，就算是全力施爲，也未必能够勝過老叫化子。」

六指神魔道：「難道你能勝過老夫？」

陳長青道：「那倒不是，咱們半斤八兩，誰也無法勝誰！」

六指神魔冷笑一聲道：「這還差不多。」

陳長青道：「如若加上了獨行叟白梅，咱們之間的勝負之分，那就十分明白了。」

六指神魔輕輕吁一口氣，道：「所以，你們害苦了我。」

陳長青道：「老魔頭，事已至此，你還不覺悟，難道……」

六指神魔怒道：「你這個老叫化子，一生孤苦無依也未娶過，自然不知道有兒有女的味道了。」

陳長青笑道：「你不信老叫化子的話，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江湖有道，不動婦孺老弱，他們擄去你老婆不算，還擄去了你的兒女，這種人，如何能够信任？」

六指神魔搖搖頭，道：「不管你說什麼？老夫也不能相信你們的話了。」

白梅道：「老魔頭，你既然是執迷不悟，我們就此別過了。」

六指神魔道：「你們走了……」

白梅接道：「咱們不走，豈不是還要和你打起來了？」

六指神魔輕輕吁一口氣，道：「唉！你們這一走！豈不是害了老夫的妻兒了。」

白梅道：「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你這老魔頭不妨在這裏慢慢的想吧！想通了，你再出去找我們……」

轉身行了兩步，突然又回過頭來，道：「老魔頭，這座宅院之中，只有你一個人麼？」

六指神魔道：「不錯，只有我一個人。」

白梅未再多言，快步出門而去。

陳長青緊隨而出，順手帶上了兩扇木門，道：「白兄，你看出了點苗頭沒有？」

白梅道：「他們早已有了準備，六指神魔，只是按下的一步棋子。」

陳長青道：「對！剛才，老魔頭沒有全力出手……」

白梅哦了一聲接道：「那又爲了什麼？」

陳長青道：「還沒有到他拚命的時間。」

白梅道：「至少，他應該心中明白，他不是咱們兩個人聯手之敵。」

陳長青道：「他再加上些別的人，就變成咱們的勁敵了。」

白梅道：「這麼說來，咱們應該把他放倒算了，至少，應該廢了他的武功。」

陳長青道：「唉！咱們吃虧的地方，如是換了他們，六指神魔非死不可。」

兩個人一面談話，一面向前行去。

白鳳等魚貫相隨在陳長青等身後而行，靜靜的聽兩人談話，却沒有一個人插口多問。

只聽白梅說道：「老叫化，我越想越不對，那小宅院中，決不止六指老魔一個人。」

陳長青道：「還有什麼人？」

白梅道：「一帖回春。」

陳長青道：「是不是一帖回春，我不知道，但那小宅院中，還有別人，確實不錯。」

白梅道：「這個，你早知道了。」

陳長青道：「是！我早知道了。」

白梅道：「爲什麼不早說？」

陳長青道：「說了又如何？」

白梅道：「咱們應該進去搜搜看？也許會找出一帖回春？」

陳長青道：「找出他又能如何？他們有十條計，我們有老主意，等他們該現身的時候，自會現身，現在，還用不着打草驚蛇。」

白梅道：「老叫化子，你好像已經胸有成竹？」

陳長青回顧了一眼，笑道：「丐帮中的高手，來了很多，最好能够找出他們大批人手，大家決戰一場。」

白梅道：「老叫化子，咱們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想法子找到宗一志。」

陳長青道：「哦！」

白梅道：「所以，能够拖延動手的時間，就拖延動手的時間。」

陳長青點頭道：「好！你和無極門中人，想法子找人，老叫化子和丐帮中人，專門對付敵人。」

白梅道：「好吧！不過，貴帮中人，最好能與咱們配合一下。」

陳長青笑一笑，說道：「這個，白兄請放心，救出宗一志，也是咱們丐帮的心願——不過……」

白梅道：「不過什麼？」

陳長青道：「這萬花園如此龐大，咱們又如何知道他們藏在何處呢？」

白梅道：「這確實是一個問題，老夫一直在想，想不通一個辦法出來，如何能找到宗一志。」

陳長青道：「所以，咱們在慢慢的碰，碰運氣，碰機會，如若漫無頭緒的找，如何才能找到，這要用些心機了。」

白梅道：「現在，咱們到那裏去？」

陳長青道：「虎柵，這應該是萬花園中最危險的地方了。」

白梅道：「老叫化子，你是說那柵中之虎，可以出來傷人？」

陳長青道：「如若是縱虎出來傷人，那反而不足爲奇了，所以，我想他們的技倆，決不止此。」

白梅道：「虎柵之中，都是虎，除虎之外，還有別的什麼呢？」

陳長青道：「我不知道，不過，我可以肯定那虎柵之中，一定有很可怕的埋伏。」

白梅道：「照池天化的說法，這萬花園中，最可怕的不是虎柵，而是鯉池。」

陳長青道：「鯉池雖然可怕，但必須有一個先天的要件。」

白梅道：「什麼要件？」

陳長青道：「先要人掉入水中才行。」

白梅道：「那是咱們只要不跳入水中，那鯉池就無法傷人了。」

陳長青道：「他們自會有一種辦法，把人推入水中。」

白梅道：「什麼辦法？」

陳長青道：「這個，我也不清楚了，反正，萬花園，表面上是一個人人可以遊玩的風景區，但骨子裏，却是一個充滿着凶險地方。」

說話之間，已到虎柵外面。

所謂虎柵，就是用碗口粗細的樹身，作成了一個圓形木柵，柵高一丈五尺，以地理形勢，環繞而成柵壁。

在木柵之內，圈養了一羣猛虎。

柵內地形很寬大，不下兩畝地大小，猛虎活動的地方，也相當的大，所以，柵中之虎，一個個都生氣勃勃。

偌大的虎柵，不見人踪。

白梅站在柵門口外，向裏面探望了一陣，緩緩說道：「陳兄，你瞧出了什麼沒有？」

陳長青道：「老叫化子正在想，這虎柵之內，不見餵虎的地方。」

白梅道：「兄弟也是覺着這一點可疑，似這等生猛之虎，不像食用一般的食物。」

陳長青心中默數了一下，柵中共有一十八隻猛虎，不禁心頭一震，暗道：這一十八隻猛虎，一天要吃多少東西，這些東西，如都是鹿羊之數的活物，那要多少隻才够，日久天長，這數字十分驚人。

白梅心中也在暗自盤算，虎食之物，必有一些遺骨留下，這樣長的日子，不可能打掃得如此乾淨，爲什麼連一點骨渣之物，都未留下呢？

這時，散分在柵內的猛虎，都緩緩集中過來，十八隻老虎，三十六隻眼睛，都集中向幾人身上。

每一對虎目中都暴射出一種飢渴的眼光。

陳長青，白梅，都是在深山中走動過的人，都有着很多次遇上老虎的經驗，看到那虎羣中暴射出的目光，心中震動不已。

那正是老虎想吃人的眼光。

就算是沒有見過老虎撲食東西的人，也有着一種感覺，那些老虎，不懷好意。

陳長青輕輕吁一口氣，道：「我想到了，他們如何餵老虎。」

白梅道：「如何一個餵法？」

陳長青道：「白兄，如若用一個鐵製的大鐵箱子，把食用之物，推入虎柵之內，放虎入內食用。」

白梅道：「對！餵完了老虎，再把鐵箱推走，那就不會在虎柵之內，留下有任何的痕跡了。」

陳長青道：「那未必是一個鐵箱，一個特製的大木箱子也行。」

白梅道：「不管他們用的什麼箱子，這個法子，大概是不會錯了。」

陳長青道：「白兄，你還瞧出了什麼？」

白梅道：「這些老虎，常常吃人，所以，看到了人，就有着一種饞涎欲滴的感覺。」

陳長青道：「對！這就是虎柵的可怕之處，現在，這些老虎，都已經有些飢餓了，牠們還在想擇人而噬。」

白梅道：「如若，這時間，有一個人，忽然間打開木柵，牠們就會全力撲向咱們。」

董川道：「老前輩，如若一十八隻猛虎，一齊出柵，咱們能不能應付？」（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

高皋·文
盧令·圖

斷劍殘鈎（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商泓洋和司馬湘蓮獲得三皇教三教主賜予的龍鳳令牌解除了金沙門的危機後，商泓洋等又趕返中原，途中，遇謝鳳台與三名教徒演苦肉計，商泓洋爲他所賺，致使司馬湘蓮落入謝鳳台手中，要脅商泓洋不得追趕，靜候三教主令諭，那晚，一青衣少女到客棧訪商泓洋，稱是奉三教主命來請，商泓洋隨之往，但只見到金夫人，商泓洋向她責詢，金夫人却向他說出三皇教的起源和三教主宗愉的一番苦心，婉勸商泓洋暫允俯就三教主的手下共策撲滅三皇教，商泓洋要先見到司馬湘蓮後再作定奪，金夫人答而允去——

斷劍誅強暴　殘鈎殺魔邪

室中一燈如豆，只有商泓洋一人在徃返徘徊。因爲適才與金夫人的交談太過意外了，他幾乎不相信這是事實。

他希望立即見到司馬湘蓮，一方面是担心她的安全，另外就是對金夫人的話加以印證。

總算沒有讓他失望，在一個時辰之內，司馬湘蓮果然出現在他的眼前。

「啊，湘蓮，妳沒有什麼吧？」

「不必担心，我很好。」

他似乎不相信她的解釋，逕自由頭至脚逐一查看，直待確定她當眞毫無損傷，才伸臂一撈，兩個人登時緊緊的向一起貼去。

良久，司馬湘蓮推開了他，送給他一記似嗔似喜，媚態萬端的白眼，然後噗哧一笑，挽着他在一排錦凳上依偎着坐了下來。

「說，你有沒有找女人？」

「咳，湘蓮，妳在說些什麼？」

「我問你有沒有找女人難道你聽不懂！」

「妳眞是的，湘蓮，咱們才分開多久，我怎會去找女人？再說，爲了妳的安危我幾乎寢食難安，縱然當眞有女人喜歡我，我也提不起那份興緻。」

「當眞麼？」

「我幾時騙過妳了？」

「這很難說，因爲男人具有騙人天賦，說謊不必預打草稿，不過我暫時相信你一次。」

「不要胡扯，湘蓮，說說妳被擄以後的情形。」

「有什麼好說的？我得了一個妹妹，你多了一位妻子，如此而已。」

「咳，湘蓮，咱們身在虎穴，妳倒是輕鬆得很。」

「你錯了，這裏決不是虎穴，說它是溫柔鄉倒還恰當一點。」

「湘蓮，妳是怎麼啦？」

「別急，我說。」

她說了，她當眞得了一個妹妹，商泓洋也的確多了一位妻子。

事情是這樣的：……

司馬湘蓮被三教主待如上賓，親如姊妹。

這些並不足引起司馬湘蓮的同情與好感，她所以如此還有以下的幾種原因。

第一，三教主宗愉使司馬湘蓮瞭解了她現有的實力，不要說整個三皇教了，單就宗愉這一枝人力，商泓洋等就無異以卵擊石，決難相抗。

第二，司馬湘蓮曾是三皇教的部屬，如今三教主折節下交，在心理上她有一種受寵若驚的感覺。

第三，三教主宗愉處汚泥而不染，並暗中在收攬人才，作撲滅邪惡的準備，無論決心和氣度，均非一般常人可比。

第四，她們都是女人，宗愉如果嫁給鬼狀元，無異一朶鮮花揷在牛糞上，司馬湘蓮由不平而生出同情之心。

總之宗愉這招十分成功，司馬湘蓮不僅收了她這位妹妹，還答允替商泓洋收一位妻子。

聽完司馬湘蓮的叙述，商泓洋眉峯一皺道：「湘蓮，妳不該答允她的，咱們同情她是一回事，妳怎能將我當做禮物！」

司馬湘蓮道：「原諒我，泓洋，爲大局着想，咱們不能不犧牲一點。」

商泓洋道：「我知道咱們應該爲大局着想，可是她既要我做三皇教的副總堂主，論地位，我跟他差了一大截距離，而且咱們成婚在先，怎麼說這都是一樁有悖常理之事。」

司馬湘蓮道：「要你當副總堂主是她過去的想法，現在此事已經作罷，我跟她商定的事金夫人還不明白。」

商泓洋說道：「妳究竟跟她商定了一些什麼？」

司馬湘蓮道：「她已經來到本莊，見到她以後一切你自會明白，走吧。」

商泓洋無可奈何，只得跟隨司馬湘蓮去見三教主。

在一間蘭香處處的閨房之中，商泓洋見到了三教主宗愉，這位叱咤風雲的絕代英雌，神情上似乎有了顯著的改變。

她仍是一襲黃衣，風華還是那麼高雅。

只不過她的威儀收斂了，流露出一股女性嬌柔的本質。

論媚態，她不如司馬湘蓮，但雍容高雅之處則有過之。

所謂春花秋月，各擅勝場，這一雙絕代嬌娃，實在難分軒輊。

瞧到商泓洋，她那淸雅秀麗的粉頰，忽然印上一抹紅暈，不過她依然落落大方的嫣然一笑道：「又易容了，這回該不會是假的吧？」

司馬湘蓮微微一笑道：「這回麼，如假包換，不信妳一試便知。」

宗愉回顧在座的金夫人，說道：「大姊！妳瞧……」

金夫人藍琪道：「別急，二妹欺負妳，我會代妳討回公道的，靑靑，快看座。」

靑靑就是由客棧中引商泓洋前來的那名婢女，她是三教主宗愉的九名白衣女婢之一。

這九名女婢通稱「九玉」，不僅個個年輕美麗，而且武功之高，一般江湖高手决難望其項背。

靑靑是九玉之首，名叫靑玉，她與赤玉急忙爲商泓洋夫婦看座奉茶，行動之間，俐落無比。

待商泓洋坐定之後，金夫人藍琪道：「妹夫！適才二妹都跟你說淸楚了？」

商泓洋道：「這個……」

金夫人藍琪道：「妹夫！咱們都是江湖兒女，說話用不着扭扭捏捏，你爲了平魔衞道，濟世活人，三妹除了與你目的相同，還希望終身有一個良好的歸宿，說實在的，以三妹的條件，並不辱沒你，好啦，這件事就這麼說定了，咱們現在研究幾件大事。」

聽口吻，司馬湘蓮不止是得了一位妹妹，還得了一位姊姊，而這位大姊却專橫得很，似乎一切都由她決定，根本不容商泓洋有表示意見的機會。

再說，爲了大局，爲了江湖上千千萬萬的生命，商泓洋還能說些什麼？

於是，藍琪面色一整道：「一場空前的浩刼，將在三皇教開派之日展開，咱們爲了自救，也爲了救人，不得不作斷然的處置。」

司馬湘蓮道：「咱們應該怎樣進行，大姊請吩咐。」

藍琪道：「三皇教開派之日，鬼狀元要以毒惡的手段一舉殺盡反抗之人，其實，他現在已經在誅除異己，只不過不是大規模的屠殺而已。」

宗愉道：「天下奇才異能之士雖多，但大都已爲鬼狀元以痳瘋病毒所控制，所以他敢荼毒武林，爲所欲爲。」

司馬湘蓮道：「妹妹，我在天蠶谷之時，不是已經製成了痳瘋病毒的解藥了麼？」

宗愉道：「是的，鬼狀元千算萬算，却想不到我會要二姊暗中研製解藥，不過三皇教開派之期在卽，爲了挽救此一刼難，咱們必須事先解除若干人的病毒。」

藍琪道：「三皇教耳目遍天下，事先解除若干人的病毒十分不易，所以此項任務的人選也必須極端愼重。」

司馬湘蓮道：「大姊看我成不成？」

藍琪道：「二妹的武功機智均屬上上之選，可是妳短期內只怕勞動不得。」

司馬湘蓮瞧瞧自己日漸隆起的肚皮，不由白了商泓洋一眼道：「都是你……」

藍琪哈哈一笑道：「生男育女是女人份內之事，怪他是不公平的，我看這樣吧，由三妹親自出馬，還得勞動妹夫一下。」

商泓洋道：「在下樂意效勞，只是……」

藍琪撇撇咀道：「什麼在下在上的，你將咱們當做外人了？」

一頓接道：「我知道你的心意，你必然認爲與三妹同行有點不便，我剛才說過，你們名份已定，還有什麼不便的？」

宗愉道：「大姊！他顧慮的不無道理，我看……」

藍琪道：「旣是這樣，你們不如乾脆成親算了。」

宗愉一怔道：「這……」

藍琪道：「非常時期，一切從權，三妹，妳就不必顧慮了。」

宗愉道：「可是時間如此急迫……」

藍琪道：「這有什麼要緊，反正你們的親事目前尚不能對外公開，咱們只簡單隆重就行，揀日不如撞日，就是今天吧。」

宗愉道：「延一天吧，大姊，今日天色過晚，我還要爲他增强功力。」

藍琪道：「好吧，就是明天。」

江湖兒女，的確不同於常人，一雙少年男女的終身大事，就這麼當面鼓對面鑼的加以决定，而且決定的又是如此的草率。

不過他們是重氣節，守然諾的，只要一字出口，必然終身不渝。只是商泓洋有點尷尬吧了，雖然這是好事，總有點被人牽着鼻子走的感覺。

在場的三位女人，全是水晶腸子玻璃心，商泓洋的神情自然瞞她們不過。

藍琪抿抿咀，然後輕笑一聲道：「二妹，咱們適才的决定，雖是事急從權，妳好歹也要拿個主意，尤其是他……」

司馬湘蓮說道：「小妹完全同意，至於他麼？賺便宜的是他，他還有什麼不同意的，不過……」

藍琪道：「不過怎樣？二妹請說。」

司馬湘蓮道：「他天生的一副牛脾氣，做他的妻子就得聽他的，這一點希望三妹子在心理上有一個準備。」

宗愉幽幽道：「我知道，二姊，小妹雖是

身在江湖，但也讀過幾年詩書，爲婦之道我還懂得。」

藍琪道：「二妹放心，三妹知書明理，秉性溫柔，不管她是何等的身份，嫁鷄隨鷄，她不會有半分逾越的。」

司馬湘蓮道：「這些小妹都知道，我只是提醒一下吧了。」

藍琪道：「好啦，二妹我帶妳去瞧瞧本莊的環境，讓三妹爲他增加功力吧。」

司馬湘蓮道：「好的，咱們走。」

當藍琪她們退出之後，侍候的白衣九玉也同時走出房外，不過她們沒有遠離，只是在附近担任警戒而已。

此時，房中只剩下商泓洋及宗愉，他們默默相對，似乎都有幾分羞意，直到一盞熱茶之後，宗愉才由懷中取出一隻白色玉瓶道：「泓洋，你吃下這個吧，時間不早了，咱們立卽開始……」

商泓洋道：「這是什麼？」

宗愉道：「雪參丸，是以千年雪參合十餘種珍貴靈藥製成的，服食之後可以增強十年功力，如果再打通天地之橋，突破生死玄關，內功修爲就可達到極高的境界。」

商泓洋道：「如此珍貴的靈藥，妳自己爲什麼不服用？」

宗愉道：「雪參丸共有三粒，我跟兄長已各服一粒，現在剩下最後的一粒，服多了也沒有用。」

商泓洋原想拒絕的，及抬頭向她一瞥，他的心腸竟不由自主的軟了下來。

宗愉是美麗的，拒絕一個美人的要求，是一件頗爲困難的事。

而且她的美麗不同於司馬湘蓮，她美而不妖，實而不華，但音容笑貌之中，却自然流露出雍容高潔，不同凡俗的氣度。

試想在如此一個女人的要求之下，誰還能提得起拒絕的勇氣？

於是，商泓洋接受了她的贈與，將這顆稀世靈藥吃了下去。

然後他開始運功，並由宗愉以內力相助。

經過約莫兩個時辰，他終於打通了天地之橋，突破了生死玄關，但宗愉却汗濡羅衣，費去了不少眞力。

當他們再度調息之後，已是夜盡天明，紅日滿窗了。

此時藍琪與司馬湘蓮聯袂而入，她們瞧到商泓洋神瑩內蘊，丰神更甚於往昔的情形，都忍不住一股發自內心的喜悅。

藍琪立卽叫婢女準備早餐，並吩咐佈置喜堂爲商泓洋及宗愉完成終身大事。

在一個簡單隆重的儀式之下，他們確定了夫婦的關係。

觀禮的全是宗愉的親信，只有三個由客棧中接來的外賓，他們是岳槐，蒲昌，及雌豹子焦姣等三人。

不過由於是大白天，商泓洋與宗愉並沒有完成夫婦的最後一章，他們畧事拾奪就離開了上高縣城。

宗愉的部屬由藍琪負責管理，岳槐等也暫留上高，待三皇教開派大典之期，再到鄱陽與商泓洋會合。

× × ×

諸佛庵位於皖省霍山縣的西北，庵主潮音師太，是一個佛法高深的世外奇人。

潮音師太有三大弟子貞茹，貞靜，貞慧，佛法武功都已獲得乃師的眞傳。

這師徒四人雖然身具佛門上乘武功，但她們只是青燈貝葉，閉門潛修，從不過問江湖上的恩恩怨怨。

只是魔火燒遍宇內，怎能獨留這一片乾淨土地！一封請柬，爲諸佛庵帶來一場魔刼。

請柬自然是三皇教所發，內容也與一般所獲者無異。

只不過諸佛庵的多了一點東西，請柬之上附有十分劇烈的痳瘋病毒。

以潮音師太的絕頂功力，她依然無法自保，可怕的紅色斑點，幾乎佈滿了她的全身。

這是三皇教二教主廖樂山的傑作，凡是他認爲不會接受邀請之人，請柬之內都會附加一些毒粉。

鬼狀元果然精靈如鬼，他的計算當眞百不爽一。

不過他還是估錯了一點，他想不到諸佛庵居然敢對送柬之人痛下殺手。

來諸佛庵送柬的是鬼狀元的得力心腹，他被貞茹女尼以特殊手法點了穴道，不僅一身功力盡失，而且每日子午二時逆血攻心，是一項極端厲害的奧秘手法。

貞茹女尼要來人回報鬼狀元，以解藥換取此人的生命。

鬼狀元一怒之下要毀滅諸佛庵，霍山一帶，立卽呈現一股險惡的風雲。

湊熱鬧是人類的天性，尤以武林中人，更不會放棄湊熱鬧的機會。

於是，霍山縣城風雲際會，憑空聚集了不少跨刀佩劍的武林人物。

這天晌午剛過，一對少年男女也趕來參入了湊熱鬧的行列。

其實他們此來另有目的，決不是只爲了湊熱鬧而已。

在南大街的福星酒店，他們停了下來，晌午必須打尖，也好淨一淨身上的風塵。

誰知他們剛剛踏進酒店，酒客中忽然有人發出一聲長笑。

「好小子，老夫以爲你躲到烏龜殼裏去了，想不到你也有今天！」

此人的嗓門十分之大，全店酒客的目光立卽被他吸引過去。

不過人們只是向他一瞥，無不面色一變，投過去的目光也迅速收了回來。

因爲他是鐵環莊主，當代武林有名的魔頭，只要瞧到他那身掛滿鐵環的痳衣，就能使人不寒而慄。

九道粱的秋獵，使他喪失了一子一徒，連他的寶貝女兒衞小萍也幾乎葬身在天蠶絕谷之內。

這一件刻骨銘心的恨事，使他枕席難安，他發誓要走遍天下也要找到他的仇人。

他的仇人自然是商泓洋了，難道當眞寃家路狹，適才進來的少年男女就是他跟宗愉。

不錯，正是他們這一對新婚夫婦。

商泓洋一領青衫，背負長劍，英武絕倫的面頰之上，此時是一片穆肅。

宗愉穿着一身嬌黃的衫褲，頭上束着一條鮮艷的紅帕，雖然她的嬌靨被一塊輕紗遮蓋着，但身材之美，也足以使人垂涎三尺。

他向鐵環莊主衞桓武打量一眼，道：「泓洋，此事只怕不易善了，咱們到城外跟他了斷吧。」

商泓洋點點頭，同時對衞桓武道：「咱們的賬也該算一算了，此處不太方便，在下到城外候敎。」

衞桓武道：「好，老夫不怕你逃上天。」

商泓洋不再理他，逕與宗愉奔向城外。

在一片廣場之上，商泓洋與宗愉並肩而立，他那對星目之內已射出兩縷殺機。

扣人心弦鐵環急响，衞桓武已跟踪到達，他身後還有衞南宮，衞小萍，及洪流等三人。

衞南宮首先請戰道：「爹！讓孩兒爲二弟報仇。」

衞桓武道：「好，先廢了他的武功，爹要將他凌遲碎剮。」

衞南宮道：「孩兒知道。」

他躍入鬥場，大聲吼叫道：「姓商的，出來吧，大爺要你受到最痛苦的報應。」

商泓洋身側的宗愉說道：「泓洋，讓我先上。」

商泓洋道：「好，不過衞家鐵環名震宇內，妳要當心一點。」

宗愉嫣然笑道：「我會當心的！」

她蓮步姍姍走入場中，伸手一掠鬢際的長髮，道：「出招吧，閣下。」

衞南宮道：「妳是誰？」

宗愉道：「商泓洋的妻子！」

衞南宮撤出長劍，冷冷道：「很好，大爺先廢了妳再找姓商的。」

宗愉道：「那你還等什麼？」

衞南宮一怔道：「你不用劍？」

宗愉道：「不必閣下操心，該用劍的時候我自然會用。」

衞南宮怒叱道：「這是妳自己要找死，接招。」

長劍一顫，一縷寒芒直奔宗愉的胸口，來勢之急，宛如驚雷驟發一般。

宗愉雙脚不離方寸，只是腰際輕輕一擰，衞南宮的長劍便已走空，劍峯貼着她的胸衣擦了過去。

不待衞南宮變招，宗愉一記手刀已輕飄飄的劈出。

手掌白如羊脂，五指美勝白玉，而她出招又是如此的輕飄，像是嬌柔不勝似的。

然而它却迅如閃電，疾逾雷霆，只聽得咴唰一聲脆响，衞南宮已痛嚎着倒竄而回。

敢情他的一隻右掌，已被她活活的切斷，宗愉那動人美麗玉手，比鋼刀還要鋒利幾分。

衞氏父女面色一變，他們想不到這位蒙面少婦的功力如此之高，而出手又是這般狠毒。

此時最傷心的自然是衞桓武了，他的一子一徒已喪身在商泓洋的手下，剩下的一個兒子現在又變爲殘廢，這口氣他如何嚥得下去！

他替衞南宮止住鮮血，由洪流負責裹傷，他以沉穩如山的步伐，一步步向宗愉迫去。

「賤人，妳是誰？劈斷我子一隻手掌，妳就要以生命償還！」

這幾句話說得斬釘截鐵，可見衞桓武已裝滿了一肚皮的殺機。

不過無論他如何兇惡，宗愉絲毫也未放在心上，撇撇咀，輕輕的哼了一聲道：「我好像已經說過我是商泓洋的妻子，閣下爲什麼如此健忘？至於你要殺我倒很簡單，咱們比划一下就成。」

衞桓武道：「好！」

商泓洋道：「且慢，在下還有話說。」

他奔到宗愉的身側道：「此人與我有殺父之仇，我要親自對付他。」

宗愉說道：「好，我替你收拾那兩個小的去。」

衞桓武大喝一聲道：「站住。」

宗愉道：「怎麼，你要一個人對付咱們夫婦？」

衞桓武道：「不錯，老夫要親手活劈了你們兩個。」

其實他是担心衞小萍師兄妹不是宗愉的對手，由適才那一記手刀推斷，宗愉的一身功力實在高不可測。

商泓洋已猜透了衞桓武的心意，遂微微一笑道：「咱們夫婦聯手，你不是太吃虧了？」

衞桓武哈哈一陣狂笑，道：「老夫要殺你們，決不會比殺鷄屠狗困難，你出招吧，姓商的。」

商泓洋知道此人已不可理喻，而且殺父之仇也必須作一了斷，於是拔出風陀斷劍，緩緩平胸推出。

衞桓武哼了一聲，右臂一伸，閃電般的向斷劍抓去。

但招出一半，他感到一股無與倫比的劍氣忽然向身前壓來，同時他也瞧出商泓洋的這柄毫不起眼的斷劍似乎不是凡物。

他迅速收回右臂，點足倒竄三尺，然後叱喝一聲道：「姓商的，你的可是風陀斷劍？」

商泓洋道：「閣下果然高明，怎麼，你怕了？」

衞桓武雙目一瞪道：「老夫如果怕你，就枉在江湖上混了，一柄風陀斷劍，還奈何老夫不得。」

他果然並不畏懼，一退再進，並連續拍出兩掌。

這雙掌有如驚濤拍岸，一掌接着一掌分別向商泓洋及宗愉猛襲。

這兩掌，衞桓武是全力而發，因爲他已瞧出這一對年輕夫婦不好惹，鐵環莊決不能被他們砸了招牌。

而且殺子之仇，怒火焚心，他恨不得將他們立斃掌下。

不過衞桓武橫行江湖數十年，經驗之豐也非常人可比，由宗愉的一記手刀，及商泓洋適才所使出的劍氣判斷，他知道這兩掌必然傷他們不得。

因而兩掌之後，跟着身形急閃，右掌倏的一抓，五隻鋼鈎一般的手指，已搭上商泓洋的肩頭。

一代老魔，功力的是驚人，商泓洋在避過他一記掌功之後，分明瞧到他縱身撲來，經連使兩次捲龍身法，依然避他不開。

右肩一陣劇痛，商泓洋幾乎連風陀斷劍也把持不住，好在他身着天蠶寶衣，衞桓武的五指無法透衣而入。

同時他肩頭一晃，彈身斜縱，肩衣被衞桓武撕下一片，他却逃過了一次刼難。

這一次交擊快如電光石火，待宗愉撲來搶救，商泓洋已經脫出衞桓武的魔掌。

宗愉不放心商泓洋的傷勢，奔到他的身側道：「泓洋，傷得怎樣？」

商泓洋伸舒了一下右臂道：「沒有什麼，不過老賊功力奇高，咱們必須全力應付。」

宗愉取出她的奇門兵刃「羅刹彩虹鞭」，秀目圓睜，冷冷道：「難得碰到一個對手，咱們夫婦就跟他好好的打一場。」

宗愉這條以紅綾及鋼球做成的「羅刹彩虹鞭」，在江湖之上極負盛譽，也由於這件奇門兵刃，江湖朋友遂送她一個美麗的渾號「俏羅刹」。

衞桓武一瞧到她這件兵刃，不由神色一呆道：「妳不是毒姑司馬湘蓮？」

宗愉冷冷道：「咱們不是交朋友，你不必管我是誰。」

衞桓武道：「老夫不怕三皇教，但也不願與三皇教爲敵，姑娘究竟是誰？希望妳表明身份。」

宗愉道：「你一定要知道？」

衞桓武道：「不錯。」

宗愉道：「閣下既知司馬湘蓮是商泓洋的妻子，何必多此一問。」

衞桓武道：「可是妳那羅刹彩虹鞭……」

宗愉道：「怎麼，羅刹彩虹鞭難道只有姓宗的能用？」

衞桓武道：「好，你既不願承認，這可怨不得老夫！」

他語音甫落，忽然雙手齊揮，六隻鐵環挾着扣人心弦的嘯聲，向商泓洋夫婦電射而來。

鐵環是兩串，分別奔向商泓洋及宗愉。

每一隻鐵環都在急劇的旋轉，轉得令人眼花撩亂，只見到一片耀眼的精光。

商泓洋面色沉重的道：「衛家鐵環，天下無雙，它不能以兵刃相碰，那將會加速它旋轉之力，妳避到我的身後來吧，我想風陀斷劍必可毀掉他的鐵環。」

他說話之間，鐵環已呼嘯而來，只是宗愉並未躲到他的身後，而且還以羅刹彩虹鞭迎擊鐵環。

他雖然替宗愉担心，但已無暇旁顧，斷劍以亂點鴛鴦之勢，向鐵環連續劈出三劍。

三記切金斷玉之聲，地上立即洒下六截廢鐵，他的估計十分正確，衛家鐵環在風陀斷劍之下果然不堪一擊。

掃除了自己的威脅，再回頭瞧看宗愉，及目光一瞥，不由神色一呆。

原來宗愉以羅刹彩虹鞭尖端的鋼球，準確的穿入迎面飛來的鐵環之內，同時運腕輕輕一帶，三隻鐵環就伏伏貼貼的被她收了下來。

此時她衝着商泓洋微微一笑道：「不要替我担心，這些破銅爛鐵起不了什麼作用。」

衛家鐵環名震宇內，當年衛桓武仗着鐵環絕藝連敗當代數十名黑白兩道的絕頂高手，他因而獲得武林盟主的寶座，但他却我行我素，不願受名位的拘束。

自然，他不是好人，不當盟主並非自鳴清高，但他也不是大奸大惡之人，否則他就不會放棄盟主的寶座了。

不管怎樣，鐵環莊依然名滿天下，黑白兩道都要對他顧忌三分。

現在居然被兩個後生晚輩輕易的破掉他三環趕月的飛環絕技，這不止是丟人現眼，而是砸了鐵環莊招牌。

於是，他眼中的殺機更濃了，口中一聲暴吼，雙手連連揮出。

他發出無數的鐵環，帶着驚心動魄的呼嘯，以萬流歸海之勢，向商泓洋夫婦立身之處匯集。

無論風陀斷劍的威力多大，無論羅刹彩虹鞭的投擲多準，他們決不可能在刹那之間對付如此衆多的鐵環。

而且每一隻鐵環都會貫注眞力，一經凌空旋轉，力道重逾萬鈞。

商泓洋夫婦縱能毀掉幾隻鐵環，眞力必將受到極大的損耗，對隨後襲來的鐵環，他們就可能無力自保。

這就是衛桓武的鐵環絕技，當年他憑着此項絕技而藝壓羣倫。

然而商泓洋臨危不亂，他好整以暇的對宗愉作了一番叮囑。

「妳不要動手，我有破衛家鐵環方法。」

他的確有破衛家鐵環的方法，因爲他與衛家藝出同源，而又是勢難兩立的仇家，對方的優劣各點，他早已研究的十分透澈。

首先他以風陀斷劍毀掉一枚鐵環，再以捲龍身法移形換位，迅速揮劍，毀第二枚。

然後第三枚，第四枚，第五枚。

他一共毀掉五枚鐵環，也變換五次方位。

於是奇跡發生了，滿空飛舞的鐵環忽然變作盲人瞎馬，它們自相衝擊，响起一片金鐵交鳴之聲。

結果鐵環全毀，洒下無數的破銅爛鐵。

意外，在衛桓武來說，這實在是項意外。

鐵環莊陰溝裏翻船，竟會栽在一個後生晚輩手裏！

衛桓武無法接受這一失敗，麻衣無風自動，顯得憤怒已極。此人究竟見多識廣，他雖在激怒之中，却也知道商泓洋今非昔比。

於是他提足全身眞力，緩緩邁動脚步。

他走的雖然十分緩慢，但每一步似乎都有萬鈞一般的沉重，堅硬的石地之上，也留下一層淺淺的脚印。

而且他目蘊怒火，鬚髮四張，那份兇霸之氣，實在令人不寒而慄。

宗愉撇撇咀，哼了一聲道：「他想拚命，泓洋，這回讓我來。」

商泓洋道：「可以，但妳不能大意。」

宗愉道：「我知道！」

語音甫落，身形急晃，纖掌輕輕一抖，一片彩虹挾着無數晶芒，猝然襲向衛桓武全身。

衛桓武大吼一聲，雙掌翻飛迎着彩虹劈出兩掌。

他這兩掌是蓄勢而發，兩股剛猛無比的狂飆撞向宗愉的羅刹彩虹鞭。

此人功力深厚，這兩掌確有疾雷撼山一般的威力。

但他却無法擊散宗愉的羅刹彩虹鞭，更無法將它反彈回去。

惟一的結果，是阻扼了宗愉的攻勢，這一招，誰也沒有佔到便宜。

宗愉玉腕一挫即吐，羅刹彩虹鞭依然罩向衛桓武的全身，這位魔頭也依樣葫蘆，全力的劈出兩掌。

他們就這樣反覆的拚鬥，晃眼十餘招，依然是個對峙之局。

其實，宗愉是將眞力傳至羅刹彩虹鞭上，較由雙掌直接發力，困難可能不止一倍，衛桓武久走江湖，這一點他應該比誰都明白。

只是羞刀難入鞘，要他知難而退，他塌不起這個台。

再說，仇恨衝暈了他的頭，他不願就這麼便宜了商泓洋夫婦。

而且他認爲宗愉功力雖高，究竟她是一個年青的女人，只要時間一長，她必然會後力難繼。

這是他的如意算盤，說起來也不無道理。可惜他算錯了一點，因爲宗愉不傻。

果然，在二十招後，宗愉忽然發出一聲嬌叱。

同時彩虹忽收，晶芒歸一，她將功力聚於一點，以電光石火的速度，直擊衛桓前胸。

這一招變化來得十分突然，衛桓武功力再高，也難以拒抗她這雷霆萬鈞的一擊。

所幸他反應够快，避過了主要的穴道，也將距離拉遠了數寸。

不過他依然挨了一下重擊，脚下連續幾個踉蹌，張咀噴出幾口鮮血。

名震湖海的一代魔頭竟然敗了，而且敗得十分之慘。

宗愉收回羅刹彩虹鞭，回頭對商泓洋嫣然一笑，道：「他的武功已毀，你快去替爹報仇吧。」

在一旁觀戰的衛小萍忽然奔上來扶住衛桓武，嬌容悽切的對商泓洋道：「你答允不傷害我爹的，難道你忘了對我的承諾？」

衛門二弟子洪流也擋在衛桓武的身前，大有爲師門將不惜一拚之勢。

商泓洋沉吟半晌，終於長長一吁道：「姓衛的，商某放你一馬，希望衛氏門下不要再在江湖上爲惡。」

其實衛桓武功力已失，衛南宮成了殘廢，江湖上已不再有鐵環莊這一字號了，他們怎能再爲惡江湖！

商泓洋與宗愉回轉酒店，向店伙要來酒食，適才衛桓武就誤了他們進餐，兩人都已感到飢腸轆轆。

飲食之後，宗愉妙目流轉，向食堂瞥了一眼道：「你注意了麽？咱們似乎還有麻煩。」

商泓洋道：「也許是因爲適才一戰吧，毀了鐵環莊自然成爲衆人矚目的人物。」

宗愉道：「這只是原因之一，你瞧到那個灰衣白髮的瘦老頭沒有？」

商泓洋道：「瞧到了，他是誰？」

宗愉道：「三皇敎的總護法陸遏雲。」

商泓洋道：「妳說他會向咱們找碴？」

宗愉道：「嗯，最少他想知道我是不是他們的三敎主。」

商泓洋道：「那怎麼辦？臨走之時我叫妳易容妳不肯，現在果然出了麻煩。」

宗愉白他一眼道：「誰願意扮個醜八怪，再說我自有應付的法子。」

商泓洋明白宗愉這一記白眼的來由，因爲女爲悅己者容，在所愛之人的面前，她怎肯掩去她的國色天香！

於是他握着宗愉的玉手道：「說說看，妳怎樣應付？」

宗愉道：「在三皇敎，除了家兄及鬼狀元廖樂山，沒有人瞧過我眞正的面容。」

商泓洋道：「可是妳那羅刹彩虹鞭却無人不知。」

宗愉道：「不錯，不過打從你毀了我那條鞭後，我就將它做了兩項改變，一是紅綾短了五寸，二是招式全部修改，原先三十六招鞭法改做十二招，縱然是家兄也辨認不出。」

商泓洋道：「有道理，哦，姓陸的果然來了。」

三皇敎的總護法當眞來了，雙拳一抱，還同時打了一個哈哈。

「當眞是英雄出少年，陸某總算開了一次眼界。」

「好說，在下夫婦這點莊稼把式，怎能入陸大俠的法眼。」

「商少俠虛懷若谷，難得，難得，哦，陸某有一句話想請敎，不知道該不該說。」

「不必客氣，陸大俠但說不妨。」

「尊夫人是……」

「拙荊司馬湘蓮，江湖朋友稱她毒姑。」

「啊，不過據陸某所知，當代武林，只有一個人使用與尊夫人相同的奇門兵刃。」

宗愉接道：「我知道，她就是貴敎的三敎主。」

陸遏雲道：「是的，而且商夫人的身材與敝敎三敎主也十分相似。」

宗愉道：「哦，這倒是我的一份光榮，不過咱們只能說是相似，我想其中必有許多差別，就拿兵刃來說吧，貴敎三敎主的是全長三尺五寸，我的却只有三尺，至於招式麽，更是南轅北轍，大異其趣，只不過這些差別很少人注意吧了。」

陸遏雲道：「原來如此！」

宗愉道：「陸大俠還有什麽疑問？」

陸遏雲道：「陸某還有一個冒昧的問題希望賢夫婦不要見怪。」

商泓洋道：「什麽問題？」

陸遏雲道：「人貴自量，爲了一個貪字，不知道枉死了多少可愛的生命……」

商泓洋道：「陸大俠是在敎訓商某？」

陸遏雲道：「不，陸某不過是實話實說吧了。」

商泓洋道：「在下不懂！」

陸遏雲道：「難道賢夫婦不是爲諸佛庵的七眞劍笈而來？」

商泓洋先是一怔，然後啞然一笑道：「陸大俠遠來霍山，必是爲了七眞劍笈，不過據在下所知，諸佛庵並無是項絕藝。」

陸遏雲道：「商少俠如此說法，必然有所根據，請問……」

商泓洋道：「那是當然，不過……」

宗愉道：「你既已說出，就不必再顧慮了，是這樣的，拙夫在無意中瞧到獲得七眞劍笈之人。」

陸遏雲道：「那人是誰？」

宗愉道：「他蒙着面孔，拙夫怎能知他是誰。」

陸遏雲道：「那麽他衣着，他身材……」

宗愉道：「他身形瘦小，穿着一件閃閃發光的銀衣。」

陸遏雲一呆道：「此話當眞？」

宗愉道：「咱們從來未見過那人，何必栽贓嫁禍，再說咱們也並未要你陸大俠相信。」

陸遏雲雙目暴睜，緊緊盯着商泓洋夫婦，半晌，再迫前一步道：「商少俠可曾發現他有什麽特異之處？」

商泓洋道：「這個……」

宗愉咳了一聲道：「瞧你，事已至此，你何必還跟那人隱瞞？陸大俠，拙夫曾見到那人左手掌心之中生有一塊黑記，黑記之上還有一些白毛。」

陸遏雲面色一變道：「商少俠！當眞是這樣的？」

商泓洋一吁道：「在下原本不願發人私隱，拙荊既已說出，在下自然不便否認。」

陸遏雲此時的面色難看已極，身形霍的一轉，向前跨出兩步，忽然又脚下一窒道：「多謝兩位相告，陸某也奉勸兩位一句，不管諸佛庵有沒有七眞劍笈，你們最好不要涉足那是非之地。」

他語音一落，逕自奔向店外，另有四名大漢兩名少女跟着出店，想必都是他的部屬。

此時商泓洋夫婦也離開酒店，找了一家客棧住了下來。

當他們獨自相對時，商泓洋滿臉疑問的道：「宗愉，那人是誰？」

宗愉嫣然一笑道：「你猜！」

商泓洋道：「鬼……」

宗愉道：「不錯。」

商泓洋道：「有用？」

宗愉道：「有，因爲三皇敎有一種十分嚴重的痼疾，那就是互不信任，彼此猜疑。」

商泓洋道：「好，妳這一招够絕，不過那姓陸的似乎還不願放過諸佛庵。」

宗愉道：「他們已經結上樑子，姓陸的自然要作一解決，只是咱們已成了霍山縣裏的閙人，今後要去諸佛庵可能有點不便。」

商泓洋道：「潮音師太是當代奇人，咱們如能替她解去惡毒，對撲滅三皇敎是一個極大的幫助，因此，不管咱們的處境如何困難，諸佛庵咱們非去不可！」

宗愉道：「好，咱們今晚就去。」

商泓洋道：「這樣吧，咱們來個聲東擊西，妳看怎樣？」

宗愉道：「怎樣聲東擊西？」

商泓洋道：「諸佛庵在霍山縣的西北，待會咱們向東南前進。」

宗愉道：「以後呢？」

商泓洋道：「以後我就找一個地方歇息，妳一人到諸佛庵去。」

宗愉道：「我去就不會有人跟踪？」

商泓洋道：「只要妳小心一點，我想不會的。」

宗愉滿臉迷惑之色道：「我不懂！」

商泓洋微微一笑道：「別急，待會妳就會懂的。」

初更剛起，商泓洋就離開了客棧，宗愉自然也同時離開，只不過躺在商泓洋懷抱之內。

她不想再問商泓洋爲什麽要抱着她離開霍山，因爲這是新鮮的嘗試，使她的內心充滿了幸福。

她將螓首深深的埋進他雄健的胸膛之內，

以整個身心去領略愛的溫馨和享受。

出南門有一條山道通往黑石渡，商泓洋只走了一截山道，便向亂山叢中放步急馳。

此時宗愉螓首微抬，帶着甜甜的笑意道：「跟來的似乎不少，但輕功高人並不太多。」

商泓洋道：「輕功高的只有兩個，陸遏雲可能是其中之一。」

宗愉道：「這兩人的輕功雖然說得過去，要甩掉他們並不太難。」

商泓洋道：「是的，不過咱們只要跟他們不即不離，不必甩掉他們。」

宗愉道：「你到底要怎麼做，不要再賣關子了。」

商泓洋道：「那邊山頭有一片樹林，妳穿林而過向北走，就可以到達諸佛庵。」

宗愉道：「你呢？」

商泓洋道：「我在樹枝上套一件妳的衣衫，抱着樹枝跟他們兜圈子，現在月色混暗，距離又如此遙遠，他們必然想不到妳已金蟬脫殼，我抱的只是一條樹枝。」

宗愉道：「好辦法，以後呢？」

商泓洋道：「以後我就去黑石渡等妳，咱們不見不散。」

他說話之際，脚下陡然加快，以風馳電掣的速度，奔向那座山頭。

他放下宗愉，由包裹中取出一套與她身上相同的衣衫，然後面色一整道：「快去吧，記住，請潮音師太以武林千萬生靈爲重，在三皇教開派之時助咱們一臂之力。」

宗愉道：「我知道！」

目送宗愉的身影消失，他再抱着樹枝沿山脊奔走。

此時金蟬脫殼既已成功，他不必再跟追踪者兜圈子了，逕自放開脚步直奔黑石渡。

翌晨天剛破曉之時，宗愉來到黑石渡與商泓洋會合，她完成任務，並已獲得潮音師太有力的保證。

經過一番調息，他們就踏着晨曦由黑石渡出發。

此後他們到過關外，奔馳於名山大川之間，鎮日僕僕風塵，爲被害者贈藥療毒。

自然，他們的行爲是無法逃過三皇教的耳目的，因而龐大的追緝隊在四處追緝他們。

不過，他們盡可能避過三皇教的追緝隊，因爲他們的目的是在救人。

好在三皇教開派在即，無法全力追捕這兩位神龍般的人物，直到三皇教開派之日，他們才在鄱陽湖公開露面。

× × ×

鄱陽世家張燈結綵，來迎接三皇教開派的喜慶。

但，如果你想找出一張笑臉，以及任何一點歡樂的氣氛，你必會大失所望。

因爲整個鄱陽世家，正籠罩着股嚴肅的氣息。

正午金鐘三响，三皇教舉行了開派的儀式，無非昭告天地，祭奠百神，宣佈該教的成立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一篇告武林同道書，數萬言洋洋大觀，當得是文情並茂。

它的內容也十分堂皇，希望自今以後，聚羣英於一堂，奉武林爲一家，集黑白兩道的人力與智慧，開創機運，造福人羣。

文章是寫得好，只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過是三皇教要稱尊武林，奴役江湖吧。

在這篇文章宣讀之後，是一項加盟三皇教的簽名運動，十餘張長桌，擺着簽名簿，請三山五嶽的好漢到長桌上去簽名。

在簽名的同時，另有一項宣佈，就是如果有過節仇恨之人，可以在簽名前指名挑戰，一且簽名之後，大家同屬三皇教，就不得再有私人恩怨了。

這是一項爆炸性的宣佈，參與慶典的人們立卽引起一陣騷動。

三皇教實在太過狂妄了，他們的手段竟是如此的狠毒！

與會的武林羣雄之中，自然少不了商泓洋，他已與潮音師太師徒，金沙門，以及宗愉暗中培植的神槍，滾刀，毒劍等三隊會合。

另外還有商泓洋宗愉贈藥解毒的十幾名高手，散佈在廣場的每一個角落。

這般人都在磨拳擦掌，準備給三皇教致命的一擊。

當三皇教宣佈可以指名挑戰之時，商泓洋不解的道：「大姊！我覺得有點古怪。」

商泓洋口中的大姊是藍琪了，她微微一笑，道：「哦，是因爲我易容之術太差，還是二妹爲什麼不來？」

商泓洋道：「不是這些，我是說三皇教開派大典，教主爲什麼一個不現？」

藍琪道：「這的確令人費解，按說金介岳雖是名滿江湖，但在今天的立場，他只是三皇教的總堂主，開派大典由他主持，江湖上鮮有此例。」

宗愉道：「我看其中必然另有陰謀……」

商泓洋道：「什麼陰謀？」

宗愉道：「三皇教一向是耳目遍天下，咱們的一切，他們可能都瞭如指掌。」

商泓洋道：「的確有此可能。」

宗愉道：「所以三皇教的開派大典只是一個形式，他們的目的是想除掉咱們。」

商泓洋道：「如何除法？」

宗愉道：「第一步是以指名尋仇的方式，消耗咱們的人力，然後奇兵突出，一舉消滅咱們！」

商泓洋道：「奇兵？當眞有這麼厲害？」

宗愉道：「你不要小看三皇教，他們如若不認爲擁有天下無敵的力量，怎敢毫無顧忌的爲惡！」

商泓洋道：「有道理，大姊，湘蓮侍奉之處安全麼？」

藍琪道：「你放心，絕對安全。」

商泓洋道：「多謝大姊！」

藍琪道：「自己人嘛，何須客氣。」

商泓洋道：「大姊！鄱陽大豪金介岳不是妳的丈夫麼？」

藍琪道：「不錯。」

商泓洋道：「你們已經翻臉成仇？」

藍琪道：「沒有。」

商泓洋道：「那麼大姊何不以本來的面目去見見他？」

藍琪一嘆道：「如果有用，我又何須與他分道揚鑣，各行其是呢？」

宗愉道：「泓洋，你不瞭解金介岳，雖然江湖朋友稱他爲仁義孟嘗，甚至鄱陽世家可以品題天下武士的等級，其實此人心機之深亦莫可測忖，而且名利之心極重，不是任何人能够左右的。」

商泓洋道：「原來如此……」

他似乎還有下文，但一雙憤怒的目光使得他神色一呆，要說的話也只得暫作保留。

他沒有猜錯，那雙目光的確是來找碴的，因爲那人已迫近他的身前。

「出來吧姓商的，大爺今天決不饒你！」

此人對商泓洋指名挑戰，必然仇深似海，積恨如山，但宗愉却對他毫無所知。

於是他詢問商泓洋道：「他是誰？」

商泓洋道：「湘蓮的兄弟司馬瑞琨，他對我發生了一點誤會。」

宗愉道：「此時不便講理，你也不必出戰

，叫兩儀劍戴大俠去對付他，他便會知難而退的。」

兩儀劍戴旭道：「屬下遵命。」

此人是宗愉的親信部屬，兩儀劍客之名，在江湖道上頗負盛譽。

他越衆而出，向司馬瑞琨微微一笑道：「小兄弟，你是誰？」

司馬瑞琨道：「司馬瑞琨，在下找的不是你……」

兩儀劍戴旭道：「我知道，可是我找的正是你。」

司馬瑞琨面色一沉道：「你一定要替姓商的賣命，在下成全你就是。」

兩儀劍戴旭道：「很好，你出招吧。」

司馬瑞琨正待一劍攻出，一聲叱喝忽然遙遙傳來。

「慢一點……」

司馬瑞琨長劍一收道：「什麼事？」

來人年約五旬，身材修長，帶着兩名懷抱長刀的武士，緩緩來到兩儀劍戴旭的身前道：「戴兄可識得兄弟？」

兩儀劍戴旭道：「摘星手姜龍名滿江湖，又是本教的一級護法，兄弟焉能不識。」

摘星手姜龍道：「好說，那麼戴兄就應該知道怎麼辦，勿須姜某多費唇舌了。」

兩儀劍戴旭道：「對不起，兄弟實在不知道應該怎麼辦。」

摘星手姜龍面色變道：「你當眞不知？」

兩儀劍戴旭道：「兄弟的確不知道，還請姜護法明示。」

摘星手姜龍道：「加盟本教之前先了斷一切私怨，這是本教的特許，司馬瑞琨找姓商的，你爲何要揷手過問？」

兩儀劍戴旭道：「兄弟並非過問別人之事，而是司馬瑞琨與兄弟有仇。」

司馬瑞琨怔道：「什麼，我跟你有仇？」

兩儀劍戴旭道：「不錯。」

司馬瑞琨道：「咱們素昧生平，此話從何說起？」

摘星手姜龍道：「不管你們有沒有仇，但司馬瑞琨向姓商的挑戰在先，戴兄就不該再橫揷一脚。」

兩儀劍戴旭道：「話不是這麼說，兄弟認爲此事大有研究。」

摘星手姜龍說道：「哦，有什麼值得研究的？」

兩儀劍戴旭道：「依兄弟判斷，司馬瑞琨的武功只怕還未入流，他想向商少俠找碴，無異買鹹魚放生不知死活，如果他被商少俠廢了，兄弟的仇找誰去報？」

司馬瑞琨大怒道：「老賊，你敢侮辱我，好，姓商的過節先擺到一邊，司馬瑞琨要摘下你的人頭！」

兩儀劍戴旭對摘星手姜龍聳聳肩道：「你



兩儀劍戴旭和摘星手姜龍激鬥。

親眼瞧到的，這可不能怨我。」

摘星手姜龍冷冷道：「退回去！」

兩儀劍戴旭愕然道：「什麼？你要我退回去？」

摘星手姜龍道：「不錯，我以本教一級護法的身份命令你，你敢不從？」

兩儀劍戴旭搖搖頭道：「很抱歉，我不能接受你的命令。」

摘星手姜龍大怒道：「姓戴的，本護法的話就是代表教主，你敢公然反抗，難道想背叛本教不成？」

兩儀劍戴旭道：「小事一件嘛，閣下何必說得如此難聽！」

摘星手姜龍面色一寒道：「你當眞不肯退下？」

兩儀劍戴旭說道：「希望閣下不要强人所難！」

摘星手厲聲道：「三教主何在？」

兩儀劍戴旭道：「你要見三教主？對不起，我不能告訴你。」

摘星手姜龍冷冷道：「三教主戀奸情熱，居然不顧兄妹之情，其實，她的一舉一動，本教都瞭若指掌，今日……嘿嘿，只怕她難逃公道！」

兩儀劍戴旭怒叱道：「你敢侮辱三教主，戴某饒你不得。」

嗆的一聲龍吟，兩儀劍已淩空划出。

摘星手姜龍退後一步，伸手向背部一撈，一片烏光立卽向兩儀劍迎去。

此人的成名兵刃是一對寒鐵打造的摘星爪，在江湖道上，摘星爪具有無比的威名。

不過兩儀劍戴旭也是一個成名多年的劍道高人，他們這一交上手，不是一時半刻能够分出勝負的。

這時司馬瑞琨再度衝向商泓洋，可惜他依

然無法如願，因爲一片紅雲忽然攔住他去路。

他舉目向那片紅雲一瞥，不由神色一呆道：「師妹！是妳……」

不錯，她的確是他的師妹一朶紅雲諫瑤琪，而且他的師父野郎中諫果，也立身在兩丈以外。

但他並未因師父現身而胆怯，接着雙眉一挑，冷冷道：「請妳讓開，我要找姓商的。」

諫瑤琪輕輕一嘆道：「師兄！你投入三皇敎了？」

司馬瑞琨道：「不錯。」

諫瑤琪道：「叛師別投，忘恩背本，師兄，你難道忘了師門的規戒？」

司馬瑞琨雙目怒睜道：「這是妳逼我！」

諫瑤琪說道：「我沒有逼你，那是你的誤會。」

司馬瑞琨呆了一呆，忽然仰天一陣狂笑道：「誤會？我親眼瞧見妳躺在姓商懷抱裏會是誤會？」

諫瑤琪怒叱道：「司馬瑞琨，我不是你的妻子，我要怎樣就怎樣，你管得着？」

司馬瑞琨面色一變道：「我向姓商的挑戰妳也管不着，讓開！」

諫瑤琪冷冷道：「你背叛師門，我要代爹清理門戶，接招。」

紅雲滾滾，晶芒若電，這一雙師兄妹登時纏鬥起來。

此時場中四處都有挑戰之人，因而人影縱橫，殺聲四起，情形紊亂已極。

商泓洋劍眉一皺道：「一個門派的開派大典，竟會造成如此動亂的場面，據我所知，只怕是武林罕見！」

宗愉道：「這正是鬼狀元所希望的，他要一舉而殺盡異己之人！」

他們說話之際，鄱陽世家的東南西北四院各湧出一隊軍容極盛的武士，這般武士的衣衫分爲青紅金白四色。每隊的人數約莫三百餘名之多。

這般人的行動迅速而劃一，剎那之間，已將整個廣場像鐵桶般的圍了起來。

藍琪道：「三妹，三皇敎已對與會之人完成包圍，那般人還在尋仇私鬥，當眞有點不知死活。」

宗愉道：「尋仇之人大都出於鬼狀元授意，被挑戰者雖然明知不妥，但也欲罷不能。」

商泓洋道：「咱們不如與鬼狀元挑明叫陣，妳看可好？」

宗愉道：「爲了劃明正邪的界限，使反抗三皇敎的力量集中起來，向鬼狀元挑明叫陣，可能是惟一可行之策。」

商泓洋道：「好，我來試試。」

於是，他貫注眞力，發出一聲龍吟般的長嘯，嘯聲一落，接道：「各位住手，請聽在下一言。」

他這一聲長嘯，眞力激蕩，無遠弗屆，所有搏鬥之人，全部身不由己的停止了拚鬥。

他目光一掠全場，續道：「三皇敎要咱們簽名入會，並以重兵圍困廣場，咱們已是籠中之鳥，各位爲什麼還要自相殘殺！」

全場鴉雀無聲，但人們的目光却沒有閒着，第一眼是投向商泓洋，第二眼是投向四週的三皇敎徒。

此時場中三皇敎徒地位最高的是一級護法摘星手姜龍，他立卽反駁道：「本敎所以如此，只不過爲了保護各位的安全而已，姓商的危言聳聽，必然是居心叵測，給我拿下！」

這一聲拿下立有兩名大漢向商泓洋奔去。

他們剛剛撲出，忽然灰影一閃，一名妙年女尼已攔住他們的去路。

「阿彌陀佛，兩位是怕商大俠揭穿陰謀而想殺人滅口？」

這位女尼年歲雖輕，但語聲鏗鏘，說得响亮已極。

摘星手姜龍知道她決非常人，立卽喝住兩名大漢，道：「小師太言重了，好吧，你們回來。」

你們回來，自然是吩咐適才撲出的兩名大漢了，待他們轉身退走之後，摘星手姜龍再抱拳一拱道：「請問小師太的法號怎樣稱呼？是那位高人的門下？」

妙齡女尼說道：「貧尼貞慧，家師上潮下音。」

摘星手姜龍啊了一聲道：「霍山諸佛庵？果然是名門高手，不過聽說諸佛庵閉關潛修，不問外事，小師太如此做法，豈不與江湖傳言不符！」

貞慧女尼道：「諸佛庵原本不願過問江湖是非，但貴敎却放不過貧尼師徒。」

摘星手姜龍故作痴呆的啊了一聲道：「有這等事？老夫不信，再說小師太是出家人，出家人可不能信口雌黃的隨便亂說！」

貞慧女尼道：「你說我信口雌黃也好，栽贓嫁禍也罷，那都是口頭之爭。現在家師要見你們的敎主，請代咱們通報一下。」

摘星手姜龍道：「這個……」

他原想一口回絕的，但一陣明快的鐘聲急响，他的面色忽然顯得一片嚴肅。

原來一羣男女正由中院緩緩走出，瞧排場，可能就是三皇敎的敎主。

二十四名金衫銀劍，面目淸秀的少年在前面緩緩開道，隨後是一排三名蒙面男女。

中間的是一名身着紅袍的高大漢子，左面是一個銀衫佩劍的矮小之人，右面是一個女的，她雖是黑衫蒙面，但瞧得出她那迎風飄拂如雲秀髮。

這三名氣勢不凡的男女，必然就是三皇敎的三位敎主了。

他們的身後是二十四名紅衣綠裙，手捧樂器的少女，這般風鬟霧鬢，多采多姿的女郎，爲劍拔弩張的會場帶來了一股生氣。

走在最後的是三皇敎的四大支柱，東南西北四路堂主，以及二十餘名一二三級護法。

三皇敎幾乎是精銳盡出，惟一例外的是總堂主仁義孟嘗金介岳未再現身。

場中所有的參與之人，全被他們這一行所吸引，商泓洋與宗愉更感到驚詫萬分。

當他們進入場中之際，商泓洋忍不住詢問宗愉道：「那女人是誰？她居然敢胆冒充三敎主！」

宗愉道：「我不知道她是誰，不過只有這樣，他們才能應付今日的場面。」

藍琪道：「我知道，她是伍瑛。」

宗愉說道：「伍瑛？妳說她是金介岳的妻子？」

藍琪道：「錯不了，一定是她。」

宗琪道：「她不是不會武功麼？」

藍琪道：「咱們以前瞧錯她了，此人深藏不露，是一個十分可怕的人物。」

商泓洋道：「看來三皇敎連伏兵也不作保留了，今日之會，他們勢在必得。」

藍琪道：「不錯，參與慶典之人，除了咱們，全都如同一盤散沙，在形勢上三皇敎已處於絕對的優勢，而且金介岳隱身後迄未再現，三皇敎可能另有一枝可怕的潛力。」

宗愉道：「不要緊，咱們的實力足可一戰，待會如能爭取在場各派的信任，就可以聚沙成塔，扭轉劣勢。」

此時三皇敎主等一行已進入預定的位置，總護法陸遏雲越前數步，當衆宣佈道：「本敎立派的宗旨，在消弭江湖動亂，實行武林一家，適才已向各位說得十分明白，但武林之中龍蛇混雜，有識之士固然不在少數，奸惡之徒爲數也十分可怕，本敎爲長治久安之計，不得不使用一點霹靂手段，情非得已，尙請各位多多體諒。」

這是開場白，接下去咳了一聲續道：「本敎原想各位在加盟本敎之前，先了斷彼此之間的恩怨，想不到竟有人公然破壞，實在大胆已極，好，這一點已奉大敎主之命准予取消，從現在開始，立卽舉行加盟，不過這項咱們也有修正，不願加盟的請站出來，原地不動者就是本敎的兄弟。」

三皇敎這一招實在够狠，够絕。

陷之以威，誘之以義，誰敢甘冒大不諱第一個站出去？

但武林之中偏偏就有寧折不彎，無視於生死之人，陸遏雲語音甫落，已有不少人站了出去。

陸遏雲面色一變，回頭向三位敎主抱拳一揖道：「稟敎主……」

二敎主鬼狀元廖樂山冷哼一聲道：「不肯加盟本敎，就是武林的公敵，爲免不敎而誅，先找一個問問。」

陸遏雲回顧東路堂主雷峯道：「請雷堂主找一個人問問。」

雷峯道：「遵命！」

此人身如鐵塔，長像十分威猛，可惜他少了一條右腿，因而江湖上稱他爲獨脚鬼王。

別看他少了一條腿，但功力之高，在黑道中算得是絕頂人物。

他使用的兵刃是一根八十餘斤的鐵拐，數十年來，江湖黑白兩道，沒有人能承受他全力一擊。

陸遏雲派他出場，在心理上已收到先聲奪人之效，那般不甘加盟的人幾乎每一個都心生寒意。

此時全場鴉雀無聲，只有獨脚鬼王的鐵拐發着叮叮的音响。

最後他停止前進了，雙目如電，冷冷的盯着他的獵物。

「道長！久違了。」

「無量壽佛，雷大俠你好！」

「多謝，道長可是仍居嵩陽觀？」

「是的，貧道仍居嵩陽。」

「道長遠來參加本敎開派大典，兄弟十分感激，只是道長對本敎的宗旨及抱負似乎還有所懷疑。」

「不，貧道不敢。」

「那麼道長爲什麼拒絕加盟本敎？」

「因爲貧道是出家之人，不能再參加任何幫派。」

「出家人懷慈悲濟世之心，與本敎的宗旨不謀而合，這一點，不能够成爲拒絕加盟的理由。」

「這個……」

「說實話，道長，你是瞧不起本敎？」

「雷大俠言重了，貧道怎敢。」

「那你就得加盟本敎，否則本敎將視爲武林公敵！」

「無量壽佛……」

「怎麼？你同意了？」

「所謂人各有志，希望雷大俠不要强人之所難。」

「好，你出招吧。」

「雷大俠，你……」

「我說過，拒絕加盟本敎，就是武林的公敵，除非你能接下我的鐵拐，否則這鄱陽湖畔就是你嵩陽道長的葬身之地！」

「無量壽佛，雷大俠如此咄咄逼人，貧道只好恭敬不如從命，請賜招。」

出家人很重視一個忍字，但忍既解決不了問題，只好以身啖魔，盡力一拚。

於是這位世外高人與獨脚鬼王展開了一場驚天動地的火併。

嵩陽道長使的是劍，劍是輕兵刃，自不能與獨脚鬼王沉重的鐵拐相接，因此，在氣勢上嵩陽道長已落了下風。

不過這位世外高人在劍道上的造詣極深，他以避實就虛的戰法，專攻獨脚鬼王的空隙。

一晃數十招，這黑白兩道的兩大高手依然拐來劍往，平分秋色。

直待百招以後，他們的戰局才忽然發生劇變。

原來當獨脚鬼王一聲暴喝之後，鐵拐忽然使出了一記直搗黃龍的絕招。

這一招的確凌厲，數十年來可以說招無虛發。結果，嵩陽道長倒了下去，鐵拐洞胸而過，這位世外高人死狀慘烈已極。

現在獨脚鬼王笑了，他那充滿殺機的笑聲，使全場爲之顫慄。

但……

「阿彌陀佛……」

這一聲佛號，有如暮鼓晨鐘，獨脚鬼王的笑聲立被壓了下去。

同時一條灰色人影，以行雲流水似的身法，來到鬥場之中。

「施主好狠毒的手段……」

「潮音老尼，妳待怎樣？」

「施主拐中暗藏毒針，手段卑鄙毒辣，貧尼要爲嵩陽道長討還公道。」

「好，妳既然要找死，本堂主成全妳就是了。」

獨脚鬼王像一隻風車，鐵拐縱橫交錯，剎那之間已同時攻出八拐。

潮音師太不用兵刃，但一雙流雲飛袖却使得風雨不透。

獨脚鬼王的鐵拐遇到了尅星，他無法使完一招便被潮音師太流雲飛袖震得亂了章法。

他估不到這位佛門神尼竟有如此高深的功力，除了使用拐中毒針只怕不易討得好處。

於是，在一聲暴叱之下他又使出了直搗黃龍那記絕招，就他身經百戰的經驗來說，這一招縱然傷不了潮音師太，至少可挽回頹勢，佔到上風。

但毒針剛剛離拐，他便感到大勢不妙。

因爲他的鐵拐忽然去勢一窒，同時湧來一股無與倫比的反彈之力。

他明白這股重如山岳的力道不是他所能拒抗的，除了彈身躍避，實在別無長策。

可惜他來不及彈身躍起，面目之上已中了他自己射出的毒針，同時鐵拐反擊，穿心而過，他只發出了半聲慘嘷，便結束了他罪惡的生命。

這項結果大出三皇敎的意料之外，也引起鬼狀元無比的殺機。

他向身後舉手一揮道：「殺，凡是反抗本敎之人，不得留下一個！」

於是，鄱陽湖畔變作了屠場，一場武林罕見的殘酷搏鬥展了開來。

藍琪迅速指揮神槍，滾刀，毒劍三隊，佈成了一個龐大的「混元一炁陣法」，她先要穩住陣脚，才能相機展開反攻。

商泓洋同時號召不願訂城下之盟的武林羣雄在陣旁集結，聯合金沙門彼此唇齒相依，共同對抗三皇敎的攻擊。

最初三皇敎的攻勢十分凌厲，因爲東南西北四堂是久經訓練的隊伍，初次結合的武林羣雄，實在難當如此强大的壓力。

只不過當他們接觸到「混元一炁陣」時，攻勢就受到嚴重的打擊。

神槍遠攻，滾刀近擊，毒劍有如神龍，馳騁於全陣之間。

它是一座銅牆鐵壁般的堡壘，三皇教徒數度撲攻，全都鎩羽而退。

但陣外的羣雄則傷亡頗大，他們各自為戰，無法拒抗整體的攻擊。

商泓洋眉頭一皺道：「宗愉，這樣不行，咱們得改變一下戰法。」

宗愉道：「好，你說。」

商泓洋道：「三皇教東南西北四堂對咱們的三隊已存畏懼之心，而且東路堂主獨腳鬼王被殺，已失去領導的核心，我想咱們散去混元一炁陣，以毒劍隊攻擊東堂，在破掉東堂之後再轉攻北堂，神槍滾刀二隊專攻西南二堂，如此一鼓作氣，必可毀掉三皇教的實力。」

宗愉點頭道：「好辦法，大姊，咱們立刻行動。」

商泓洋對戰局明如觀火，他這項戰法果然收到立竿見影之效。

待鬼狀元發覺不對，三皇教的四堂主力已經傷亡大半，潰不成軍了。

一陣急驟的鐘聲將四堂的殘餘招了回去，雙方經過短暫的整頓，第二個回合就接着展開了。

這回是主要人物親自出馬，由三皇教的大教主宗綮呼叫宗愉答話。

此時神槍，滾刀，毒劍三隊復合，再度擺下混元一炁陣法，陣外商泓洋，宗愉，藍琪三人併肩而立，他們的兩側是諸佛庵的潮音師徒，野郎中諫果父女，金沙門，以及近百名黑白兩道的高人。

宗愉雙拳一抱，對宗綮遙遙一禮道：「小妹參見大哥！」

宗綮冷哼一聲道：「妳還知道我是妳的大哥？」

宗愉道：「無論大哥怎樣倒行逆施，咱們總是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妹，只要大哥放下屠刀，小妹依然會尊敬於你。」

宗綮大喝一聲道：「住口，妳不聽兄命，叛教通敵，居然還敢以教訓口吻對我說話！」

宗愉一嘆道：「想想看，大哥，你們以痳瘋病毒控制別人的生命，是不是違背天理？再說人生百年，眨眼卽過，你縱然能夠武林稱尊，結果你眞能得到什麼？回頭吧，大哥，只要你放下屠刀，小妹保證你可安渡未來的悠遊歲月。」

鬼狀元廖樂山忽然哈哈一陣狂笑道：「好伶俐的一張利咀，只可惜妳枉費心機。」

宗愉道：「這麼說家兄已經受到你的控制了，他縱有向善之心，也不得不隨着作惡，是麼？」

鬼狀元廖樂山道：「妳勿須存心挑撥，咱們兄弟情勝同胞，不是任何人所能離間。」

宗愉撇撇咀道：「這個我相信，因為他有了你這個假弟弟就連眞妹妹都不要了，可見閣下的手段當眞無人能及。」

鬼狀元廖樂山道：「這是妳自作自受，可不能怨大哥不念兄妹之情。」

宗愉道：「那麼咱們就勿須浪費脣舌了，你划下道來吧。」

鬼狀元廖樂山道：「愉妹子：大哥將妳許了我，咱們已有夫婦的名份，只要妳幡然悔悟，我可以不究既往……」

宗愉嬌靨一沉道：「別作夢，姓廖的，縱然天下的男人死絕，宗愉也不會嫁給你的。」

鬼狀元廖樂山忽然桀桀一陣怪笑，雙目之中同時射出兩縷十分駭人的殺機。

大教主宗綮似乎受不了鬼狀元的怪笑之聲，身形竟然為之一震。

直待鬼狀元笑聲停歇，他才長長一吁道：「二弟，小妹年幼無知，你必須包涵一點。」

鬼狀元廖樂山冷哼一聲道：「叛教通敵，背夫別嫁，並公然私蓄死士與本教為敵，咱們如果讓她活下去，怎能服天下之衆！」

的確，在鬼狀元廖樂山的立場來說，宗愉的所作所為，實在罪無可赦，身為大教主的宗綮也不禁為之語塞。

鬼狀元廖樂山不再理會宗綮，一隊奇裝異服的怪人也由中院奔入鬥場。

商泓洋心頭一懍道：「原來是毒王子，三皇教果然另有伏兵。」

野郎中諫果道：「三皇教能夠收服毒王子，鬼狀元的確不凡。」

一朶紅雲諫瑤琪道：「爹！他們懷中抱的黑筒是什麼？」

野郎中諫果道：「可能是噴射毒物的噴筒，商少俠，如果讓他們噴出毒物，咱們只怕難以抵擋，依老朽之見，咱們不如先發制人。」

宗愉道：「前輩不必担憂，對付毒王子咱們早有準備。」

她叫藍琪率領神槍，滾刀，毒劍三隊，及所有的武林羣雄退出百步之外，只留下商泓洋及白衣九婢。

此時毒王子帶着毒門八魔，及二十四名懷抱噴筒的大漢已迫近商泓洋等立身之處一丈以內，宗愉忽然發出一聲急促的輕嘯，白衣九婢立卽身如飄風向毒王子等包抄過去。

她們迅速將毒王子等圍了一個圓週，然後纖掌齊揚，擲出無數的轟天炸彈。

一陣陣驚天動地的巨响震撼全場，只見塵土激射，烟硝齊飛，所有在場之人，幾乎全部嚇得面無人色。

直待巨响停止，塵埃落定之後，人們才悄悄的喘出一口大氣。

及目光一瞥，白衣九婢適才攻擊之處，人們的心頭又是猛的一震。

敢情那塊平坦的土地，已變得瘡痍滿目，面目全非，而且殘肢斷股，血肉狼藉，景象之慘，令人不忍卒覩。

毒王子固然罪孽滿身，但死狀之慘，却也叫人不寒而慄。

最震駭的自然是鬼狀元廖樂山，他估不到最後一枝伏兵，竟落得如此悽慘的下場。

他不甘心失敗，還要作孤注一擲，口中一聲暴叱，縱身便向宗愉撲去。

商泓洋身形一晃，攔住鬼狀元的去路道：「姓廖的，俯首就擒吧，商某給你一個公正的審判的。」

鬼狀元廖樂山哈哈一陣狂笑道：「別作夢了，小輩，老夫如不殺你決不離開此地！」

話落招出，金筆挾泰山壓卵之勢，向商泓洋當胸攻來。

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由他這招威猛絕倫的攻勢，商泓洋就知道此人的功力深厚無比。

他拔出風陀斷劍，展開一套震古鑠今的七眞劍法，同時步步為營的與鬼狀元惡鬥起來。

由於鬼狀元的親身出馬，鬥場上立卽形成一片混亂，所有在場之人，幾乎全部捲入血戰之中。

宗愉要藍琪將神槍，滾刀，毒劍三隊分由三面向三皇教徒攻擊，希望盡可能不使一人漏網，另一面則由金沙門負責。

然後向潮音師太抱拳一禮道：「家兄素無大惡，只是交友不愼才落得如此的境地……」

潮音師太喧聲佛號道：「貧尼瞭解施主的心意，令兄之事貧尼當盡力而為。」

於是潮音師太迎上了大教主宗綮，宗愉轉身迎擊深藏不露的伍瑛。

此時鄱陽湖畔殺聲震地，鄱陽世家成了殺

人的屠場。

其中拚鬥最烈的有兩起，一是白衣九婢與三皇教的金童玉女，另一起就是商泓洋與鬼狀元廖樂山。

三皇教的金童玉女共有四十八名，是由令使鐵衞所增編。

這般人年歲雖輕，却是鬼狀元親手調教的，他們不僅功力頗高，且有一套十分凌厲的合擊之術，白衣九婢雖是個個不弱，仍被他們迫得險象還生。

最後在諸佛庵的三位高足馳援之下，才算替她們解開了危局，但也不過榮辱互見而已，距勝利還有一段遙遠的距離。

另一面商泓洋與鬼狀元之戰，他也處於下風，因為七眞劍法雖然冠蓋武林，但鬼狀元也非弱者。

而且只要鬼狀元攻出一招，商泓洋必會連退幾步，由於他的內力無法與對方相比，接不下鬼狀元強勁的攻勢。

因此，在金筆縱橫之中，他處於挨打局面，甚至他無法使完一招，就不得不撤回自保。

這是一面倒的打法，商泓洋估定了一個敗字。

於是，鬼狀元廖樂山在縱聲狂笑着，金筆如同疾雷撼山，招招不離商泓洋的要害大穴。

鬼狀元是一個狂人，狂人怎能容許別人橫刀奪愛！

他要商泓洋死，但不願讓商泓洋死得痛快，因而他以靈貓戲鼠方法，要對方受盡折磨。

正當他得意忘形之際，一片銀芒忽然捲地而來，他那重如萬鈞的金筆，竟被擋了回去。

鬼狀元與商泓洋同時一驚，兩人收住招式，一起向來人瞧去。

「啊，湘蓮，是妳……」

她的確是司馬湘蓮，適才全力擋了鬼狀元一招，她的酥胸猶在起伏不已。

不過她終於媚態動人的嫣然一笑道：「我不放心你，所以才帶着雙嬌趕來。」

商泓洋向她隆起的肚皮瞧了一眼道：「可是妳……」

司馬湘蓮說道：「你放心，我很好，再說此人功力過高，除了斷劍殘鈎聯手只怕制他不住。」

商泓洋道：「好吧，咱們上。」

鬼狀元廖樂山已瞧出商泓洋夫婦的兵刃不是凡物，但他仗恃功力深厚，並未將他們放在心上。

不待商泓洋夫婦出招，他已雙筆齊吐，分攻對方的玄機期門重穴，這是他全力一擊，力道之強，宛如雷霆乍驚。

但一片罕見的奇光忽然冲霄而起，他似乎被一股無可拒抗的力道一撞，身形便不由自主的飛了起來。

吧，一聲巨响，他結結實實的摔了下去，同時嗓門一陣奇癢，竟忍不住的連噴了幾口鮮血。

而且雙腕齊折，血流如注，適才一招互拚，他竟敗得如此之慘。

司馬湘蓮向鬼狀元瞥了一眼道：「泓洋，揭開他的面罩瞧瞧。」

商泓洋道：「好！」

他挑開鬼狀元的面罩，見到一張修眉朗目，鼻直口方的面貌，論長像，此人頗為不俗。

司馬湘蓮向鬼狀元署作注視道：「不對，這不是他。」

商泓洋道：「什麼，這不是他？」

司馬湘蓮道：「他戴着人皮面具，你揭下來瞧瞧是誰。」

商泓洋翻開鬼狀元的衣領，果然發現他戴着一張精巧無比的人皮面具，及揭下面具一瞧，竟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呼。

此時三皇教已全軍盡墨，這場正邪之鬥收到了輝煌的戰果。

當商泓洋摘下鬼狀元的面具之時，宗愉藍琪及白衣九婢都先後趕來，她們瞧到鬼狀元的面貌，沒有一個不神色一呆。

最激動的還是藍琪，因為此人與她具有切身的關係，她只瞧了一眼便掩面悲呼道：「天哪，他會是金介岳？」

不錯，他的確是金介岳，但他為什麼要冒充二教主呢？

在江湖道上，仁義孟嘗金介岳萬方景仰，論名頭，決不在鬼狀元廖樂山之下。

那麼金介岳為什麼要投靠三皇教？冒充二教主又有些什麼目的？

可惜金介岳已重傷而死，無法由他的口中獲得任何答案。

只是這項答案，十分重要，它關係着商泓洋夫婦及整個武林未來的安危。至少罪魁禍首廖樂山的生死他們必須查個水落石出。

因此，商泓洋眉峯一皺道：「咱們不能讓鬼狀元廖樂山漏網，否則今後的武林可能枕席難安！」

宗愉道：「此事大哥必然知道，待我去問問他。」

她要去找宗綮，適才力戰宗綮的潮音師太却率領門下弟子緩步而來。

宗愉迎上兩步，道：「神尼辛苦了，家兄他……」

潮音師太喧聲佛號道：「令兄業已大澈大悟，施主就不必再担心他了。」

宗愉道：「多謝神尼，他人呢？」

潮音師太道：「海闊憑魚躍，天空任鳥飛，一個皈依佛門人，自有他安身立命之地。」

宗愉道：「多謝神尼成全！」

潮音師太道：「施主不必客氣，此間之事已了，貧尼就此告辭。」

宗愉雙拳一抱道：「神尼請！」

當潮音師徒飄然而去之後，宗愉命白衣九婢將伍瑛帶來，這位金介岳的原配夫人，可能是解答問題的惟一人選。

她被宗愉毀掉武功，已是一個平常之人，但她並無半點怨恨，神色之間顯得寧靜無比。

不待宗愉詢問，她已長嘆一聲道：「仁義孟嘗金介岳，也就是鬼狀元廖樂山，他們之間的分別只是一張人皮面具而已。」

商泓洋啊了一聲道：「仁義孟嘗金介岳名動四方，他為什麼要以鬼狀元的身份來倡亂武林？」

伍瑛道：「人性如水，善與惡只隔着一張人皮面具。而且往事已如風流雲散，少俠又何須追根究底。」

是，人性如水，善與惡只隔着一張人皮面具，伍瑛一語道破人性的弱點，使商泓洋為之感慨萬端，他果然不再追問，他本着首惡宜誅，脅從不究的原則，給三皇教徒一個自新的機會。

然後他帶着司馬湘蓮及宗愉聯袂江湖，希望多做一點有益人羣之事。

這是一個圓滿的結局，只不過人生總難免有些缺憾的。

伍瑛藍琪走了，她們也與宗綮一樣，勘破人生，遁入空門。

司馬湘蓮始終沒有見到她的兄弟，那位個性偏激的諫門弟子竟然不知所終。

一朶紅雲諫瑤琪是屬意商泓洋的，但落花有意，流水無情，還沒有等待她表示愛意，商泓洋便已匆匆而去。

好在他們都沒有脫離江湖，能否天從人願，只好另候機緣了。

（全文完）

新穎武俠奇情故事

甘十九妹

蕭逸・文　盧令・圖

柔荑施毒手　情孽惹禍苗

冬日天短，吃過午飯好像沒有多大會的工夫，天就快黑了！

西邊的日頭只剩下了半邊臉兒，薄薄的一抹殘暉，透過正面的那排老樹枝椏，照射在「岳陽門」三字的金漆大匾上，交熾出的一片絢麗彩光，說不出的一種惆悵，一種單調！很有點「盛極而衰」的味道！

「雪」還沒有化完，放眼看過去，滿目瘡痍，到處都是泥濘，沒有風，但是很有一股子冷勁兒！

往手心裏呵上一口氣，老馬用力的搓着那雙生滿了硬繭的粗手，貓也似的伸着懶腰，慢吞吞的由門廊子下面站起來。

每天，他都要在這個地方晒上一陣子太陽，背倚着石頭獅子，乂開兩條腿，讓溫暖的冬陽照着他的老棉褲，襠裏一暖，混身上下就有說不出的舒坦！

他今年五十七了，有個渾號叫「螳螂刀」，雖然說不上是「岳陽門」的嫡傳弟子，但是多年來，蒙兩代掌門人的愛戴，多少傳了他一些刀法身手，雖然幹的是門房裏的粗活兒，可是岳陽門上下誰也不會小瞧了他，輩份小的見了他還得叫上一聲「大叔」，就這樣，他那裏也懶得動，一年一年的可就呆了下來。

四十年來，他眼看着這座武林名門一天天的成長壯大，聲名遠播，前掌門人「一鷗子」冼冰一身出神入化的武功不去說他，自從他老人家前年退隱之後，把門派交給了當今的掌門人——「無雙劍」李鐵心。

這個李鐵心也不含糊，自接掌門戶之後，才不過兩年的時間，就很幹了幾件光宗耀祖，值得大聲讚賞的事情！

譬仿說：走石門，劍劈七凶，清洞庭，單騎破寇，君山一戰，火焚洞庭帮的湖邊大寨，劍逞三十六友……這幾件斑斑往事，那一件都轟動一時，都够他叫字號的！

莫怪乎武林中要傳說：「岳陽門，日正當中，無雙劍，蓋世無雙」！嘿！這個威風可眞是够瞧的。

所謂「創業難，守成更難」，李鐵心不會不明白這個道理，樹大招風，名高見嫉，懂得「韜光養晦」才是處世之道——

不知是什麼原因，自從這位掌門人今年初遠走了一趟太湖，回來以後就不再出去了。

整整一年，他沒有出過遠門，本門中人都知道他不出去的原因，是在閉門練功，至於練什麼功夫？為什麼忽然發奮練功可就沒有人知道了。

× × ×

忽然起了一陣風！

風是貼着雪地刮起來的，襲在人臉上可眞是够瞧的，像是小刀子在刮；小剪子在絞般的疼痛！

老馬鐵青着臉，冷得直向牙齦裏面抽氣，他挪動着一雙老棉鞋，剛想由側面小門裏進去，可就看見了一件新鮮的事兒——

一乘翠簾紅頂的小轎子，正向這邊走了過來。

抬轎子的兩個青衣小厮，拾掇的是那麼乾淨，腰上繫着紅緞子的帶子，白襪子青鞋，雖然行走在雪泥裏，全身上下竟是不染一點泥痕！二人步伐一致，高矮相等，模樣兒怪清秀的，一看即知道是大宅門裏面當差的。

這還不算稀奇，稀奇的是隨在轎子前面還有一個人。

三十二三歲的年紀，青白臉，吊客眉，瘦高瘦高的個頭兒，乍看上去這個人眞像個吊死鬼似的。

身上穿着大紅面子的狐皮袍子，頭上戴着同色的一頂圓面小便帽，手裏面還拉着一根太湖斑竹的馬竿子，這個人眞像戲台上唱三花臉的小丑。

貼在轎子前面，多半是個跟班兒，就這麼，這乘轎子一路幌幌悠悠，直向着「岳陽門」這名門大派的門走了過來。

轎子多的是，根本說不上「稀奇」二字，稀奇的是這種排場，這隨轎的三個人。

老馬眼睛都看直了！

記得他剛剛發現對方這乘小轎的時候還在林子那一頭，不過轉瞬之間眨眨眼的工夫，轎子已經來到了眼前。

三個人，六隻脚，走踏在雪泥地上，說不出的那麼輕巧俐落，輕輕落下高高抬起，簡直

像是淩空虛步，若非是施展上乘輕功，焉得如此？

老馬只覺得頭皮一陣子發炸，簡直就像是看見了鬼般的驚嚇！本能的往後退了一步。

彩轎已來到了「岳陽門」那座巍峨的大門前面。

轎子停了下來。

紅衣瘦漢往前面走了幾步，帶有三分木訥的仰着脖子，不是打量人，是打量「匾」——「岳陽門」三字的金漆大匾。

看清楚了，他手裏的竹竿在雪地上揷了三下，轎子就平平的放了下來。

轎簾子還依舊搭着，透過細細的竹絲縫隙，只能够依稀的辨別出轎子裏坐着有一個人，至於是個什麼人，穿着什麼衣服，可是無論如何也看不清楚。

轎子毫無疑問的是停在「岳陽門」的正門前方；離着岳陽門的大門約在三丈左右。

紅衣瘦漢轉身走近轎前，不知小聲說了些什麼，轎子裏的人也不知小聲的關照了他些什麼，反正是老馬一句也聽不見。

遂見那紅衣瘦漢子向着兩名轎夫揮了一下手，兩名轎夫躬身執禮離開——他二人並未遠離，只退向附近，在一塊上馬石上坐下來。

紅衣人遂即用手裏的青翠竹竿，圍着轎子在雪地裏劃下了一個兩丈見圓的圓圈。

這塊地方原是青石鋪道，是以只見白雪，不見泥痕，圓圈劃在平平的雪面上看起來極為清楚醒目，只是，到底是什麼用意？老馬可又糊塗了。

那個木訥的瘦削漢子，根本無視於「老馬」這個人的存在，劃完了這個圓圈之後，緩緩走向轎前，只見他瘦削的身軀，微微向前一傾，兩隻瘦手合拄着那根太湖斑竹往雪地裏一杵，就這麼他就不動了。

老馬睜大了眼，簡直不明白這算是怎麼一回事。

轎簾子仍然垂着，那個腰彎得跟蝦米似的瘦削漢子閉着眼睛，像是沒事人兒似的，那副樣子簡直就像是睡着了。

老馬可不能再不管事了——

他淸了一下嗓子，咳嗽了一聲，冲着那個紅衣瘦削漢子抱了一下拳，含笑道：「這位兄台——你們是……？」

紅衣人眼睛是睜開了，只是看了他一眼却又閉上了。

老馬怔了一下，心裏不大自在，對方這副樣子，分明是狗眼看人低，根本就沒有把自己這個人看在眼裏！

越想越氣，他就又往前走了一步，脚尖距離着對方所劃的那個圈子不及三尺——

「這位兄台——」老馬放大聲音道：「你們這算是怎麼回事？怎麼轎子停在人家的門口？這……」

紅衣人這一次乾脆連眼皮都不睜，撩也不撩他一眼！

老馬兩次發話，對方連吭也沒吭一聲，不禁心裏火起，鼻子裏冷哼一聲，大步向轎前走近。

他不想再跟轎前紅衣人打交道，要直接去問問轎子裏的主人，看看他們到底是個什麼來頭。

不意他足方邁動——也就是他的左脚方自跨進對方所劃的那個圈子的一剎那——一股淩人的奇寒氣息，直襲褲脚，老馬的這條腿，突然間就像是被電閃了似的。

他驚叫了一聲，身子一個跟蹌，噗通！坐倒地上。

那條左腿，隔着厚厚的一層棉褲，突然就像是被冰凍住了，像是忽然中了風，一股冰寒氣息，透過了他的這條腿，剎時間遍佈全身。

老馬掙扎着站起來，只覺得全身上下冷得打顫！

他那張紅通通的臉，一下子變得蒼白！那雙眸子也像是失去了靈活。總之，全身上下在片刻之間忽然都變得不自在了！

的確像是「中風」的樣子，只是老馬却肯定絕非是中風，他彷彿記得那股侵襲自己的陰風，分明是由對方那乘轎子裏傳出來的，這件事端的透着「古怪」。

身子不自在，心裏却是明白。

他要把這件事回去報告給掌門人知道。

紅衣人睜開了眼睛，正在看着他。

老馬掙扎着由地上爬起來，爬是爬起來了，可是只走了兩步却又倒了下來。

這一次他却是再也爬不起來了！

一種異樣的感受，老馬只覺得心上好像壓了一塊大石頭，「冷」——說不出的「冷」！他口中發出了淒厲的一聲吼叫，遂即動彈不得。

這聲吼叫驚動了另外兩個人！——一老一少，驀地由側門內張惶奔出，老的那個其實也不太老，大概六十來歲，少的一個也不太少，總在二十左右。

老馬乍見二人，就像是遇見了救星似的。「徐二爺！」老馬嘶啞的喚道：「快……救我！」

被稱為「徐二爺」的那個老者，白淨的臉皮，花白的頭髮，面相清癯，在「岳陽門」裏目前雖是個賦閑的身份，但是輩份很高，是內堂七老之一，人稱「追風叟」徐斌！

年輕的那個小夥子，却是「岳陽門」三代弟子的健者，人稱「玉面哪吒」熊坤亮！

老少二人，顯然被眼前的這個奇怪場面給驚得怔住了！

熊坤亮縱身而前，十分詫異的把老馬由雪地裏掺了起來，後者簡直就像是個泥人似的，全身上下連一點力道也提不起來。

隔着厚厚的棉襖，熊坤亮都能體會出對方身上的那股子冷勁兒，不像是掺着個人，倒像是抱着一塊冰。

熊坤亮禁不住大吃了一驚，道：「馬大叔，你這是怎麼了？」

「追風叟」徐斌不愧見多識廣，陡地上前一步，一把扣住了老馬的脈門：「說——這是怎麼回事？」

在徐斌內力灌輸之下，老馬似乎精神微微一振——他仍似難耐身上的奇寒，上下兩爿牙骨「嘿嘿」交戰着，連一句整話都說不清楚！

「二爺……小心那個轎子……」

「轎子？」徐斌扭過頭來打量着那乘轎子，却也發現到了雪地裏的那個圓圈。當然，更不會漏過了站在轎側那個活殭屍般的傢伙。

這一切把他弄糊塗了！

老馬看上去更萎靡了，他的臉由蒼白漸漸轉為暗青色，一雙眸子佈滿了血絲，用力的睜着，幾乎像是要脫眶而出——

他全身戰抖着，極為吃力的說道：「……小心……千萬不要走進……走進地上那個那個……」

他一口氣說了好幾個「那個」，那個什麼，却是沒說出來，眼看着他那張鐵青的臉，忽然轉成了暗黑色——

徐斌仍然扣在他的腕脈上，忽然體會出了他的脈相有異，心中方驚，即見一片紫黑色的濃血，分別由老馬的嘴眼耳鼻七孔中溢出！

老馬的身子在一陣疾烈的顫抖之後，向前猛力的衝動了一下遂即不動。

「玉面哪吒」熊坤亮嚇了一跳，慌不迭的把他的頭抬起來打量着他那張慘不忍睹的臉！

「追風叟」徐斌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

「死了——先把他抬進去。」

熊坤亮答應了一聲，挾持着老馬的屍體往門裏走——

徐斌冷冷的關照道：「告訴當家的說，有貴賓上門！」

「玉面哪吒」熊坤亮，顯然是被這件意外事件驚嚇得有點神不守舍，三脚兩步的携屍而入。

「來者不善，善者不來」！憑着「追風叟」徐斌這雙照子，一打量眼前這番情景，可就大大的警惕着不妙！

他不敢輕視來人，身子向側面走了幾步，正視向停在雪地的那乘紅色小轎。

轎簾深垂，裏面依稀的坐着一個人——什麼人，還是看不清楚！

穿着紅衣紅帽的那個人，仍然保持着他原來的姿態，似乎正沉醉在濃濃的睡鄉裏！

徐斌把寬大的一雙袖子挽了一下，心裏老大的透着稀罕，他咳了一聲冷冷的道：「尊駕既然來到了岳陽門的門口，就是敝掌門的貴客，有什麼事請入內一談如何？」

把一件血淋淋的殺人勾當避而不提，反倒以禮待人，這就是徐斌的老於事故了！

無奈話放出去，却連個回聲也沒有。

不要說轎子裏的主子沒有回聲，就連轎外的那個奴才也沒有吭氣。

「追風叟」徐斌的臉可就有些掛不住，他算計着熊坤亮這時一定見着了掌門人，大批援軍卽將來到，自己一身武功自不能與老馬相提並論，對方就算是身負奇技，也不致於能在三招兩式裏敎自己於死命，怕他何來？

一念之間，徐斌膽力大增！

打量着那乘小轎，距離自己不過兩丈左右，那轎前紅衣漢子距離更近，他不信連對方一個跟班的奴才也鬥不過，冷笑一聲向前跨進。

情形和那個老馬並沒有什麼兩樣。

就在他身子方自向前跨進的一刹那，一股凌人的陰寒氣息，由那乘小轎裏陡地傳出。

「追風叟」徐斌只覺得右腿一陣發麻，禁不住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霍地向後打了個踉蹌。

那個紅衣紅帽，狀似活殭屍般的怪人恰於這時睜開了眼睛，臉上現出一抹陰森的冷笑！

「追風叟」徐斌總是一個練家子，有十五年跨馬立架之功，內功尤其精湛，雖然覺出了不妙！到底有些自恃不服。

他內力下沉，第二次向前跨進。

這一次左腿在先，不意足下方自邁入一步，遂卽面色大變——一種他生平從來不曾領受過奇寒氣息，刹息間擴遍全身！

以徐斌三十年鍛鍊之功，竟是忍受不住，一時冷得全身打抖！

非僅如此，却似另有一股無形的巨大力道橫隔在面前，用力的把他身子向外推着。

「追風叟」徐斌強自提力，不過向前勉力的走了三步，竟似再也提不起勁道，小腿一陣發軟，「噗通！」跌倒在雪地裏，

他的臉色瞬間大變，變成了一片鐵青，一刹那，他似乎領悟出圈裏圈外的確是兩個不同世界，他想到趕快爬出這個圈子，只是却已無能爲力！

岳陽門的兩扇大門，恰於這時霍地敞開，大羣的人擁身出來。

「岳陽門」一門精銳，顯然聚集於此。

首先擁身出來的是八名年在二旬左右少年弟子，其次是四堂長老，緊接着四老之後，幾乎與四老同時現身的，却是當今職掌「岳陽門」第三代掌門人；也是武林中近二十年來，最負盛名被號爲一代大俠的「無雙劍」李鐵心！

這麼多的人，同時現身，襯托在「岳陽門」三字金匾之下，顯現出此一名門大派的顯赫聲威，的確有不同凡响的威儀！

八名少年弟子各着青衣，腰紮絲縧，配帶着同樣形式的一口長劍，自一現身之始，遂卽閃向正門兩側，左右各四雁翅般的排列開來。

四堂長老，每人穿着一襲灰衣，高筒白襪，福字履，各人年歲雖然都在六旬以上，但是絲毫不顯老態；看上去無不精神抖擻，神采煥發。

掌門人「無雙劍」李鐵心，不過四旬左右，顯然是個神俊人物，長身闊膀，鼻直口方，紫色的緞質長衣，加上一領猩猩紅的披風，顯示出此人於威嚴之外，別有風流豪放一面！

緊貼在他身邊，另有一個年輕弟子，雙手捧持着一口青鯊魚皮劍鞘，白銅吞口的細窄長劍，正是他仗以成名的那口「玉龍」寶劍。

李鐵心劍術高妙，已是盡人皆知，據說他目前正在練習「以氣御劍」的上乘劍法，至於已經達到何等境界，却是知者不多。

「岳陽門」一門精銳，在一刹時片刻之間，幾乎全部出動，當然是由於老馬的死，而眼前却又發覺到本門中另一個人——「追風叟」，徐斌的遇害。

「無雙劍」李鐵心顯然沒有注意到眼前雪地裏的那個圈子，隨同他出來的老少同門也沒有一個發覺到徐斌的倒地竟與那個圓圈圈有關聯——

兩名青衣弟子本諸同袍之義，不待掌門人關照，雙雙向前奔進，搶救倒地的徐斌。

對於在場各人來說，這眞是一種奇怪的目睹——

兩名青衣少年弟子身子原是奇快無比，只是當他們身子方一踏入圓圈，第一步的開始，驀地，就像是忽然被冰鎮住了一般，一刹時面色慘變，汗如雨下。

緊接着，這兩個人在一陣劇烈的顫抖之下，全身萎縮着倒了下來。

各人目睹及此，俱都大吃了一驚！

每個人都呆住了！

六名弟子呼嘯一聲，各自抽出了兵刃，一擁而上——

李鐵心猝然喝吆道：「且慢。」

掌門人的話就是命令，六名青衣少年弟子頓時聞聲而止——所站的部位恰恰在圓圈之外，看起來眞是險到了極點！

在場雖有這麼多人，却是沒有一個人開口出聲，有之，却是來自圈內倒地的老少三人。

「追風叟」徐斌入圈最早，自然是受創最重，只見他臉色黝黑，青筋暴現，盤軀雪地，蛇也似的伸縮着，顯然在無比的痛苦之下！

徐斌必然是發現到掌門人以及諸同門的來到，顯得十分激動，他急欲要把身受的痛苦遭遇，以及於垂死慘痛中澈悟出的道理提供給掌門人，只是顯然他已經失去了這個能力。

只見他激動着軀體，咽喉裏發出了痛苦的一種呻吟——可能因爲聲音的受阻不出，而變成了一種悶啞的吼叫——

忽然他翻過身來，膝行了幾步，終因力不從心的再次跌倒，大股的紫色濃血，由他眼耳口鼻怒溢而出。

又是一條人命的結束！

圈子裏的另外兩個人，顯然正在步徐斌後塵，也正向死亡步進！

站在轎子邊側的那個活殭屍樣的紅衣漢子，仍然是保持着原有的姿態，只是那雙鋒芒內斂眼睛，却是瞬也不瞬的盯視在李鐵心身上。

在場所有各人，包括四堂長老在內，目睹着現場這番淒慘狀態，都難以克制平靜。

四堂長老在「岳陽門」輩份皆尊，分掌「

青」「香」「雲」「采」四堂職責，論輩份俱在掌門人之上，武功各有所長，年歲既長，齒德與涵養兼修，平日很少發怒，只是這時目睹及此，俱不禁憤恚着色，各現猙獰！

「岳陽門」門規至嚴，掌門人權力至大，可操生殺大權，卽以眼前情形論，沒有掌門人的關照，誰也不敢擅自趨前，闖越雷地一步。

大家的眼睛俱都向李鐵心注視着，等待着他的一聲令下，卽將向來人出手。

提到「來人」兩個字，着實還是一件笑話，因爲到目前爲止，除了對方那個紅衣紅帽的跟班的以及兩名轎伕以外，那乘紅頂彩轎裏到底坐的是何許人？居然還不曾有一個人看見。

掌門人李鐵心似乎也特別的注意着眼前的這乘轎子，包括四堂長老在內，憑着他們豐富閱歷，居然沒有一個人能够看出對方的來歷。

「無雙劍」李鐵心那雙銳利的目光在現場轉視一圈之後，忽然後退了三步。

各人都跟着他退後三步。

——也就在這一刹間，地上的兩名青衣弟子，相繼的發出了一聲慘嗥，各自七孔流血而亡！

觀諸當前死者三人，連同方才的那個老馬，雖然死態間異，可是却有一點是相同的，四個人死時臉色發黑，俱都是七孔流血而亡！

這個現象，立刻爲各人所洞悉。

「毒！」

長老之一，首先忍不住脫口說出！

說話的人，是職掌「青堂」的長老「火刺蝟」彭萬麟，此老六十七八歲的年歲，長眉細目，面若重棗，各處膚色，也都陳現出一片赭紅，他這「火刺蝟」的外號也正是這麼來的。

「火刺蝟」彭萬麟所職掌的這個「青」堂，正是負責敎授門下弟子武功最直接的場所，也可以說與門下弟子最密切接近的地方。

是以，彭萬麟目睹着這兩名弟子的慘死，也就更覺得有切膚之痛！

這一聲「毒」，使得各人都不禁心中怦然一動，雖然大家都是已經想到了這一層，但是現在出諸彭萬麟長老的親口證實，便顯得更爲震驚有力！

李鐵心其實是最早洞悉眞情的一人，他所以喝令六名弟子「懸崖勒馬」，以及退後三步的措施，也正在此。

身爲掌門人，武林中衆所推崇的李鐵心，畢竟有其不同一般的舉止，他的氣量涵養，更顯得高人一等。

卽以眼前而論，在目睹着本門四個老少同門，先後遇害之後，尚能保持着這份鎭定，實在是「難能可貴」得很！

李鐵心面染青霜，目注向彭萬麟微微頷首道：「彭堂主所見甚是——只是眼前之毒，顯然大異尋常——」

彭萬麟向着場內一人一轎看了一眼，憤恚的道：「只請掌門人吩咐一聲，老朽卽刻趨前領敎，倒要看看來人有什麼了不起的能耐？」

他方自說完，其他三老也都隨聲附合，俱都有意出手與對方一拚生死！

李鐵心緩緩向彭長老道：「彭堂主深通毒道，當不致爲來人所乘，只是以本座所見，徐長老與二弟子之死，並非純係中毒，顯然對方更有厲害殺着——不可不防。」

四長老對於這位掌門人素所敬仰，悉知他年歲雖較各人爲輕，只是一身內外功力，早已登峯造極，平素爲人，更是言不輕發，發必有的。

卽以眼前情形論，李鐵心似已看出了蹊蹺，當然不會是平空虛指，定然是有其原因。

是以，各人聽了掌門人的話，一時緘默，俱都不再吭聲！

各人的目神，俱都向着場內的一人一轎集中。

他們雖有對答，但出聲極微，絕不致爲對方所聞。

「無雙劍」李鐵心打量了一下眼前情形，他身爲掌門人，必須要儘速對於眼前多作一番交待。

心裏有了主見，當時上前一步，目注正中小轎，冷冷一笑道：「貴客臨門，理當入內一叙，何以垂簾不出，以玄虛弄人，未免貽笑，人命關天，尊駕何以自處，尚請出轎有所交待才是——」

話聲出口，各人目注小轎，期待着對方回答。

就見轎前的那個紅衣怪人忽然改變了一下站立的姿態，雙手向空，伸了老大老大的一個懶腰，各人甚至於可聽見他身上的骨節聲响。

忽然，他像是凝神細聽着什麼，一隻右耳頻頻向上聳動着，遂見他那雙異光頻現的眸子轉向當前的「無雙劍」李鐵心——

臉上帶出一種輕視，這個人用着純重的南方口音道：「主人指示，岳陽門不論尊卑老少，誰要能走進眼前這圈子，揭開轎簾，才配與我家主答話，否則活該身死，明白了沒有？」

他說話時，咽喉部位那顆甚大的喉結上下跳動，襯以此人那張青皮少肉的瘦臉，看上去更增恐怖厭人！

這番話聽在岳陽門老少諸人耳朵裏，俱不禁大吃了一驚，吃驚的是對方的這種論調，簡直跡近瘋顚，說話的人若非是神經失常，怎能當着聞名天下的李鐵心，出此狂言？未免跡近妄狂。

「岳陽門」這方面在聞知對方紅衣人話聲過後，顯然起了一陣騷動，各人臉上俱都現出了一片憤慨——

「無雙劍」李鐵心成名多年，自掌本門後，還不曾遇見過一個敵手，對方這種當面的凌辱，誠所謂「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然而這一口氣，他居然吞到了肚子裏。

當下他冷冷一笑，目注向這個紅衣怪人道：「這是你家主人要你傳的話麼？」

紅衣怪人冷哂道：「不錯。」

李鐵心鼻子哼了一聲，道：「李某自掌岳陽門後，嚴於律己，寬恕待人，尊駕主僕這番氣勢，來得好無來由，請示其詳！」

紅衣人冷面上綻開了兩條深刻的紋路，徐徐道：「我家主人已說過了，要得答話，先要請足下揭開轎簾——否則恕不多說。」

李鐵心臉上頓時罩起了一片怒容，寒聲道：「貴上既然執意如此，恭敬不如從命，敝門只得開罪了！黃蔡二弟子聽令！」

六弟子中的爲首二人應聲而出，躬身抱拳聽令。

二弟子一名黃雲飛，一名蔡南勳，功力出衆，卽將出師，爲岳陽門第二代弟子中最具聲望者。

黃雲飛豹頭鐶眼，蔡南勳眉淸目秀，看上去一文一火，一粗一細，却是很妙一對搭配。

李鐵心指令這兩個人心中自有主見，黃雲飛外功見長，蔡南勳却精於內功，如聯手對敵，可收剛柔互濟之功，且二人先後從師，熟習「閉穴」「閉氣」之功，對於浸體的毒氣，似可先作預防。

李鐵心還怕他們兩個過於大意，特別指明道：「你二人可以師授的閉氣之法入內一試，只須揭開轎簾，卽匆匆轉回。」

二弟子同聲應道：「遵命！」各自拾手，將一口冷氣襲人的青銅長劍抽到了手中。

眼看着場內倒地的三個同門，他二人也着實不敢大意！各人長吸了一口氣，運功閉息之

後，才相繼舉步向那個圈圓之內步入。

李鐵心與同門老少各人凝神屏息的注視着二人背影，却見二弟子踏入的第一步，似乎平安無事，俱不禁心情爲之一鬆。

第二步依然無事——

第三步，左側的蔡南勳首先站住，緊接着右側的黃雲飛也停步不進。

一刹時二人臉色大變！

那只是極快的一刹，在一陣劇烈的戰抖之後，雙雙向地面癱瘓跌倒。

李鐵心猝然一驚，正待騰身進前，只覺得面前人影一閃，彭長老已先他而前縱身圈內。

彭長老職掌「岳陽門」青堂已廿年之久，平素「敎學相長」，內外功力已臻「爐火純靑」。自是不同凡响。

眼看着他身軀向下一落，一對枯掌已相繼按在了黃、蔡二弟子的背上，吐氣開聲——「嘿！」

隨着他遞出的掌勢，黃、蔡二弟子霍地騰身而起，足足蹌出丈許以外，跌倒雪地。

李鐵心長軀微閃，一陣風似的已來到了二弟子身側，雙手探處，分別抓住了他們的手上脈門，只覺入手奇寒形同冰枝！心知不好，正思以本身純陽內力貫注入對方軀體之內，却已慢了一步。

眼看着他二人身子又是一陣劇烈的戰抖，雙雙垂首而死，一片濃血，分別由二人口鼻間溢出，點滴在白雪地上，眞有「觸目驚心」之感！

目睹愛徒慘死，不禁肝腸寸斷，一陣心痠，熱淚奪眶而出，雙手一鬆二弟子屍橫就地！

眼前那個兩丈見圓的圈子裏，顯然又有了新的變化——

彭長老仗着精純的內功以及他深諳毒理的經驗，果然情勢略有不同。

事實上在彭長老方一落身圈內之始，即已經感覺出凌人的氣勢，他落身定足，保持了一段時間，才舉步向前，前進三步，遂即停住，微頓之後，才又繼續向前跨了三步，再次停下來。

場外各人，俱不禁爲他捏上一把冷汗。

彭長老似乎喘息很厲害——一個精於內功的人，除非遭遇到不可抗拒的外力加體，斷斷不可能有這種反應！

這種現象看在掌門人與三堂長老眼睛裏，甚爲費解，因爲彭長老的功力，他們深所悉知，以他精湛的內功，和所練護體罡氣，何會有如此現象？實在是他們所難以想像得透的。

彭長老喘得更厲害了！

他所站立的地方，距離那乘轎子，已不足八尺，只需身軀略縱即可摸着了轎簾，偏偏越到後來，越有「舉步維艱」之勢，到了這個地方，似乎再要向前跨進一步也是萬難，彭長老咬牙切齒，作出萬般困難的樣子，他一連舉了三次右腿，三次都又徐徐的放了下來。

李鐵心不禁嘆了一口氣，三長老也都黯然神喪！

他們也都看出來彭長老已頻於失敗！失敗就是死亡！

彭長老身子仍然挺立不倒，只是已現出疲勞累極的形像，不時的左右搖幌着。

他臉上忽然現出了一種凄慘，道：「職座有辱掌門人昔日厚愛，只怕……只怕……」

李鐵心急道：「彭長老不可開口——」

彭萬麟面現死灰，苦笑道：「來人功力蓋世……毒氣更烈，雖閉氣穴也……不足以防止……掌門人如施展本門『血罩』功力，或可……或可……」

李鐵心陡然心中一動，如非彭長老提醒，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本門這道臨危救命的絕功，彭長老如非自知死亡將至，不可能再有機會向掌門人私相授意，他絕不會這麼露骨明顯的說出來。

果然這番話激怒了敵人！

彭長老話方出口，即見那台彩轎的轎簾微微向外揚動了一下，空中頓時現出了一隻紅色的掌影，電光石火般的閃了一閃，瞬即無踪！

彭長老卽像是中了一記悶心雷那般的慘烈，身軀霍地倒翻了下去，一口鮮血足足噴出了兩尺來高，在雪地裏打了個滾兒，登時一命嗚呼！

各人目睹及此，一時啞口無聲，無不慘然色變！

「悲憤」「恨惡」「痛心」「驚懼」一股腦岔集在各人心裏，除了掌門人以外，在場各人自問功力都不如彭長老那麼精純，彭長老尚且如此，他們焉能無有自知之明？內心雖是痛心恨惡到了極點，却再無一人甘願以身相試，趨前送死！

空氣似乎一下子被膠住了，每個人的內心都湧起了一陣戰慄——

那個紅衣紅帽的活死人向前跨進兩步，伸出手上的那根太湖斑竹，像是釣魚般的，即把彭長老的屍身由雪地裏挑了起來。

偌大的一個屍身，挑在他手指粗細的一截竹竿上，竹竿竟然經受得起，不能不謂之奇跡，隨着那紅衣怪人竹竿震處，彭長老屍身足足飛出三丈開外，直向岳陽門階前落來。

李鐵心身形微閃，捷若電馳般已迎住了落下屍身，雙手微探，已把彭長老的屍體接住。

當此大變，他身爲掌門人，內心之沉痛可想而知！

李鐵心臉色雪白，一言不發的把彭長老屍身平托而起，轉向另一位「香」堂堂主「混元掌」謝山。

謝山噙着滿眼的淚，伸手接住。

另外兩堂長老，也都神色黯然的趨前聽候指示，他們是「雲」堂堂主「摩雲手」孔松；「采」堂堂主「醉八仙」段南溪！

四位長老平日，「年相若，道相似」，情同手足，雁行折翼，自是無比沉痛。

李鐵心看着三老道：「對方欺人過甚，本座職責所在，不容怠忽，勢必要討還一個公道，就是一死，也要看淸來人廬山眞面目，如能取勝自是不說，萬一不幸身死，三位長老切記不可步我後塵，速速轉回，請出白塔恩師以圖謀救本門之大刼——切記，切記！」

顯然他內心之沉痛，已達極點，却能臨危不亂，作冷靜之交待，誠是不易！

三長老聆聽之下，俱都面現悲戚！

「混元掌」謝山道：「掌門人萬金之軀，此舉過於冒險，尚請以本門繼往開來爲重……且容職等三人聯手對付來人爲宜。」

孔，段二老也都點頭稱是。

李鐵心冷笑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三位長老自信功力較彭長老如何？不必多說，請遵令行事！」

他語氣沉着，面冷如霜！急難關頭語氣更是堅定不移，毫無妥協可能。

三長老聆聽之下，嗒然垂首！

李鐵心轉身由那個年輕弟子手上拿過了他那口「玉龍」劍，微微一頓，遂即向地上那個圓圈內踏近。

須知李鐵心九歲從師，幼習童子功，因根骨俱佳，又知努力上進，乃得前掌門人「一鷗子」冼冰看重，視爲當世奇才，將一身內外功力傾囊相授，「岳陽門」最稱神妙的「血罩」功，也只有他一人得能習透，自是絕非等閑的人物。

在各人目睹之下，李鐵心偉岸的軀體在圓

圈邊沿站定，圓圈內那個紅衣紅帽的怪人，顯然並不因爲對方掌門人的逼近而有所驚異，冷峻的面頰上不着絲毫表情。

李鐵心緊緊偎着圓圈的邊沿站定，雖不曾踏入一步，但是却已施展玄功，將所練護身游潛，試行向着圈內伸入，他所得到的結果，使他不甚樂觀！

然而，眼前的情形，有如「箭在弦上」，有「非發不可」的趨勢！李鐵心決心與對方一拚，也就不得不把一己的安危暫時置於度外。

「玉龍劍」翩若游龍般的抽在了手中，森森的劍氣上映着李鐵心的臉。

他抱劍在手，冷冷的道：「岳陽門老少五條人命，要請尊駕一一償還，李某開罪了！」

話聲方住，他長吸了一口氣，陡然間，他臉上起了一片紅潮，那是鮮紅的一片，最先發自他寬厚的額頭，遂即迅速的向着額面之下擴展開來。

頓時，他整個的軀體，就像吹了氣般的鼓漲起來——

這只是極短的一刹！

在衆人目睹不勝驚異的一瞬，這種現象遂卽消失，「岳陽門」的幾個少年弟子，不勝駭異的彼此互看着，現場的三堂長老却是心裏有數。

他們都知道，掌門人在大敵當前的情況下，已經施展出本門最奇妙的「血罩」功夫了。

據說這種「血罩」功夫，得力於最元始的「童子功」，再輔以本身所聚練的「混元氣功」，這其中除了先天的質稟與後天的勤習之外，更重要的是得自名師的慧心指點，三者缺一不可！功成有「金剛不毀其軀」的效能。

李鐵心是當時岳陽門第二代弟子中，得擅此功的僅有一人，就他記憶所及，似乎自已學成這門功力以後，從來還不曾運用過，有之，這就算是第一次了。

「血罩」功使得李鐵心增加了信心，那是一種非內功達到相當程度之後不足以控制的頑强功力，無比的衝激閃爍力量，在李鐵心內力壓制之下，逐漸在他身體內趨以穩定，最後他「百會」「湧泉」兩處穴道上盤踞下來。

由是，他瞳子裏精光四射，兩道劍眉一根根挺刺直起，當眞有「震撼天地」之感！

圈內的紅衣怪人漸漸收起了臉上的倨傲表情，他瘦削的軀體緩緩的向正中移了一步，改側面而站立在那乘彩轎的正前方。

怪人怪行徑——

那個人，重復以前的動作，像一隻彎腰蝦米似的，把身子向前俯了下來。

天色漸晚，由於「岳陽門」地處荒野，倒不會驚動什麼閑人，在場各人目睹着掌門人的親自出手，俱都沉寂了下來，人人心情緊張，對於眼前敵我的一番爭執，實在難以預料。

李鐵心正面對着轎子，在圈外站了一會，並不急着向圈內切入，他身子微轉，繞到了另一個方向，再次站定。轎前的那個活死人也跟着這個動作，把身子轉了過來，李鐵心徐徐邁步，第三次換到了轎子的後側方向。

紅衣人想是知道李鐵心的意圖，却也跟着把身子轉到了後面——

就在這一刹那，李鐵心已切身入圈。

他是側着身子進來的，方一步進，已切入三尺以外，然後身軀猝轉，滑到了另一個角度，再次側身，又切入三尺，身法極爲快捷，只是並不輕鬆。

圈外的三位長老俱已看出了一些道理，發覺到掌門人這種奇妙的進身之法，是絕對有道理的，他們並且猜測出掌門人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在追循着一種旋廻的氣流——乘虛而入。

三位長老雖然身在圈外，却似能體會出圈內的波譎雲詭，猜測到必有一種迫人的氣勢，强力的向外排斥着，是以掌門人才會以這種身法向內層切入。

李鐵心的進身方法，較諸喪生圈內的彭長老確實高明了許多，眼看着他轉動的軀體似乎較前更急，更快，進退轉側之間翩若驚鴻——

圈子裏的那個紅衣人，顯係因爲李鐵心的這種進身方法而大現緊張，只是他仍然保持着他的强者姿態，一顆頭跟隨着李鐵心的身子不時的轉動着，鷹樣的目光，交熾着機警和凌厲，醞釀着隨時待機出手。

李鐵心轉動的身勢快若流星，旋踵之間，又爲他切進了一層，現在距離着當中的那台轎子只約莫有五尺光景，而他的身子却忽然慢了下來。

——他顯然遭到了一種壓力，一種極度向外推張的無形力道。

李鐵心陡地站住了身子，——動如風，靜如山，儼然一派大家風範！

即使不明個中玄奥的人，現在也能看出一些端倪來，他們依稀的看着一層濛瀧的霧氣，團團的圍繞在小轎的四週，緩緩向外擴散着。

李鐵心顯然就在這團霧氣籠罩之中。

刹時之間，圈子裏像起了一陣風暴般的疾勁，風力的起點，赫然也正是當中的那乘小轎，圈外人雖然難以體會出風力凌厲到如何程度，只是却有一些蛛絲馬跡可供尋索。

首先他們看見地上的白雪自彩轎爲中心點，漸漸向外拱起，擴散着，其次他們發覺到掌門人李鐵心身上衣襟顯明的向後揚起，一頭長髮也箭似的甩向腦後，非但如此，更似有難以想像的一種奇寒氣流在圈內擴散着，這種現象只須由李鐵心的髮眉上即可以看出來，只是極短的一刹，李鐵心的眉、髮上已凝結了一層薄薄的寒霜——

漸漸的，就連他的臉、手，也都似凝凍住了！

由於李鐵心本身功力的抗衡，那些甫自他顏面上凝結成的薄冰，瞬息間溶成了水珠，點點滴滴的向下淌洒着，不明究竟的人，也許會以爲他是在淌汗，只是這些「汗珠」尚不及墜臨地面，却已經變成了一顆顆細小的冰珠，散發在地上琤琮有聲！

這個時刻裏，李鐵心必然是十分痛苦的，只須看他不止一次的戰瑟着身軀卽可想知。

看到這裏，場外的三堂長老以及六名少年弟子內心俱不禁浮現出一種失望與悲哀！

然而，「强者」的姿態正在於顯示出難以爲大多數人所接受或是想像的現實！

就在場外各人深深爲之痛惜沮喪的一刹，那個看來幾乎已將結冰的李鐵心，突然閃電般的向轎前切入——也就在同一個時刻裏，立在轎前的那個紅衣紅帽的活死人，以着同樣快捷的速度向着李鐵心面前撲到。

長劍如龍，竹竿更似點綴在龍身上的萬點青鱗！

在極爲短暫的一刹間，只聽見一連串的叮叮脆响，雙方至少已接觸了十招以上的快攻。

緊接着在李鐵心匹鍊般的一汪劍氣之下，紅衣人身子迅速的向左面蕩開來，一刹時，後者臉上已失去原有的矜持與驕傲，代之而起的，却是無比的驚訝與欽佩——

也許他從來也不曾想到過「岳陽門」裏，竟然會有像李鐵心這般身手的一位掌門人！

無論如何，他確實已經嘗到了厲害！

像是梟鳥般的發出了一聲怪嘯，紅衣怪人身軀弓伸之間，蛇也似的再次向李鐵心身邊襲近，竹節杖幻成了一天碧影，幕天蓆地般向着李鐵心全身捲來。

李鐵心對於這位奇異的跟班兒，自一開始

就深具戒心，現在事實證明對方比自己所想像的更要厲害的多，簡直是他有生以來的遭遇過最最強硬的一個勁敵！

眼前情勢如此，李鐵心如欲揭開轎簾，面會轎中的主人，勢必先要擊退對方這個極具威力的跟班兒，奴才如此，主人可想而知！

李鐵心已經沒有攷慮思索的餘地，事實上他恨惡這個紅衣跟班更不下於轎內的主人。

這第二度的攻勢，更較前番益爲猛烈。

青影銀芒，匯集成一片猛濤駭浪！

劍光如海，浩氾的劍氣，恰似拍岸的潮水，紅衣人看來已被這片劍海籠罩住了，白光吞噬了綠影，綠影突擊着白光！

景像至爲分明——

這種情景，就像是一隻抽打旋轉的陀螺，白光在外，綠影在中，只有這兩種鮮明的景像，其它一切都混淆不清，白雪在急劇的旋風裏，紛紛由地面上捲起來，更增加了無比的濛瀧意態！

圈外各人，看到這裏，只覺得心胸緊扣，幾乎有一種「窒息」的感覺！

忽然，白圈裏的綠影，異軍突起，蛇躍青波似的突破而出——

紅衣人猙獰的面相……狂嘯着向李鐵心遞出了一掌。

李鐵心接着了這一掌，身軀却大大的搖幌了一下，他右手的「玉龍劍」由斜下方反捲上來，極其清楚的在紅衣人右頰上留下了一道血口子！

傷勢不重，却足以使紅衣人䖛驚！

冷森森的劍氣裏，紅衣人一連後退了三步，在他還來不及施出厲害的殺着之前，李鐵心身軀猝轉，以無比强悍的勁勢已切至轎前，長劍探處，只聽得「唰啦！」一聲，已把深垂的轎簾挑了開來。

這一刹，無異是站立在圈外每個人所深深期盼的，各人的眸子就在轎簾揚開的一刹，只覺得眼前一亮！

想像中，這乘小轎裏坐着的殺人魔王，不知該是如何醜陋恐怖的一個人物，事實上却是大謬不然！

那個人非但不醜，而且極美，美得驚人！長髮披拂，蛾眉淡掃！

黑白分明的一雙剪水瞳子，更是集「靈性」與「秀美」於一體，薄薄而略呈弧度的紅唇，與左頰上的一顆小小朱斑，陪襯得那麼富有情趣！

總之，那是人見人愛的一張臉，不知是怎麼同事，在你第一眼注視之下，却給人以無比「冰寒」，望之生畏的感覺！

她那般安詳，若無其事的坐在轎子裏，鬢角上斜挿一朵紅梅益增無比嬌艷，一襲湖青色的長披，輕裹着她看似亭亭的嬌軀，左不過二十上下的芳齡，還是個姑娘人家——

圈外的人呆住了！

圈裏的人也呆住了。

李鐵心作夢也沒有想到，這般凶神附體，殺人於無形之間的劊子手，竟然會是生具如此姿色的一個少女，即使是敵人，在目睹着如此曠世姿容，絕代風華的一刹那，也不由得你不怦然心動！

「無雙劍」李鐵心怦然心驚之下，轎中女子已發出了一聲清叱，翠袖輕揮，一隻纖纖玉手夾附着凌人的破空之聲，捷如電光石火般的劈轎而出。

李鐵心在目睹對方之初，萬萬不曾想到她會有此一手，等到那翠衣少女發出清叱聲，才猝然發覺到不妙，肩頭微幌，急向右閃，張惶之間，猶自不會忘記出劍！「玉龍劍」一聲龍吟，抖出了一點寒星，直取少女「印堂」。

圈外各人看到這裏，俱都不禁驚出了一身冷汗——

事實上這一招，已決定了雙方勝敗生死的命運！

轎中女子身軀在整個動作過程裏，不過僅僅微微欠起，遂即坐下——白嫩的細手上，已多了一口長劍。

李鐵心的「玉龍劍」！

「劍」是拿在她左手上，她的另一隻手，顯然已完成了方才出擊的動作，一出即現，其快無比！

這一掌不但震開了李鐵心苦練多年的「血罩功」，也使得此一名聞四海的掌門人注定了必死的命運！

在一個疾烈的翻仰姿態裏，李鐵心龐大的軀體，就像是一枚球似的被拋了出去，等到他由雪地裏挺身站起，才發覺到此身已在圓圈之外。

那扇先前爲他長劍挑起的轎簾，即在那絕色少女發招之後，唰啦！一聲，重覆落下來。

李鐵心只覺得身上一陣驟冷，由不住牙關「唴唴」戰抖不已，一張臉刹時間泛出鐵青顏色！

衆目睽睽之下，這個臉他可是丟不起！

李鐵心怒吼一聲，虎撲而前。

說也奇怪，剛才他並不十分費力的就踏進圈裏，而此刻看似用盡全力，却反倒被格於圓圈之外！一連闖了兩次，都未能進入，身形一蹌，遂即坐倒在地。

站在一旁的三堂長老俱不禁吃一驚，慌不迭的撲過來，「香」堂堂主「混元掌」謝山探手將李鐵心扶起，手觸下只覺得對方軀體其寒如冰——

他打了個寒顫道：「掌門人你……？」

「雲」堂堂主「摩雲手」孔松與「采」堂堂主「醉八仙」段南溪，目睹及此，俱不禁怒由心起，各自怒吼一聲，待向圈內攻進，却有一人身法遠較他二人更快——

人影一閃，那個紅衣紅帽的活死人已來到面前。

「摩雲手」孔松一口劍方自撤出一半，已吃紅衣人手上的竹杖點在了前心部位，前者只覺得身上一痲，掌中劍「嗆啷！」一聲，已脫手落地——

「醉八仙」段南溪原待撲上的身子，乍見此情景，不禁嚇得怔了一下，頓時呆住！

六名少年弟子聳動的身子，也都臨時止住了！

那個紅衣紅帽的活死人，冷冷的笑着，顯示出他白森森的一口牙齒，把一雙白多黑少的眼睛珠子在每個人臉上轉了一下，最後注定在李鐵心身上。

「掌門人請了——」他冷冷的說道：「叫你的人最好不要蠢動，否則，我是不在乎多殺幾個人的。」

「醉八仙」段南溪忍不住手握劍把，只是在李鐵心嚴厲制止的目光之下，只得又鬆了開來。

李鐵心這時臉色更爲難看，青中透黑，那是一種慘灰的顏色——

他努力的挺直了身子，道：「李某生平行事，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地……你們主僕到底是那裏來的？爲什麼要對岳……陽門下這個毒手？」

紅衣人冷冷的笑着，露出白森森的一口牙齒——

「岳陽門……？」他哼了一聲道：「豈止是岳陽門……只怕普天之下……哼哼……」

說到這裏連哼了幾聲，就不再說下去。

李鐵心「聞弦歌而知雅意」，不禁倒抽了

一口冷氣，吶吶道：「這麼說尊駕台從莫非是針對……整個武林來的？」

紅衣人斜着那雙白多黑少的眼睛盯着他，「吃！吃！」的笑了兩聲——不像是笑，倒像是往嘴裏面喝風抽氣，說不出的一股子冷颼颼感覺，讓人打心眼兒裏不自在，有些畏懼！

「雖然不是針對整個武林——倒也差不了多少——」

垂下頭他「吃吃！」又笑了兩聲，道：「無風不起浪，事出必有因，任何一件事的發生，當然都是有原因的……」

李鐵心喘息着冷笑一聲，道：「什麼原因？李某人自接掌岳陽門，兩年來，從來不曾結怨武林……」

他的話又爲紅衣人「吃吃」的笑聲中途打斷。

各人既驚又忿的目光，齊向紅衣人臉上集中！

「掌門人——」紅衣人極其冷漠的道：「你的時間觀念有所偏差！」

李鐵心道：「這話是什麼意思？」

紅衣人「吃吃」笑了兩聲：「我們不算新賬，只算老賬！」

「算老……賬？」

「不錯！」紅衣人一下子拉長了臉：「回去問問冼老頭吧，告訴他說，四十年前他的老朋友，打發人來看他來了——」

「冼老頭」不用說當然指的是「冼冰」，冼冰是岳陽門的前掌門人，如今年事已高，垂簾坐塔，已不復再問本門與武林中事！想不到四十年前的一件悠悠往事，竟然又把他捲入到漩渦之中！

「宿仇」是所有仇恨中最可怕的一種，「四十年」該是何等漫長的一段歲月？如果積四十年的悠悠歲月而不能忘懷的仇恨，必將是「刻骨銘心」、「魂牽夢繫」永生也忘懷不了的深仇大怨，即所謂的「宿仇」了。

李鐵心與在場各人聽到這裏，俱都情不自禁的打了一個冷戰！一時作聲不得。

良久，李鐵心發出了一聲嘆息，苦笑道：「我明白了，這麼說來人……也就是那轎中的女子，並不是這一事件的主人了？」

紅衣人翻着白眼，道：「你想知道的，也未免太多了一點，我頂多只能告訴你，我家姑娘姓甘，人以『十九妹』稱呼，這『甘十九妹』四個字，也就是我們姑娘的名號，你記住就是——」

說時眸子在李鐵心臉上一轉，白卡卡的臉上，現出了一種悲戾表情：「你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回去見着冼老頭，告訴他說，我家姑娘體念他是武林前輩，不欲向他親自出手，他如有自知之明，就該自己抹頸子一死，要不然，吃吃……」

才說到這裏，只聽得那乘小轎裏傳來了一聲女子嬌呼：「阮行——你過來一趟。」

紅衣人正自「吃吃」笑着，乍然一驚，頓時面現肅容，應了聲：「是！」

瘦軀轉側之間，快若旋風般已飄向轎前。

李鐵心與一干同門雖然不知他們說些什麼，但是確知轎中女子對那個叫「阮行」的紅衣人有所交待，只見紅衣人不時躬身稱是，遂即探出雙手，自轎簾內接出一物——一口寶劍。

李鐵心方自看出那口劍像是自己的玉龍劍，紅衣人阮行身軀再轉，去而復還，紅影略閃，已來到了近前。

只見他冷笑一聲道：「我家姑娘璧還尊駕的寶劍，請小心接着。」

言罷雙手把劍托向李鐵心面前，李鐵心冷冷一笑，伸手接過，待到接過手中，才不禁吃了一驚！

原來這口他最心愛的隨身長劍，顯然已失去了原有的光澤，由本來的燦爛銀光變成了通體烏金之色，使李鐵心更驚異的，乃是劍身平面上的三個清晳的指印，每一個都約有半分深淺，深深嵌入劍身。

李鐵心幾乎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橫劍眼前，仔細的再看了一眼，一點都沒錯，非但指印實在，就連指印上的指紋也「昭然若揭」！

這一驚，有如兜心一捶，李鐵心由不住打了一個寒顫，頓時作聲不得——

他雖然不明白這口「玉龍劍」忽然間會變了顏色，但是劍身上的指印，分明是轎中女子以極上內功指力留上去的。

他分明記得剛才以此劍揭開轎簾的一刹間，即爲轎中那絕色少女拿住了劍身——這時回想起來，那女子拿劍的手姿，正是三指在上一指在下，想到這裏，他忙自將劍身翻轉過來，果然不錯，在劍身的另一面，清晳的留下另一枚姆指的指印。

武林中以指力稱勝的名家，固然多不勝舉，大不了練到穿牆洞石，已是駭人聽聞，如以眼前轎內這個絕色少女論，竟然能在百煉精鋼的劍身上留下指印，這等指力，如非李鐵心親自目睹，簡直是不可思議！

他身邊的三堂長老以及名少年弟子看到這裏，也都禁不住赫然變色！

紅衣人阮行冷森森的道：「拿回去給冼老頭看，就說我家姑娘交待，孽是他造下來的，叫他自己看着辦吧，三天以後，我會來聽回音的，到時候希望他不要叫我們費事，話說到這裏爲止，掌門人你可以回去了——」

說罷，他後退一步，把青竹竿挿在雪地裏，用力的拍了兩下手，守在一旁的兩名轎夫趕忙站起走過來。

衆目睽睽裏，轎夫抬起了轎子，紅衣人走在轎前，這乘彩轎就像來時一般，循着方才的舊路，一逕的去了。

目送着這乘轎影完全消失，玉龍劍脫手墜地。

「摩雲手」孔松距離他身子最近，慌不迭忙把他攙起來，「混元掌」謝山與「醉八仙」段南溪驚嚇的偎過來，只發現李鐵心一張俊臉，這時越加的顯得發黑！

「摩雲手」孔松大吃一驚道：「掌門人，你覺得怎麼樣……？」

李鐵心此刻已在忍耐着一種浸體的酷寒，只見他全身抖動那麼厲害，牙關緊咬着，雙目怒凸，分明在忍耐着强烈的內在痛苦！

他生平要强慣了，更不願在死前，示弱同門。

鼻子裏「哼！」了一聲，他吶吶道：「暫時……無妨，我還忍得住——」

隨在他身邊的那個青衣少年，由地上拾起了那口「玉龍劍」還劍入鞘。

——不意，他手觸劍身時即感覺到像是觸了電般的一陣發痲，等到把這口劍挿入劍鞘之後，已把持不住，膝下一虛，「噗通！」跪倒在雪地裏。

各人驚視之下，只見李鐵心這名隨身劍僮，眉剔目張，一張臉已變成黝黑顏色，忽然，大吼一聲，臉朝下的跌倒地上，頓時七孔溢血而死！

兩名青衣弟子驚呼一聲，正要上前攙扶。

李鐵心叱止道：「慢着——」

二弟子頓時止步。

李鐵心那雙佈滿血絲，凸出的眸子在現場每一具屍體上轉視一週後，臉上現出痛苦的一絲慘笑——

「你們暫時不要動……這些屍體上，都可

能染有劇毒，我們回去……再說——」

在場各人聆聽之下，益加驚心不已！

李鐵心緩緩道：「我雖然還不知道……對方所施展的是什麼樣的……毒，但是……毒性劇烈，卻是我生平所僅見……且容我……且容我……」

喘息一陣之後，他才繼續道：「……且容……請示坐塔恩師之後……再聽發落！」

說罷，他指了一下地上的那口玉龍劍。

一名弟子趨前，正要拿起，想到了毒，中途忽然住手，卻回過頭來看向掌門人。

李鐵心苦笑道：「劍已入鞘，無妨……事了！」

那弟子仍是十分小心的輕輕托起。

各人在身經目睹本門如此大變故後，一個個心驚肉跳，無比的驚懼壓迫着，看上去都帶着三分木訥，就像變了個人似的遲緩。

天黑，雪飛！

每個人咀嚼着死亡的陰影，更像斷了魂似的落拓……

× × ×

燈下——「一鷗子」冼冰正自展視着手上的那口玉龍劍。

他左掌輕壓劍鞘，右手緊握劍柄，「虎口」與劍的白銅「呑口」緊挨着，就這樣緩緩的抽劍出鞘。

雖說是上了八十的人了，看上去却並不十分顯老！銀髮被一條青色寬約四指的緞帶子輕輕紮着，緞帶正中，嵌有一塊墨綠色的玉結。

老人有着溢與豪飛的一雙長眉，含蓄着「飽經世事」與「幾許滄桑」的一對深邃眸子，白面，無鬚，看上去是屬於文靜一型讀書人。

——一襲灰衣，輕裹着他修長的軀體，細白的手上，留着長長的指甲，每一枚晶瑩的指甲上，都套着一截講究的鏤花竹絲指甲帽，整個的一個人，由頭至脚，看上去的確稱得上「不染纖塵」！

「他」十分安詳的趺坐在一個寬大的蒲團上，身側左右，各立着一個古燈盞，燈蕊飽潤着松子油，燃放出來的光彩一片碧光。

「岳陽門」的掌門人「無雙劍」李鐵心就坐在他對面，其實不應該是「坐」，應該說是「倚」，甚至於「睡」，都比較恰當一些。

在那個寬大的紅木太師椅上，加有厚厚的褥墊，李鐵心就像全身沒有骨頭也似的半倚半躺在上面——他雙腿平蹺在一具矮几上，兩膝的一雙「犢鼻」穴上，各插着一根銀質的鋼針，針尾上炙着艾色，嬝嬝的數縷輕烟向上散發着，空氣是那麼的沉寂！

三堂長老，六名弟子，連同老人身邊的一個黃衣少年，一共是十個人，坐的坐，站的站，却是沒有一個出聲音的，每個人的臉，都似罩了一層霜般的寒冷。

這些人聚結在一起，把老人的這間丹房擠得滿滿的，每個人的臉固然冰封了，心上却更似壓了一塊鉛般的沉重！

劍光在青白的燈光下面輕輕顫抖着——老人一隻左手微微抬起來，不時的向外輕輕晃着，嘴裏連連吹着氣，由於內心的震驚，已使得他蒼白的面頰上，沁出了一片密密的汗珠。

「毒——」他喃喃的說道：「好厲害的毒氣——」

接着他把劍拿遠了，一雙銀眉頻頻眨動着，吃驚而戰慄的口氣道：「來人是用『含沙射影』的驚人內功，將劇毒貫注入劍身的。」

「含沙射影？」李鐵心痴痴的道：「弟子不會聽說過這門功夫。」

「一鷗子」冼冰怠滯的目光看着他，淒苦的道：「你當然沒聽說過……就連爲師也是風聞而已……這種功力一但練成，可以本身內力，在百步之內取人性命，傷人元氣精魄於無形之間——」

在場各人，聆聽至此，無不心驚膽戰，作聲不得！

冼冰繼續打量着劍身，苦笑着道：「至於劍身指印，顯示出此女更擅『五指燈』的驚人指功——」

李鐵心吶吶道：「五指……燈？」

冼冰點頭道：「就我所知——當今武林，還不曾有人擅施這種指力……噢……」

他似乎忽然之間想到了什麼，一時面色驟變！

「不會是……她……不會……」冼冰吶吶的自語着，那雙眸子，猝然間失去了光采，盯向李鐵心：「那個姓阮的紅衣人，是怎麼關照你的？」

李鐵心這一刻臉色泛紅，只是那種紅看上去很不自然，像是紅中帶黑，而且，他的喘息，像是較諸先前更厲害了。

老人微微一驚，提起手，爲他把扎在左膝上的一根銀針拔了下來！

李鐵心「哼」了一聲，臉上泛起了一層虛汗——

冼冰關心的道：「你覺得那裏不對了？」

李鐵心是在以本門「血罩」功，抵抗着攻心的毒氣，那雙膝銀針似乎對他帮助不大，只是他仍然倔強的忍耐着。

輕輕哼了一聲，他咬着牙道：「還好……弟子還忍得住……那個紅衣人讓弟子轉告你老，說他們是來向你索討四十年前的一筆舊賬來的。」

冼冰突地呆住了。

很長的一段時間，他只是兩眼發直，不說一句話，每個人的心情也就越加的感到沉重。

良久，冼冰才像是轉過念頭來，他點了一下頭道：「這應該就不會錯了……是她——『丹鳳』水紅芍——」

一剎時，他面色如土，舌橋不下，「丹鳳」水紅芍這個名字，像是一把鋒利的寶劍，深深的刺進了他的胸膛！

往事如潮，在他追憶及四十年前的那件痛心往事時，猶不禁使得這位「岳陽門」的前掌門人不寒而慄！

丹房裏靜悄悄的，在突臨大敵的此刻，每一個人都不啻死了半截，在魂飄魄離的夢境中生存着，那麼多雙眸子，居然再也看出昔日所含蓄着的銳氣精芒，只是沉沉垂死一番暮氣！

「一鷗子」冼冰像是三魂悠悠的又回到了現實——

「謝師弟——」他轉向身側的「混元掌」謝山，吶吶的道：「你應該還記得這個人吧；『丹鳳』水紅芍……？」

「混元掌」謝山打了一個冷戰，躬身道：「屬下不敢忘懷……」

「那麼你看……可是此女？」

「這個——」謝山不寒而慄的道：「屬下不敢斷定，師兄這麼一提，倒是有幾分相似……只是，這個女人，如今還活……着麼？」

冼冰慘然道：「愚兄既不曾死，又何怪她尙在人間？」

另一位長老——「采」堂的「醉八仙」段南溪，聆聽到此，忍不住趨前一步，插口道：「老宗師……你們說的莫非是數十年前，鳳凰山遇害的那個女魔頭……水紅芍？」

「一鷗子」冼冰目光一轉，看向他，苦笑道：「段師父……你也知道這個人麼？」

段南溪道：「屬下怎能不知？……如果屬下記憶實在的話，尙還記得當年老宗師你老曾偕同當年六位故友，你們七個人，不是在『鳳凰山』火焚了這個魔頭，怎麼又會……？」

冼冰喟然長嘆一聲道：「段師父你的記憶不差，這件事情難得你還記得這麼清楚……」

段南溪一怔道：「這麼說，『丹鳳』水紅芍火焚喪生這件事是眞的了。」

冼冰頹然搖了二下頭：「那是假的！」

能够聽得懂他們之間這番對話的，也只有在座的三堂長老，而此刻，三堂長老却都怔住了！

「混元掌」謝山與冼冰乃是同門一系，誼屬師兄弟，故此以兄弟見稱，「醉八仙」段南溪與「摩雲手」孔松却是同宗不同門，故而以「宗師」見稱。

其實「混元掌」謝山較這位退休的前掌門師兄要小上十五歲，一身武功半成於這位師兄的調敎，嘴裏雖以師兄見稱，事實上却敬其勝於師尊！

聽了冼冰的話，謝山不禁也怔住了——

「師兄……」他吶吶的道：「這話到底該怎麼說？」

「一鷗子」冼冰苦笑道：「這件事莫怪你們不清楚，事實上悉知當年鳳凰山實情的，僅僅只有我們七個人而已……」

「武林七修？」段南溪冒了這麼一句。

冼冰點點頭，沒精打采的道：「不錯——『武林七修』這是當年江湖上對我們七個人的稱呼……」

「師父！」無雙劍李鐵心喘息着道：「這件事……弟子從來不曾聽你老人家說過……請即賜告，以釋愚昧……才好！」

冼冰「哈！」一聲合起了手上的「玉龍劍」——瘦削面頰上，帶出了無比的淒苦表情！

「我會告訴你們的……」

顯然是一件令他極爲痛心；也是極難啓口的一件往事，只是被眼前情勢所迫，他不得不吐出實情。

冼冰又發出了冗長的一聲嘆息，才吶吶的道：「人非聖賢，誰能無過——爲師也不例外！這件事是爲師生平所幹最大的一件錯事……就是現在追憶起來，仍然使我後悔沉痛不已……也可能是我的一念之仁，才會留下了今日的後患，我固咎由自取，却害了你們……」

說到這裏，由不住語氣哽咽，竟自落下淚來！

「無雙劍」李鐵心痛心的道：「你老人家何必這麼說，這件事只怪弟子無能……不足護維本門，才會落得如此下場！弟子對不起你老托附之恩，更對不起我岳陽門歷代宗師……」

說者傷心，聽者動容。

想到了臨身的大禍，每個人更不禁由衷的興起了悲哀，一時垂首落淚，傷心不已。

丹房裏，傳出了一陣嗚咽之聲，宛若「楚囚對泣」，那裏看得出半點生氣！

悲慘的氣氛繼續蔓延着，每個人都陷於恐懼的沉思裏，空氣陰沉得可怕——一種「大難即臨」的不佳之兆籠罩着，想到切身處，人人都木訥三分。

「老宗師——」說話的是侍立冼冰身邊一個黃衣少年，他並且輕輕的發出了一聲咳嗽。

這聲咳嗽，不啻黃鐘大呂般的在每個人耳鼓震撼了一下，所有的目光，幾乎在同一個時候，齊向着這個黃衣少年集中。

說來奇怪，居然有一半以上的人，對這個少年感到生疏，甚至於連他的名字也叫不上來。也難怪，說起來他只是派來服侍冼冰起居靜坐，本門中的一個末代弟子而已！

尹劍平！

他來本門似乎爲時不長，不足三月。

掌門人李鐵心第一眼看上了他的文靜，他雖然不是本門嫡系，但却是來自第一高門——「雙鶴堂」的門下。

「雙鶴堂」堂主修書推薦，李鐵心也就破格把他留下來，要他在「白塔」先敬師八月，再觀後用。

尹劍平在衆人目光逼視下，並不拘澀，他向着當前的冼冰深深一揖，道：「老宗師，你老人家還沒有說出當年肇事之因……弟子愚昧以爲眼前時間寶貴，如其坐以待斃，不如共圖良策的好！」

眞是「一針見血」的金石良言。

話是再簡單不過，道理更是人人懂得，誰都會說，只是在此時此刻說出來，可就大不簡單！

「一鷗子」冼冰枯澀的臉上，綻開了一絲笑容，頻頻點頭道：「劍平——難得你這個孩子，在這個節骨眼上，尙能臨危不亂，你說的不錯，老夫却是眼前方寸已亂，那是因爲老夫是此一事件的過來人，深深體會出此一刦難的不能倖免與可怕！」

他頓了一下，接下去道：「四十年前，武林中曾經出現了一個極其可怕的人物，這個人，就是剛才我所提到的那個女人『丹鳳』水紅芍——」

冷笑了一聲，他娓娓道來：「這個水紅芍的出身來歷，江湖上傳說不一，有人說她是來自青海『達里木』，有人說她是來自西崑崙，總之，這些都無關宏旨，令人不解的是她的武功怪異驚人，大大有別於各門派，尤其驚人的是此女獨擅一種怪異的毒功——」

「七步斷腸紅！」——說話的是「采」堂堂主段南溪。

「一鷗子」冼冰看了他一眼，點頭道：「不錯，七步斷腸紅——這不是一種毒酒，而是一種駭人的毒功，這種毒功如果混合我先前所說的那種『含沙射影』的內功共同施展，其效力更爲顯著，能使敵人於身中此毒後，七步之內七孔流血而亡，故名『七步斷腸紅』，直到如今爲止，武林中甚至於還不曾有人考究出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毒？更遑論防止之法了。」

「無雙劍」李鐵心聽到這裏，禁不住興出了一聲嗟嘆，在場各人，凡是目睹着方才門外那一場怪異之戰的人，無不心內雪然。

至此，那轎內神秘少女，與冼冰口中所說的這個「丹鳳」水紅芍，她們之間的關係已甚爲明顯，那致人於死地的玄奧功力，無疑的已是「呼之欲出」。

「七步斷腸紅」——每個人心裏，都不禁重覆的唸了一遍，情不自禁的浮現出一種陰森的恐怖！

「一鷗子」冼冰在先前的一度驚惶失措之後，現在又復變得慣常的冷靜！

他冷冷的接下去道：「但是——你們絕不會想到，這個水紅芍她最厲害的地方，並不在她奇異的武功和無人可以化解的『七步斷腸紅』，而是……」

冼冰不勝嘆息的搖着頭。

掌門人以次，每個人都凝神傾聽，無異的，那個叫「丹鳳」水紅芍的女人，已緊緊扣壓住了他們的呼吸。

冼冰臉上現出了一些不自在，他吶吶的道：「……那是她的美色！」

「女人的美」在任何場合裏提出來，都應該是屬於輕鬆一面的，然而此刻，由於心情的迥異，在大家聆聽之下，居然沒有一點點輕鬆的感覺，反倒更爲沉重！

「一鷗子」冼冰看了各人一眼，輕嘆一聲道：「……那是一種出奇的美，美到使任何男人在第一次看見他的時候，都會情不自禁。」

下面的話，他却是碍於出口，頓了一下，才吶吶的接道：「……因此，江湖武林中，許多人都沉迷於她的美色，陷泥足而不克自拔，

毀家毀身，而甘心充作她爲害江湖的奴役……此女貌美如仙，但心如毒蠍，一旦達到目的，卽反臉無情，對其面首任情殺戮，形成當時最可怖的粉紅色陷阱，這才有後來的武林七修挺身而出，爲江湖主持公道。」

掌門人和三堂長老俱都知道這位前掌門人早年義結江湖，風度翩翩，美如子都，正是「武林七修」之一，似乎聽到了這裏，才有些眉目。

「一鷗子」冼冰表情至爲沉痛，苦笑了一下，臉上現出至爲尷尬的神態，頓了一下，才接道：「那時我年事尚輕，閱歷不深……竟然……爲她所乘，如非事後覺悟得早，險些做了岳陽門的罪人！」

話說得很含蓄，但是大家心裏都有數，很明顯的，這位前掌門人當時也着了那個女魔頭的道兒，爲她的美色所乘，本門中人俱都知道這位前掌門人是本門振衰起疲；建功至偉的一個人，本門之所以有後來的聲望，也多得力於他的堅定和威望，如果不是他親口說出來，任何人也難以相信他的早年，竟然還隱藏着如此不足爲外人道及的一段隱秘。

故事的發展，顯然已迫近眉睫——

冼冰冷冷的接道：「……我當時確是鬼迷了心竅……主要也是由於水紅芍看來對我的情有獨鍾，我當時總以爲她並非是一個如外界所傳說那般行徑的女人，因此遲遲不肯對她下手，這件事頗不爲其他六位兄弟所諒解，鬧到後來幾至於起了內鬨——」

他輕嘆了一聲，搖搖頭，頗有往事不堪回首的感傷，銀色的雙眉頻頻眨動着，細長的一雙眸子，蘊含着無比的沉痛，似乎到現在，他還弄不清昔年加諸在自己身上的那段情愛的眞僞——

「直到有一天，我們兄弟裏的二人先後遇害，驗屍證明是喪生在水紅芍的『七步斷腸紅』下，才使我有了醍醐灌頂的覺悟，決心與二位已死的拜兄復仇雪恨！因爲只有我與她最接近，當時就決定由我出面設計約她中伏——」

冼冰緩緩的接道：「那一天在鳳凰山，我們五人佈下了天羅地網，在迂廻曲折的地道裏佈滿了引火之物，地道一端的出口，也都先行設法嚴密封鎖，遂卽由我出面誘她入洞。」

說到這裏，冼冰忍不住長嘆了一聲，道：「……水紅芍活該有此一難，她平日爲人最稱精細，想不到這一次竟是大大的失察，而着了我們五人的道兒，直到發覺不妙時，已是進退維谷，大拜兄石子奇一聲令下，各人皆將事先藏置的火種引燃地道裏的乾柴，大火頃刻而起，火龍也似的蔓延開來。」

冼冰呆住了，不再出聲。

「香」堂堂主「混元掌」謝山忍不住道：「師兄……這麼一來，那個水紅芍焉能尚會有活命之機？」

冼冰苦笑了一下，冷冷的道：「你說的不錯，她原是不應該再活着出來的……如果不是我在她臨危之際，打開了地道的出口，她必然是死定了！」

「師兄……是你？」謝山瞪目結舌，百思不解的道：「你老……爲什麼要這麼做？這麼一來，豈不是前功盡棄了麼？」

冼冰緩緩垂下頭來，他輕拾袍袖，在眼角上揩了一下，各人才忽然警覺到這位前掌門人；被譽爲本門「宗師」的老人，竟然不勝傷情的淌出了眼淚！

微微搖着頭，冼冰慘笑着道：「大火引燃時，我清楚聽見她痛苦的呼叫聲，並且不時的叫喚着我的名字，訴說對我的眞情……我實在狠不下這個心，才爲她打開了地道的出口……可憐她雖然逃得了活命，却將一張閉月羞花的玉貌，燒得慘不忍睹，一頭秀髮也付之一炬而化爲飛灰，就那樣，她像鬼也似的淒厲，叫囂着衝門而出，一去不返……自此以後，就再也沒有她的踪影了。」

空氣短時間陳現出一片靜寂，各人這才明白此一段事件的本末。

冼冰苦笑道：「我知道她恨我……雖然事隔四十年，只是每當我想起這件事時，內心總會興起無限的內疚，我永遠也忘不了她奔出地道時的狼狽淒慘情景，忘不了當時她注視我的眼神，雖祗是匆忙中的一瞥，也令我永世不能忘懷，這些年來，我也常爲這事在責怪我自己，直到如今爲止，我還不知我是否錯了！」

「無雙劍」李鐵心喘息着道：「這是她爲害人間自落的下場，師父已對她網開一面，她焉能……責怪你老的不當……？更沒有理由，在事隔漫長的四十年之後，兀自上門興仇……太不應該了……」

各人都抱持與掌門人同樣的看法，紛紛隨聲附合。

冼冰却獨持異議的搖着頭，他是這一事件的當事人，自有排斥衆議的理由。

「不！是我錯了！」冼冰沉痛的道：「你們不能怪她向我復仇，只能怪我當時狠不下心來，如果我聽令她的哀求呼喚不理睬的話，或是與四位拜兄一樣，引火之後卽行離去；根本就聽不見她的呼叫也好，偏偏只怪我對她難忘故情……」

「你們都不是女人！」他繼續道：「所以你們不會瞭解女人尤其不會瞭解到一個很美女人的內心思維，事實上，一個很美的女人，她所愛惜美容的程度，可能有甚於生命，所以，我在水紅芍遭受毀容之後才救她出困，本身就是一項極大的錯誤，還有——」

冼冰苦笑了一下，接着道：「如果當時水紅芍在地道被燒焚時；所說的都是實情的話，我的這種作爲，在她看來，便是忘情薄義——一個女人，最不能容忍的是男人的欺騙無情！我何不幸——却把這兩種女人視爲十惡不赦的大罪，都集於一身，所以，水紅芍苟活人世一日，她必然不會放過我的——更不幸的却是聯帶的害了你們，害了我『岳陽門』數百年來相承不斷的千秋大業！」

說到這裏，語音哽咽，不覺老淚縱橫，婆娑滴下。

李鐵心發出了一陣輕微的咳聲，他這時看上去很不好，一張臉想係因爲過久閉穴的結果，已經變成了猪肝顏色！只見他上胸劇烈的起伏着——

「師父——」他頻頻喘息着道：「本門三百年基業，不能……就這麼毀了……你老人家務必要想一個法子拯救本門這步刦難……弟子……弟子……只怕——」

冼冰只顧追叙着那段痛心往事，倒不曾注意到眼前李鐵心的情形，這時乍然驚覺，不禁猝然一驚！

他身軀前探，一把抓住了李鐵心手上脈門，驚惶的道：「不要開口出聲——」

五指觸處，只覺得對方脈象宏大，跳動劇烈，身上奇寒似冰，分明已現危急，情急之下，正思以本身內力貫入，以補充他虧損的元氣，其勢已是不及，只見李鐵心嘴張處，一口鮮血箭也似的噴了出來，身軀一歪，全身頓時萎縮下來！各人目睹及此，俱不禁大吃一驚，紛紛趨前。

「一鷗子」冼冰驚呼一聲，左掌探處，已按在了李鐵心頂門之上，在他眞力灌注之下，李鐵心全身起了一陣疾烈的顫抖，霍地睜開了雙目，像是忽然振奮了一下！無奈傷毒過重，眼前已是回天乏術。

（未完）

武林軼聞

馮瑞文一棍壓羣雄

賴嚴霜。文

現時港九女拳師當中，已屆高齡而又享譽的一個女拳師馮瑞文師傅，在筲箕灣居住，由叔父馮昌蘭教授拳脚，馮瑞文當時只是一個普通的少女，對於武術非常有興趣，她的父親本身就是一個師傅，叫她一邊讀書，晚上習武，一年過外，她對父親的功夫略有研究。某天，叔父馮昌蘭偶然到訪，看見馮瑞文在廳中練武，居然腰馬有勁，認爲她是一個女子，學習武藝竟然如此苦心，欣然把他的家傳技藝教授給她，她的父親亦表示讚成，於是，馮瑞文就改從叔父馮昌蘭習技了。三年過外，因爲叔父已經年老，她的父親馮興發適值到廣州經商，携眷同行，馮瑞文暫時沒有教師，只好晚上自行練習。當時有個師傅叫陳培，他的武館設在廣州泰雲橋脚，與馮家居住的西炮台相距不遠，那時有所謂五虎將，爲首的一個就是陳培，馮瑞文經過他的武館之前，往往站着觀看，心裏暗暗佩服，歸家對父親說知，想投入陳培館下習技，馮興發便親往陳館磋商，當時陳培所教授的門徒，俱是碼頭苦力，或者米艇的伙記，彪形大漢，並無女子習技，那時聽到馮興發說出欲把女兒帶到陳館學習武藝，而且馮瑞文亦學過多少武藝，欣然點頭，於是，馮瑞文就投身於陳館，而且在陳培教授武藝之外，兼教跌打醫術。那時廣州拳師當中，有個名拳師叫做林蔭棠，馮瑞文學得起勁，便不讀書，專心習武，學完陳培的武藝，再學林蔭棠的拳脚，碰着有人叫這兩位師傅登台表演，馮瑞文例必同行，因爲當時女子登台表演拳脚的並不多見，她就加倍的受人注意。

不久之後，當局提倡國術，舉行廣東全省國術比賽，集中南北各派的精兵，已經有名氣的北方五虎顧汝章，傅振嵩，萬籟聲，王少周，李光五，或者南拳的名手林耀桂，林蔭棠，林世榮等擔任做評判，參加的人分做男子組與女子組。馮瑞文習技已久，報名參加，比賽結果，獲得女子組冠軍，她的玉照刋登在當時報紙上面的顯著地位，於是，更加飲譽。

陳培跟林蔭棠兩個師傅認爲她已經有了名氣，主張由她另行設館授徒，以便喜歡學武的女門人投身該處學習。

那時她開設一間國術社，叫做「馮瑞文男女國技團」，兼醫跌打傷科，習技者甚衆，馮瑞文就此奠定了武術地位，港澳知名，不久，香港菓菜行之鮮菓部，忽然派人到省城找馮瑞文，道達來意，他們欲聘請馮瑞文做教頭，負責教授拳脚，並且肯付高酬。那時馮瑞文雄心萬丈，因爲自己在廣州習技多年，雖有聲譽，但却師傅在場，想開枝散葉，應該過埠發展，念及於此，便卽答應。

原則上馮瑞文已經答應，她年紀雖輕，做事却極有頭腦，當晚就謁見師傅陳培，商量此事，陳培聽了她的話，心裏吃驚，因爲香港各種人物都有，品流複雜，而且有黑社會，就算名氣很响的拳師出來當教頭，仍有人上門踢盤，何況她所教的是菓菜欄這一行，全是彪形大漢呢？因此，略爲躊躇。馮瑞文看見師傅的神態，便問他何以躊躇不決，陳培想了想，並不正面答覆，只帶她去謁見師公胡賢，原來陳培的武藝是胡賢教授出來的，胡賢聽了，非常高興，沒有怪責陳培的膽怯，只是鼓勵馮瑞文，認爲她有膽有色，叫她單人匹馬到香港去，不過，必須帶備三枝旗。抵達香港之後，便要在門外插起這三枝旗，到時如果有人想踢盤，也會追問那幾枝旗的來歷，不敢欺負他，馮瑞文聽了，喜出望外，立刻動程赴港。

馮瑞文抵達香港之後，就在鮮菓行的門外掛起三枝旗，第一枝旗寫着「西關胡」，第二枝旗寫着「黃沙陳」，第三技旗然後是她自己的馮瑞文男女國技團。

當時西關所有拳師當中名氣最响的就是胡賢，故稱西關胡。另外一枝就是黃沙陳，卽陳培，如果由廣州到香港去的拳師，必然知道這兩個人是武林高手，門徒極衆，不敢輕舉妄動，而且對馮瑞文也另眼相看。

那時在鮮菓行有一個老前輩，姓劉，名根，此人亦是胡賢門下的弟子，名列四大天王，因爲他的入息豐富，雖然有好功夫，但却不肯教人，故此，出來行走的青年，畏他三分，稱呼他做根叔，此時根叔並非很老，只有四十多歲，他聽見鮮菓行請了一個女人回來做教頭，心裏暗覺驚奇，抽空到該處看看，忽然發覺鮮菓行戶外掛着三技旗，第一枝旗是西關胡，分明是他師傅胡賢的旗幟，心裏暗想，師傅的爲人非常謹愼，何以贈旗給一個黃花少女做幕後的支持人呢？一邊想着順脚走進去。

馮瑞文看見了立刻趨前行禮，說：「原來是師伯，我在廣州啓程之前，師傅和師公已經吩咐過，叫我抵達後首先拜訪師伯，可惜事務繁忙，未有時間拜訪，反而勞動師伯駕到，敬希師伯原諒！」

劉根聽了更覺驚奇，說：「西關胡的旗幟是否胡賢師傅送給你的呢？」

馮瑞文說：「師伯既然是一家人，我亦不必欺騙你，師公此次對我來港就職，希望我替本門爭一點光榮，但又怕我年輕，名氣不大，被人欺負，故此，特意送旗給我，使我憑着它高燈遠照，安心教授拳脚，並吩咐必須拜候師伯，請師伯多多指示。」

她不但承認此事，而且把保護責任放在他的身上，稱之爲師伯，劉根聽了，當然不會繼續查問，便把鮮菓欄實際情形告訴她，說：「鮮菓欄的教頭實在不容易做，以前來過幾個教頭都給彭合用棍趕走，如果你的棍不够精微，便要小心考慮。」

馮瑞文連忙追問：「這位彭合先生究竟是甚麼人呢？」

劉根說：「彭合是鮮菓行的老會員，身份是值理，現時有四十多歲，他早晚練棍，有十八年過外，棍法如何精微，無人知曉，不過，從來無人能敵，故此，鮮菓欄的教頭不能够戰勝他，就無法立足。」

馮瑞文聽了，臉有難色，趕快問：「根叔，彭合的棍法有何精妙呢？」

劉根說：「彭合之棍，因爲他閉門練習，雖然精微，別人無法知情，不過，我是武林中人，看見他在此間向當值的拳師比較棍法，有一招棍法叫做掌心雷，並非尋常的棍法可比，他擅用左手，那一招是由左手釣魚棍變招出擊的，稱做掌心雷，可見非常威猛，如果你想破彭合的棍，先要研究如何應付掌心雷。」

根叔所言，不過如此，實際上對於彭合的棍法所知未深，不過，馮瑞文爲人絕頂聰明，聽了欣然說：「多謝根叔指教，我自有辦法應付他，請你放心。」

此後馮瑞文教授棍法或拳脚，就留意鮮菓

欄的門人，看看那一個曾經學習過彭合的棍，如果有這麼一個人，他的棍法一定特別好，有些基礎，她暗中觀看，認爲那些門徒當中，棍法最好的一個人叫做左昆，他並非姓左，不過歪嘴，嘴向左邊歪去，故此，一般人把他稱做左昆。

有一日，馮瑞文約左昆個人到茶樓品茗，順口問一句：「左昆，你習技已久，當然對以前所有教頭都略爲認識的，是否他們給彭合用棍趕走呢？」

左昆對她並無惡感，當然有問必答：「馮師傅，以我所知，彭合有一手絕招，用棍打出，無人能及，任何教頭在此教授拳棒，初時他絕不理會，教足了半年，便要登門較量棍法，一連有四個教頭先後敗在他的棍下。」

馮瑞文說：「聞說他的棍法特別古怪，他已苦練十多年，究竟何種棍法最爲精妙呢？」

左昆苦笑一下，說：「馮師傅，彭合從來沒有把棍法教授給人，故此，我亦不知道他何種棍沙最爲精妙。」

馮瑞文聽了，低聲說：「左昆，老實講句，我在廣州已經知道彭合的棍法特別厲害了，如果我沒有出色的絕招可以擊倒他，亦不敢來此就職，聞說他最擅長是用左手釣魚棍變成掌心雷，這一招棍法並非無人可破，我將擊破左手釣魚棍的幾種絕招教授給你，由你苦練，六個月便有把握取勝，因爲他的招式我已知情，我的招式他並無所知，取勝大有把握，不過，以我來說，我只是教頭，跟一個值理較量棍法，即使贏了亦不恭喜，故此，我想用你破他的棍，未知你是否有心苦練呢？」

左昆聽了，喜出望外，說：「馮師傅肯教我，我當然日夜苦心練習，只是恐怕六個月時間太短，並無所成。」

馮瑞文見他答允，非常高興，說：「我所教授的一套棍法叫做五郎八卦棍，實則化棍爲槍，非普通棍法所能及，你一定要苦心練習，特別是用以對抗左手釣魚棍的幾招，怪蟒翻身與毒蛇打霧，更加要練習得到家，一勝一敗，只是一錢之差。」

左昆欣然受教，不必細表。

當時在鮮菓行的規矩，每到禡日，就在館中開飯，那一年是正月十六，亦是上元佳節，劏鷄煲豬肉，還有燒酒，食完飯之後，在館中練武，那時左昆已經有些功夫，可以助教，故此他亦提早到館中等候門徒到來。不料此時彭合忽然抵達，臉上透出酒氣，手持一條單頭棍，抵達之後，微微一笑，對馮瑞文說：「馮師傅，我在鮮菓行一向都有此規矩，要考教頭，任職六個月之後我就要跟他較量棍法，你到任已經有七個月之久了，今日上元節，飲完兩杯，故此，走來看看，跟你玩玩棍法，是否配做本行的教頭。」

馮瑞文聽了，非常滋油淡定，說：「合叔想研究我的棍法，如此賞面，我當然不敢推辭，不過我的棍法已經傳給左昆，如果你想研究，與左昆較量好了，因爲教頭的棍法是否特別出色，這是另外一回事，最重要的就是他能够把棍法傳授給門徒，短期之內，便有成就。」

彭合聽了，心裏暗想，左昆在此習技，一向只有渾身牛力，雖然學了六個月的棍法，怎能打得出色呢？因此他聽了就說：「好，你既然說明贏了左昆，就等於打贏你，我就跟左昆一決雌雄好了。」

馮瑞文看見他已答應，便向左昆那邊望了一眼，說：「左昆，合叔既然答應跟你較量，你就向他領教幾招。」

左昆早就化了幾個月的時間，練習擊破左手掌心雷的絕招，那時聽了，喜出望外，但仍沉住氣，擺出一副勉強招架的模樣，走近兵器架，拿出一枝單頭棍來。即是說，兩人俱是用單頭棍打鬥的，所謂單頭棍，一頭大一頭細，形如花槍，因爲這種棍頭大尾細，打出來的時候，如果順勢衝刺，另有一種標力，比較普通棍頭棍尾同樣粗大的那種棍快速得多，所以，精於棍法的人，往往用單頭棍交手。

他剛剛拿到單頭棍，就看見彭合已經橫棍在手，擺出一招獨釣寒江的架式，那時，彭合對左昆說：「阿昆，我這一招叫甚麼呢？」

左昆說：「你這一招叫做獨釣寒江。」

彭合微微一笑，說：「阿昆，你能否破我這一招呢？」

左昆說：「請合叔準備，左昆發招！」講完這句話，左昆將手中的棍要了半個圈，準備進攻，可是，當他那一個圈只是圈了半個，仍未劃足一個圈之際，彭合的棍已經勃然一聲，向左昆腹部猛刺過來，這一招化棍爲槍，叫做騰蛇鑽穴，快如閃電，等閒之輩，不易招架，不料左昆雖然圈了半圈，始終隨時準備對方出擊，看見彭合一棍刺來，立刻收棍，順勢把那條棍豎高，要出頂天立地這一招，同時退後半步，壓住彭合之棍，那時兩人都緊握棍尾，兩條棍的靠近棍尖之處，互相擠壓，變成兩棍交义的模樣。彭合正是想對方用這種棍法抵擋自己，他看見兩棍交义，心裏十分歡喜，以爲左昆中計，於是傲然說：「左昆，我讓你一步，你可以先收棍向我進攻。」

馮瑞文教他多時，但仍擔心左昆忘記平時所教之棍法，於是，聽了就說：「左昆，此乃合叔的好意，你該接受。」

這句話等於暗示左昆把平時所學習的幾招施展出來，左昆聽了，說聲：「遵命！」隨即人到棍到，前鋒手略爲運力，縮去少少，後手使勁一揮，便要出毒蛇噴霧這招，刺向彭合咽喉。彭合本來希望他收棍之際同時出擊，怎料對方並非收棍，只是把那條棍輕輕撥開少許，便即進攻，其快無比，因爲對方搶攻極急，咽喉重地，不能給他刺中，彭合趕快退後，同時用棍招架，不料左昆的棍法除毒蛇打霧之外，還有怪蟒翻身這一招，向前衝刺之棍落空，立即收回，但却並非轉身，而是把那條單頭棍由右邊腋下揷到背後，彷如虎尾棍，因爲他變招極快，彭合的一條棍已經抬高，下邊空虛，無法招架，於是給對方之棍搶入中門，如果左昆想打傷他，用棍尖發力一撞，他就身受重傷，可是，馮瑞文早已吩咐過切勿打傷他，因爲他是叔父那一輩，而且是鮮菓欄的值理，因此，他的棍刺到靠近彭合胸前之處，只是用力向上一挑，拍的一聲，彭合之棍就給他挑開，脫手而飛。

棍已跌在地上，顯然打輸了，馮瑞文連忙對左昆說：「阿昆，合叔有心讓你，你還不快些向他道謝！」

左昆聽了亦即會意，立刻趨前向彭合說：「合叔，多謝你手下留情，我該向你道謝。」

合叔聽了，欣然色喜，說：「馮瑞文，看不出你雖是個女子，年紀這樣輕，竟有此經驗，確是難得，你不但應該留在鮮菓行做教授，我的兒子一向由自己教授技擊，未曾出來學習，你的功夫確是不錯，教導有方，明日起，我還叫他來拜你爲師。」

翌日早上，他果然帶了兩個兒子到鮮菓欄當面拜師，而且命令各人賣出一籮生菓之後，就抽出少許錢財作爲國術部的消費，因此，國術部每月多了三幾百元，大家歡喜。

馮瑞文就此在鮮菓行當教頭了，一個少女能够立足於許多彪形大漢之間，教授武功，確是不容易，由此可見她的師傅和師公，綽號「黃沙陳」，「西關胡」，確是架勢堂人馬。

——完——

新派俠義長篇

白玉老虎

古龍・文　盧令・圖

奇兵闢別徑　詭計誑紅顏

——▲奇兵▼——

（一）

四月二十五，晴。

院子裏百花盛開，陽光燦爛，無忌已經在陽光下站了很久。

這裏是上官刃的後園，上官刃就站在他對面一棵銀杏樹下的陰影裏，甚至可以把他臉上每一個毛孔都看得很清楚。

因爲太陽正照在他臉上。

陽光刺眼，他幾乎連上官刃的容貌五官都不太清楚。

這種位置當然是上官刃特地安排的，無忌根本無法選擇。

就算後園裏只有他們兩個人，在這種情況下，他也不能出手。

他根本看不清上官刃的動作，可是他的每一個動作都逃不過上官刃的眼。

他不能不佩服上官刃的謹愼和仔細。

上官刃終於開口。

他忽然道：「無論多巧妙的易容術，到了陽光下，都會露出破綻來。」

無忌道：「哦？」

上官刃道：「人皮面具也一樣，死人的皮，究竟跟活人的不同。」

無忌道：「哦。」

上官刃道：「你臉上若有一張死人的皮，現在你也已是個死人。」

無忌忽然笑了。

上官刃道：「這並不好笑。」

無忌道：「可是我忽然想到了一件好笑的事。」

上官刃道：「什麼事？」

無忌道：「聽說有很多人皮面具，是用死人屁股上的皮做成的，因爲屁股上的皮最嫩。」

他還在笑：「難道你認爲我會把別人的屁股戴在臉上？」

上官刃冷冷道：「你並不是一定不會這麼做的，我看得出你這種人，到了必要時，什麼事你都做得出。」

無忌道：「我眞的是這種人？」

上官刃道：「就因爲你是這種人，所以我才要你到這裏來。」

無忌道：「爲什麼？」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趙無忌被選中爲上官刃的總管，在臨要搬到上官刃住處的前一晚，無忌從地道潛往找雷震天，詎知到達地室發覺雷震天已被人刺殺，當時兇手雖可擊殺無忌，但兇手却在一擊不中之後悄然而去，跟着，唐娟娟進來一口咬定是無忌刺殺了雷震天，無忌沒承認但也無法辯白，唐娟娟毫不理會雷震天的死因，反而勾搭無忌，在唐娟娟獲得滿足離去之後，無忌無法入睡，他在忖𢦤那刺殺雷震天的人是誰，他本有機會可殺死無忌，因何又不下手？無忌假定那人是他的朋友，因那人知道的秘密太多了，如不是朋友那就……

上官刃道：「因爲這種人通常都很有用。」

無忌又笑了：「可惜這種人，通常都有個毛病。」

上官刃道：「什麼毛病？」

無忌道：「這種人都跟你一樣，都不喜歡晒太陽。」

上官刃道：「一個時辰之前，太陽還沒有晒到這裏。」

無忌道：「我知道。」

上官刃道：「你本該早點來的。」

無忌道：「只可惜一個時辰之前，我還沒有醒。」

上官刃道：「你通常都睡得很遲？」

無忌道：「有女人的時候，我就會睡得很遲。」

上官刃道：「昨天晚上，你有沒有女

人？」

無忌道：「只有一個。」

上官刃道：「你明知今天早上要來見我，爲什麼還要找女人？」

無忌道：「因爲我高興。」

上官刃不說話了。

無忌很希望能看看現在他臉上是什麼表情，如果無忌眞的看見了，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因爲現在他臉上的表情，無論誰看見了都會覺得很奇怪。

幸好無忌看不見，別人也沒有看見。

過了很久，上官刃才冷冷的說道：「這裏是唐家堡。」

無忌道：「我知道。」

上官刃道：「在這裏找女人，並不容易。」

無忌道：「我知道。」

上官刃道：「你怎麼找到的？」

無忌道：「我也一樣找不到，幸好我有法子能讓女人找到我。」

上官刃道：「是那個女人來找你？」

無忌道：「嗯。」

上官刃道：「她爲什麼要找上你？」

無忌道：「因爲她高興。」

× × ×

上官刃又不說話了。

這次他臉上的表情，一定比剛才更精采，只可惜無忌還是看不見。

這次不等他開口，無忌已經搶着道：「我希望你能明白一點。」

上官刃道：「你說。」

無忌道：「你既然看得出我是個什麼事都能做得出的人，就應該知道，我不但貪財，而且好色，有時候甚至會喝得爛醉如泥。」

上官刃道：「說下去。」

無忌道：「只不過這些都是我的私事，我做事一向公私分明。」

上官刃道：「很好。」

無忌道：「你要我留下，就不能過問我的私事，否則你現在就最好要我走。」

上官刃又盯着他看了很久，一雙銳眼在陽光下看來就像是兀鷹。

一種專吃死人屍體的鷹。

在這一瞬間，無忌幾乎認爲上官刃已經準備對他出手。

但是上官刃只簡單的說出了四個字，就忽然閃沒在樹下的陰影中。

他說：「你留下來。」

（二）

三明兩暗五開間的一棟屋子，座落在一個很陰冷的院子裏。

院子裏種着幾十本海棠，幾棵梧桐。

這就是上官刃爲無忌安排的住宿處，是一個叫「老孔」的人帶他來的。

老孔並不姓孔。

老孔也姓唐，據說還是唐缺和唐傲的堂叔，只不過除了他自己之外，誰也沒有把他們這種親戚關係看得太認眞。

老孔有一張紅通通的臉，臉上長着個紅通通的酒糟鼻子。

無忌問他：「你明明姓唐，別人爲什麼不叫你老唐？」

老孔的回答很有理：「這裏人人都姓唐，如果叫『老唐』，答應的人也不知道有多少。」

無忌又問道：「別人爲什麼叫你『老孔』？」

老孔的回答更妙：「孔的意思，就是一個洞，我這人就是一個洞，隨便什麼樣的酒，都可以從這個洞裏倒下去。」

× × ×

老孔的職務很多，不但是無忌的跟班，而且還是無忌的厨子。

無忌的一日三餐，每餐六菜一湯，都是老孔做出來的。

他做菜的手藝實在不能算太高明，炒出來的牛肉簡直像牛皮。

每天每頓飯他都要炒一碟這樣的牛皮，無忌已經連續吃了七八頓。

除了吃飯外，無忌唯一的工作就是記帳，把十來本又厚又重的帳簿，一張張，一條條，一樣樣，登記到另外的帳簿上。

這就是上官刃交給他的工作，這種工作簡直比老孔炒的牛肉還乏味。

無忌實在很想一把揪住上官刃的衣襟，問個清楚。

「你特地把我請來，就是爲了要我來做這種鳥事的？」

只可惜這兩天他連上官刃的影子都沒有看見。

× × ×

這棟宅院不但比外表上看來大得多，也比無忌想像中大得多。

無忌可以活動的範圍却很小。

不管他出門之後往那個方向走，走不出一百步，就會忽然出現一個人，很客氣的告訴他：「這條路不能向前走了。」

「前面是禁區，閒人止步。」

這地方的禁區眞多，上官刃的書房，大小姐住的院子，甚至連倉庫都是禁區。

每一個禁區的附近，都至少有七八個人看守。

要打倒這些人並不難，可是無忌絕不會這麼樣做的。

「小不忍則亂大謀」。

這句話以前對無忌來說，只不過是句陳舊的老調而已。

可是現在無忌却已經深切的體會到其中的含意，上官刃這麼樣對他，很可能也是種考驗。

所以他只有忍耐。

所以他只有每天躭在他的房裏，吃牛皮，記帳簿，看院子裏的海棠和梧桐。

他已經躭了三天。

× × ×

唐缺居然也沒有露面。

無忌忽然發覺自己居然好像有點想念這個人了，陪他一起吃飯，至少總比吃牛皮好些。

那條熱鬧的街道，那些生意興隆的店舖，也比這裏有趣得多。

無忌實在很想到外面去逛逛，但是老孔却阻止了他。

「你不能出去。」

「爲什麼？」無忌有點生氣：「我又不是囚犯，這裏又不是監獄。」

「可是你最好還是不要出去。」老孔顯得很忠心耿耿的樣子，解釋着道：「大老爺特地把你請來，絕不會爲了要你做這些事，他一定是想先試試你。」

這一點無忌也已想到。

老孔道：「所以他隨時都可能交下別的事讓你做，你若不在，豈不是錯過了機會。」

無忌同意。

機會是絕不能錯過的，無論什麼樣的機會，都不能錯過。

現在他已到達成功的邊緣，隨時都可能會有刺殺上官刃的機會出現。

所以他只有每天躭在他的房裏，吃牛皮，記帳簿，看窗外的海棠和梧桐。

他幾乎已經快悶出病來了。

× × ×

老孔的日子却過得很愉快。

他用一頓飯的工夫，就可以把三頓飯都做好，因爲每頓飯的菜都是一樣的。

吃早飯的時候，他就開始喝一點酒，吃午飯的時候，他喝得多一點。

睡過一個午覺之後，酒意已醒，他當然要重頭開始喝。

吃過晚飯，他就帶着六分酒意走了，回來的時候通常已是深夜，通常都已喝得爛醉如泥。

第四天晚上他正準備出去的時候，無忌忍不住問他：「你要到那裏去？」

「只不過出去隨便走走。」

「每天晚上你好像都有地方可以去，」無忌在嘆氣：「可是我好像什麼地方都去不得。」

「因爲你跟我們不同。」

「有什麼不同？」

「你是大老爺特地請來的，又是大倌的朋友，是個上等人。」

上等人就該去上等地方，只可惜這裏的上等地方都是禁區。

老孔瞇着眼笑道：「我們就不同了，我們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因爲我們是下等人，那些地方是只有下等人才能去的。」

無忌道：「爲什麼？」

老孔道：「因爲，那本來就是下等地方。」

無忌問道：「你們通常都在那裏幹什麼？」

老孔道：「在下等地方，做的當然都是些下等事。」

無忌道：「下等事是些什麼事？」

老孔笑道：「其實也沒有什麼，只不過喝喝酒，賭賭錢，吃吃小姑娘的豆腐而已。」

無忌笑了：「這些事上等人也一樣做的。」

老孔道：「同樣的一件事，如果是上等人在上等地方做出來的，就是上等事，如果是下等人在下等地方做出來的，就變成下等了，上等人就會皺起眉頭，說這些事下流。」

他說的不但有理，而且還有點哲學味道。

無忌道：「那裏都有些什麼人？」

老孔道：「當然都是些下等人，左右不外是些家丁警衞，厨子丫頭而已。」

無忌的眼睛亮了。

如果能跟這些人混熟，他的行動就一定會方便得多。

他忽然站起來，拍了拍老孔的肩，道：「我們走吧。」

老孔道：「你要到那裏去？」

無忌道：「你到那裏去，我就到那裏去。」

老孔道：「你是個上等人，怎麼能去那些下等地方。」

無忌道：「就算我白天是個上等人，到了晚上，就變成下等人了。」

他微笑又道：「我知道有很多上等人都是這樣子的。」

老孔也笑了。

他不能不承認無忌說的有理。

「但是有一點我要事先聲明。」

「你說。」

「到了那裏，你就也是個下等人了，喝酒，賭錢，打架，都沒關係，有機會的時候，你甚至可以乘機摸摸魚。」

「摸魚？」無忌不懂。

「那裏有很多長得還不錯的小丫頭。」老孔又瞇起眼：「她們也喝酒，也賭錢，只要喝酒，就會喝醉，只要賭錢，就會輸光。」

無忌已經明白他的意思：「只要她們一喝醉，一輸光，就是我們摸魚的時候到了。」

老孔笑道：「原來你也是行家。」

無忌也笑道：「有關這方面的事，上等人絕對比下等人更內行。」

老孔道：「只有一個人的魚你千萬不能摸，你連碰都不能去碰她。」

無忌道：「爲什麼？」

老孔道：「因爲這個人我們誰都惹不起。」

無忌道：「這個人是誰？」

老孔道：「她叫雙喜。」

無忌道：「雙喜？」

老孔道：「她就是我們大老爺的大小姐的大丫頭。」

他嘆了口氣，苦笑道：「惹了她，就等於惹了大小姐，誰惹了我們那位大小姐，就等於自己把自己的腦袋塞到一個特大號的馬蜂窩裏去。」

× × ×

有關這位大小姐的事，無忌已經不是第一次聽見了，現在他雖然還沒有見到她的人，却已領教到她的大小姐威風。

其實無忌並不是沒有見過她，只不過那已是十多年以前的事了。

那時她還是個很瘦弱，很聽話的小女孩，總是梳着兩條小辮子，一看見陌生人就臉紅。

現在她已變成個什麼樣的人了？長得是什麼樣子？別人爲什麼如此怕她？

無忌忽然很想看看這位人見人怕的大小姐，究竟有多麼威風，多麼可怕。

× × ×

他先看到了雙喜。

這位大丫頭威風，已經讓人受不了。

（三）

屋子裏烏烟瘴氣，味道嗅起來就像是個打翻了的垃圾桶。

可是屋子裏的人却好像完全沒有感覺到。

一間本來只能容得下十來個人的屋子，現在却擠進了好幾十個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的打扮得花枝招展，有的精赤着脊樑，有的臭烘烘，有的香噴噴，可

是每個人臉上的表情都一樣。

每個人都瞪大了眼睛，看着雙喜，等着雙喜把手裏的骰子擲出來。

× × ×

雙喜的手又白，又軟，又小，就像一朵小小的小白花。

她的人也一樣白白的，小小的，俏俏的，甜甜的，臉上還有兩個好深好深的酒窩。

她的小手裏抓着三顆骰子，領子上的鈕扣解開了兩顆，一隻脚蹺在板櫈上，一雙大眼睛的溜溜直轉。

這一把下注的人可眞不少，下得最多，押得最重的，是個大痳子。

無忌見過這個人，這人是上官刃書房附近的警衛，曾經把無忌擋回去兩次。

平常他說話的時候，總是帶着種皮笑肉不笑的樣子，可是現在他却連假笑都笑不出了，一張大圓臉上，每粒痳子都在冒汗。

這一注他押了十三兩銀子，這已經是他的全部財產。

忽然間，一聲輕叱，「叮」的一响，三顆骰子落在碗裏。

「四五六！」雙喜跳了起來大喝一聲！「統殺！」現在她的樣子看起來已經不像一朵小白花了，現在她看起來簡直就像一條大白狼。

無忌從未想到一個像她這樣的小姑娘，會變成現在這樣子。

痳子的臉色也變了，悄悄的伸出手，想把已經押下去的賭注收回來。

只可惜他的手脚不够快。

雙喜忽然轉過頭，盯着他。

「你想幹什麼？是不是想賴？」

痳子的手已經抓住了那錠十兩頭的銀子往回收，已經騎虎難下了，只有硬着頭皮道：「這一把不算，我們再擲過。」

雙喜冷笑，忽然出手，一個耳光往痳子臉上摑了過去。

她出手已經够快了，可是她的手還沒有摑在痳子臉上，就已被無忌一把抓住。

無忌本來還遠遠的站在一邊，忽然間就已到了她面前。

雙喜的臉色也變了。

她從來沒有看見過這個人，也從來沒有看見過這麼快的身手。

她勉強忍住火氣，道：「你是來幹什麼的？」

無忌笑了笑，道：「我也不是來幹什麼的，只不過想來說句公道話而已。」

雙喜道：「你說。」

無忌道：「剛才那一把，本來就不能算。」

雙喜道：「爲什麼？」

無忌道：「因爲這副骰子有假，這副骰子每一把擲出來的都是四五六。」

雙喜的火氣又冒了上來，只可惜隨便她怎麼用力，都揮不脫無忌的手。

一個聰明的女孩子，眼前虧是絕不會吃的。

雙喜是個聰明的女孩子，眼珠轉了轉，忽然笑了：「你說這副骰子每一把都能擲出四五六？」

無忌道：「不錯。」

雙喜道：「隨便誰擲都是四五六。」

無忌道：「隨便誰擲都一樣。」

雙喜道：「你擲給我看看。」

無忌笑了笑，用另外一隻手抓起了碗裏的骰子。

雙喜忽然又道：「你擲出的如果不是四五六呢？」

無忌道：「我擲十把，只要有一把不是四五六我就替他賠給你一百三十兩。」

雙喜笑了。

她本來就喜歡笑，除了在賠錢的時候之外，沒事也會一個人笑上半天。

現在她更忍不住笑。

連擲才把四五六？天下那裏會有這種事？這個人一定有毛病。

無忌道：「你若輸了呢？」

雙喜道：「你若能一連擲出十把四五六，你要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

無忌道：「好。」

他的手一放，三粒骰子落在碗裏。

「四五六」。

他一連擲了十把，都是四五六。

雙喜笑不出了。

無忌微笑道：「你看清楚了沒有？」

雙喜點點頭。

無忌道：「你剛才是不是說，我要你幹什麼，你就幹什麼。」

雙喜又點點頭，臉忽然紅了。

她忽然想通了這句話的含意——這句話本來就不是女孩子能隨便說的。

無忌看着她的那種眼色，實在不能算很規矩。

雙喜忽大聲道：「可是現在不行。」

無忌故意問道：「現在不行？什麼事不行？」

雙喜的臉更紅，道：「現在隨便你要我幹什麼都不行。」

無忌道：「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行？」

雙喜眼珠子又轉了轉，道：「你住在什麼地方？等一會我就去找你。」

無忌道：「你眞的會去？」

雙喜道：「不去的是小狗。」

無忌終於放開了她的手：「我就住在後面角門外那個小院子裏，我現在就回去等你。」

× × ×

老孔一直在愁眉苦臉的嘆着氣，就好像已經眼看着無忌把腦袋塞進了馬蜂窩，想拉都拉不出來了。

雙喜一走，痳子就過來用力拍着無忌的肩，表示已經决心要跟無忌交個朋友。

老孔却在不停的跺脚：「我叫你不要惹她，你爲什麼偏偏要惹她，現在她一定回去請救兵去了，等到大小姐去找你的時候，看你怎麼受得了。」

無忌微笑，笑得非常愉快。

老孔吃驚的看着他，道：「看起來，你好像一點都不怕那位大小姐？」

無忌笑道：「我只怕她不去找我。」

× × ×

不管那位大小姐是個什麼樣的人，不管她有多兇，也只不過是個十八九歲的女孩子而已。

對付女孩子，無忌一向有把握。

他這麼樣做，爲的本來就是要讓雙喜帶着那位大小姐去找他。

他不想一輩子坐在那小屋裏吃牛皮，

記帳簿，他一定要出奇兵，他算來算去，這麼樣做對他都不會有什麼害處。

只可惜這一次他算錯了。（本章終）

——▲大小姐的威風▼——

（一）

老孔又開始在喝酒，一回來就開始喝，今天他回來得比平時早得多。

經過雙喜那次事之後，大家賭錢的興趣好像都沒有了。

唯一的一副骰子，也已被劈開，每個人都想着看骰子裏是灌了水銀？還是灌了鋁？

裏面什麼都沒有，這副骰子根本連一點假都沒有。

大家都想問問無忌，怎麼會一連擲出十把「四五六」來的！

可是無忌已經悄悄的走了，他急着要趕回來等雙喜和那位大小姐。

他相信現在她們一定也急着想見他。

× × ×

無忌也在喝酒，坐在老孔對面，陪老孔喝。

今天他忽然想喝點酒。

他不能算是個酒鬼，雖然他從十來歲的時候就開始喝酒，雖然他的酒量很不錯，跟別人拚起酒來，很少輸過。

可是他眞正想喝酒的時候並不多。

今天他忽然想喝酒，並不完全是因爲喝了酒之後胆子比較大，有很多平時不敢做，也做不出的事，喝了酒之後就可以做得出了。

今天他忽然想喝酒，只因爲他眞的想喝。

一個並不是酒鬼的人忽然想到要喝酒，通常都因爲他想到了很多別的事。

他想到了他所經歷過的種種痛苦和災難，危險和挫折。

現在他總算已來到唐家堡，進入了「花園」，看到了上官刃。

他的計劃進行得好像還不錯。

至少直到現在還不錯。

× × ×

但是直到現在，他還是沒法子眞正接近上官刃。

他可以看得見上官刃，可以跟上官刃面對面的說話，但却始終沒法子接近這個人。

上官刃實在是個了不起的人，不但機智敏捷，思慮深沉，做事更謹愼小心，絕不給任何人一點可以暗算他的機會。

要接近他，一定要有個橋樑，他的女兒無疑是最好的橋樑。

要佔據一座橋樑，就得先瞭解有關這座橋樑的種種一切。

無忌對這位大小姐瞭解的有多少？

× × ×

這位大小姐叫憐憐，上官憐憐。

今年她最多只有二十歲。

她是華山派的弟子，練劍已有多年，可是她從小就體弱多病，以她的體質和體力，她的武功劍法絕不會太高！

她從小很聰明，長大了也不會太笨。

小時候她是個很可愛的小姑娘，長大了當然也不會太難看。

她一定很寂寞。

上官刃一向跟她很疏遠，到了唐家堡，她更不會有什麼朋友。

就因爲她的寂寞，所以連她的丫頭「雙喜」都成了她的好朋友。

如果聽見有人欺負了她的朋友，一定會來找這個人算帳的。

連上官刃都已認不出無忌，她當然更不會認出來，他們已有十多年未曾見面。

要對付這麼樣一個女孩子並不難，因爲她有個最大的弱點——

她寂寞。

對一個十八九歲，又聰明又漂亮的女孩子來說，「寂寞」是件多麼可怕的事！

無忌又喝了口酒，忽然覺得自己這種想法簡直像是個惡棍。

× × ×

老孔一面喝酒，一面嘆氣，喝一口酒，嘆一口氣，不停的喝酒，不停的嘆氣。

能喝這麼多酒的人已經不多，這麼喜歡嘆氣的人更少。

無忌忍不住笑道：「我見過喝酒比你喝得還多的人。」

老孔道：「哦。」

無忌道：「可是像你這麼樣會嘆氣的人，我實在從來都沒有見過。」

老孔嘆了口氣，道：「其實我也不見天生就喜歡嘆氣的。」

無忌道：「你不是？」

老孔道：「我是在爲你担心。」

無忌道：「可是我一點都不担心。」

老孔道：「那只因爲你根本不知道那位大小姐有多大的威風。」

無忌道：「難道她的威風比她的老子還大？」

老孔道：「大得多了。」他又喝了口酒道：「她的老子出來時，最多也只不過帶三四個隨從，可是她無論走到那裏，至少也有七八個人在暗中做她的保鏢。」

無忌道：「這些人都是她老子派出來的？」

老孔道：「都不是。」

無忌道：「是她自己找來的。」

老孔道：「也不是。」

無忌道：「那我就不懂了。」

老孔道：「什麼事你不懂？」

無忌道：「她只不過是個小姑娘而已，身份既不特別，地位也不重要，難道唐家堡還會特地派出七八個人來保護她。」

老孔道：「她的身份雖然不特別，可是她這個人却很特別。」

無忌道：「哦。」

老孔道：「在你看來，她雖不重要，可是在別人眼裏看來，她却重要得很。」

無忌道：「她這個人有什麼特別？」

老孔道：「她長得特別漂亮，心地特別好，脾氣却特別壞。」他又嘆了口氣：「不但特別壞，而且特別怪！」

無忌道：「怎麼壞法？怎麼怪法？」

老孔道：「她好起來的時候，簡直好得要命，不管你是什麼人，就算是個像我這樣沒用的老廢物，只要你開口求她，什麼東西她都會送給你，什麼事她都會替你做。」

無忌笑道：「小姐脾氣本來就是這樣子的。」

老孔道：「可是如果她的脾氣眞的發了起來，不管你是什麼人，不管在什麼地

功夫漫談

心意站樁功

·海雲·

形意拳有一套練習內勁的功夫，叫做「心意站樁功」，凡是這一門派的人，都要按時練習，然後氣沉丹田，內勁積聚，發拳特別有力，同時對於健康方面有特殊的帮助。不過，這種功夫並非限於形意拳的，喜歡練武之人，不管那一個門派，都可以練習它，根本上任何一種拳脚，最重要的是腰勁，如果腰部乏勁，久坐卽疲，站也站不穩，那就不必再談拳脚方面如何爭霸了，故此心意站樁功對武林中人是有相當貢獻的。王薌齋活着的時候最喜歡指導後輩練習這種功夫，認爲它是每日必須做的功課。內家心意站樁功究竟如何練習呢？我試把它逐項開列，提供各位研究。

心意站樁功分做三種，卽是「蹲樁」，「拖樁」，以及「站樁」。先說蹲樁，做這種功夫的時候，兩脚隨意分開，好像四平大馬，膝頭開盡，等於肩膀的闊度，最爲適合，脚跟向內，脚趾向外，雙手伸開，與肩膊相平，掌心向地，十指微張，同時手腕要自行鬆開，切勿用勁，跟着慢慢的蹲下來，兩隻手的掌心，順勢向下按低，腰脊方面仍然保持正直的狀態，頸骨不偏不歪，不前不後。一直蹲下到膝與小腹同樣的高度爲止，然後緩緩的站起來，又再蹲下。

蹲到最低時，盤骨撐開，腰脊骨插入盤骨的中間，並無阻碍，那時內臟有較多的空位，故此，腸臟有較多的氣，而且自行蠕動，並且收緊神經系統，使腎臟有特殊的刺激，亦卽有些自然的運動發生於不知不覺。那時胸骨沉下來，肺部收縮，橫隔膜亦跟着下壓，對呼吸有特殊帮忙。

至於站起之際，雙掌却順着起立的形狀，有所變化，那時手心向天，力度從脚底發出來，支持全身，亦卽雙手跟着帶起，到肩膊相平爲止，微微向外推出，有如捧物奉客。

在功夫這方面看，站起之後，盤骨緩緩垂下，同時內臟被雙手向上提升的氣勢，使腰間和肋骨同時帶起來，亦卽直腸也被提升，兩個腎臟也有多少壓力，這種姿勢叫做「提肛」，每天練習，一生都不會患痔瘡，原因是體內的氣不會下墜，同時肛門的肌肉向上收縮，不會因爲久坐的緣故，使它受壓，逐漸變成痔瘡，對於腸臟不健全，經常便秘這一類人，每天練習蹲樁，確有很大帮助。

因爲雙手好像捧物奉客，肩胛骨也撐開多少，那時由於腰背上挺的力量，便使腰腹臀三個肌肉抽緊，練習既久，發拳之際，能够使拳力由腰背打出，最爲實用。

練習蹲樁，自始至終，不能勉强用力，一切務求自然，而且不可專心控制呼吸，更勿忍氣，希望用忍氣的方式拉長呼吸的時間，總之，一切順其自然，久而久之，呼吸自然拉長。

蹲下以及站起，腰脊始終要保持垂直的姿勢，頸骨一定要直，頭部正中，卽是頸承着頭，腰承着胸，習慣了它，整日不覺得疲勞，下蹲的時候，切勿故意把身體縮入或向前，應該順其自然，然後腰脊骨有空位垂到下邊去，否則，下邊的骨頭向上頂住，脊骨無力垂下，亦無空位可垂，那就等於白做。

起立之時，一定要用勁由脚板底撐上，那種氣勁經過小腿，膝頭，腹腰，以迄頸部，沿着脊椎骨衝上腦門，然後發生作用，挺胸或突肚都是不對的，初練之際，應該由旁人指點，盡量保持正確姿勢。

一經蹲落，到了落無可落的時候，卽是小腹離地的高度與膝蓋骨離地的高度相同，剛剛到了蹲下最後的一個姿勢，便卽站起，同時帶起手掌，使掌心向天，站到盡了，無可再變，立卽蹲落，蹲下時那雙手的掌心向地，其中略有變化，但却不能中斷，而且不要留心研究如何使姿勢準確，做了多次，自然愈來愈加準確，不必擔心，必須綿綿不絕的升降，由於掌心向下或向上，身體蹲落或提升，便會不斷的將心肝脾肺腎各種內臟吊高或收縮，使身上每一個臟腑都有刺激，亦卽使血脈暢通，百病不侵，對練武的人說，腰勁增强，不管練何種拳脚，都有絕大帮助。

第二種心意門的功夫，也是站樁，但却稱做「拖樁」。

拖樁之法是由於姿勢的變換，影响到樁馬方面，逐漸發生內勁，天天按時練習，便會影响到氣沉丹田，有了重心，下場交手，別人不容易把你推倒，一旦發招，力隨脚發，直達雙拳，當然是較爲有勁。

方，如果她說要打你三個耳光，絕不會只打兩個！」他苦笑，又道：「就算她明知打完了之後就要倒大霉，她也要打的，先打了再說。」

無忌道：「她打過誰？」

老孔道：「誰惹了她，她就打誰，六親不認，絕不會客氣。」

無忌道：「可是這地方却有些人好像是絕對打不得的。」

老孔道：「你說的是些什麼人？」

無忌道：「譬如那兩位姑娘如何？」

老孔道：「別人的確惹不起她們，可是這位大小姐却不在乎。」

他又在嘆氣：「她到這裏來的第二天，就跟那位小姑奶奶幹起來了。」

無忌道：「她倒眞有種。」

老孔道：「她到這裏來的第三天，就把一大碗滾燙的鷄湯，往唐大倌臉上潑了過去。」

無忌道：「你說的這位唐大倌就是唐缺？」

老孔道：「這裏只有他這一位唐大倌，除了他還有誰？」

無忌笑了：「像他那麼大的一張臉，想不中却很困難。」

老孔也忍不住笑：「實在很困難。」

無忌道：「可是得罪了他們兄妹之後，麻煩絕不會少的。」

老孔道：「所以大少爺才担心。」

無忌道：「你說的這位大少爺，就是唐傲？」

老孔道：「這裏也只有一位大少爺，除了他還有誰？」

這個拖樁先要站穩一雙脚，左右兩脚前後站立，後邊的脚尖微微傾斜向前，使前脚和後脚拉成一條直綫，這種姿勢最合理想。那時逐漸把前脚的膝頭向下屈曲，後脚撐直，等於拳門裏面的弓箭式，但却有些不同，弓箭式的重心全部落在前脚，坐得很低，至於心意站樁功，却非如此，不過前脚略爲穩定而已，整個重心仍是腰腹之間，大概前脚與後脚的距離保持一步，那就更合標準。

做這種功夫時，雙臂向前伸出，伸到盡之後，反而放鬆，便使肩膊鬆開，不至抽緊，手踭微微屈曲，至於十隻指頭，一定要分開，但却不必全力伸盡，稍爲有些屈曲，却不必曲得太多。

做好了姿勢，整個身體就慢慢移動，由腹部開始，向後移動，卽是「腹帶腰行」，其身未返，腹部先返，至於腰脊，並非傾向前方，而是微微升起，保持正直的姿勢，跟着把腰部向後脚那邊移動，一直移動到壓力在後爲止，當時覺得頸，腰，肋骨和後脚有呼應之妙，整體力量由前方移到後方，雙手就因腰脊的旋轉而轉動，並非伸到前面，而是帶回身旁，那時兩手分做高低的形狀，形如交叠，但却不是互相壓着的，兩隻手的掌心都向下邊，好像壓到下邊去的意思，那時的形像是後脚坐下來，前脚的大小腿反而伸直，因爲大腿的骨節鬆開，脊椎骨插入盤骨的中央，稱做「坐腰」，記得這一點，這個方式並非「後弓式」，亦非把全身壓力壓在後脚，而是微微壓下，務求重心放在腰腹之間，這樣做才可以把體腔的氣體循環，稱做「意會丹田」，否則，全身的壓力壓在後腿，只是替後腿練習肌肉承受重壓而已，並非心意站樁功的原定計劃。

腰脊由傾向前面而至伸直之際，腹部有些變化，雙手自然會帶着移動，至於身體正中，並非傾向於任何一邊，那雙手自然會向前推出，那時手腕撐到上邊去，十隻指頭微微張開，雙脚就反轉來，變成前弓後箭，就算去到盡，重心仍是留在腰腹之間，只有這樣做，才使腰脊骨的骨節能够自動鬆開，同時頸骨的肌肉抽緊，那是不容易做得到的，一定要連續做了許多次，然後有所領悟。

功夫做到足，到時就使氣管，食道，以及腸臟等因腰脊的拉緊，而至拉到直，故此，每次呼吸比較輕鬆，亦卽氣返丹田，能够吸較多的氣。

這個拖樁自始至終，不要用力，而且不要故意擺動一雙手，或者搖動雙脚，身體收回，也不要像普通弓箭式的形狀去做，腰脊一經放鬆，就鬆到盡，拉直就拉到緊，這是最重要的，因爲這種功夫主要的目的就是刺激內臟，增加整體的氣勁，並非練習肌肉，很難把實際情形說出來，上述各點只是初步的功夫，其餘的功夫就要練習者自行領悟，時間愈長所懂的愈多。

第三種功夫叫做「站樁」，看來雖易，實在却難，因爲上述的兩種功夫都有動作，可以利用身形變化，帶着氣勁運行全身，至於站樁，却沒有動作，只是一種形式，能够保持準確的形式之後，順着呼吸，進而使氣勁運行全身，那是一種內功，並非一朝一夕能够做得到，就算練習已久，仍然等候機會，忽然之間，豁然貫通，總之，一切都要時間培養，切勿操之過急，弄巧反拙。

站樁先要兩腿隨意分開，與肩膊的闊度相同，脚尖向外，好像普通的站着模樣，脊骨微微提起，雙肩鬆落，雙手或者垂直，又或提高，又或伸到頭頂之上，隨意所之，手的形式只是穩定軀體而已，實際上最重要的是練氣，當時慢慢的吸氣，又再慢慢的呼出，雙眼向前注視，腦中摒除所有雜念，而且不要勉强延長呼吸，也不要把舌尖頂住上顎，影响呼吸，至於腰脊的正直，做到足已經够了，微微有向上突起之意，胸部稍爲微縮，叫做「涵胸拔背」，這樣做使頸骨正中，頭腰和脚分別承受全身的壓力，雙手向前伸盡之際，五指不宜拼合，應該分別張開。

心意站樁功就是上述這三種，每一種都有多少作用，務求渾身氣勁能够廻環不息，刺激內臟感覺到輕微的運動，養生兼練氣。

因爲這種功夫主要的是練氣，亦卽練習內勁，絕非使肌肉加强，因此，練習時絕對不宜太過用力，務求身體內部的氣勁自行循環不息，呼吸自然而然的加强，初學者不易達到這個水準，但却不必灰心。

形意拳不止心意站樁功那麼簡單，它只是一個開端，做完心意站樁功之後，練習走步，每天繞着一根木柱或石柱走二百步，反方向再走二百步，走慣之後，交手卽時換步，使對方不易捉摸，這一套功夫也是形意門必須練習的，不在本文範圍之內，恕不多贅。

無忌道：「做她保鏢的這七八個人，就是他派來的？」

老孔道：「不錯。」

無忌笑了笑，道：「看來她在這位大少爺眼裏，一定是個很重要的人。」

老孔道：「重要極了。」

無忌道：「可惜唐大倌和那姑奶奶如眞要找她麻煩，這些人還是只有看着。」

老孔道：「爲什麼？」

無忌道：「大少爺派出來的人，當然也是唐家子弟，唐家的人又怎麼敢跟唐大倌和那位姑奶奶過不去。」

老孔道：「你錯了。」

無忌道：「這些人不是唐家子弟？」

老孔道：「都不是。」

無忌道：「他們都是些什麼人？」

老孔道：「這位大少爺的眼睛雖然一向長在頭頂上，可是出手却大方極了，對人不但特別慷慨，而且非常講義。」

無忌笑道：「少爺脾氣本來就是這樣子的。」

老孔道：「所以他行走江湖的時候，很交了一些朋友。」

無忌道：「哦！」

老孔道：「他交的這些朋友，每個人武功都很高，看起來好像都有點邪門外道的樣子，可是大家都全都對他很服氣。」

無忌道：「他叫這些人幹什麼，這些人就會幹什麼？」

老孔道：「那是絕對沒有話說的。」

無忌道：「現在替這位大小姐做保鏢的人，就是大少爺交的這些朋友？」

老孔道：「現在經常跟在大小姐身邊

的人，就算沒有七八個，也有五六個，不管她走到那裏，這些人都一定會在她附近三丈之內，只要她一聲招呼，他們立刻會出現。」

他又嘆了口氣：「所以無論誰得罪了這位大小姐，都一定非倒霉不可。」

無忌居然也在嘆氣。

老孔道：「現在你也知道担心了？」

無忌道：「我倒不是爲自己嘆氣。」

老孔道：「你是爲了誰？」

無忌道：「爲了那位大小姐。」

他嘆着氣道：「一個十八九歲的大姑娘，一天到晚被這些邪門外道的大男人盯着，這種日子一定很不好過。」

老孔歪着頭想了想，道：「你說的倒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他壓低聲音道：「我想她最近也許連澡都不敢洗了。」

無忌道：「她怕什麼？」

老孔道：「怕人偷看。」

× × ×

「看」字是開口音。

他剛說到「看」字，外面忽然有樣東西飛過來，塞住了他的嘴。

（二）

無忌笑了。

老孔做夢也想不到外面會忽然飛進塊泥巴來，飛進他的嘴。

無忌却早已想到。

窗外的院子裏，已經來了三四個人，他們的腳步聲雖然輕，却瞞不過無忌。

動作最輕的一個人，現在已到了窗外，無忌連他從地上挖起塊泥巴來的聲音都聽得很清楚。

可是第一個走進來的却不是這個人。

× × ×

第一個走進來的，是個很高很高的女人，穿着一身鮮紅的衣裳。

無忌已經不能算矮了，可是這個女人看起來好像比他還要高一個頭。

這麼高的一個女人，身材居然還很好，應該凸起來的地方絕不平坦，應該平坦的地方也絕沒有凸起來，只要把她整個人縮小一號，她實在可以算是很有誘惑力的女人。

她的年紀已經不能算很小了，笑起來的時候，眼角已有了皺紋。

可是她笑得還是很媚，一雙水汪汪的眼睛更叫人受不了！

她吃吃笑着，扭動着腰肢，走到老孔面前道：「我佩服你，我眞的佩服你！」

老孔滿嘴是泥，吐都吐不出，實在不知道自己有什麼好讓別人佩服的地方。

這女人笑道：「我實在沒有法子不佩服你，你怎麼知道胡矮子專門喜歡偷看大姑娘洗澡的，難道你是個諸葛亮。」

她的話還沒說完，窗外已有人大吼：「放你的屁！」

× × ×

吼聲就像是半空中忽然打下個霹靂，震得人耳朵「嗡嗡」的响。

接着又是「砰」的一聲，只支起一半的窗戶也被震開了，一個人就像是一陣風般撲了進來，瞪着這個女人。

他一定要仰着頭才能瞪着她！

因爲他站在這個女人旁邊時，還沒有她一半高。

誰也想不到那麼响亮的一聲大吼，竟是從這麼樣一個小矮子嘴裏發出來的。

這女人吃吃的笑道：「你是說誰在放屁，除了你之外，還有誰的屁能從嘴裏放出來！」她笑得就像是個小姑娘：「你的屁不但放得特別臭，而且特別响。」

胡矮子氣得連脖子都粗了，紅着臉道：「一丈紅，你說話最好說清楚些！」

這個女人原來叫「一丈紅」。

無忌不能不承認這名字實在起得不錯，可是他從來沒有聽過這名字。

如果他常在西南一帶走動，只要聽見過這名字，就會嚇一跳。

胡矮子又道：「別人怕你這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王，我胡大鼎可不怕你。」

一丈紅道：「我本來就不要男人怕我，我只要男人喜歡我。」

她向胡矮子拋了個媚眼：「不管怎麼樣，你也不能不算是個男人呀。」

胡矮子道：「你剛才說誰喜歡偷看女人洗澡？」

一丈紅道：「當然是說你。」

胡矮子道：「我幾時偷看過別人洗澡，我偷看過誰洗澡？」

一丈紅道：「你常常都在偷看，只要一有機會你就會看。」

她格格的笑着道：「你不但偷看過別人，連我洗澡你都偷看過。」

胡矮子又跳起來：「放你的屁。」

他跳起來總算比一丈紅高了些：「你就算跪下來求我，我也絕不會去看你。」

一丈紅道：「我就算讓你看，也沒有用。」她笑得全身都在動：「因爲你最多也只不過能看到我的肚臍眼而已。」

× × ×

無忌實在很想笑，這一高一矮，一男一女兩個人，簡直好像是天生的對頭尅星，無論誰看見他們，都會忍不住要笑的。

可是看到了胡矮子臉上的表情，就沒有人能笑得出了！

胡矮子的臉已經漲成紫紅色，頭髮也好像要一根根豎起來，本來最多只有三尺多高的身子，現在好像忽然要高了一尺。

這個人長得雖然貌不驚人，一身氣功却實在練得很驚人。現在他顯然已運足了氣，準備要找一丈紅拚命了。

這一擊出手，必定非同小可，連無忌都不禁有點替一丈紅担心。

一丈紅却一點都不在乎。

胡矮子忽大吼一聲，一拳打了出去。

他打的居然不是一丈紅。

他打的是老孔。

× × ×

無忌怔住。

這矮子明明是被一丈紅氣成這樣子的，他打的却是別人。

這是不是因爲他惹不起一丈紅，所以只好拿別人來出氣。

不管怎麼樣，老孔是絕對挨不住這一拳的。

這一拳就算不把他活活打死，至少也得打掉他半條命。

無忌已經不能不出手了。

但是他還沒有出手，忽然間人影一閃，已經有個人擋在老孔面前。

（本章終，全文未完）